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WAN, R.O.C.

登記號 004005
類號
冊別
全書 四函 40 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92506 v.1

#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十四

## 君道門

### 用人二

論包拯不當代宋祁爲三司使

歐陽脩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行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修禮遜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爲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

節以養成善士伏見 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遜以避嫌疑而爲 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

忠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詰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僚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嘗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僚屬又交章力言而祁方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爲嫌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



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　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重爲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頹墮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　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稍欲

分別賢不肖進退才不才而久弊之俗駸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爲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
上聽尚賴　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爲己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漸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屛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　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甚盛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爲無功今中外皆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而事無巨細亦惟言事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爲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之人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

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又以覬得相習成風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特者惟以本無心爾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爲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况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彰直節著在　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　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各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　朝廷致諫之

初甚難今又獲見　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
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　朝廷惜也臣言狂
計愚伏俟誅戮時爲翰林學士嘉祐四年三月上

論優待大臣以禮不必過爲虛飾

呂大防

臣伏覩前古至治之世君臣相與之際必以
至誠而無虛飾故光武能以赤心置人腹中
而取天下唐太宗納魏鄭公之言不事形迹
而開忠言之路竊見　陛下待遇臣下禮數
太隆雖使臣以禮聖人之所重然禮既過厚
則誠有所不通至如富弼病足不能侍從請
解機務章十餘上凡幾及一年莫非懇至至
以牛馬自比而　陛下不納張昇年幾八十
體力已衰聰明已耗樞密之務紛然不舉昇
哀乞骸骨而　陛下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
自古人君不呼其門而　陛下召其子而呼
之者再遣使而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能
當邊事至恐死塞上免以屍柩還家爲請而

陛下不從外間物議衆皆以爲不當然而臣
亦以爲過矣弼賢臣也　陛下將用其人不
上於今日使其病時得休於外則不病之日
爲報　陛下深矣奎才臣也　陛下將用其
人亦不止於今使其服喪之日得盡其孝於
所親則服除之日必能盡忠於　陛下矣昇
與戩既老矣又皆哀請而求去矣　陛下欲
盡君臣之分則皆與之間務使盡其餘年如
此非獨弼奎昇戩之幸抑使中外羣臣皆知



陛下優待大臣進退以禮亦何必過爲虛飾
曲事形迹使四人者之誠不得通於　陛下
哉伏惟留神財幸（治平二年上時爲監察御史裏行）

論採聽既多當辨君子小人　富弼

臣伏自　陛下踐祚以來未對天表嘗差入
内供奉官李從政傳宣撫問密旨丁寧特荷
非常之　眷絶出流品仰戴恩德天地莫量方
屬疾恙所纏步趨殊梗不得入奉冕旒略舒
臣節輙以病中傳聞一二事不避斧鉞謹疏

附李從政上奏伏惟　聖明一賜覽省不勝
大幸臣竊聞　陛下始臨御好博采兼聽務
廣聰明此古聖王之所尚而君道之至美也
四方鼓舞歌頌以謂臣下情僞時政得失必
不能逃　聖覽而太平可立致也然其間事
體有萬類人品有百端自古人君採聽之際
至難至謹得其人則必以正道而忠以告之
所說固有益於時也不得其人則專務窺伺
循情阿旨變曲直者有之挾愛憎者有之以

至陷害忠良援引邪僻張皇威福聳動觀聽
大則規取官職小則希求貨財事至如此則
人君採聽之至德翻成虧損之大弊也何哉
蓋自古以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人君採聽
之際故得人常少不得人常多得人少故好
事常不足得人多故惡事常有餘何謂也君
子力行仁義尊主庇民爲好事也君子則惟
道是從不計身之進退用則進而行道不用
則退而無悶也小人則不然惟利是嚮若爲

正道所抑其身不得進則蹙蹙不肯代千岐萬路不顧名節經營鑚刺得其進而後已也既以進身為急惟知富貴之可樂則何道之肯守何善之肯為哉又況君子常為小人所勝故從古以來治世少而亂世多者此也緣君子則可以致治小人只以致亂也若是君子小人並立於朝實所難辨蓋小人外則文飾其詞所說理道不減於君子而其心及其所為迹則如水火之異也書曰知人則哲惟



帝其難之注云帝謂堯也夫堯為大聖人仲尼比之如天而尚未盡得知人之道況乎居堯之下者哉自三代以降諸侯失國天子失天下子孫散而為皂隸宗社廢而為丘墟者皆因用小人而致之也由此觀之小人豈當親而用之又豈當信而任之耶臣以謂帝王都無職事所以別君子小人乃帝王之職也然千官百職豈盡煩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天下之事所謂大臣者不越十數人又使一

小人參用於其間則千官百職委諸大臣分而選之因而漸及天下州縣之吏莫不得人矣顧雖欲亂不可得也恭惟　陛下天賦睿明神受英略守　祖宗之基業行堯舜之道德博取衆人之善欲盡萬物之情爲君之難無甚於此然頗　陛下勿謂所秉既廣便望所得必多其間須防姦詐小人惑亂　聖聽姦謀似正詐辭似忠疑似之間不可不早辨也大抵人君生殺權在乎手不患人不諂奉



而密附之也只患人不肯盡忠而有失即諫也諂奉則順情而喜人君喜則富貴可得也諫之則逆耳而怒人君怒則殃禍可致也順情而富貴者小人也逆耳而受殃禍者君子也取富貴者百則百千則千其不避殃禍而欲致人主於無過之地者百千人中未有一二此惟在　陛下審察之謹擇之既得其人則專信之力行之無容姦佞破壞則朝廷自理萬方無事　陛下可高枕也又聞昔賢有

英俊沈下僚之歎形於諷詠若英俊見沈滯於下誠宜急取進之以服士心其有內行不守素履非嘉績效無聞公論不與所以久而不用如此之輩必恐使其朋黨許以寬抑安陳危苦之狀以動淵衷亦願 陛下深察寔其所從來之迹直俟見其實而進退之可也又聞王者端拱垂衣以治天下然所以勸獎羣動而能役使之俾自奔走於職業者無他惟官與賞二柄而已捨此復有何道哉官謂爵位賞謂金帛苟德稱其官功協其賞雖官至高賞至厚不為過也先王所以重惜之而不妄與人者非吝之也蓋恐德不稱功不協人有不平之論則無以為勸也近日上殿臣僚頗蒙面賜緋紫者臣不知當賜與未當賜但聞多於往時耳爵位金帛固不可非次而與之其餘唯章服華顯人亦貴重亦可以為勸獎之物若賜之不以勞又不以年其有勞有年而得之者不以為貴而反恥之為不足

勸也　陛下凡所賜與本使人知感而勸令
勤其職也若從俾僥倖者喜而有勞有年者
恥而不勸則是棄之也何勸勵之有焉書曰
車服以庸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唐有
中書令衣緋宰相衣綠者以此知不可不稍
貴之惜之以爲勸奬之一端也臣少而康壯
已不及人今既老且病志氣衰索固無所取
而妄以狂瞽之說塵凟　天聽者實恃
陛下虛懷待物無所不容乃敢然也惟

聖慈特賜詳覽亦恐有補　治平四年秋上時以使相判河陽

論除拜大臣當密　又

臣在河陽於七八月間東有人自京師來北
有人自河朔來亦有南自蔡許西自陝洛來
者皆云公以病求解使相章奏頻切上將許
之却爲　上盡疑令之兩府大臣復欲用公
入相公既未能步趨拜起則必召公作宮觀
使且留都下以備訪問時政得失臣輙每問
來者此皆　朝廷大機宜大除拜理當至密

外人何由得知來者則云此固不可得而知
也臣雖聞此說然終之不信以謂　陛下必
不如此既而傳聞韓琦文彦博陳升之郭逵
相次皆求罷免又非備禮並有必去之意以
至侍從及主兵之人各有去位之意其未求
去者非欲不去蓋為求去者已多未敢有求
爾雖勉強且住誰復更肯盡心乎若後有許
去者則必節次更有人求去上撓宸衷臣纘
聞此說略無虛日則臣向之不信亦成疑矣



今又蒙差臣充集禧觀使晝如兩月前四方
傳來之語都無小異如何使臣不信哉捧詔
之日汗流驚駭豈有此等國機大事預令四
方人皆知四方尚知則兩府大臣安有不知
者邪　陛下既如此疑貳則執政者不得不
求去也臣曉夕思惟必慮　陛下微失防謹
政事泄漏使人人不安各懷疑懼而盡欲解
去此田文所謂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
信正如今日　陛下之事然魏王時月然如

此今此則或恐　陛下聖慮偶有未周而致
其疑也致其未附也致其不信也　陛下必
欲解其疑使之附而信莫若罷臣新命推誠
以待諸人必若其間有難久留者則徐圖
去就所責事體兩全况韓琦已下七人盡是
兩朝顧命大臣各有忠義之心豈宜輕議出
處以招天下云云之論哉臣若貪冒恩寵便
爲觀使優游輦下醫藥尤便亦無一郡之責
於臣之幸天下無比然却有所大不便者何

哉臣若遂居觀職　陛下雖都不遣中使傳
宣撫問京師四方之人亦疑曰有使至也雖
或遣使只是問疾而都不及問他事京師四
方之人亦疑凡百朝政皆來問臣也雖或遣
使時復問事臣都不敢答一語京師四方之
人亦疑凡百朝政臣皆刺口議論其短長也
陛下試思之此三節果能使人不疑乎臣知
萬無不疑之理也若皆疑之則今兩府八人
者還有不解體者乎臣亦知萬無不解體者

也漢宋昌云公事公言之若言私王者不受
私今乃使臣於閑宮觀中靜坐竊議　朝廷
之政致見任大臣一一解體是公耶是私耶
臣亦知京師四方之人不論賢不肖必皆謂
之私也臣徇從　陛下私竊之恩而輒便當
之則是臣如何人耶不惟取罪今世至於千
古之下亦不能逃責矣臣獲罪舋於今古之
人固不足惜然於　陛下爲君之道治國之
體還無所損乎臣亦知所損無大於此也伏

緣天下治亂安危之際全繫天子任人當與
不當若當則更繫信與不信爾齊晏子謂用
賢而不信是大不信豈可目爲常事而容易
措置乎大凡罰一人衆皆懼而不敢犯則罰
之賞一人衆皆悅而有所勸則賞之尋常賞
罰尚須如此謹重況用捨大臣豈宜倉卒乎
今　陛下欲用臣一人反使衆大臣皆解體
而不肯住則　陛下豈宜遂其事而必行之
哉夫人情亦不難回但請　陛下如臣所乞

速放令臣早還本任仍更臨朝分明宣諭大
臣云　朕欲一見富弼者無他只爲是
先朝舊人都無固必他旣堅求辭免即却令
歸河陽天下事豈在一富弼乎吾自有諸賢
倚賴無所憂慮即衆心自安何必更敢求去
乎　陛下若决能用臣此說則前失尚可十
救五六若終不用臣說則大臣與侍從兵輦
官往往離心離德無術可救無事可廻即
陛下更與何人共謀國事哉惟願　聖慈萬

萬熟慮幸不一向堅用前意而不移用誤大
事臣又聞　陛下詢訪太多聽信太雜因而
小人各有希望之心無所不說說者旣衆是
非溷淆此說已行他說又奪展轉相效無有
紀極　陛下所聞之事盈塞于心萬務日生
何暇辨別則所行必有當否所用必有差失
政無一定之論人無自保之心上下紛紜包
藏禍患臣前附李從政所奏劄子正爲此也
更望　聖慈并此文字時賜一覽非臣之幸

乃宗社生靈之幸也治平四年九月上時判河陽除左僕射集禧觀使

論今世亦有房杜之才　鄭獬

臣比因賜對論及房喬杜如晦　陛下問臣今世有此人否臣對以房杜者曠世無之苟所見未至則安知今世無有如房杜者哉臣退思　陛下思得房杜用之此唐太宗之用心也而在　陛下求之至與未至耳自古帝王何嘗求異世之士而用之當大業之際富貴乎廟堂之上者天下止知有宇文述虞世基而已又孰知有房杜也則房杜者乃隋室之棄士也及太宗龍躍乎太原於是二人者攀鱗而起左携右挈遂定天下當是時天下灑然始知有房杜焉則今之處幽約甘藜糝者焉知其人不及房杜者耶顧　陛下綱之未密搜之未至耳夫天下之士有材在已者思有為於世猶寒者之欲衣飢者之欲食其求用之心尤切於世主求賢之意而其迹無

縣而至前或湮廢而不遂者可勝言哉惟有道之士以義自勝則雖老死於巖穴間無憾也至於雄傑之士則不然如其差跌則潛心世變幸有風埃之警遂躡而攖之故劉備久不跨馬而髀肉生見而流涕此其志豈斯須忘功業哉而欲漢室之不搖豈可得乎故世主必渠渠懇懇欲得賢而為我用者正為此也虛懷屈己以訪之高爵厚禮以來之上之所好其下必有應者好之而未至不可遽曰今世無房杜高宗思賢其精誠乃通乎夢寐於是得傅說為此用心之篤也臣願 陛下推此心繼之以不倦則必有如房杜者杖策而至矣言陋意拙惟 陛下裁赦（熙寧元年上時為翰林學士）

論知人在務學　孫覺

臣前日獲奉 清光親承 聖諭以知人為難臣時倉卒以對不盡所懷退竊私喜 聖諭及此則以同符帝堯天下幸甚夫堯以神

明之德睿聖之慈而以知人爲難故四凶與
禹雜處其朝而終能辨之知所信任蓋天下
之事難之則易易之則難堯以知人爲難故
終享其易而成巍巍之功季世之君易於知
人信任偏蔽以致禍敗者不可勝數臣竊惟
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中庸曰取人以身
脩身以道然則知人之要在於知言知言之
方在於脩身而務學羣臣進見者其言亂雜
而不一其情隱伏而難知倉卒須臾之間未

可以試之而見也人主苟能貫乎聖人之道
通乎天下之理則言出而知其所指事至而
要其所歸譬之權衡不可欺以輕重法度不
可欺以長短苟不爲學而燭理不明物來則
眩矣尚何人之能知哉　陛下躬上聖之資
兼孔孟之業固足以燭萬務而察羣下之情
臣願　陛下益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使天下
之理明白昭晰心如定鑑不將而不迎則賢
不肖判然君子小人辨矣惟　留神財幸

元年五月上時爲右正言供諫職

論人主不宜有輕羣臣之心　又

臣風聞臣下之論　陛下睿聖聰明之資不世出之才以臨羣臣羣臣未有以望清光佐下風者故　陛下有輕羣臣之心雖未知信否而臣竊惑焉竊以帝王之興亦各用其一時之人耳終不借才於異世也方今人才雖爲乏少　陛下欲與太平宜且隨才試用將有真賢大儒可與成功者至矣若必皐夔稷契然後爲相太公方召然後爲將則臣恐難以待也昔者燕昭市骨終得樂毅齊威不拒九九之數以成伯功譬之創大廈者棟梁榱桷之材無所棄成大車者輪轅衡軏之用無所遺以其各有所施各適其用故也昔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憂之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及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與之魏武之驕其臣楚莊王之自以爲憂其度量相去遠矣書曰能

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夫王之與亡其爲道不同甚矣然其所以至此者乃在乎驕士與求益之間夫求益而不已則天下之善歸之人主而兼天下之善不王何也驕士而不已則不聞其過日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如是雖謂之亡可也故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夫矇瞽庶人非有以賢於王者然且不廢況於朝廷之士哉詩曰詢于芻蕘書曰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若芻蕘之賤夫婦之愚王者皆有所取則其兼覽廣聽而至於幽隱及於微物者此道素行也今者公卿侍從之官皆天子所與朝夕謀議以揆事圖策於堂上者今其見也近者不過數刻遠者無召問賜對之期其或乞至左右乃須待命數日然後得前以踈遠難見之人迫於須臾倉卒之間則其言不

能達其情其論不能究其事必矣　陛下又或易之而意不在焉則見其才愈下其論愈卑也　陛下若能改用此道數見以盡其恩切問以觀其意使其所懷得伸而無遁情則下莫敢不盡雖其疏遠者亦且于于然而來矣　陛下徧得天下之士而大小各當於用則太平不旋踵而與若以人才皆不足與有爲而類忽之則臣恐其賢者容默苟簡以求去不肖者偷合諂諛以投　陛下之隙若是則所失雖近而爲禍甚遠也易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可不謹哉　陛下垂意聽察不勝大幸熙寧元年六月上時爲右正言供諫職

## 論君臣疑相之弊　又

臣風聞羣臣竊論　陛下聖質甚美每加於初而聖治未能有改於他日此由聖心所以待遇羣臣者未能曠然無疑羣臣之所以事陛下者亦往往自疑於未信也臣竊以謂天下之患最大而尤切者莫甚於君臣相疑乃

相遇以僞夫以誠待物物之格者幾何若以疑焉則誰敢自盡　陛下欲使羣臣人人自盡而比周朋黨之行不設讒誣譖謗之説不行則莫若事至而制之以義言至而窮之以理也夫臣下欲爲比周朋黨讒誣譖謗以蔽惑人主之聰明者其大則欲擅主之權其小則欲干主之利　陛下知權之所在而謹持之知利之所出而謹守之則二者之患息矣所謂持權者非以羣臣爲不可任也　陛下

事至而不制之以義言至而不窮之以理一切惟大臣之聽則權在大臣必矣若將不任大臣而顧訪於他臣亦事至而不制之以義言至而不窮之以理一切惟他臣之聽則權又在他臣矣屑屑然徒取諸此以益彼未見持權之善也臣以謂　陛下欲羣下之不爲比周不爲讒譖莫若察之以明而謹夫義理之所在欲羣下之不擅權利莫若進賢遠佞而賞當功罰當罪也臣覩　陛下即位以來

進擢羣臣其初未嘗不崇奬優異其後則
厭棄踈外僅不陵藉之耳禮曰進人若將加
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此人主之所尤宜戒
者也臣竊以謂凡如此始信而終疑之者雖
其才或下不足以備訪遠堪任使類或爲人
所間釁端一開則不得爲全人臣恐 陛下
持此道不變數年之後可以備任使者少矣
伏願察之以睿哲考之以理義進退陟黜惟
義所在則孰敢背公而循私比下罔上以自
近於誅戮哉熙寧元年六月上時爲右正言供諫職

論任賢使能之異 又

臣前日崇政論事或未至切者反蒙 陛下
曲賜嘉納有事似至小推之所害極大臣雖
反復言之未嘗省察臣性愚訥奏對之際未
能悉盡事情退而追誦 陛下之言未盡於
理者臣請得備論之臣歷觀書傳見人君用
臣二道而已任賢使能之分既殊任使之方
亦異有道德仁義忠言嘉謀可以任天下

亶揆萬事之理治亂安危之幾未能召於
海而見之堂上詠詭譎怪若不可以用於吐
而收采捃摭無不盡其所長此可謂役物而
不役於物用人而不爲人用者也王者得此
人焉任之者與之同心同德猶元首股肱焉
付之以天下而上心不疑託之以四海而人
言不能間至於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譬
之俎豆鐏罍之爲器輪轅棟宇之爲木方圓
大小短長曲直各適於用而止耳此功用役

使之士可以處外而不可處內可以責其事
功而不可以責之言議謂之賢也則仁且有
智德備而才全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不以
用舍得喪違其操人主不與之同量合德則
不可得而屈立其朝而道不行則去故道德
之士常擇君而後起豈以人主之取舍輕重
移其心哉故人主之得此士也大臣師之其
次友之則天下治矣謂之能也則奔走執役
之人耳可貴可賤可榮可辱予奪而進退

惟上所令猶恐恐然怵惕其君之厭已也而世無是人則誰爲君役誰爲君使者故明主謹視其臣之賢能而馭之各以其道善馭臣者譬之馭馬若夫鸞旗在前屬車在後濟道而後行不數十里而舍則非稱德之驥僅至之馬不可以駕君之車及用之戰陳用之馳逐則非駿足疾驅超軼而絕塵者不可以獲多而取勝善馭馬者亦謹視其所用而已周禮以八柄馭羣臣漢書亦曰泛駕之馬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v.7

而以八元八凱之進於朝
外以爲功謂舜能辨羣臣
小人而當於內外則朝廷清
治萬務雖衆何以加於此哉臣又
齊威公之郭問其父老郭何以亡
善善而惡惡也威公曰若子之
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
不能去所以亡也然則
用舍之際遑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臣進而臣退小人得志而
附于不亡者希矣臣又聞書
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
主所任以爲耳目者必皆正人
薦實其言忠信所以道上者皆
言也人主之患莫大於昵近小人
人主不必盡用萬一見聽害政大
君亦若知其小人而用數以役之
其才藉其力謂可以駕馭而用

又狎熟慣習先意承旨卜射人主所
爲人上忽不自覺其說苟得行則
去而亂敗隨之矣故曰與不善人
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也臣竊惟
舜之質濬明不世出之才即位未
如數白黑四海九州莫不注心
而朝廷之上忠邪混淆君子
人徊徨而欲去歲月再朞
有治安之漸以　陛下之

優游牽制有所不忌恐其右
下而　陛下惑猶未解也若爾
陛下之計誤矣　陛下幸少垂意
否泰之象使君子小人各得內外之
虞舜之賢去佞之大功果於用善
惡不為郭父老所憂一清耳目之路
使先王之典日陳於前臣知天下不足治太
平不難成也（熙寧元年七月上時為右正言供諫職）

論內外大小臣不和由君小子人並處　富弼

臣伏蒙朝造擢冠宰司雖步履尚艱稍稽入
覲屢得寬告跧蹐私門然不敢安居常思當
竭力欲伸報塞而事頗紛綜固非筆墨可
一事最大者仰塵　天聽伏惟
睿裁察夫君臣之道本是一體君者
宰執者股肱心膂也諫官御史侍從
也內外羣有司者筋肌支節血
脈方得成人、為君者上下之官

不得成國今國者正如爲人之
[illegible]一脉不和則爲疾矣君之國一
[illegible]則爲害矣體之不和爲疾最大者股
[illegible]也國之不和爲害最大者執政也夫
[illegible]贊萬機爲國大臣日至君前議論
[illegible]之事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喜怒繫乎
人情之舒慘邪正繫乎朝廷之盛衰是執政
者天下之所觀望羣有司之所師表也執政
不和則羣有司安得而和哉羣有司不和則

萬務安得而治哉萬務不治則天下之民受
其弊矣民既受弊則國家喪亂隨之此萬萬
必然之理也是故爲國者欲求治且安非天
[illegible]不可也欲天下人和非中外官司皆和
[illegible]中外官司皆和非執政先和不可
[illegible]朝廷教令之所出天下治亂之
[illegible]不和也尚書臯陶曰同寅協恭
[illegible]善也周武王曰紂有億兆夷人
[illegible]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注夷平

協心同寅于道注三后周公
夫三后皆當時聖賢此足見聖
賢若不□□□不能同致其道也且夫執政者
和則須無猜疑所議皆合事必極其理盡其
善然後行下人固悅服而稟從之承流宣化
風動草偃遂使天下蒙其利則豈有不治而
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昇平而令國家享
祚於數百年者矣昔西漢陳平為右相周勃
為左相勃既誅諸呂平以勃功高遂以右相
推勃及平對文帝決獄治粟事有條理勃自
知能不如平復推平為右相唐太宗召宰相
房喬議政喬以杜如晦能斷大事如晦復謂
喬善謀而太宗卒用喬策玆四相者非用心
全和以天下為任安肯互相推薦為國遠慮
如是之切而不自爭勝耶此乃臣前所謂執
政者和則致時昇平使國家享祚數百年之
□□□政者不和則議事之間動有疑
□府或辨□于君前咸蓄不平

[illegible]當之論假[illegible]以強自宰合終成乖
[illegible]陰肆偭擠門下賓朋助爲搖撼
彼此窺伺是非分拏貪逞私憾之讎何邮公
家之事既行於下人不悅服而不肯稟從淪
胥展轉遂至天下受其弊則豈有不衰而亂
者乎其甚者至有賈禍召亂爲國大患而不
可救者矣昔唐憲宗相裴度時方鎮跋扈度
勸帝用兵諸道叛亂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
中興之業王室大振既而誤用李逢吉爲相

逢吉大姦邪嫉度功令門下朋黨號八關十
六子者創造謗訕百般中傷以至撰作謠讖
謂度有天分憲宗既惑度遂罷去尋致河朔
徐汴再陷賊庭王室復弱矣僖宗用鄭畋盧
攜爲相爭黃巢邀請節旄事攜以畋語至切
遂拂袖投硯而起喧於都下然衆議畋語爲
是攜議爲非時又用宰相王鐸爲都統出討
[illegible]不悅益因歎不與巢節旄只授以
[illegible]黃巢之怒心使鐸功不成以快

天下安危爲慮而僖宗不明終
民食之[illegible]大怒擁衆百萬自嶺表橫行天
下是時大亂無一州一縣不用兵者俄而兩
京陷沒僖宗幸蜀生民塗炭之極自古無比
久之巢雖漸敗而朱溫自巢軍投來終移唐
祚自號大梁茲二相者營私徇己用心不公
檮陷忠良敗壞時政或翦弱王室或覆亡宗
社爲臣至此隕族何足償此臣前謂賈禍召
亂爲國大患而不可救者之明效也以此足

見執政者和與不和實繫乎天下治亂之本
存亡之機也如人股肱心膂之疾可以喪其
生也至於諫官御史侍從論思及內外羣有
司亦不謂其小職而容有不和也苟有不和
則如人耳目筋肌支節血脉之疾安得謂其
小而不治之使和平哉周武王曰紂有臣億
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唯一心夫三千者
[illegible]皆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厖
[illegible]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漢劉向

方朝萬物和於野昔賢又以烹
調鼎鼐琴瑟操執轡馭合煉藥石設多
方以爲諭者或大或細未有不以和爲主也
爲君者不可不察也不可不謹所擇也夫內
外小大之官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正由乎
君子小人並處其位也蓋君子小人方圓不
相入曲直不相投貪廉進退不相侔動靜語
默不相應如此而望議論協和政令平允安
可得邪安可幸而致耶易泰卦君子道長小
人道消則時自泰矣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
消則時自否矣若使君子小人並位而處其
時之否泰必無兩立之理君子常寡小人常
衆則小人必勝君子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
身而退樂道無悶萬一小人不勝則陰相交
結互爲朋比駕虛交扇白黑雜揉千岐萬轍
眩惑主聽必得其勝然後肯已也小人既勝
則益宣其毒於良善梟心恣志無所不爲所
治世少否而亂世多者亦止由

君子常不[illegible]之所致也小人但
能[illegible]待致治若小人或能致治則易更
三聖必不於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爲否也凡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諸聖以意象
配君子小人而分善惡至多不可悉數也易
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
威不懲也夫小人者聖賢無不鄙而惡之故
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詩曰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皆聖賢鄙惡小人之

甚者也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
天降之咎注棄叛咎災也此謂用小人則民
叛而天降災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
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爲
既與君子相反戾戾則安可使之並處哉所議
安能得其協和哉夫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
能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
自古稱明[illegible]明君明后者無他惟能辨別君
[illegible]今之方爲明矣其君煩思慮親

之用明之要也夫前車者後車
之所以也事者今事之所鑒也仲尼刪書
於堯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傳說戒高宗亦
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恭惟　皇
帝陛下稟上聖之資嗣累朝之業纘服未久
勤勞已至更望考前世盛衰治亂之迹近代
安危存亡之機凡於選求力辨邪正所喜者
未可遽用之所怒者未可遽棄之禮曰愛而
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毀者未

必為惡人所譽者未必為善仲尼曰衆好之
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是也孟子者尤於進
退善惡之說至詳齊先王問曰吾何以識其
不才而捨之孟子對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
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謹歟左右皆曰賢
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
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
勿聽諸[illegible]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
[illegible]不可焉然後去之夫一國之人

[illegible]不可亦可以謂之出於衆議而
不可[illegible]也然孟子尚以謂未可信而進
退之猶復躬自察焉直俟王親見其果賢則
用之親見其果不可則去之此所以大防姦
人朋類毀正譽邪也亦所以防偏見者以毋
素甘辛而好惡之差也蓋恐用捨或爽則所
損多也實謹之至也苟如是而失之者尚恐
不免然終鮮矣 陛下君臨天下必不得如
孟子之辭盡聞天下所議論若夫左右之説

及在廷諸人之語則皆可聞之矣然固未可
遽信而遽行之更在博詢而參校之也所詢
之者須詢於可詢者也詢之必不肯誤
陛下也若詢及姦險浮薄不正之人則向所
謂愛憎毀譽偏見者皆有爲有之則邪正錯
亂是非混淆 陛下至英至睿亦莫得而辨
之也茲事雖自古聖王亦以爲至難臯陶曰
在知人[illegible]民禹曰惟帝其難之帝謂堯也
[illegible]比之如天尚以知人安民爲難

哲哉由是所語　陛下可不謹
之詩之　之大抵有天下者得人則治而
安不得人則亂而危至甚則又遂繫乎存亡
也臣前所援據特一二而已但且欲證臣狂
瞽非臆說焉其有在方冊者比比皆是不可
殫引　陛下開卷則見之矣惟聖謹之謹之
又謹之熙寧二年二月上時爲昭文相

論責君子太重獎小人太深　范純仁

臣累言張靖不合責降薛向不合仍加獎用
不蒙聽納緣臣備位諫垣職在箴補時政非
是賞罰差失必須竭力陳論況臣曾任陝西
親見向之姦迹豈敢偷安苟祿結舌保身況
居聖明之朝當盡強直之說愚臣自叨近職
固亦上體聖心無非獎善旌能去邪黜枉深
欲明示好惡將使天下風從而乃執政之心
善人承　不能分別邪正以致賞罰不平
人有疑於　陛下必謂督責君子

人太深委近習則務優容而來
其言用　則因違忤以沮其志蓋以近事
昭之不得不謂之如此且如呂誨是御史中
丞詔許風聞言事才有失實即坐左遷此責
君子太重也薛向外官固合守法而敢違條
罔上罪跡顯聞不獨曲被優容而復驟加奬
用此則奬小人之太深也　陛下間或遣內
臣走馬承受輩體訪外事固已不使臣僚得
知其或言不審詳必隱而不責又況肯使與

罪人對辯而反坐其言者哉此則務優容而
來其言也且薛向在陝西壞法已七八年張
靖一旦往彼體量不能盡見根柢詢訪之際
谷有不詳朝廷忘其元初被旨使與罪人對
詞一有不詳先被黜辱此則因違忤以沮其
志也責君子太重則忠臣難立奬小人太深
則姦邪易為優假以來之則近倖之言皆進
則中人之性盡移如此而望風
[illegible]　逸月之不惑不可得已　陛下大

古臣之遭遇千載一時微臣
尚恥於[illegible]直尋於　陛下固不可啓寵納
侮豈止辱及惡德實亦有害邦家伏望
聖慈捨已從人勿憚改作近者二人之命悉
賜追還不惟賞罰均平實亦天下幸甚熙寧二年

七月上時爲同修起居注兼同知諫院

論推擇太精羣材難進　呂公著

臣竊惟　陛下以聖哲之資將興致治其於
臣下能否固所周知然臨朝而歎常若乏人

臣竊以爲人之難知堯舜猶病然自昔有爲
之君亦不借賢於異代況今之人才衆人之
所共知而　陛下之所熟講者蓋亦不少若
用之既盡然後可以言之才試之不效然後
可以言難知今則不然左右之任尚多闕員
而大小之賢鮮得彙進　陛下雖推擇至精
可以無濫賞之過然羣才難進誰與致非常
之功昔[illegible]德宗非不愛惜名器由其責人
[illegible]至於東省閑凡累月南臺唯

以爲太精而失士臣竊觀之

[illegible]昔用[illegible]際所以常多疑貳者患在君臣

之間未免形迹居嘗謀事則多已睽異至於

論議則尤難協同臣伏願　陛下與執政之

臣凡選任之際務存公坦忘去形迹則俊乂

咸事天工不曠矣（時熙寧二年十月上　為御史中丞）

論臧否人物宜謹密　又

臣聞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

事不密則害成夫人主延見羣臣與講天下

之事而論及人物之臧否此所宜謹密者也

苟人主謹密而有所不至則人臣悼後害之

及念失身之戒而不敢盡其所欲言此易之

所謂不密則失臣者也況人君用人既用其

所長固欲知其所短若知其所短而暴之則

莫肯盡其心方將同舟而濟共輿而馳苟不

能使人人盡其力則其勢未可知也惟　留

意幸甚（熙[illegible]　上二年）

乞對小臣詢兩府臺閣人物

孫覿

臣聞[illegible]對臣僚雖或疎遠微賤　陛下
亦露天威[illegible]以清問此固聖主好問盡下推
誠不疑其盛之德也或聞進對之間　陛下
特時論及人物上自兩府大臣下至臺閣新
進使之區處題品此雖　陛下欲廣其聰明
不専一人之言以為信但欲周知羣下之智
能長短情狀曲折然臣竊以謂知人堯舜所
難孔子亦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
者惡之得對之人未必皆賢而公其好惡就
令才識可采亦未必盡知人之明問答之際
陛下不能不微見聖懷流俗之情多事容悅
度所喜者飾其賢覩所惡者詆其醜或
陛下少加酬對必漏其所言大臣聞之必懷
顧慮小臣聞之必事朋黨臣以謂人主不得
不知羣臣之忠邪人才之高下苟於侍臣從
容之[illegible]　焉實而好惡不私材資敏明而
察參伍其人亦不[illegible]

當遣張載按獄　程顥

臣伏聞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爲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　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中外翕然知　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爲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原于政治之大體者儻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爲臣今所論者　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鉤深練覈之能攻擿斷擊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　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之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脩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　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illegible]　朝廷別賜選差貴全事體熙寧

呂大防

臣伏[illegible]下求治之意可謂至矣四方孤
遠卑賤之吏或一善可稱或一詞可録不問
其秩之高下皆傳召而見之燕閒從容盡其
所蘊聖心退託猶以爲未至又詔百官之在
朝者各封上其所欲言而以次對於廷下自
爾以來且將數年伏惟 陛下觀天下之人
才不爲不多而閱天下之事理不爲不衆矣
然人才多則賢不肖並進而難知事理衆則

可與不可雜至而易惑恭惟 聖鑒之明固
無遁照然區區之愚竊謂古今人主之臨御
動則皆稱御蓋天下者車也羣臣者馬也法
度者轡策也要在人主善御之而已御得其
要則車安而馬習轡緩而策簡御失其要則
車危而馬敝轡急而策煩人主之所以貴要
者無他在止而已臣愚以謂御臣之要必先
退歲矣 僕直略言詞而責行實然後爲
見用之臣其善事固又

而進者或有之臣竊原
途或以一切逢迎徼倖速進及
考其成敗則不足經遠或援引古義以證已
見不度宜適而謂令世可行者雖所以言者
異而敗事蠹理其害則同此　陛下不可不
熟察也自古雖聖人在上未嘗不以巧言爲
戒者蓋美言之於人易眩而難察易聽而難
行故雖堯舜在上亦以巧言令色爲畏以靜
言庸違爲患以壬人讒說爲憂况其下者哉

以此論之故宜專進崇實忠良之士以奉成
聖化雖言有佛戾行有簡直乍若不合者亦
在　陛下容養而成就之漢武帝愛司馬遷
嚴助之才華而尊汲黯卜式唐太宗好許敬
宗李義府之文章而信任王珪魏證此明主
之鑒有以區處之矣以　陛下之文明致治
將躋于二帝三王之盛而知人之辯必不在
美喜之後也熙寧三年上府直舍人院

任用　劉摯

治之[illegible]人爲難蓋善惡者君
[illegible]之令其實義利而已然君子爲善非
有心於善而唯義所在小人爲惡頗得依眞
以售其僞而欲與善者混淆故善與惡雖爲
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於不明世之人徒見
其須臾而不能覆其久也故君子常難進而
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恭惟
陛下承百年太平大有爲之會寤寐人物不
次而用至於今日未見卓有功狀可以補國

利民仰稱詔旨而中外頗有疑者此何謂也
豈所以用之者或未能盡得其人歟臣且以
將命出使者言之其規畫法度始皆受之於
朝廷也一至於外則大異矣興利於無可興
革故於不可革州縣承望奔命不暇官不得
守其職農不得安其田畝以掊削民財爲
功以興起刑獄爲才　陛下振乏均役之意
絶而[illegible]　[illegible]斂之事　陛下興農除害之法變
[illegible]之令[illegible]令不敢主民生靈無所赴

言此等非必皆其才之罪特其心之
所向者不在守義而已賞之志每在事先公
之心每在私後故顛倒繆戾久無所成其能
少知治體有愛君之意出憂國之言者皆無
以容於其間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
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
爲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此時以此爲進退
則人以此爲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
所是亦皆有所非樂無事者以謂守　祖宗
成法獨可以因人所利據舊而補其偏以馴
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苟簡怠墮便
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
爲者以謂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
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爲聰明
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民以從事此其所非
也彼以此爲亂常此以彼爲流俗畏義者以
進取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二勢如
此　不可浸長東漢黨錮

道長小人道消爲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爲之事、蓋始、斯在易之象以君子
否傳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書曰皇建
期有極又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
遵王之路記曰一道德以同俗又曰舜執其
兩端用其中於民今天下風俗可謂不同情
志可謂險阻而消長之勢可謂不明矣臣願
陛下虛心平聽默觀萬事之變而有以一之
其要在乎謹好惡重任用而已爾前日意以

爲是者今求諸非前日意以爲短者今取其
長稍抑虛譁輕僞志近忘遠意於苟合之人
漸察忠厚謹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抑
高舉下品制齊量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
通於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險阻平民知所
向而中義之士識上之所好惡無有偏陂莫
不奮迅而願爲之用則施設變化惟　陛下
號令之所已臣謂方今之政無大於此惟

熙寧四年　月上時
今監察御史裏行

舉才德之士　錢勰

臣聞天下之治有因有革　祖宗遺德在人法度明備此　陛下之所宜因而世習久治弊隨以生此當今之所宜革也伏惟　陛下操大有爲之志而當不可不爲之時凡所以不憚更張而務以興害除利堯舜文武之用心也臣竊嘗深計熟慮當今之宜其先務之要不過擇人而已今　陛下先器能而後履歷惟材是舉可謂急於擇人矣然臣尚慮有

所獻者以謂人才不悉同而所用有宜適用不盡其才則雖才且無益多才而不涉道則爲患大於不才惟道德規矩之士而其才足以經濟世務者此自　陛下所宜養育成就以待非常之用者也自餘百執事之任有才智通敏可以辦集事務而不能深知禮義之科指者此足充繁使而不可居內外表率之官而抱公守道難進易退之士雖無敏捷趨[illegible]堪屬入事者此居內可備顧問而

眉必可爲者率臣願　陛下參舉才德各盡
其用必使有德者先進而有才者佐之俾上
不失經國之體下不失便民之利以　陛下
至明不惑之資洞見情僞器而使之天下幸
甚（熙寧四年八月上時爲三司鹽鐵判官）

乞召對之人量加試用　劉孝孫

臣伏見　陛下講修衆務揀拔人材雖毫善
寸長畢蒙收采英識睿鑒前古罕及然其間
有召自遐遠使之對揚天資高明聖問宏奥
幽仄之士乍對清光舉動語言過於兢畏偶
有罷去能無沮傷蓋其始召也皆以爲榮及
其罷去也不勝其辱況士人或緣臣僚薦舉
或爲朝廷所知比之輦流必有可采苟就其
材器各加試用不惟不沮傷其志是亦
陛下覆載涵育之德也（熙寧五年三月上時爲監察御史）

乞廣收人才　呂公著

臣伏覩近詔舉才行堪任陞權官竊觀
陛下虛心己以待天下之士

士[illegible][illegible]　孝由小官[illegible]至顯近者不可勝
數然猶孜孜以求賢爲急誠欲廣收人才無
所遺棄臣伏思自昔有爲之君不借賢於異
代然唐虞之際亦稱才難則世固未嘗乏賢
而人才亦不可多得今　陛下降由中之詔
非徒爲虛文也中外所舉蓋百有餘人雖不
盡當誠參考名實而試用之宜有可以塞厚
望應明指者臣又竊詳今日詔意謂乏才然
數年以來天下之士　陛下素知其能嘗試

以事而中就閑外者尚多恐其間亦有才實
忠厚欲爲國家宣力者未必盡出於迂闊繆
戾而難用也漢武帝時公孫弘初舉于朝以
不稱旨罷後再以賢良舉帝以親擢爲第一
不數年間遂至宰相由是觀之人固未易知
而士亦不可忽何則昔日所試或未能究其
詳數年之間其才業亦各有進惟　陛下更
生之事以觀其能或予之對以考其言兼收
[illegible][illegible]各得自[illegible]　用之世無滯才之嘆

不勝

熙寧十年□月上時自河陽召赴闕以舉中太一宮

乞選用前日講論之人不終遺棄

呂公著

臣聞皐陶陳謨以知人爲難孟子論道以知言爲要所謂知人則哲能官人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者知人也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者知言也故曰帝王之德莫大乎知人而成敗之機在於察言是以堯舜在上明目達聰詢四岳以難任人命納言以聖讒說使惡直正醜者不能亂天下之俗服讒蒐慝者不能遷人主之意然後四門穆穆而朝廷清明權歸於上而天下無事臣向蒙 陛下擢在樞府中謝曰不敢縷陳細務輒論及判別忠邪之道嘗謂 陛下勵精爲治十年不懈小大政事日欲增葺而朝廷之間邪說尚勝大抵小人之害君子必求要切之語以中之使之不能自解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

君子野孰無論議　陛下聖度兼包豈嘗記
録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苟昔有異同之論
而今不爲言者所容則必指以爲沮壞法度
一人不可復用非　陛下加意省察則端人
良士類遭排格當時粗陳此語　陛下頗賜
開納近日除顧臨開封府推官程顥判武學
縉紳聞之皆以爲顥昔任御史嘗有所言
陛下不以爲過有省用之意朝廷用人不終
遺棄必料傳之四方士人無不欣仰然命下
數日復因言者而罷去則知臣前所陳者其
風猶未殄也臣實不佞嘗爲一二識者私道
陛下盛德竊以爲　陛下春秋鼎盛履崇高
之位操生殺之柄而記人之功忘人之過極
天地山海之量此羣下所以愛戴而人人願
立於朝也小大之臣雖姦回頗僻如鄧綰者
猶降責不踰年遽復侍從授以方面則是盛
明之世本無棄絶之人邪正賢不肖亦未易
久一言乃定也臣愚以謂今日公卿士夫嘗

今有所可否然其愛君許國之心
久而益明者甚衆其唱和雷同承迎附會
而姦言汙行卒爲　陛下所照者蓋亦不少
然則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也況如顥
者　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已素有本末
講學論議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
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使得復見用
於聖世其奮身報國未必在時輩之後兼所
除武學差遣亦未爲仕宦之要津而小人斷
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廣沮善人
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臣區區所慮者
讒説殄行之徒日以熾盛則守正向公之士
愈難自立其於聖政不爲無損臣受恩與常
人不同苟有所當言不敢顧避緘默以負
陛下優遇惟　陛下幸察（元豐元年上時爲同知樞密院事）

## 論自古治亂在用諫佞讜直之人

富弼

臣聞自古致天下治與亂者大綱不出用諫

言有之人二端而已諛佞者進則人主不聞有過惟惡是爲所以致亂也讜直者進則人主日有開益惟善是從所以致治也此乃人主致治亂之大略焉臣自離朝廷退居林下時亦仰知朝廷所爲大率諛佞者競進讜直者多處于外雖有在朝者蓋恐觸忤姦佞亦皆結舌不敢有所開陳又聞近日中外或有事緒上撓聖懷而忠義之士但仰屋竊嘆不見有聞于上者致 陛下不得知而又更張之此實非朝廷之福也惟願 陛下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講求善政變禍爲福俾天下受賜坐致太平此老臣有望於 陛下其間事目甚多亦不敢妄有條列但舉其大要惟 聖君留神而擇焉不爾即恐浸漬滋深禍亂將至則于時益煩宵旰之憂而亦無所濟矣老臣犬馬區區之志略陳其端伏望 聖慈少忽而深思之力行之乃天下之幸

[illegible]元豐六年閏六月上時以同[illegible]使[illegible]致仕[illegible]奏上語[illegible]

章子厚曰強台何事上曰言朕左
多小人子厚曰盍令分析孰爲小人上曰
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王安禮曰弼之言
足也罷朝子厚責安禮曰右丞對上之失
夫安禮曰吾濟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
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子厚無以對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十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691028 v.3

# 會通舘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十六

## 君道門

### 用人四

論察賢佞之説　王巖叟

[illegible]下者不患乎無賢而患乎有而不不能盡而使小人間之以亂其治之傑者皆有材可稱有能可喜修[illegible]色飾辭令與賢並進於前誰非賢[illegible]所宜察之而勿誤也臣以謂旁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素履而深考之博採公議而審觀之則賢佞可得而分矣臣請詳道所以察賢佞之說
陛下垂聰明以聽焉幸甚賢人之所爲其進也難其退也易利之所在不競也勢之所居不趨也言行則惴惴以留而色不驕言不行則遲遲以去而色不怨以百姓之安爲樂而不以已之安爲樂以國家之危爲憂而不以身之危爲憂矯世厲俗有所不爲以觸忌也而不變犯顏逆鱗無所不盡以嬰禍也而不悔不蔽天下之善不隱天下之惡專以不欺事其君執德秉義終始如一不觀當時之所好惡而順之此所謂賢者也 陛下試持此以取之而天下之賢有不爲 陛下所得者臣不信也佞人之所爲無定志也無定言也上所欲爲則爲之不惜其君之過舉也不卹其民之後害也進人不以爲國家而以爲已謀事不以先杜稷而以先身天下有疾苦而不以告也天下有善良而不以聞也懷祿耽

寵人情之所共厭而不自知也前日以爲是後日以爲非而不愧也然而自古中材之主未嘗不爲所惑者其巧言可聽其令色可悅仁人君子之朴訥非所敵爾此所謂佞人也陛下試持此以照之天下之佞人有不爲陛下所見者臣不信也孔子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伏惟 太皇太后 陛下知足以知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行之惟知之益深守之益固行之益篤以終之而已延登忠賢以輔成 主上之聖德放遠佞柔使不爲清明之瑕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元豐八年九月上時爲監察御史

論求賢當去六蔽　又

臣伏觀自古治世天下之人安樂無事日躋於仁壽之域而不自知者人主清心以照理至誠以用賢之效也事莫不有理也心清則理自見天下未嘗無賢也誠至則賢自來恭惟 陛下臨政逾年是非不能惑於聽邪正

不能亂於前不勞聰明而萬事皆理者心清以照之也惟是人材得之未多　朝廷之間除授之際常覺艱難不稱盛時之事可爲　陛下惜耳　陛下勿謂天下之賢盡於此也而得賢之心足勿謂雖有賢者不易致也而求賢之心倦　陛下内篤此誠以自厲外勑同德協心之臣以求之臣以謂無不得賢之理然古有六蔽焉不去之則衆賢終不可盡得臣請爲　陛下道其理略有私意則爲蔽



執偏見則爲蔽局於褊心則爲蔽喜於附己則爲蔽有自賢之心則爲蔽簡貴自居而不與物親則爲蔽此求賢之所難　陛下不可不知也願　陛下深詔執政大臣使上同　陛下清心至誠之美而儆戒六蔽之患則天下之賢無遠近無隱顯皆將得之爲　朝廷用以賢繼賢宗社之福生靈之幸與天壤相等矣臣不勝愚忠（元祐元年十月上時爲左司諫）

乞審於進賢杲於去姦　又

臣伏覩　陛下即位之初首副天下之望用司馬光執政信行其言以革天下之弊惟光憂國愛民之誠心信於上下信於内外故陛下一用之而天下之心皆安四夷之心安而陛下之心亦安今不幸光薨臣知　陛下之心漠然矣臣竊聞百姓相與憂曰吾君能不忘光之言乎求其類而用之使持循其法乎又憂曰姦人無乃復將爲朋動揺正論以欺吾君乎無乃競爲身謀不卹　國家之急以



病吾民乎誰復以吾君之心爲心以吾民之意爲意夙夜盡瘁以遺其身如光者乎吾君方倚光以圖治而天遽奪之其何意耶臣願陛下益厲乃心益謹乃事益重所付可不泰然以忘憂也今宜先有以釋民之憂而安其心者惟當果於去姦審於進賢二端而已爾夫大忠在朝姦人雖未去猶有所忌而不能爲也光薨姦人今不可少留矣此臣之所以言　陛下當果於去姦也朝廷輕重天下安

危生靈休戚在用人而已今天下將觀
陛下用人以卜否泰此臣之所以言 陛下
當審於進賢也皆能有以協天下之望則百
姓復可疑而憂哉惟 陛下圖之天下幸甚
貼黃自古人臣因妬賢嫉能之心而遂
害國事者無世無之臣觀光之賢上則
見信於 陛下下則見信於百姓人人
自恥以不及也臣恐此後必有妬光者
陰以妄言毁短光之所爲以踈 陛下

之心侫間隙一開則將入其邪說行其
姦謀以壞善政此 陛下不可不察也
臣平生未嘗與光交接又未嘗受光恩
非私於光也惟恐小人或誤 陛下且
今天下事大定矣民心安且樂矣此治
道之成而聖功之著也惟在 陛下持
之益堅信之益篤勿有所移則天下幸
甚中外之人皆曉大禮後罷張璁萼二
三邪倖無狀之人何意璁萼來去而先

失一忠臣此中外之心以為難恨之深
者也今因瑑輩自有請願　陛下早賜
從之別命忠賢以重　朝廷以為國家
倚賴以慰服天下之心尤不可更容遲
久玷辱　廟堂使蒼生失望四夷不安
也（元祐元年九月上）

乞親賢踈佞堅其始終　梁燾

臣聞天下治亂在賢佞而人君之道以用人
為先得之賢則君德清明政由忠厚百姓和
樂四夷賓敬而朝廷尊安矣故治之所由興
者在此甚可愛也失之佞則君德蔽蒙政由
煩苛百姓怨鬱四夷驕侮而朝廷危辱矣故
亂之所由起者在此甚可畏也自古帝王莫
不知之然得之賢人常少而失之佞人常多
其故何哉蓋始終之勢異而謹忽之心殊也
夫治亂之作當其微時間不容髮至其著也
判如霄壤之異人君者所宜深戒早辨謹持
而不失毫釐也賢人之事君也主於盡忠盡

忠則不欺不欺則至公至公則言有所拂事有所違人君者初則親之終則疎之方其急於求治之時責其盡忠勵其不欺行其至公雖有所拂違而必喜之及其久也習於既安而或怠於爲治以既怠之心處拂違之間故終有所厭而又疎之也賢人疎則佞人乘隙以入矣佞人之事君也主於不忠不忠則忍於欺罔欺罔則爲私爲私則言皆諛悅事皆柔從人君者初則遠之終則比之方其急於求治之時唯知佞人之善眩惑聰明也必嚴思慮以待之及其久也習於既安而或怠於爲治以既怠之心處諛從之間故終有所愛之而又比之也與賢人俱時有以忤其意然而卒至於治與佞人俱莫不得其所欲然而卒至於佞此治亂之相去甚近而甚著則堯桀之分霄壤不足以侔其遠矣惟　大聖人爲能廣其聰明謹其好惡峻其去取堅其始終收天下之忠立天下之公成天下之治槃

以此也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以大公至正
制臣下　皇帝陛下以至仁純孝承　祖宗
親用忠賢風節頗厲踈斥姦佞朋黨漸消清
明之德日以尊忠厚之政日以修和樂興於
百姓實敬見於四夷太平之功指日可待矣
誠願　陛下自強剛德如天不息必使怠惰
之意不少動於清衷察兩端之傾危排根而
去之明一忠之靜正舉類而進之將令風俗
純厚　朝廷尊安近者獻其忠遠者扶其公

仰跂　仁祖之治不難及矣惟　聖心少加
思焉臣愚不勝惓惓盡節幸　陛下裁納元祐
元年九月上時爲右諫議大夫

乞以善利二者別邪正之臣

朱光庭

臣聞自古治天下之先務唯別邪正之臣爾
正臣進則天下入於泰邪臣進則天下入於
否然則何道而別之在善與利之間也正臣
一意在善務引君以當道故盡忠盡公未嘗

不敬邪臣一意在利苟患失之故爲佞爲欺
無所不至恭惟　陛下天縱至聖明目達聰
灼見正臣之在善日賓諸朝審知邪臣之在
利遠之於外臣願　陛下堅持此志每用人
之際以善與利二者之間常加明察使正臣
日進而邪臣永退則天下何患乎不泰也元祐元年上時爲左司諫

論大臣以兼容小人爲寬漸致邪正　范祖禹
不分

臣聞邪必害正正必去邪自古以來未有邪
正並立而可以爲國者也雖堯舜在上未嘗
無小人唯能使小人不勝君子所以治也雖
桀紂在上未嘗無君子唯使君子不勝小人
所以亂也在易內君子而外小人其卦爲泰
泰者通而治也內小人而外君子其卦爲否
否者閉而亂也天下治亂未有不由君子小
人君子在位必無惡政小人在位必無善政
聖人爲天下唯能使小人外而不內在野不

在位而已非能使天下皆無小人也 陛下自初臨政以辨別君子小人爲先登進忠良斥退邪惡以致今日之治所進所退天下之人皆以爲然雖舉十六相去四凶不過如此也而比以年來大臣以兼容小人爲寛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人夫今日省寺他日之侍從也今日之侍從他日之輔之弼也宰相豈能使之終身不進乎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準人綴衣虎賁趣馬小尹

左右攜僕藝人表臣百司皆勿以憸人其惟吉士夫憸人在上位則害政事在下位則害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戕敗善類朝廷之内何官可不擇人也邪人得志則正人不安正人不安則國無善政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書曰惟貌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相之事也臣伏望 陛下戒飭大臣亦以公心求賢多引純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在位爲他日之

愚以副

陛下至誠求治之意

分別邪正條目 元祐四年七爲起居舍人 范百祿

臣愚竊以爲分別邪正自古所難惟察言觀行考其事實所謂正直之人或天資亮直或家世忠義或有志報國或自立名節所謂姦邪之人或逢迎上意或希合權貴或性識頗僻或冀望寵利凡此二端其情非一不可遍舉今輙疏其條目如後

導人主以質直使之虛中聽納則爲公正

導人主以諂諛使之諱過拒諫則爲姦邪

導人主以德義則爲公正

導人主以功利則爲姦邪

導人主以尊宗廟敬祭祀則爲公正

導人主以簡宗廟略神祇則爲姦邪

導人主以親睦九族惠養耆老則爲公正

導人主以疎薄骨肉棄老遺年則爲姦邪

導人主以恭儉清淨奉循典法則爲公正

導人主以驕侈放肆不顧舊章則爲姦邪

導人主以稼穡艱難恩及鰥寡則爲公正
導人主以輕鄙農事不卹惸獨則爲姦邪
導人主以柔遠息兵則爲公正
導人主以用兵攻戰則爲姦邪
導人主以原情謹罰則爲公正
導人主以峻法立威則爲姦邪
導人主以安民利衆則爲公正
導人主以勞民動衆則爲姦邪
導人主以進君子用善良則爲公正

導人主以近小人用惡德則爲姦邪
右謹具進呈伏望特留 聖意推此事類以
觀人情則邪正可分而聰明無惑矣臣不勝
惓惓犬馬之忠 元祐五年三月上時爲吏部侍郎兼侍讀

乞謹用左右近臣無雜邪正 蘇轍

臣竊觀元祐以來 朝廷改更弊事屛逐羣
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
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
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

宄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
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臣雖
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
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
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
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
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
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無失其所不至憤
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

亘溫之亂諸亘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
代之爲政以三亘分涖三州彼此無怨江左
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
謂謝安之於亘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
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亘氏而寘諸
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
保其身而况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
含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旣小人內有所主故
黎確邪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

怨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外臣僚例蒙擢
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爲待制而明堂薦子上
得進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
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朝廷
斂怨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
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
長無所偏廢寵禄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
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温伯
爲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爲邪黨以

爲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嘗論温伯之爲人且
有文藝無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
珪蔡確用事則順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
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
益遇流便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爲過也若
謂其懷姦挾詐能首爲亂階則甚矣蓋臺諫
之言温伯則過至爲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
然臣願　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
謹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

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為安意為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採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崇斯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輙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 朝廷安矣元祐五年上時為御史中丞

乞謹用左右近臣無雜邪正係第二狀　蘇轍

臣今月二十二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 天聽竊觀 聖意類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 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 聖恩與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

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爲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臯陶不仁者遠矣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爲詳密皆以君子在内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内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

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遘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也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内三陰在外君子旣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與居于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天下之安未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

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說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劉子亦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坰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水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猶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意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 二聖臨御

凶黨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失職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彷徨踧踖若無所措 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 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亭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 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希覬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驕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平為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平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

諸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人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行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皋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未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如 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 元祐五年六月上

乞用君子保泰道　　王巖叟

聞論者曰致天下之泰難守天下之泰易臣獨曰天下之泰致之易守之難蓋方其未也莫不急於求賢渴於聞諫得一善惟恐未之能行見一不善惟恐未之能去潛心於隱微而用意於人之所不到兢兢業業不敢暇豫故卒至於安樂而無事此天下之泰所以致之易也既泰矣曰我尚何求哉心日益驕志日益怠謂賢者足矣而忽於求謂善言盡矣而厭於聽謂患之隱者爲不足慮謂事之微者爲不足防姦生而不知禍變而不悟故卒至於敗亂而莫之救此天下之泰所以守之難也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又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此皆聖人戒懼於治安無患之時者也伏惟 陛下臨御七年于茲進賢去佞協天下之公興利除害同百姓之欲無淫刑無横歛不聞一夫有怨嘆之聲姦宄不作兵革試時和歲豐海内寧謐以古驗今可謂泰

陛下又所以守之者有道無宮室之好無聲樂之玩無畋遊之樂無神仙之惑無干戈之喜私謁不行苞苴絕跡百王之蔽乃無一焉進學勤政寒暑不渝德日以新天下之勢固已不憂矣而臣尚區區若此亦何心哉以謂今日之治不易至此臣愚誠過計竊憂朝廷恬於無事稍怠初心或容小人乘間而蠹我泰道爲 陛下惜爾夫小人而無能不足畏也惟小人而材然後可畏正在 陛下審問之深考之明辨之謹遏之不使小人得以雜其間必擇端良忠信不二之君子而用之則今日之所以保泰道者至矣備矣

陛下以純一之德守于上羣臣以純一之意守于下使泰道日長而無窮天下無患臣不勝大願 元祐六年上時爲簽書樞密院事

史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十六 終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 O 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十七

君道門

用人五

論爲政之要在辨邪正之實　梁燾

臣聞人主之德莫大於知人朝廷之政無先於急賢德以聰明爲高而政以忠厚爲本恭

太皇太后陛下至公至正明而有斷

皇帝陛下仁孝莊敬靜淵疏通閱天下之事益多進天下之材日益廣講求　祖宗治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益熟察見中外人情日益詳然而聰明或有所遺而忠厚未至於成者臣竊疑之或者聖心未加意於執要乎今日為政之要在於辨邪正之實也唐李德裕有言曰邪正相攻上惑主聽正人呼邪人固為邪矣邪人亦呼正人為邪人主何以辨之臣故曰在辨其實也所謂正之實者臣推公心以愛君憂國為計不附下不罔上樂進善類愛惜生靈臨大節而忘其身事　兩宮而一其志為

陛下常求長久安寧之計近思自於左右宮庭之間遠慮至於夷夏海隅之際皆欲得其歡康寧無事上下一意其為安靜真切如此者是正人也此類進則聰明開廣內外大安豈不為國家忠厚之福耶所謂邪之實者緩公急私復仇報怨外陽為忠直內陰懷姦曲其言似忠而其實欺罔也其氣似敢而其實凶險也自謂介特而其實朋黨也自謂純一而其實二三其德也貪祿競進猜忍傾奪專

以傷害善良爲謀而又附託權要出死力爲之鷹犬不憚不恥以肆其毒不恤國之憂危以伸其志不懼上之悔患務行其言其爲傾搖多端如此者是邪人也此類進則聰明眩惑内外大恐豈不爲國家忠厚之患耶今聽其言而求其用心之微觀其行而考其處己之端其向背之異有無之殊雖未能盡究而亦可以槩見矣願 陛下自信素知之心而守之以定深辨姦詐之說而斷之以不疑斥其邪人以安正人正人知所依歸恃以無恐得以奮忠竭節畢身圖報則朝廷之理不難致也臣不勝惓惓納忠之至

貼黄臣向在言路得侍清光伏見
陛下照物必盡其情僞而量有包容論政深達其義理而語其次序雖古之英主不能過也臣等累曾奏聞以謂邪正不可並用 陛下深以爲是知邪正之必相攻也今並用矣臣等又謂邪人在

正人在內則可治　陛下亦以爲是
知邪人在內則害政也今邪人在內矣
臣等又謂使邪人少正人多則可治
陛下亦以爲是知邪人之多則交相朋
比損正人之道也今邪人多矣以在內
衆多之邪人與寡少之正人並用勢自
不敵豈能久安而終無憂悔乎柰何與
前日之聖意不同耶必有姦人移惑聖
意也如不悟則姦邪乘隙數數進計終

至於成其禍此聖明所宜早辨勿爲淸
衷它日之憂悔也
貼黃　陛下自御政以來選用可信之
臣以忠孝報　陛下之恩者今在朝廷
不過數人羣小怨嫌陰結爲朋力謀排
陷者不一日也其心欲盡去此數人然
姦謀可行大姦有復來之望此數人者
方以時事難守爲憂孤立難安爲懼若
陛下知其從來忘身忘家當怨去

姦有愛君憂國之心力賜主張則豈能安全至於今日也在於今日之勢尤爲難立仰賴 聖造終始主張也此數人者亦未足深惜但恐小人復興攻擊轉多萬一如此則爲 太皇陛下即日之悔爲 皇帝陛下他日之憂此可爲大懼也願 聖明凝神深慮以杜其漸待其事起而後處則其勢必強橫難制縱終能制之憂勞亦已深矣伏望 聖慈

每當進擬人材之際丁寧審問謹重開可使私邪漸少朋黨自衰 朝廷日有安靜之望 聖政日有清明之益此道既行可以緩憂矣小人姦言最是難辨蓋其巧美似忠害善以直狠愎似敢誣罔似公人主聽之一誤則得業俱損若不早辨則終至憂患故聖人曰惡利口之不覆邦家者自古人君以爲戒聖明不察也元祐六年十二月時爲翰林學士

[illegible]臣寮上殿不得差遣　蔡蹈

[illegible]先　朝廷日近引見上殿臣寮已蒙賜
[illegible]退而後命十有七八不報而去臣伏思踈
遠小臣偶緣薦引作瞻　天顏罔不震懼進
對之際倉卒遺忘所不能免若其辭貌不近
柔佞而有鄙野之氣就列之久會有變革且
器使之以觀其能旣而無所取材斥之未晚
先王之時務得人材雖侏儒聾瞶有司火修
聲蘧蒢蒙瞍之用所謂器而使之者也今
朝廷方患人材乏少職事官負闕自左右僕
射而下以至寺監丞簿往往通攝無以充數
令其進旣難則人材益見乏少因而自抑不
敢以賜對爲望則遠近相傳士志畏怯不自
勸勉殆非養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
傳曰量才而任官度德而定位又曰與人不
求備如此則下無遺才而朝無虛位矣官人
以難成周不得過也惟　陛下圖之　紹聖三年

[illegible]請爲

論君子之道直而難合小人之言遜而易入　曾肇

臣聞治天下在於正朝廷正朝廷在於辨邪正朝廷之上邪正不分而欲有爲於天下難矣蓋正者君子邪者小人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　朝廷尊天下治矣小人在上君子在下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朝廷不得其尊天下不得而治矣君子小人之不並立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薰蕕之不能相入也何則君子所鄉者公正小人所鄉者私邪也君子所知者遠且大小人所知者近且小也君子所趨者義小人所趨者利也君子所守者一定而不可移小人則覬望希合隨時上下而未嘗一也是以君子之道常直而難合小人之言常遜而易入自非明智不惑之君未有不屈彼而伸此者故以堯之明而畏巧言令色孔壬以舜之聖而曰堲

[illegible]子之聖而日遠佞人善爲國者必[illegible]子小人兩得其所而不能相參然後君[illegible]有以御小人小人不能害君子苟爲朝廷之上忠佞並進賢不肖雜處則其於圖事揆策任賢使能取舍必有不同取舍不同則至聽惑主聽惑則君子有時而屈小人有時而伸矣君子見絀則君子之類不得立小人見伸則小人之類更相援引充塞要路以是爲非以白爲黑蒙蔽欺罔無所不爲禍亂之源甚可畏也夫自昔爲人君者豈樂屈君子伸小人以啓禍亂之源哉蓋小人聽其言則似辨任之事則似材又能先意承志以逢人主之好發言曲學以避人主之惡浸淫滋蔓日漸月磨故能使人主甘心而不悟也然則何以辨之亦在虛心正志以察之而已昔者舜[illegible]共兜雜處堯朝堯能賢舜禹而退共兜故大治孔子與季孟皆仕於魯魯公賢季孟而[illegible]又大亂由是觀之君子小人豈能自

在人主取舍何如爾昔者劉向嘗爲
元帝好儒而優游不斷故向以謂執狐疑
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
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元
帝不能用向言而委政恭顯漢室繇是而衰
諸葛亮嘗與蜀先主論親賢臣遠小人先漢
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君
臣相勉卒成三分之業至如齊威公任管仲
隰朋則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任寺貂易牙則
身蒙其禍爲世大僇唐明皇用姚崇宋璟則
有開元之治用李林甫楊國忠則有天寶之
亂一人之身而前後成敗之效如此然則邪
正果可不辨哉臣故以爲治天下在於正朝
廷正朝廷在於辨邪正惟 陛下留神省察

元符三年正月上 時爲中書舍人

論惟材是用無偏　曾肇

竊觀唐太宗初即位急於求治搜拔賢雋
甚故取魏證於仇讎取馬周於布衣

杜淹韋誕於流竄其餘罪亡俘虜之
之引在朝唯材是任卒賴其助以成正觀
治及我　太祖皇帝踐祚之始亦以人材
爲先方是時乘五代衰亂之餘　太祖皇帝
征伐四方粗定天下制度典章尚多闊略又
自郭周以後藩鎮幕府不得奏辟士大夫罕
有資蔭入官之門唯進士經學二途而已然
歲取進士止三十人經學止五十人選舉既
難不無滯材　太宗知其然故在位二十餘

年所擢士以萬計舍短取長不求其備一時
草澤遺逸之人收拾略盡　本朝名臣多繇
此出後世稱誦以謂　太宗明於治體以天
下爲度非衆人所及故能越去拘攣以牢籠
豪傑爲國之用此誠不世出之英主後嗣所
宜師法者也臣伏見近歲以來內則臺省清
外則藩府守將類多闕員或曰乏材而然
古者不借材於異代無世而無材患在
責爾用之不廣則取人有限取人有

者不必用用者不必材是以上之政
不曠廢不舉之憂下之懷能抱器之士有
壅塞不伸之歎此宜今日之所留意也
陛下臨御以來鋭於更化其所引拔固已不
專一途然臣愚過計尚意左右之臣或未盡
以皇極大中之道啓迪 陛下於用人之際
不能無方致 陛下勵精求治之初有人材
不足之慮伏望 陛下遠稽唐正觀所以致
治之繇近以 太宗皇帝振舉滯淹爲法無

惑於浮言無係於一偏斷自聖心惟材是用
收其大者以爲棟梁柱石其小者亦足備榱
桷居楔之任庶於經營清朝無施不宜以成
治功以通衆志豈獨天下之幸實社稷無疆
之福也在易之泰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
亡得尚于中行蓋當上下交泰君子道長小
人道消之時荒穢者包之馮河不中者用之
遐者不遺忘近者不朋比如此故得尚于中
爲盛在書之皇極曰無偏無黨王道

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
直如此故能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惟
陛下留聽毋忽元符三年正月上

乞示好惡明忠邪　　龔夬

臣聞好惡未明人迷所嚮忠邪未判衆聽必
疑臣頃在外服側聞朝廷聖政日新遠邇
忻戴及被命詣闕又聞進退人材皆出
睿斷此固甚盛之舉也然而姦黨旣破則彼
早夜爲計以謀自安不可不察或遠於華

面以求自入或申執邪說以拒正論或妄稱
禍亂以動朝廷或託言　祖宗以迫人主或
巧事貴戚或陰結左右大抵姦人之情其計
百出不可盡舉其要則欲變亂是非渾殽曲
直以疑誤朝廷將幸其旣敗復用已去復留
而已矣君子直道而行不爲機變則必墮姦
人之術內若然則天下之治殆未可知也故
[illegible]主朝廷洞判忠邪斷而行之若小不忍則
恭惟　先皇帝聰明聖神臨政願治

臣塗親被聖旨及爲阿附以期自
今臣不言則爲上負厚恩下廢所守朋姦
上自取犯義之罪惟陛下深察臣言以
示好惡以明忠邪而陟降多士使遠近皆知
進賢退姦之意將見天下鼓舞聖化太平之
治不難致也元符三年三月上時爲殿中侍御史

論任賢去邪在於果斷 陳師錫

臣聞堯舜禹稷之相遇其朝夕都俞勸戒不
過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蓋爲君之先務在
此也夫知任賢而任之之意不專賢不可得
而任矣知去邪而遲疑不斷雖有去邪之意
邪亦不可得而去矣昔齊威公問管仲曰吾
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
此極非其善者然非害霸也任賢而使小人
間之害霸也又曰郭何以亡管仲曰以其善
善而惡惡威公曰善善而惡惡何以亡管仲
曰善善而不得用惡惡而不能去郭由是亡
人君不得任賢去邪之道大不可

[illegible]霸安而不久將至於亡其自
上王乎管仲且猶知此況不為管仲者乎
宋興一百五十餘載矣號稱太平饗國長久
遺民至今思之者莫如 仁宗皇帝臣竊嘗
考致治之本亦不過於開納直言善御羣臣
賢必進邪必退自明道中親攬萬機見政事
之多辟知輔佐之失職自宰相呂夷簡樞密
使張耆參副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等一日
皆罷去天下已服其英斷[illegible]寶元之初地震

冬雷用諫官韓琦之言而宰相王隨及同列
陳堯佐盛度韓億石中立同時見黜嘗用夏
竦為樞密使諫官歐陽脩論其姦邪即日罷
竦判河陽晏殊為宰相諫官蔡襄言其不恤
邊事廣置田宅即日出殊知潁州其後不次
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致慶曆嘉祐
之治為 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
代之風若 仁宗之於偏聽優柔不斷臺諫
[illegible]用賢善不[illegible]姦不去則[illegible]

願　陛下遠
堯舜禹稷任賢之[illegible]之道中采齊威管仲
之善善惡惡之戒近法　仁祖納諫御臣之意
則太平之盛指日可見伏望　陛下留神省
察元符二年五月初除殿中侍御史

乞爲政取人無熙豐元祐之間

江公望

臣日者獲遹清光親承　聖訓以今日之治
體當以繼述爲先復賜宣問側聆　睿旨以
今日　朝廷而患元祐人爲多臣退而思之
所持繼述之論必牽於元祐之說此理勢之
必至者也夫孝子之心莫不以繼述爲美
哲廟固孝於神考矣持繼述之論牢不可破
轄政非其人以媚於己爲同忠於君爲異一
語不相合時政必目爲流俗一談不相侔時
事必指爲橫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
[illegible]子之名[illegible]主故元祐之臣投
[illegible]輕浮判[illegible]

[illegible]生

[illegible]福在人才[illegible]之天下為之日

務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大臣持論不平之

過也昔成周之時作興人材化雨德風浸潤

披拂菁菁有阿陵之養芃芃足薪槱之用

遺幽厲之禍人才凋落至宣王中興有德輶

如毛民鮮克舉之愛莫助之之歎宣王知人

才可以培植而生可以護養而成若芑之新

田菑畝培植護養有力故南征薄采而足用

也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

紹聖竄逐之後凋疎落漠所餘無幾天假殘

息若有待焉　陛下有作萬物興覩雨露滂

沛咸被湔洗不旋踵召寘禁近或布在臺省

要藩便郡班班有之藹無一生之人既獲全

活百有十非之者一切俱原豈惟不失前日

[illegible]官疊疊焉有進擢之望人非木石豈敢不

悉[illegible]之則若臂之使指

[illegible]哉　陛下

[illegible]過慮[illegible]
[illegible]操利勢持各
皇體乾剛之德用皇極之道以臨御天下以
役使羣物人臣結髮辭親委質就仕既移所
事事　陛下豈有鶩然不爲使哉　陛下不
迫其所難不強其所不能得欲同心協力遵
奉神考已成之法度徐將講求繼述之美意
與天下共享其利爾昔齊威釋射鈎之讎而
管仲得以濟其功晉文不宿斬袪之怨而勃

鞮得以成其名王珪魏徵易所事而不以陰
計爲諱唐太宗用其直而卒成仁義之治
神考於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鈎斬袪之讎
陰計之隙也　先帝信仇人而黜之　陛下
黜仇人而用之用其隙猶足以濟治況非其
隙而用之者乎其肯爲　陛下盡心也必矣
陛下若立元祐爲題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
[illegible]縉紳之禍何
[illegible]堂弁言

……作損益……
……改元詔旨……
秉恩建皇極嘉靖庶邦蓋當端好惡以示人
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此言　陛下
欲渝此言其如皇天后上何論述事則一無
所作述之而已此詩所謂率由舊章而翾子
騫所謂仍舊貫何必改作者也論繼志則治
雖不同同歸于治而啓之敬承禹道武王之
卒其伐功者也惟道是從豈泥于已陳之迹

哉二帝常道也可則若之否則稽之何常之
有惟其不常是乃所以為常道也伏望　陛
下以繼述為大計以因時損益為盡美雖步
驟馳騁不越於　神考法度之間皆足以為
治是猶王良造父之挾輿馬駕御疾徐之節
在我雖欲頫領而為之用勢亦不可得已況
非迫其所難而強其所不能也楊雄曰御宰
……道天下狙……

甬而已　陛下明諭羣臣以朕之所謂繼
述者如此朕之所以遇元祐之臣者如此咸
勉承　聖訓各務同心協力以成繼述之美
保富貴安榮朕於爵祿何所愛焉儻陽為
公心陰結死黨專立異論務沮成法以快
非其君而驁不為使則明行誅斥以戒在位
朕於汝無愧汝負朕為多自速之禍追悔何

及焉先以之訓誥之情中之以丁寧之義終
之以惻怛之意此周公所謂予不惠若茲多
誥蓋有不獲免者矣如元祐之人往愆其
人多繼述之美無忠其不盡天下何患其不
治也在　陛下御之而已矣仁者善合人不
仁者善離人惟聖人能置人於其間是猶水
之不相能也置身焉故能濟烹飪之功

閒書曰天命
一郎 皐哉天言者
刑五用哉夫命
討有罪皆天也人君
而私焉奉天
天至爲寬 陛下即
不来三月更
九人大臣見
而之天子體象
屬其節 手
故其去之也輕欲其自重而不苟難
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

LIBRARY, TAIWAN R.O.C.

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
之夫上自左右卿大夫之言下甚庶人
皆曰賢則用
是矣
爲然後用之
王矣夫湯之
惟己由此道
有爲河東太守人
稱其賢者文帝
欲以爲御史大夫
使酒難之
坐一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90350 v.5

以爲可任宰相者也宰相者患在不以正道
事其君不恤是非利害唯君意之是成唯君
欲之是從至於政疵民病而不爲顯言依違
因循而不爲更張此公議之所不與也有以
大公至正爲心與人主同道一德慨然以立
忠言奮然以行正事意在成國家之利而除
生靈之害雖知　主威而盡忠於上可謂以
正道事其君矣是公議以爲可任宰相者也
宰相者患在務結私恩蔽善醜正誘集羣邪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陽尊忠良陰結姦惡揑據要路相爲死黨一倡十和表裏相應幸上之未悟得以肆行其志此公議之所不與也有以樂善好賢安君靜民爲事謂爵禄人主之柄也非臣下所敢專必公言於廟堂而請決於上使清明之恩平行而直流開張公道銷除姦朋唯知尊主威而盡忠於上可謂不結私恩矣是公議之爲可任宰相者也凡此五者所宜辨也君臣之大要古今之先務也人主得之以爲安榮失之以爲憂悔故聖君賢主必明察而審擇獨斷而力行也 陛下如天大明無幽不燭眞僞邪正判別白黑誠以曉然知公議之所在者自有人矣伏願自強明德任賢勿貳用公議所在早命宰相以慰人望以收人心自然陰陽和而風雨時矣一旦明制布告廷臣喜色相視國人歡聲相聞四方忠義咸歸一德天下之願也臣跡在疏遠接士民最近聞公議爲眞且熟輙敢布於天聽願 陛下信

其公議之在下者果如此也臣遠觀詔書近
覩政事仰識聖意明目達聰欲通下情而盡
公議樂聞直言不吝改作是正人端士千載
會遇不可失之時故臣不敢苟舉細故上凂
宸聰輒忘僭越論國家之大者遠者臣區區
之誠以謂人主之職在論一相論相之得失
安之所以分干冒宸嚴臣不勝盡節竭誠
激切之至 元祐元年正月上 時爲太常少卿

論擇相不可不謹　王巖叟

臣切觀詩書所載歷代傳記之所著其稱帝
王能事莫大於知人知人所先莫先於輔弼
輔弼得賢則百寮任職而上自處於無爲之
地矣至簡而全人君之美不勞而收天下之
功故臣區區愛君之心願　陛下無失乎此
也伏思　陛下聽政方踰年而治道已清四
方已寧人人之心驩欣交通而無所不足者
陛下進賢退佞如指白黑之效也今輔臣缺
位臣知　陛下擇賢而任之必無所誤然中

外之人莫不翹首拭目以觀　陛下此舉臣
不可不告　陛下其戒之重之孔子曰衆好
之必察焉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
夫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陛下以孔孟所以不輕信之心而取之庶乎
其無失矣　陛下念公忠之臣得之難也不
可不勞心於初以求之誠得其人則　陛下
逸矣念佞邪之人去不易也不可不精意於
初以別之誤進一人則　陛下憂矣自古以
來世主之患患在喜高名之士而陋少文之
人曾不知高名之下有姦才少文之中多重
器不可不辨也成天下之業敗天下之事常
爭於辨與不辨毫釐之間耳賢者居廟堂則
上可以尊天子重朝廷下可以安百姓鎮四
夷一非其人則國事危而人心搖矣羣邪類
升百僞交作　陛下雖欲奠枕而卧有不可
得也　陛下之憂實臣之憂敢於未然傾瀉
肝膽庶幾有補萬一惟　陛下采納幸甚

貼黃切以命執政大臣不與差除百官同也百官雖進若不合公議退之甚易執政既進朝廷便繫體貌雖陛下悔而欲罷亦有所不可所以不可不謹之者此也初若不謹後致人言則陛下傷知人之明矣元祐元年上時爲左司諫

論宰相不當關決細務　上官均

臣聞朝廷設官分職所以治事位有高卑則事有煩簡事有煩簡則心有勞逸位尊者宜逸不逸則不足以謀天下之大務位卑者宜勞不勞則不足以理天下之庶事夫宰相之職弼諧人主運旋樞極其視百官位尊任重天下之事無所不總然而所該者衆則力有不逮致詳於小則大有不及此勢之必然也昔漢陳平爲丞相文帝問以決獄錢穀之數陳平以爲當責廷尉内史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此可謂

知宰相職任矣唐太宗嘗謂房喬曰公爲僕射助朕廣耳目訪賢才比聞閱視訟牒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此言宰相不當親細務也臣切見比年左右僕射每至都省閱視訴牒多及百餘少不下三五十又省吏呈稟文書與夫常行細事不知其幾方 陛下臨御之初講修百度左右大臣所宜虛心盡謀董正綱紀以副

陛下求治之意今則視聽分於訴牒智慮勞於細務臣切恐政教之大要生民之大利病人才之能否禦戎之操術繫天下之安危治亂者有不暇深思而詳講將有遺弊不舉之處臣切爲 陛下惜之今之左右二丞與夫六曹尚書其於謀王體斷國論分領列部委寄選任不爲不重臣欲乞以省中事務類分輕重某事爲關尚書某事爲關二丞某事爲關僕射尚書可以覽決者不必關二丞二丞可以決者不必關僕射如是則位愈高者任

愈大任愈大者事愈簡事愈簡者心愈逸事簡心逸則天下之大務得以熟慮而詳究長策遠馭建萬世之基業較省覽訴牒勞心細務利之小大固相遠矣元祐元年秋上時為監察御史僕射司馬光等入白劄子進呈言今欲應尚書省事舊有條例事不至大者並委六曹長官一面尋決應奏上者奏上應行下者行下其有衝改條貫或應臨時特取旨及事體大作六書方能專決者即申都省常呈文字並只要左右丞一面批判旨揮施行事體稍大及有所處者方與僕射商量同批判所是諸色人辭斗只委左右丞一面收接可留即留可退即退若六曹判斷不當及住滯不決即別委不干礙官定奪是非及退究住滯因循若顯有不當及無故住滯其本曹官吏即行按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辦集

乞合兩省爲一　司馬光等

臣等聞三王不相襲禮五常不相沿樂況國家設官分職張立治具上下相維修設明備何所愧於漢書何必事事循其陳迹而失當今之宜也謹按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漢公卿稍已失職矣及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

授禪改祕書為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疏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事政不獨任中書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降及南北朝大抵皆循此制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各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駮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于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鄉曰所謂中書者乃中書門下政事堂也唐末諸司使內臣領之樞密使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與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主文事參知政事佐之樞密使專掌武事副使佐之自是以來百有餘年官師相承中外安帖百司長官及諸路監

司諸州長吏皆得專達或申奏朝廷或止申
中書樞密院事大則中書樞密院進呈取旨
降勅劄宣命指揮事小則批狀直下本司本
路本州本人故文書簡徑事無留滯　神宗
皇帝以唐自中葉以後官職繁冗名器紊亂
欲革而正之誠爲至當然但當據今日之事
實考前日之訛謬刪去重複去其冗長必有
此事乃置此官不必一依唐之六典分中書
爲二省令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凡

内降文書及諸處所上奏狀申狀至門下中
書省者大率皆送尚書省尚書省下六曹六
曹付諸案勘會檢尋文書會問事節近則寺
監遠則州縣一切齊足然後相度事理定奪
歸著申尚書省尚書省送中書取旨中書既
得旨送門下省覆奏畫可然後翻録下尚書
省尚書省復下六曹方符下諸處以此文字
繁冗行遣迂回近者數月遠者踰年未能結
絶或四方急奏待報或吏民辭訟求決皆困

於留滯又本置門下省欲乞封駁中書省錄黃樞密院錄白恐有未當若令舉職則日有駁正爭論紛紜執政大臣遂成不協故自置門下省以來駁議甚少又門下不得直取旨行下雖有駁議必須却送中書取旨中書或不捨前見復行改易又內批文字及諸處奏請多降付三省同共進呈則門下之官已經商量奏決若復有駁正為反覆近日中書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不送門下省然則門下官一殆為虛設徒使吏員倍多文書繁冗無益於事臣等今衆共商議欲乞依舊令中書門下通同職業以省堂為政事堂每有政事差除及臺諫官章奏已有 聖旨三省同進呈外其餘並令中書門下官同商議簽書施行事大則進呈取旨降勑劄事小則直批狀旨揮一如舊日中書門下故事併兩省十二房吏人為六房同共點檢鈔狀行遣文書若有溢員除揀選留住並特與減三年出職不

及三年應出職者與減磨勘年限若政事有差失委給事中封駁差除有不當委中書舍人封還詞頭又兩省諫官皆得論列則號令之出外不爲不審詳矣如此則政事歸一更貟不冗文書不繁行遣徑直於 先帝所建之官並無所變更但於職業微有修改欲乞於事務時宜差爲簡便其委曲條目並俟得
旨允許續議修立 元祐元年光作奏欲與呂公著連名同上會光疾甚四年八月光之子康始録進呈



## 論司馬光疾當謹於命相　朱光庭

臣竊以君臣之義均乎一體股肱或傷何痛如之司馬光天生正人爲 陛下出整齊法度惠養元元内則招俊乂以在官外則鎭蠻夷而斂衽其精忠貫天地大節扶邦家正直格神明康濟遠黎庶佐佑聖政除去敝事十有八九朝廷巳清明矣天下巳安樂矣光雖疾病中猶心王事造次顛沛未嘗離去以至

盡瘁沒身至誠至公古人無與比可謂之眞
宰相矣　陛下乍失良弼痛傷應深今司馬
光身雖歿而孜孜爲朝廷深意願　陛下勿
忘也司馬光之才業人或有之其愛君愛民
之心求之天下未之見也愛君不敢欺愛民
惟恐傷而今而後　陛下每見敢欺罔吾君
者願以司馬光爲法逐而勿用也然則欺罔
者何以見之謂吾君不能居仁由義而又不
陳善閉邪惟能逢迎其惡　者是乃欺罔者

也每見敢殘虐害民者願以司馬光爲法逐
而勿用也然則殘虐者何以見之厚歛以困
其財勞役以竭其力窮兵黷武置之危地是
乃殘虐者也此皆司馬光平生之深疾願
陛下常存此心以察羣臣使公忠進而欺罔
退豈弟興而殘虐亡則司馬光之死猶生之
年也方今　朝廷法度雖已修而未全惠澤
雖已施而未浹正在　陛下堅初志思至忠
勿惑小人邪說而忘司馬光所以爲朝廷孜

孜之意不可變易已行政事也明堂大禮已畢張璪必當罷去　陛下勿固留善退之可也命相　陛下必有以處之執政中尚闕兩員除授之際宜取天下之公望以忠厚公正器識宏遠可以勝大任者任之勿爲近習所惑妄有所許則言者不敢負職事除授既得其人臣亦妄言矣伏望　聖慈預深思慮擇任賢臣以幸天下元祐元年九月上時爲左正言

論司馬光薨當謹於命相　劉摯

臣伏見左僕射司馬光薨逝朝野人情驚悲一詞皆曰天乎不憖遺一老以大濟我國家而奪之速此何理也臣恭惟　陛下以至明至聖首識光忠置諸左右舉天下以聽之而光亦以大忠直道忘身徇國雖姦諆異心百端排沮而横身當之夙夜盡瘁以死圖報其純誠至公足以驚天地而貫神明眞所謂社稷之臣矣然而非　陛下信任之明仰成之篤則光亦安能自行其志故天下不獨美光

事君之盡節而以　陛下任賢不貳爲難能
也令光云亡　兩宮車駕即日臨奠賻襚之
典有加故常下至搢紳善士閭巷鄉野之人
罔不爲之哀慟而唯是姦邪之黨醜正惡直
之徒頗已相與有竊喜之意蓋小人從來快
快不便於新政藏情匿跡日夜窺伺常幸有
非意之變以冀善治之不能成今其臆度以
謂　陛下既失光之助則前日求治之志必
稍變懈遂可以乘便投隙熒惑而動搖此其
所以喜也且　陛下爲政以來收拔衆正布
列上下制國之法除民之害雖節文潤色有
未齊者至於大本已定十之八九矣惟
陛下益加之意常以辨別邪正保邦愛民爲
念堅守此指終始如一而已行之令持循無
變則治道成矣廟堂之上必有如光之事朝
廷者臣實懼　陛下悼光之後謂誰助我者
而意稍有間則邪謀陰計或起而乘之此臣
之所以爲私憂而獻其說也抑臣又有過計

之言蓋今上宰虛位竊惟不日制詔命相矣此尤不可以不謹外論籍籍謂文彦博必代光之任臣固知不然然於萬一之中不可以不言彦博年逾八十爵位窮極於天下矣前日　陛下假其威望以爲朝廷之重其官則天下之師其職則平章軍國重事　陛下之禮元老尊崇優佚可謂得其體也今若任之以爲相三省有職守矣其成敗之責豈師臣之所宜當其繁悉之務豈老人之所能辦殆非所以處彦博也又彦博於知人非其所長賢士大夫罕出其門近日有所薦論衆皆傳之爲笑若居上相引用人物每每如此今日引一二明日引三四積而至於百十常才列于朝路非小害也其人重其位高有所薦者若　陛下違其言則傷恩皆從之則害政又非所以安彦博也臣昨四月中已嘗建論此事矣故今日之命相實繫天下之安危與善政之成敗可不重哉伏望　陛下詳考歷選

得其人而任之以尊廟社以厭公議臣不勝隕越待罪之至惟　陛下赦其愚而察其忠

元祐元年九月上
時爲御史中丞

論大臣輔政不當顧慮形迹

范純仁

臣近見執政議論以章子厚父年將九十因明堂恩霈之後欲請除一鄉郡使便其親臣但見其可裨仁化不慮其他遂共以爲當然繼而聞三省奏上　陛下即賜允許臣以

陛下天地之仁念其垂老之親不錄往咎臣實喜不自勝遂於簾前仰贊聖德以謂自古臣子無如今日遭逢繼聞諫官有言　陛下遂寢前命亦是聖心從諫之美前日更嘗宣諭此事三省有失思慮戒其今後不得如此臣愚恐有言者以謂朝廷所怒之人不當遽有開陳又謂執政都徇人情以有主張之者致煩　陛下宣敕戒諭丁寧微臣固宜佩服聖訓然有未盡之懇亦當罄竭敷陳方

陛下急於求治之時是臣子知無不爲之際豈宜顧慮形迹蓄縮周防今所用大臣多是老於患難　陛下奬之使進尚恐立志不銳思慮太周若更戒使遠嫌則恐顧避保身自防不暇在　陛下愛惜諸臣[redacted]則爲恩德之厚若使輔翊聖政却恐事無所裨蓋人臣以匪躬自信爲難婾安固寵爲易若今容其所易沮其所難則其間希意顧望之人翻爲得計甚非朝廷之福伏見　仁宗皇帝推委執政一無所疑凡所差除多使從允而使臺諫察其不當隨事論奏小則旋行改正大則罷免隨之使君臣之恩意長行朝廷之綱紀自正是以四十餘年不勞而治況　陛下方稽仁皇之治聖度如天從諫不倦任賢不疑紀人之功忘人之過皆是自古人君所難若更垂拱責成逸於委任臺諫糾其誤謬侍從罄其論思羣臣一德一心　陛下無爲無事自然不須防慮百職具修坐致太平垂休萬世

天下幸甚

貼黄凡人於富貴功名皆願乘時早立近用二三執政年皆六十已上或七十正是餘年無幾今幸遭逢　陛下行堯舜之政擢居近輔可謂千載一時不於此時攀附神聖早立功名不知更待何日豈肯別懐顧望阿徇他人自取上疑以招危辱在常情且無此理況　陛下以公望選擇之人哉其間或有進人





敢太速責人不敢太深者不過謂事當馴致不可黒白太明却恐扇成朋黨害陛下和平之政矣萬一因此恐有間言誤　陛下不細又嘗宣諭譬如人家尊長所怒之人卑幼豈可輕易寛解臣愚以謂不然蓋人主之量當如天地無所不包衆人所欲進退則人主從而行之所謂舍己從人便無喜怒好惡之迹不使姦人測見意旨別生讒間以惑聰明

古今盡然商鑒不遠惟　陛下稽測唐
魏證有毀其阿黨親戚於太宗者帝使
溫彥博責以不避形迹遠嫌疑證謝曰
臣聞君臣同心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
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
也帝矍然曰吾悟之矣以此可見自古
君臣之間不當更事形迹此　陛下之
所熟聞臣敢引而言之（元祐元年十月上時同知樞密院）

## 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　呂公著

臣伏思　陛下自臨政以來慈仁寬大判別
忠邪於輔弼之臣每加優禮故得上下安樂
人情悅服今來韓維必是進對之間語言乖
謬上觸龍鱗然維昨與范百祿爭論刑名等
事若以爲性強好勝則有之亦未見姦邪事
迹若以奏劾臣寮當有章疏則自來大臣造
膝密論亦未嘗須有章疏比來批語所罪恐
未足以宣示四方秉維素有人望久以直言

廢棄　陛下始初清明方蒙收用忽然峻責
罪狀未明慮必讎嫌之人飛語中傷以惑
聖聽況五六十年來執政大臣不曾有此降
黜恐中外聞之無不驚駭自此人情不敢自
安臣又竊思　皇帝陛下春秋方富正頼
太皇太后陛下訓以仁厚之道調平喜怒以
復　仁祖之政若大臣倉猝被罪則小臣何
以自保臣受　陛下恩與常人不同意欲致
君於堯舜措國於不傾以報　陛下故今來
雖當雷霆之怒不敢愛身以陷　陛下於有
過之地伏望少留　聖慮其批降指揮見只
在臣處收掌聽候　聖旨（元祐二年十月上　時劄尚書左僕射）

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　　呂大防

臣今據呂公著封送録到降付中書省御批
指揮一件爲門下侍郎韓維面奏范百禄不
當可守本官分司南京及稱一面繳奏元降
指揮臣竊詳韓維忠讜有素士望甚重

陛下自初臨政擢維於沈滯之中委以柄用賢士大夫莫不稱頌盛德爲之相慶一旦忽以奏事差失遽行譴責恐非所以風示四方開接衆正之體公著不令臣知一面論列必已竭盡至誠上裨聖治伏望天慈詳察特爲開納况維所坐至細止是拙於奏陳未可加以重責若此命一出則人人有不自安之意繫今日治體之根本伏望深思而熟察之少息雷霆之威使全臣子進退之分臣不勝至

懇至願（元祐二年十月上　時爲中書侍郎）

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　范純仁

臣竊聞韓維有與外任指揮臣伏覩韓維公忠篤實稟於天性議論賞罰據理直前盡心國家不避嫌謗　陛下用爲執政可謂股肱之良伏惟　陛下寬仁大度委任羣臣進退輔弼咸以至公今韓維未聞別有大過不候封章陳請遽然遂去必有姦人密行譖愬上誤　聖聰致　陛下用賢不終使大臣失進

退之節實恐正人失望有虧聖政伏望
陛下深加睿思或因臣寮開陳却令追寢前
命以成帝堯舍已從人之心以繼商湯改過
不吝之美臣被恩殊異難以緘默伏望
聖慈深賜采察天下幸甚臣與韓維亦忝姻
戚既欲上裨聖化難以避嫌自安更乞
聖慈徧詢文彥博呂公著已下諸大臣則知
維之邪正若維果是正人則雖有些小過失
全望 陛下主張若以小過去之是使姦人

得計恐非天下之福臣聞謗韓維者多言其
引用親戚乞 陛下將進用過韓維親戚徧
問三省元是何人發意因與不因韓維自然
有無阿私事狀明白庶不誤 陛下至公懲
戒之意元祐二年十月上時為同知樞密院

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 王存

臣昨日赴崇政殿上壽聞班列中口語籍籍
云韓維罷知外州問之皆不知所因臣雖未
審端的然衆聽驚駭若遇敕黃過省然後論

列則徒紛紛無補闕政是敢不避冒死之誅罄陳誠欵惟　陛下留聽伏見維秉心端亮有古大臣之風在熙寧元豐間以論事不合久斥外任　陛下臨御首先拔擢寘之經筵遂參柄用天下公論以爲朝廷得人觀維辭氣慷慨亦自謂老年被遇君臣道合千載一時故每激厲思有補報至于刑名小事一一盡心議論之間多所詆忤人或謂維執滯而維以此自任原其用心本欲報國今來忽除外郡衆論恟恟皆不知其得罪之由若維有陰慝隱姦聖心獨知爲人所指擿亦當明示中外使判然無疑若謂舉措失當則朝廷並是三省同共商量豈容維得專之今獨加罪於維其他豈可幸免大率賞罰貴在明白大臣進退君子小人消長所繫自元祐以來罷黜執政亦未見有如此暴者此中外所以駭且疑也臣自受命爲丞轄之日被受德意今來進用出於　太皇太后親選不由左右援

引宜盡心報國臣仰服　聖訓日夜惕勵思
報萬一今觀中外疑駭之事而隱默不言則
有負　陛下知獎臣亦何顏處此伏乞少留
聖慮若維別無顯過伏乞
今來指揮兼維曾以年老請外他日若賜允
從即君臣之間恩義兩全元祐二年十月上時爲尚書右丞

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條第二狀

曾肇

臣前日輒違詔命妄陳所見退省僭冒恭俟
刑誅不謂　陛下赦其狂愚特賜詔札委曲
誨諭如父訓子臣豈不知從命順指爲得理
逆命忤旨爲有罪然臣一門之内世受
國恩陛下擢臣備位近侍保全長育德澤深
厚臣儻貪於承命懷不盡之心致天下之論
謂　陛下聽決萬機三年于此辨別忠邪賞
罰功罪無不曲當而獨於此有過舉之累則
臣之負國罪何可逃臣之報君義將安在此
臣所以不避萬死之責傾寫肺肝冀有補於

萬一也臣前奏乞令韓維指陳范百祿所爲不正非欲令維與百祿較正是非止欲考覈維之欺君與不欺君爾若維所陳皆中百祿之病則是維爲執政敢爲朝廷別白邪正是非眞得大臣之體雖案牘不具出於口奏豈可謂之欺哉若維所陳皆失事實則其欺君罔上事理灼然明正典刑人心自服蓋執政大臣參預國論其於論議臧否人物不一一須形文字但顧所言當與不當推而行之人

心服與不服爾豈以一無文字便謂之欺唯是百官有司有所陳列須具劄子奏狀自達非如執政大臣朝夕進見故不得不然也古者坐而論道謂之三公豈以具案牘爲事哉今　陛下責維徒口奏而已遂以謂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以謂　陛下以疑似之罪而逐大臣恐於　陛下盛德不爲無損也執政大臣自此以維爲戒無敢開口議論否臧人物君臣上下更爲形迹恐非

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之誼亦非大臣展布
四體以事　陛下之道也夫執政大臣天子
之所體貌所以共安危治亂者也古人以謂
人主之尊如堂羣臣如陛陛廉遠地則堂高
又言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夫二千石
蓋一郡守爾猶不可輕易去之況　陛下左
右執政之臣有當陛之勢者乎臣受　陛下
厚恩食朝廷重祿豈有私一韓維以負
陛下然臣惓惓不能自已者爲朝廷惜進退

大臣之體爾伏望　陛下察臣心澄神熟慮
儻蒙採録乞如前奏施行所有誥辭未敢修
撰　元祐二年十月上　時爲中書舍人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四十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3094551 v.6

# 會通舘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四十八

百官門

宰執下

論呂大防劉摯　范祖禹

臣伏見　陛下罷范純仁獨任一相古者三公官不必備蓋充此位者未易得人　陛下重惜如此古聖帝明王之意也然臣竊恐自此天下之事未免益勞聖慮太平之期未可望也何以言之臣觀今日大臣未有可副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陛下任使倚信而不疑如司馬光呂公著者
也呂大防未爲執政以前人望不及純仁自
居大位純仁頓失人望是以大防比之差少
過失然其爲人麤疎果敢好立崖岸簡於接
物士大夫多不親附夫自六曹尚書侍郎兩
省侍從皆朝廷所與共爲治者也天子所賴
者大臣大臣所賴者賢士大夫百官昔司馬
光爲相欲知選事問吏部欲知財利問戶部
凡事皆與衆人講求便使者存之不便者去之

此天下所以受其惠也比年以來未聞宰相
召一人問以本職事亦未聞召一賢士大夫
問以政事得失人民疾苦其監司知州自外
來者亦未聞召一人問以州郡利害文書成
於吏手官曹不敢爭執物情不接上下相蒙
但聞專任吏人而已若有差失爲害必甚臣
望　陛下時出聖斷以儆飭輔臣無使大防
得專制朝權無使臣下得乘間窺測聖意
陛下深居帷幄　皇帝未親庶政尤不可使

宰相權重宜防其漸劉摯本以骾直敢言
陛下所自故擢自居中書人多言其有窺伺
相位之心與同列論議多洩其語與言事官
相表裏范純仁好用親戚摯不與之爭洩其
語於言事官使攻之呂公著嘗與臣言摯若
進德修業何患不爲宰相何須如此摯之此
心同列亦多覺之夫宰相者不得已而爲之
當以爲憂若以此心得之必無善政矣然則
朝廷何所賴天下何所望哉又識別人物更

不及純仁純仁上則爲大防所制下則數爲
摯所中懦而不立以至於罷夫 陛下極天
下之選取於千萬人之中得此數人而猶如
此臣以此知人才之難也昔 神宗以陳升
之有才智既用爲相問於司馬光光言升之
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
爾昔漢高祖論相以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
眞宗用王欽若丁謂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
智之人必得忠直之人從傍制之此明主用

人之法也今　陛下專任大防而劉摯有欲
相之心必與大防協同此非相參之人也近
用左右丞二人又皆人望素輕風節不立
陛下臨御以來所用執政惟韓縝作相不合
公論餘皆天下之望其間雖非全德亦皆有
可稱近所用二人殊不類前後差除以臣料
之自此廟堂議論必無異同朝廷政事一決
於大防與摯無有敢違之者如此則公道何
由得立臣權安得不盛恐非國家至計此臣
之所深憂也惟　陛下稍自攬權綱無使威
福之柄漸移於下臣非敢離間君臣　陛下
以諫官爲耳目若有所聞見不以告　陛下
則上負任使若朝廷政事自此日勝一日豈
獨大防有賢相之名乃宗社生靈之幸萬一
如臣所慮豈可不使　陛下預知之哉臣不
勝憂國惓惓之心

貼黄又言蔡確罪惡初達朝廷大臣皆
不以爲意及諫官論奏　陛下巳怒然

後大防奉而行之純仁與王存則固執前見議論立異此所以不同耳夫大臣乘人喜怒以起立勢威則人皆畏之人主雖見其順已而不自覺權移於下古之強臣皆成於此惟 陛下深謹喜怒無使臣下得乘其便而作威福也疏

四年七月上時爲右諫議大夫

論執政事簡得留心遠業

劉安世

臣聞非至簡不足以待天下之至繁非至靜不足以制天下之至動故荀卿有言曰論一相以兼率之人主之職也又曰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聽百事之要終歲奉其成功以效於君推此言之則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以次選掄不容虛受是以所任愈隆而所擇愈簡擇愈簡而所得愈精此堯舜三代之君所以垂衣拱手不煩事詔而天下晏然以治者用道也秦漢以來官失其

守居宰相之位者或不知其任在庶長之列者或不專其守因循至今流弊日積臣請爲陛下詳言之昔魏晉以後采擇庶官多由選部故晉之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員品多所啓授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黃散以下皆得自用廓猶以爲薄已遂不之官唐制五品已上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者則以制勅命之六品以下則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畫聞無所可否謂之旨授開元中吏部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舊典失序故陸贄抗論以謂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行私惠是使周行品庶苟不出於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此乃唐之弊風不可不革也臣伏見近來堂除差遣多取吏部之闕不問職事之輕重才品之優劣爲人擇官殊失大體如承議郎王續堂除管幹左廂公事承奉郎劉秩堂差權河南知録若此之類名品至卑吏部選差固

不乏使何煩廊廟一一柬求臣恐三省之事日益紛紜執政大臣汩於細務則朝廷安危之至計禮樂教化之大原使天下回心而鄉道者將何暇以及之矣然則豈所以稱

陛下圖任老成委任輔弼之意哉伏望

聖慈明敕三省別議立法今後除兩制臺省之官寺監長貳以上并諸路監司沿邊郡守之類所係稍重者令依舊堂除外其餘一切歸之吏部所責執政事簡得以留心於遠業而選部不致失職元祐五年上時為左諫議大夫

論宰相以禮去者可以復用　梁燾

臣伏見　陛下眷遇大臣極其恩禮不忍聞其過惡輕奪其位使傷其進退之名所以委曲容覆員有天地之賜為大臣者何以副

陛下之深仁乎　祖宗之時宰相率二三年以禮去今之宰相率二三年以罪去禮去者顧義重雖有功而必去罪去者顧利重非有罪則不去以禮去者可以復用以罪去者不可

以再來蓋　祖宗之大臣皆以名節自重一舉動必存大體必副人望不敢專寵祿以自愛不敢挾權勢以自強日思以得罪爲憂以妨賢爲懼故率三二年自引避位朝廷褒荅自有恩數其優者爲使相其次猶須超進數官爲大學士其在位也名益重望益高眷益厚一旦復用則中外之民莫不以爲宜皆爲朝廷助喜此所以朝廷重也其間亦時有貪鄙之人當去而不去以固位戀祿清議已不容矣以之擢致人言果著過惡從而罷遣之殆不過一諫官一御史論之則已不能安矣如臺諫合攻連擊者衆則終身不得復用故以禮去者多以罪去者少大臣既已法小臣從而廉士大夫化之皆磨厲根絜以節操相高風俗純美由此道也比年以來大臣皆以竊祿偷安爲計寖以成風雖有大過猶巧自掩蓋恐其失位一二人言之不知求去臺諫官共言之又不肯去至於紛紛不已上不能

止其言竟出其章疏然後請退聖恩因而聽
之公議爲之鄙薄私友爲之歎惜喪其節守
敗其名譽冒其過咎終以疎絶朝廷雖以乏
人而欲之則疑其姦心之不測畏其清議之不
容卒不敢用既以有罪不可復用必用其以
次者安得人材衆多而爲用乎朝廷將無人
可用矣此不可不思也　祖宗之時輔相之
材非不多也然而進者必以其賢退者必以
其禮去而復來所以用之不足也臣近嘗建

言之　陛下許呂大防以自請罷去相位者
正爲如此若蒙　陛下許呂大防令以禮去
不唯大防得其進退之道且掩覆其罪狀不
爲臣言之所指擿不爲公議之所不容使之
養望於外它日用之必無敢議者設有議者
其跡以無罪而去　陛下主張之無累知人
之明矣是於大防眞有天地之賜足稱
陛下眷禮之本意也非獨以安大防也又以
示後來之人皆思以禮去位而漸以名節自

重如　祖宗之大臣也朝廷由是尊矣伏望
聖慈以安危爲計治亂爲念以養大臣之譽
望爲意以勵搢紳之廉隅爲術保全大防今
日之去存全大防它日之用兢謝旱烈之譴
銷厭愁怨之氣上敬天道下順民心中不失
君臣之恩一舉而三善得豈不美歟伏惟
聖神采納天下幸甚（元祐年五四月上時爲御史中丞）

論劉摯蘇轍　王巖叟

臣伏見右僕射劉摯以人言避位于今累日
中外之議惶惑不寧切以摯自　陛下垂簾
之初首當言路條陳政事排斥姦邪無所顧
避天下知其忠故不次登用天下之人莫不
以爲當而大姦在外含怒蓄怨欲食其肉者
非一二矣今朝廷清明天下安靜固出于
兩宮虛心求治開誠納諫之効然一時戮力
盡忠之臣摯居其最實　陛下同心一體可
保終始無變之人也自非罪狀顯著衆所不
容豈可因一二偏詞輕示遐棄臣恐適足快

羣姦之意而失衆正之心非所以爲國家計
也臣每患朝廷之上享 陛下高爵厚禄者
雖多而與 陛下同心協意者則少今就少
之中又將退斥臣反復念慮竊以爲憂蘇轍
素有時名元祐以來排邪助正竭力亦多今
若止因一舉官失當便行罷逐恐於 陛下
進退大臣之體有所未允況言者別有所懷
未易可測臣不知披肝瀝膽事 陛下之日
久者爲可信邪足一踐言路未得其腹心者

爲可信邪安知其間無朋邪挾私而陰與羣
姦爲地者 陛下何不稍緩其事試加考察
將必有所見知臣言之不妄古人有云天子
重大臣則人盡其力輕去就則物不自安願
陛下曲加含忍以全終始之遇且使小人不
能有以闚 陛下臣遭遇 陛下非常之知
不與衆人比既有所見不忍負恩默默自守
臣本欲候來日垂簾面奏以當行事齋戒不
獲登對須至冒昧 天威進此狂瞽惟

陛下裁擇幸甚

貼黄臣度言者欲盡塞衆正之口不過以朋黨加之先惑　聖意然自古姦人之欲排陷善良者莫不皆爲此無形之說以肆誣罔　陛下博覽書史必能深察元祐六年十一月上時爲簽書樞密院事

論選用股肱須極天下精選　范純仁

臣昨日面奉德音詢及將用之人臣愚雖不足以贊　陛下則哲之明然不敢不竭心極慮　仰副　聖問須至再三陳奏少補萬一伏緣　聖政之初選用股肱正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須宜譽望出衆才德過人方可以倚辦國事化服羣心縱未能比遠古人亦須極天下精選不宜參以中常之士上誤聖人之德伏望　陛下深垂聖念少察愚衷審推舉直之方以裨安民之化元祐八年二月上時爲左僕射

乞留范純仁　張舜民

臣聞物之危者莫甚於綴旒朝露事之急者莫過於拯溺救焚以今日朝廷之勢言之彼二事者猶未足喻也東朝在殯 陛下初總萬機求助之心夙宵在疚天下之人傾耳拭目以觀盛德日新之政而大臣不安小人得路數日已來朝暮忷忷至於市井行路之人謂皆宰相爭議不叶出而避位在於平日已驚動耳目況 大行太皇太后殯塗未乾股肱之間已見攜貳若不有小人乘隙間諜亦未必至此又見已經雙日御殿別無宣押指揮便謂 聖意已有厚薄純仁必不肯任浮論百端不可縷數然臣愚獨念 大行太皇太后召范純仁於服藥之前而 陛下聽其去於大殮之後不唯君臣去就之分如此之速小人間諜之謀由此得行使朝廷治亂之端自此遂分而於聖德初政亦有深累在臣之愚與凡百姓在廷之士都邑四方之人寧不爲 陛下惜也嘗觀前代去留大臣所繫

甚重近日劉摯蘇轍之行有如遺芥中外之人不知其由識者歎駭疑惑至今未已今純仁又去安知居者之得自安乎一年再出相二年三出相非朝廷之美後雖有皐夔稷契誰肯盡心竭誠以事 陛下乎上則大臣自疑下則小人乘間朝廷之勢不言可知以臣之愚不若且留純仁仍乞 陛下面戒二相使之叶力濟務勿聽間言內足以伐小人之謀外則以厭四方之望使天下之人咸曰純仁欲去 陛下能留之小人有謀而 陛下能伐之惟君知臣惟睿作聖寧不美哉臣職不在言路身非邇臣獨區區之誠見危急之微萌憤朋黨之傾覆竊東朝之委託憂 陛下之孤孱伏思雪涕出位失言不勝迫切之至

貼黃臣於元祐二年嘗備員御史上殿親聞 大行太皇太后宣諭祇爲官家年幼臣寮且要盡公勿令小有朋黨今

聖訓在耳仙遊未遠而朋黨已成追誦
德音不勝摧痛 元祐八年十二月上 時爲左司員外郎

乞復李綱舊職　陳東等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妬賢嫉善妬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　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判然天下戴以爲社稷之主而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　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　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　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一聞復罷綱職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起

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
功因綱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
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爲喜
而小挫亦未足爲辱況示怯示彊奇謀祕計
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彥
時中等盡勸 陛下他幸見事有參各陳乞
親黨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身爲大臣不
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
各保妻孥耳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
羣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閧然騷動弗安
其居若非綱爲 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
外宗廟社稷已爲 墟生靈已遭魚肉
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賴聰明不惑特
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
額仰歎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
宜邦彥等讚謗忌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
彥等享高爵厚祿爲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
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

攸共與北師唯鄭居中力爭以爲不可輕舉
而王安中者力賛其役邦彦等輩略不可否
於其間實陰助鞴以貽今日之禍　陛下新
即寳位邊有變亂之虞邦彦等不引咎歸巳
自求貶放而尚偃蹇固位忌賢嫉能　陛下
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未可知
且虜人既和之後尚敢縱兵肆掠屠我畿内
犬羊之性急則揺尾緩則跳梁閫　陛下任
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

彦等乃得籍口以沮成謀綱罷命一傳士大
夫失色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相弔咸謂不日
爲虜擒矣則是　陛下罷綱非特墮邦彦等
計中又墮虜計中也聞邦彦等尚執前議必
欲割地與之曽不知　祖宗土地得之甚難
又况河北實　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
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若棄
河北則朝廷復可都大梁乎自　眞宗
仁宗兩朝以來北虜蓋有割地之請矣朝廷

寧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
與之今　陛下即政之初邦彥等便欲棄
祖宗境土不知割與大原中山河間以北十
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不復叛盟乎
綱孤立無助天下共知其可以大用臣等請
爲　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
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栰爲避水
計獨綱慷慨爲上言之至爲姦臣譖逐數年
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相骨肉盡皆出京獨



綱妻孥未常遷徙　陛下方深北顧之憂而
左右無一人爲　陛下請行者綱獨奮然而
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　陛下何忍信
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小
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
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於匹
馬隻輪無還者　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綱
小機而加罪乎一進一退在綱爲輕在朝廷
爲甚重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　陛下

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
道以閫外之事　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爲未
足取信試御樓呼耆老一問之呼軍民一問
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試咨有官君子使言
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
際　陛下不可不審（靖康元年二月東爲太學生上此疏）

乞擇相　雷觀

臣爲諸生時權臣務鉗天下之口臣之父兄
師友聞引古論事上有激昂則必深戒力止
以謂毋多言以取禍其後臣入太學九載具
知權臣果能以身障言路恣其姦惡而臺諫
官徒備員以進不聞一言使　祖宗紀綱法
度掃地殆盡天下之民咸不得其所致夷狄
猖獗兵連禍結以成今日之釁者皆言路不
通上下蒙蔽之失也善乎臣之友生高閌之
言曰天下之利害當使天下之人議之天下
之人得以利害之言盡聞于上則當言之人
雖欲緘默取容不可得也言官得以盡其職

則執政之臣雖欲擅權爲姦不可得也
陛下臨御之初即下求言之詔詔下踰月上
封事者不減千數然未聞以某人言某事實
爲利而行之某人言某事實爲害而罷之豈
求言之詔徒有文具邪抑獻言者皆猥冗不
足取邪無乃付之有司而執事者尚徇前弊
沮遏而不行邪此獻言者不能無疑也當今
所急止一言而已論相是也 國家崇寧以
來相非其人官以類進私昵者官之惡得者

爵之賢能之士反斥逐不用自爲姦黨其治
亂不待今日而後見識者已分於崇寧之初
矣雖欲正刑明辟以嚴誤國之誅固自無及
言之復何益乎然不究其爲亂之階則莫知
其撥亂之道臣爲 陛下略指前日宰相姦
術之大者言之假紹述二字而行已之作爲
假國是二字以主已之好惡假享上二字以
逞已之私欲進直言者以狂妄斥立正論者
以邪說禁善阿諛者以純正用姦術既行無

所忌憚敗壞法度紊亂紀綱靡所不爲莫可
勝擧致使黠虜幾危社稷而　陛下受莫大
之屈辱者皆前日相非其人之故也　陛下
即位以來未見於施爲慨然有求治之心而論
相之職亦未爲稱此臣所以謂爲當今之急
務也白時中老繆無用罷相之日公議稱快
咸謂　陛下必能擇賢而相之乃但遞遷李
邦彥張邦昌爾士大夫皆言二人亦前日輔
相之無狀者察其操術不過持兩可以固養

恩寵而已前日輔相之無狀姑置勿論第自
陛下即位以來一二大事彼曾有慷慨一言
乎虜所言者從之所欲者與之不聞有忠義
一言奮然以折敵人之心其何以威撫四夷
而使之畏服乎蠹國害民起戎招盜十數巨
姦天下之人思食其肉不饜而二人初不敢
誰何至因人言稍行罷黜詎能不畏彊禦而
退不肖乎　陛下知求言從諫而未知論相
何先後緩急之失序邪臣又慮有爲　陛下

言者必曰邦彦邦昌曩在政府亦嘗以燕雲不可圖童貫不可再遣今果如其説義當相之臣以謂不然二人在政府日果知如此則當力陳其不可之狀至不見聽則以死繼之縱未能死則宜引去然卒持禄不諍不過畏童貫之禍也今日之禍皆前日肉食者之過豈可不擇人而用之乎東漢陳龜曰三辰不軌取士爲相四夷不恭拔卒爲將今何等時而迺遷貴臣邪自　祖宗以來相臣多因言官論列直指其人可相其人不可相無非天下之公議此最爲　我宋之盛典崇寧以來臺諫一蒙時相拔擢則多壞私恩無有直言者矣此亦不可不察也今日之相莫若
陛下誠心廣求虚己任用勿謂天下無其人也觀爲太學生靖康元年二月上尋有旨賜出身除館職

論卜天下安危在置相得失　許翰

臣嘗學易考觀否泰之象則知君子小人未嘗相無於天下雖堯舜在上世必有小人槃

紂在上世必有君子其所以更爲治亂相反如此者堯舜錯之得宜而桀紂置之失當也故錯之得宜則君子小人並受其福是以皆謂之泰置之失當則君子小人各窮于禍是以同謂之否所謂當與不當要在內外之間而已矣泰內君子而外小人則其象內健而外順否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其象內柔而外剛剛者君子之德柔者小人之德也使君子有爲於內則內健可以制天下使小人委聽於外則外順而天下從之何謂內外傳曰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故人君則必與小人睽而以君子爲家人者類固相反雖然人君以一人之明而欲盡知天下之君子親之使爲家人又欲盡察天下之小人睽而遠之則雖堯舜之聖猶難于此然圖其易亦必有要矣舜選於衆舉皐陶則不仁者遠矣湯選於衆舉伊尹則不仁者遠故易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前日君子小人上下倒植內外

逆施奸罔充斥臣未易遽論而獨竊怪
陛下即位以來朝廷之間未見泰象臣是以
請先論之如近日王孝迪之昏庸已汙翰苑
而擢中書蔡懋之頑固以敗樞府而猶遷右
丞四方聞知悵然失望此則 陛下既悟而
罷之矣今又相張邦昌於廟堂則是古之所
外今之所內類進之禍豈復勝言臣切謂
陛下正始之時置相不可不謹譬如植木始
得嘉木而植之則嘉木有種其後材將不可

勝用始得惡木而植之則惡木日滋其極將
至無復取材且君臣一體相待而成自昔未
見有君無相而能成大業者也故 陛下欲
爲漢文帝則相必有陳平周勃爲唐太宗則
相必有房元齡杜如晦欲爲堯舜三代之君
則必有堯舜三代之佐而後紛無不解爲無
不成將前卜天下之安危在始觀置相之得
失故願 陛下考而謹之先王知人之道要
在公聽並觀驗左右之言於諸大夫驗諸大

夫之言於國人驗國人之言於其人可見之
迹灼知其賢而用之此孟子用人之法而易
所謂泰者故臣輙敢先陳之以爲治本靖康元年二月上時翰林學士

論將相當同心協謀　余應求

臣嘗謂自古人君出應帝王之運者必有同
心一德之臣以大公至正相與去私情由直
道謀議雖異不害其爲同趣操雖殊而不乖
於用故能輔佐彌縫經綸圖回以定禍亂以
寧邦家以立法度以施政教成莫大之功定
可久之業請舉古事以明之昔唐房杜之相
太宗也元齡每議事必曰非如晦莫能籌之
及如晦至卒用元齡之策蓋如晦長於斷元
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佐佑帝
室姚宋之相明皇也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
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
歸于治故能輔佐開元治隆中興夫三百年
間輔弼者不少稱良相止四人非唯君臣遇

合之難而輔佐之臣協心共謀者爲尤難也其次又有武夫勲臣亦能體國徇忠釋私忘怨者若廉頗藺相如之於趙寇恂賈復之於漢郭子儀李光弼之於唐是也夫平居無事之時執政大臣猶以其同心如此又況於艱難未定之時乎武夫勲臣猶能釋私忘怨體國徇忠如此又況儒學之士以道義相許以公忠相望以古人事業相期本無怨隙嫌疑也豈一旦各據勢位遂乖素願務徇其私而

固爲異同者乎恭惟　陛下以甚盛之德撫中興之運時否而望泰法敝而望變民困而望息國危而望安夷狄四侵而兵未解財賦久匱而用益急賢否渾殽而未辨名器冗濫而未清綱紀已弛而未振號令數易而未孚焦心勞思忘寢與食其憂勞天下如此是宜執政大臣仰體至意如房杜姚宋同心相濟以圖治功之時必無宿憾私怨如廉藺賈寇郭李之所存也然而論議趣操不能無異要

當公心正念以大公至正之道相與無置私情於胸中則善矣又況人之受才自有限量不可同也　陛下今所注意而任用者不過一二大臣以臣觀之亦各有所短吳敏失之怯李綱失之果徐處仁失之苛失之怯者才不足也其弊則優柔懦弱而失事機失之果者器不足也其敝則勇銳於事而或過舉失之苛者識不足也其敝則煩碎伺察而失大體若能各去其短無任私情無恥私惡協心共謀才不足者去其怯而克斷器不足者去其果而謹畏識不足者遠謀慮而務大體庶可安靖邊境爲中興之助矣非特此也种師道姚古皆邊鄙老將有謀略威望可以倚任

初召師道都人待如望歲焉　陛下既加信任又畀姚平仲以節平仲失利非師道罪也及姚古至併與師道罷之成謂兩家世爲仇敵不可並用臣謂廉藺賈寇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子儀光弼握手涕泣正在今日

陛下何不以此義喻之而兩任之乎兵革方興老將氣沮謀格而不用非所以盡人謀也欲望　聖慈下臣此章示將帥大臣儻皆能如臣所云　陛下雖未能深居高拱亦可少安矣　陛下更宜留意論相以尊朝廷安中國而御遠夷非特為諸臣之幸實　宗廟社稷天下蒼生之幸靖康元年上時為監察御史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四十八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 O 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94851 v.1

戢畀難逃持祿之迹惟　陛下全二臣始終
之善新天下[illegible]之誘逐其勤請成其令名
實亦戢畀[illegible]事莫大于此上治平二年六月時爲侍御史

乞致仕官給四分俸錢　　　　呂公著

臣竊以古之仕者七十而致仕雖有不得[illegible]
者[illegible]年至而去實禮之常制蓋當其壯也
竭勤瘁以任其事故及其老也則使之優逸
以終其身此君上之至恩而臣下之極榮也
然自　本朝以來凡致仕者雖欲改[illegible]

推恩子弟年多而過者少議者以疾
老疾之人其精神力不足以任職則或
於蠹政而害民甚若令應年及而不退者自
知州以下皆降爲監當然此年來以來致仕者
亦不加多矣昔爲守倅而今爲監務雖至愚亦
人豈不以爲辱然所以被辱而不去者亦由
朝廷立法有以致之何則古之爲士者終身
食其地今之致政者即日奪其廩古之仕者
不出鄉里今則有奔走南北之勞古之仕者

常處其職今則有罷官待次之費故自非貪
吏及素有經產則其祿已常苦不足一日歸
老則妻孥不免凍餒是以雖廉潔之士猶或
隱忍而不能去議者不推其本則曰此皆無
恥之人宜恩所以重辱之此朝廷之恩所以
愈薄而臣下之節所以益壞也臣愚欲乞應
文武官致仕非因過犯及因體量者並依外
任官例與給四分俸錢歲時州郡量致酒粟
之問如此則自非無恥之士者莫不或已

德而爭自引去矣朝　如此而猶不
去則雖重辱之亦不爲甚過也或曰今國用
方患不足則臣乞祿豈宜有增臣切以爲　日
所議正爲年及而不退者彼若年及而不退
則其祿故未嘗絶如自此人多引去則今之
去而受祿者乃向之不去而居官者也臣所
論者其實國無所費而足以全遇下之恩臣
無重厚而足以去瘝官之弊伏惟　陛下方
以至仁厚德風化天下則於優養耆老固所

先務伏乞詳酌施行　熙寧二年上時爲翰林學士

乞致仕　范鎮

臣請致仕已四上章歷日彌旬未聞報可緣
臣所懷有可去者二不敢不陳臣言苟不
見聽一可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可去
負二可去重之以多病早衰其可以已乎今
有人言獻忠與獻佞孰是必曰獻忠是納諫
與拒諫孰是必曰納諫是蘇軾孔文仲可謂
獻忠矣　陛下[illegible]不納必有獻佞以沮

陛下者不可不察也若李定避持服遂不
母是壞人倫逆天理者而欲以為御史御史
臺為之罷陳薦舍人院為之罷宋敏求蘇頌李
大臨罷蘇頌諫院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
欺罔以興造邊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
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掎
摭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而彼
三人以彼事理觀此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
失　陛下聰明之主其可以逃聖鑒乎惟審

思而熟計之朝廷所恃者賞罰而賞罰如此
天下何如　宗廟社稷何至於言青苗則曰
有效矣夫所謂見效者豈非歲得緡錢數十
百萬乎數十百萬者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
出於建議者之家一出於民民出之而不已
則數歲之後將如之何民猶魚也財猶水也
水深則魚活財裕則民有生意養民而盡其
財譬猶養魚而欲竭其水也今之官但能多
散青苗急其期會者則有自知縣擢為轉

判官擢爲提點刑獄急進僥倖之人豈復審
陛下百姓乎但知趨賞爾臣恐　陛下百姓
相濡手涸轍中矣　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
進拒諫之計　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
民之術臣職獻替此時而無一言則負
陛下多矣臣知言入必觸大臣怒則罪在不
測雖然臣嘗以忠事　仁皇帝仁皇帝不賜
之死才聽解言職而已以禮事　英皇帝英
皇帝不加之罪才令補畿郡而已不以所事

二帝之心而事　陛下是臣自棄於世也臣
爲此章欲上而中止者數矣既而自謂曰今
而後歸伏田閭雖有忠言嘉謀不復得聞朝
廷矣所以上之決然不疑惟　陛下裁赦之
早賜除臣一致仕熙寧二年十二月上時爲翰林學士

乞致仕　呂誨

臣本無宿疾偶値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
候有虛實　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
後先妄投湯劑率任情背差之指下禍延

支䆜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秪憚偏辟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柰何雖臣一身之微固未足惜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熙寧四年五月時王安石方用事更變祖宗法度誨屢諫不從病中上此奏蓋以身疾喻朝政也廿七日[redacted]誨卒

論舊臣多求退　楊繪

臣竊見唐尚書左丞孔戣年及七十致仕得請韓愈上疏言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高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優賢貴老之道也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及引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臣竊謂孔戣年已七十致仕得請愈猶以老成可惜而留之則近日老舊之臣年未及七十而堅求休退者已聽數人矣范鎮始六十有三而致仕呂誨約六

十而致仕歐陽脩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
六十有八被劾後歸養疾司馬光王陶始踰
五十雖皆未老仕而得閑散地雖彼數致自
以知止足為高節臣所疑何獨近來高者之
多乎唐大中時吏部侍郎孔溫業求外遷宰
相白敏中顧同列曰吾等可少警孔吏部不
樂居朝矣彼白敏中一庸相也尚能以賢人
不樂居朝自警而況　陛下以大聖之資孜
孜求治而老舊之臣相繼有不待而求去者

乎老者退而少者進舊者遠而新者衆得不
微軫於聖懷哉但恐訪於偏辭者則曰彼皆
疾邪之人畏　陛下之神明而遠遁矣否則
曰彼皆沮止新法者今新法既已便故皆忸
怩而退矣臣願勿信於偏而少加警於聖慮
則天下幸甚矣為國任臣之道惟其用之當
而已故無老少舊新之分也然而老而舊者
常過於重謹而難以與變法少而新者常喜
於速取而易以與作事臣以為二者之說宜

參取之乃得其當若取之偏則少而新者可與圖其始之利而不肯慮其終之害老而舊者能防其終之弊而不肯謀其始之變若能用易於作事者俾圖其始之利而裁之聽難於變法者俾慮其終之害而防之則事得其宜矣古有云老者之知少者之決此之謂矣竊恐少而新者言其利則易從老而舊者言其害則難入而或有利十而害百者但聞其利不復聞其害爲民或被其害而無由上達矣熙寧四年上時爲御史中丞

## 蔭補

### 乞定文武蔭子弟人數　孫沔

臣伏覩　國朝自景德祥符閒屢行大禮旁流慶澤凡文資自帶職員外郎武職自諸司副使已上每遇南郊及知雜御史已上逐年聖節並許奏蔭子孫弟姪雖推恩至深而永式未立今臣寮之家皇親母后外族皆得奏薦恪無定數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

不限才愚髫居禄仕未離襁褓已列簪紳或自田畝而來或從市井而起官常之位已著而僕隸之態猶存是則將國家有數之品名給人臣無厭之私恵故使父兄不知教訓子弟不修藝業俾之從政只以害民甚不急為更張已見積成弊倖欲乞 後帶職員外郎正郎只許蔭叙一名子弟少卿給諫二人丞郎三人尚書四人僕射已上五人致仕及物故各更與一名武職等次比類官品皇親毋后之族及兩府大臣亦乞約立人數用分等級臣叨司遺事合舉大綱伏望 聖慈特差近上臣寮定其久制以為萬世之法慶暦元年上時為右正言

乞臣寮奏蔭親屬以年月遠近為限

何郯

臣伏見 朝廷以文武官入流無限審官三班院流内銓皆除注不行故嘗詔羣臣博講利害以求省官之策今選人改官已增立年

者胥史出職又議塞他岐唯貴勢奏薦子弟不加裁損則除弊之源有所未盡宜檢會文武臣寮奏薦親屬條制文臣自御史知雜已上武臣自閤門使已上每歲遇乾元節得奏親屬一人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三司判官開封府判官推官郎中至帶館職員外郎諸司使至副使遇郊禋得奏親屬一人總計員數上自公卿下至庶官子弟以蔭得官及他橫恩每三年者率不減千餘人舊制須以服紀親疏等降推恩然未立年月遠近爲限所以恩例頻數臣寮蔭補近親外多及疎屬遂致入仕之門不知紀極漢法保任唐制資蔭本止及子孫他親無預又不著爲常例今本朝沛恩至廣人臣多繼世不絕恩固甚厚然事久則弊亦當改張以救其失臣欲乞今後文武臣寮官序合每歲遇乾元節得奏薦親屬之人除子孫依舊外期親候遇郊禋許奏一人其餘親屬再遇郊禋許奏一人其官

序每遇郊禋得奏薦親屬之人除子孫依舊外朞親候再遇郊禋許奏一人其餘親屬候三次遇郊禋許奏一人如此等級裁減一年內可省入官數十人積年而計所省漸多則仕路之冗不澄汰而自清矣朝廷向來已曾更改資蔭條制然而親子孫亦以限年釐革是致人心怨嗟遂即復故臣今所請以奏薦親踈爲等降皆緣人情蓋人情於近親則恩甚厚於踈屬則恩漸薄今既許近親依舊制其踈屬止以年月遠近爲限不盡隔絕酌於衆心計亦無怨惟聖明斷而行之則官濫之源庶或可塞其邊臣及路分合得恩例即乞依舊如許施行仍乞候過今秋大享後爲始

皇祐二年上時爲侍御史知雜事

## 論蔭補旁親之濫　范鎮

臣謹按唐制五品以上蔭孫三品以上蔭曾孫而無蔭兄弟叔姪之文今文官自知雜御史以上歲奏一人自帶職員外郎以上三歲

奏一人武官自横行以上歳奏一人自諸司
副使以上三歳奏一人又無兄弟叔姪曾孫
之品限而旁及踈從所以入流寖廣仕路益
雜臣欲乞見任兩府聽蔭兄弟叔姪見任學
士正任團練使以上比唐三品得蔭曾孫知
雜御史正刺史以上比唐五品得蔭孫帶職
員外郎諸司副使以上專得蔭子兄弟叔姪
降曾孫一等曾孫降孫一等孫降子一等又
歳奏一人與三歳奏一人自有京官試御齋

郎之別（武官亦如此）欲乞歳奏一人者亦令三歳
奏一人於所得官上遞加一等或二等以優
異之（若得奉禮郎大祝者與大理評事諸寺監丞之類）議者若曰今
自學士而下捨兄弟叔姪所專任子孫非所
以廣親愛之道臣竊以爲不然兄弟叔姝於
公則刑不相及於私則財不相及（蔡令因官置到資產不及兄弟叔姪）
至於朝廷爵賞則輕加之爲不可也
臣欲乞除品合得蔭外朝廷必欲徇其私愛
加惠旁宗且令依舊奏補無使入流如有才

藝自隋科目貢舉課試中科目者比類白身人優與推恩其無子孫者特聽奏旁親一人入流如此則下不失私親之愛上無冗官濫賞之弊（嘉祐元年上時知諫院）

乞罷進奏補外親　司馬光

臣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等各遣親屬進奉至京師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或所遣之人不係親屬者亦應齋郎及差使殿侍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故有此例後來人主嗣位之初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然以理推之國家爵祿本待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爲太濫況近日官吏繁冗十倍於國初之時朝廷深知其弊所以數年前別定條例減省諸色奏蔭之數若進奏之人皆得一官則併又增數百入仕之人向來減省蔭奏委爲虛設今縱不能盡罷此等恩澤其進奉人若係五服内

親者或乞等授一官其五服外親及不係親
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
嘉祐八年上
時知諫院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七十四　終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七十五

百官門

戒勅

乞戒止奔競　劉隨

臣聞風俗信厚草木被于仁恩世道澆漓郡國所以愁歎仁恩洽則邦家益固愁歎甚則王室下衰三代已來理亂之政布在經史臣識後王是故歷代聖君因時立制治于未亂安於未危其術何也在乎法令必行賞罰公

親者或乞等授一官其五服外親及不係親
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
嘉祐八年上時知諫院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七十四 終

#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七十五

## 百官門

### 戒勑

#### 乞戒止奔競　劉隨

臣聞風俗信厚草木被于仁恩世道澆漓郡國所以愁歎仁恩洽則邦家益固愁歎甚則王室下衰三代已來理亂之政布在經史臣議後王是故歷代聖君因時立制治于未亂安於未危其術何也在乎法令必行賞罰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當止塞僥求之路興行禮遜之風如此則忠賢得以盡誠姦佞無由妄進百司舉職列郡向方徇公滅私天下無事自古稱垂拱而台者用此道也伏以　皇帝御曆三后繼明建不拔之洪基率仁之景化兩宮臨御萬國歡康禮重大臣延納端士欽恤庶獄儉約豐財小大必親上下無壅此皆上古帝王之能事也近年文武之列內外庶官則有志務僥求公行請託對見謗褒或灑涕以期恩勞効

纖微或自矜而無愧或苟且進用或規避差官或干犯有司違之則動生謗議或唐突執政違之則頗扇是非即有寄任舊宦位望崇重或表章不遜或奏請無厭況於無事之時尚懷悖慢若當要用之際寧蓋公忠至于按察之司宴安顧望以容姦爲大体以舉職爲近名以巧詐爲俊賢以恬退爲愚拙以至貪殘之吏贖于貨財老疾之徒罔知止足務進者都忘於廉恥營私者不顧於典刑雖教導

以弭勸而奔競之猶甚若無約束寖壞紀綱
慮傷忠厚之風殊非國家之利伏望特頒明
詔徧示臣寮俾知戒懼之心共贊熙隆之運
苟無悛改當遂黜陳實彼簡書用肅有位（天聖九年十月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乞戒飭臣寮不和　歐陽脩

臣伏覩方今夷狄外强公私內困盜賊並起
蝗旱相仍　陛下軫念生民深思禍患憂勤
之意夙夜焦勞而中外臣寮未能為國家遠
慮謀[illegible]少濟時事以寬聖懷近日以來
風俗[illegible]紳之列不務和同或徇私意以
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毀譽傳布道塗
飾己短以遂非各期必勝進偏辭而互說上
惑　聖聰當　陛下思念遠圖之時致
陛下自厭紛紜之議至於朝廷得失邦國安
危孰視恬然各思緘默　陛下仁慈睿聖務
存大體未欲明行責罰以戒澆浮伏望
聖慈特降詔書戒勵中外革兹時弊各使同

心憂國捨小謀大然後 陛下不以小事紛紜煩於聽覽則可以坐邀宸算以康時艱慶曆

三年上時知諫院

乞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 又

臣竊見前年宋庠等出外之時京師先有無名詩一首傳於中外尋而庠罷政事近又風聞外有小人欲中傷三司使王堯臣者復作無名子詩一篇略聞其一兩句臣自聞此詩日夕疑駭深思事理不可不言伏以 陛下視聽聰明外邊事無小大無不知者竊恐此詩漸廣須達 聖聰臣忝爲 陛下耳目之官不欲小人浮謗之言上惑 天聽合爲論列以杜姦讒況自兵興累年繼以災旱民財困竭國帑空虛天下安危繫於財用虛實三司之職其任非輕近自姚仲孫罷去之後朝廷以積年蠹弊貧虛窘乏之三司付與堯臣仰其辦事乃是 陛下委信責成之日堯臣多方黽勉之時臣備見從前任人率多

顧惜禄位寧可敗事於國不肯當怨於身始堯臣者領職以來未及一月自副使以下不才者悉請換易足見其不避嫌怨不徇人情竭力救時以當身事今若下容讒間一不主張則不惟才智之臣無由展効亦恐忠義之士自茲解體臣恩作詩者雖不知其姓名竊慮在朝之臣有名位與堯臣相類者嫉其任事欲中傷只知爭進於一時不思沮國之大計伏自 陛下罷黜呂夷簡復諫之後進用韓琦范仲淹以來天下欣然皆賀聖德君子既蒙進用小人自恐道消故只喧然務攜讒口欲惑君聽欲沮好人不早絕之恐終敗事況今三司蠹弊已深四方匱乏已極堯臣必須大有更張方能集事未容展効已被謗言臣近日已聞浮議紛然云堯臣更易官吏專權侵政今又造此詩語搖惑羣情若不止之則 陛下今後無以使人忠臣無由事主讒言罔極自古所患若一啓其漸則扇惑羣

小動搖大臣貽患朝廷何所不至伏望特賜
詔書戒勵臣下敢有造作言語巫訐陰私者
一切禁之及有轉相傳誦則必推究其所來
重行朝典所貴禁止讒巧保全善人慶曆三年時知諫院

乞復賜臣寮儒行中庸及文武七條　文彥博

臣伏覩　先朝賜臣寮儒行中庸篇及文武
臣七條所以激勵士大夫修飭行檢及中外
臣寮謹奉官箴其出外任者朝辭日各賜一
本仍令閤門丁寧宣諭凡在臣下靡不恭受
而奉行慶曆中　先朝以久罷賜七條儒行
中庸篇嘗降詔書申明然而後來臣寮久不
受賜無所警策至有士行不脩進取無恥官
守失職尚簡無功臣欲乞舉行此法依例於
朝辭日閤門給賜及宣諭戒勵之臣愚以謂
崇獎士類鎮靜風俗激勸官吏恪守忠廉斯
乃爲治之大本循致太平之道故敢竭此區

區上干　宸聽庶裨　聖政伏乞付外施行

貼黃臣昔任河東路轉運使每巡按部下州縣守令廳事屛風並無書寫七條雖間有刻石者亦無幾又文字細暗難以朝夕披閱用爲訓戒（元祐二年上時為平章軍國重事）

事

辭免

乞罷樞密使　富弼

臣妻妾晏氏於今月九日入內澆奠　仁宗皇帝及奉慰　皇帝皇太后伏蒙聖慈宣赴御座前問臣所患次第仍令說與臣者晏氏至家以　陛下宣問之語盡說向臣愚夫愚婦相對感泣所蒙問臣肌體因甚不大瘦弱伏緣臣所患只爲元初左擗瘡口徑方七八寸走失氣血極多至今此一支自胯股下至膝腕酸軟無力即於臟腑普無相干所以肌體不至大段羸瘦然比未請假以前飲食減半蓋由端坐絕少運動所致也又問臣因甚

不只在京將息須乞出外伏緣臣在假半年以上已是大段多時又相度得所患全無減退向去朝參卒未有期久占重位密院闕人幹當事體不便臣心不自安所以乞一閑郡養痾所貴不妨朝廷別差人密院供職兼爲臣年命見在一倒射運中據術者云是甲辰年正月生目下大運到壬申壬來討甲事屬不順故謂之倒射倒射者爲災至深甲本主祿於法合射却祿位所以須着能權減祿方可應得天災即災禍有所減夫天災者是天降譴怒也今若不顧天怒並無恐懼之心依舊執大權請厚祿揚揚然出入　朝廷日在帝王左右奉行天下賞罰則天須增其譴怒臣必死死矣臣實則懼天怒恐遂殄滅是故以此血懇上告君父欲乞罷樞職出守一郡權位俸都且減削則上天知臣有畏天之心肯捨重權厚祿其倒射災禍雖不能全免或不致於死滅所以切告　陛下欲乞一郡者

只爲此也又問臣若是臣僚有災便要迴避
帝王有災不知甚處迴避此益足以見
陛下眷臣至厚留臣至切之意也臣將何以
報如此恩德然禮曰擬人必於其倫帝王與
臣下不是倫類不可比擬況又聖凡絶然不
同豈可同日而語哉大抵臣下有災爲官者
須是罷權位減俸禄退就閑散之地卽災患
稍息矣無禄者須是謹身省事杜門不出畏
懼官方條法卽刑禍亦輕矣惟帝王所具之

福與天地等然亦不能無災若有災眚動于
天下及宗廟社稷尤須恐懼脩省上畏天命
小心翼翼兢兢業業求民間疾苦罷宮禁奢
侈以至減珍膳撤聲色身衣素服不御正殿
此乃帝王迴避災譴之道也苟或以天子自
尊傲忽天命但極己欲不卹人事謂神道至
幽而不足信謂天災難考而不足憂積累凶
災直至成禍而天不降祐人不歸心則大事
去矣其甚者以至流離播越覆亡宗社天下

四海遂奮他姓以此勸之與夫臣下一身之
災一命之殞規規屑屑其大小豈不甚異乎
又問云賜此物去充醫藥之費因甚須更辭
遜臣尋來蘇利涉陳承禮傳宣回時已曾各
具奇劄子極陳愚懇今更不敢重疊布叙恐
煩 聖聽大抵只是為私家閑居並無分毫
勤効坐受厚賜於臣實是不安又絕無使用
之處所以不敢承領屢煩君父之命實知死
罪不是飾遜掠取虛名今既丁寧戒諭更不
敢避譴已祇受上感 聖恩其前後陳乞情
理更望 陛下稍迴天造略賜矜察臣的是
憂死須至懇告 聖慈乞與臣殘喘一二年
間或得不死却壽受 陛下駈策亦不為晚
臣因上答 聖問不免喋喋哀唱披瀝 嘉祐八年四月
上時為檢校太師樞密使

敘述前後辭免恩命以辯讒謗

富弼

臣有不合自陳而須至冒犯誅戮陳于冕旒

之前者蓋事不獲已也伏望　聖慈寬其罪
戾使得畢其誠不勝大幸臣近日方知有人
聞于　陛下曰富某本無病乃託疾避事又
曰所患已愈必不復起自謂　仁宗舊相不
欲更在朝廷其辭意傾害深切大抵云云皆
此類也事是臣傳聞未知虛的假使的然有
之臣仰誣　陛下知臣之深終必不信然臣
倉皇恐駭自無容措之地或對案不食或通
夕不寐不知身世之所在此讒者固亦無他

只因臣久患足膝累辭　陛下恩寵不肯貪臣
者纔而造作謗毀必欲陷臣于不測之罪也
臣之有病無病及所患愈與未愈累曾披瀝
更不敘述今輒具臣歷事二朝垂四十載前
後皆有避恩辭寵之迹不只今日輒敢昧死
陳露上煩　天聽此所謂合自陳而須至陳
之蓋不獲已者也臣於　仁宗天聖末叨忝
名第自絳州通判回召試館職臣以不善作
賦尋會免試只求外任朝廷特令試以策論

自後登制科人遂以爲例慶曆二年契丹以嫚書遣使欲復關南舊地朝廷差臣報聘臣其時初知制誥兩次於北界往來具契丹自要割地朝廷自許和親二事皆行罷議只添歲與之物還時朝廷便議行賞臣累曾面告仁宗臣昨奉使只爲邊防久廢武備是致於虜帳前不敢以死力爭深恐激起干戈朝廷全無枝梧大成邊患遂且量增金帛以爲緩兵之計爾卽未是久長之策臣不足爲功乞不行賞臣若受賞乃是臣安穩朝廷之心他日契丹復有渝盟必誤國家大計是因臣受賞而致也惟望朝廷急修武備急選將帥候其有隙因而弔伐以雪今日邀盟之恥

仁宗不納須欲與臣推恩初授臣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累表辭之不數月又授臣翰林學士亦累表辭之其時已有數人遂倚臣察妄指他事讒臣奉使不了乞斬於都市次年三月中又與賈昌朝並命昌朝以爲諫樞授

參知政事臣以奉使授樞密副使臣又力持前說累章懇辭而罷至七月再授臣樞密副使臣更不曾上章直携所降綸誥上殿又叙前懇面辭　仁宗從之遣中使送綸誥於中書而罷臣恐恩命未已因累乞外任不允八月中復授臣樞密副使臣亦欲携綸誥上殿面懇是日適會西人朝辭已班于紫宸殿

仁宗尚坐垂拱急傳宣云只候辭入密院班即駕過紫宸累遣都知御藥院及諸中使督迫推擁臣爲紫宸立班多時及久滯聖駕不得已且赴密院班方候西人辭訖班退再求

上殿求免傳宣不許遂徑詣中書復陳除授未便之理宰相章得象晏殊謂臣曰曾看綸誥否臣對以既不敢受此恩命即綸誥亦未敢覩覽得象等復曰前日進入敕誥　上次日臨朝傳宣諭得象等曰富某堅不肯以奉使爲功云恐久遠誤事今來誥詞中尚說奉使必又不受不如更不叙此一節但只作朝

廷特命必然難辭今詔中已落下奉使一事但請觀之臣退而展讀誠如得象等所說臣知必不可辭遂勉而受之然自此讒言愈起日甚一日其所讒者盡是竊弄威權惑亂朝廷謂臣欲謀廢立以至使其黨學臣等三兩人所書字體僞寫作臣等往復簡帖商量廢立之事又別使人繳進此所以取 仁宗必信之謀也臣其時恐懼如坐燃薪之上自亦不敢安于其位若便求退必亦不許遂與參

知政事范仲淹竊議云吾輩上爲朝廷盡忠竭節而爲羣讒陷害如此深切未顧一身性命各且保取家族但求得一事出去避此謗陷他輩得進則自然稍息仲淹深以爲然臣即因保州軍亂乃堅乞得河北宣撫仲淹亦得宣撫河東陝西兩路遂各且出使約數月果然仲淹就知邠州臣就差知鄆州兼西路安撫使相次會臣一相識秘閣校理石介病死於兗州又有人讒臣怨望朝廷石介詐死

却是富某密使入北虜結連起兵富某欲以
安撫司一路兵應之則朝廷危即日遂罷臣
安撫使在鄆州逾二年移臣知青州亦兼東
路安撫使讒者自知北兵無驗又別讒臣云
北虜結連不起富某却遣石介往登萊州結
連金坑無賴凶惡數萬人欲舉兵爲亂朝廷
以至累遣本路監司相度擬發石介墓以觀
其死之虛的兼當時所遣之官至今猶有在
者所造終無成而罷久之河北水災其流民
盡來京東界内臣青州安撫部下尤多朝廷
以臣粗曾安卹遂以爲勞尋授臣禮部侍郎
臣以此事是安撫使本職累上章辭遜不拜
不久齊州兩營禁兵謀叛欲應貝州城下有
高路密來告臣且云竊發有日其時適會一
中使張從訓來青州幹當臣以事急遂權牒
本官及密牒齊州尋皆捕獲推究斬配百人
朝廷又以爲勞尋授臣禮部侍郎臣復用前
懇累上章不拜在中書爲首相丁母憂歸西

京持服　仁宗五遣中貴人及御藥院使臣
詔臣起復臣每次瀝懇拜章願滿三年之制
終免起復之行　英宗朝臣作樞密使以足
疾假滿求解樞職凡三十餘章始遂所請乃
除授右僕射使相判河陽臣以恩澤太厚又
上八章方只減罷僕射而使相依舊洎至河
陽踰年　陛下已即位臣又累表乞免相伏
蒙　聖慈曲賜允許又蒙兩次授臣集禧觀
使欲令且在左右　陛下此意於臣尤爲優

絶臣以久病及事體未便瀝懇辭免皆蒙矜
允各許歸藩此以上所陳辭避　三朝恩寵
並是辭而得允者方敢叙述其不得允者即
更不敢備載今朝廷諸司書有當時行遣照
據臣私家亦有當時所上章表粗存不敢輒
有一語妄以增損上惑　天聽也　陛下試
覩臣上項所陳乃見臣前後重疊辭免官職
自有本末不獨只於　陛下今日意外狂狷
而屢有辭避煩瀆聖明也夫富貴者人之所

欲臣至爲膚淺本亦好富貴喜功名其如事有無可奈何而須當辭者遂辭之即不異樂處貧賤而旨在人下也所以前後辭免恩命不是無名蓋各有所請皆出於無可奈何或以已所不能而辭或以爽夏事理不便恐誤國家大計而辭或避讒解禍以出使爲名而辭或以幹本職公事不足爲勞而辭或以丁憂去官不當起復而辭或以久病在告不能供職而辭或以恩澤太厚而辭或以病守閑郡不敢坐享高官重祿而辭或以所患未能趨朝及於事體未安而辭皆出於無可奈何而必當辭之也在中外之人則謂臣所辭皆以爲允其如不喜臣者盡以爲非又恐臣粗得虛名異時復用所以常自有心及使其朋類依約影響架造讒謗大則欲臣陷於死禍小則欲臣永廢不用臣每靜思生平未嘗有一事復人之讎立朝唯務包容今忍且欲共成國家之務而讒人所以不容臣者無他只

是忌前好勝不欲臣有寸長片善在己之上
又臣爲相曰憸佞險惡小人多不得進以此
臣所以常被陥害而側目相視也臣每觀書
傳見從古以來君臣之間無不患讒人之爲
患也尚書舜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注謂
驚動我衆人也毛詩采葛篇曰一日不見如
三歲兮注謂臣下懼讒一日不見君如三年
也又采苓篇曰舍旃舍旃苟亦無然注謂爲
善者謗訕之人欲使捨而取退也又青蠅篇

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注
謂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讒人變
亂善惡也又巷伯篇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注謂曰北方沍寒而不
毛疏謂欲凍死之也又曰有北不受投畀有
昊注謂欲昊天制其罪也又十月篇曰無罪
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
憎職競由人此外又有浸潤投蘇翕訿皆交鬪
鑠金銷骨投杼掇蜂如此等語極多不可悉

數以至周孔大聖荀孟大賢尚不能免臣本何人而望免夫讒舌謗口之毀不亦難乎所賴者　三朝聖人察臣愚短本無他腸力賜主張而保全之也在　陛下垂眷老臣尤爲深篤臣所恨病患未能便就死地上報聖恩萬分之一近日又蒙　聖慈專遣中使押賜國醫診視調理恩寵轉厚自此臣恐不喜者愈生憎嫉而讒譖益至也雖　陛下天縱明聖洞見忠邪老病孤危之臣必保首領

其如臣心自不安寧恐以憂死與其驚憂而死不若死於國事又緣未能捨杖亦未免用人扶策行步拜起尚甚艱梗所以未敢受京師差遣如觀使者以此故也若　陛下且欲驅策即乞一近下路分扶病宣力所貴在外任出處自便管事之餘不妨將養衰體也昔孫臏刖足猶立戰功葛亮輿尸尚能走敵臣之才力固不逮二子然且當竭盡駑蹇以免避事之謗爾俟臣疾體平復路分中或經敗

事即別聽　陛下任使亦未爲晩犬馬之懇
惟　聖情裁照熙寧元年十一月上時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汝州

辭免樞密副使　司馬光

臣前者兩曾辭免樞密副使未奉俞旨竊慮區區之誠未能上達須至詳悉復有奏陳臣聞人之材性有能有不能人主量材然後授官審能然後授事是以官不曠而事無敗也臣幸生承平之時家世爲儒臣自髫齔至于弱冠杜門讀書不交人事仕宦以來多在京師少歷外任故於錢穀刑獄繁劇之務皆不能爲況於軍旅固所不習獨於解經述史及以愚直補過拾遺不避怨怒則庶幾萬一或有可取是以每於拜官之際辭所不能而不辭其所能向者除開封府推官以繁劇曾辭後除修起居注知制誥翰林學士以文采不工曾辭除龍圖閣直學士以久在諫職無效曾辭再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以言事未了曾辭除史館修撰以方修資治通鑑恐朝

廷修國史難以兩處供職曾辭自餘除臣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史館檢討集賢校理直秘閣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天章閣待制兼侍讀知諫院權御史中丞此皆朝廷清要之職除書始下臣即時受命未嘗輙辭所以然者自度駑鈍可以策勵不至曠敗故也天下之人見臣屢辭恩命或以爲不慕榮貴或以爲飾詐邀名是皆不知臣者也臣自幼習詩賦論策應舉就試每三年一次投狀乞磨勘豈不慕榮貴者耶臣若陰有營求陽爲辭避乃可謂之飾詐邀名 陛下察臣何嘗如此豈飾詐邀名者耶臣之愚心正欲辭所不能而已今二府之任自非天下英傑之士不可輕處豈臣愚淺下才所能堪稱或遇國家大事參陪末議有毫釐之差使 陛下有旰食之憂以累知人之哲臣雖伏斧鑕不足塞責加之素有目疾不能遠視近日以來頗多健忘居常供職猶懼廢闕況以衰病當茲重任是用

披肝瀝膽昧冒上陳違犯詔旨至于再三觸
法抵罪不自知覺伏望　聖慈特賜矜察依
臣前奏追還新恩俾守舊職熙寧三年二月上時爲翰林學
士

辭免樞密副使第五狀　又

臣伏以　陛下聖恩無窮愚臣辭避不已盡
下之德愈盛慢上之罪愈深憂惶失圖無地
自處臣竊惟　陛下今茲不次用臣必以識
慮爲小有可采臣亦以受　陛下非常之知
不可以全無報效是以乞罷制置三司條例
司及諸路提舉幹當常平廣惠倉使者若
陛下果能行此勝於用臣爲兩府臣若得此
言果行勝於居兩府之位儻或所言皆無可
采臣猶何顏敢當重任伏望　聖慈矜察更
不復遣使臣宣召追還樞密副使恩命庶使
賤臣差獲自安

貼黃李舜舉傳　聖旨諭臣以樞密院
本兵之地各有職分不當更引他事爲

辭臣今若已授樞密副使勑告即誠知
聖旨不敢更言職外之事今未授恩命
猶是侍從之臣於朝廷闕失無不可言
者所以區區貪進小忠庶幾小裨聖政
之萬一況所言二事並是去年已曾上
言以其無效所以不敢當今日新恩非
爲侵官乞　聖明裁察兼臣又膝下見
患一瘡有妨拜起入見未得伏望
聖慈更不差使臣宣召臣只候膝瘡稍

愈自乞入見面奏懇誠（熙寧三年二月上）

辭免樞密副使（條第六狀）　又

臣伏准幹當御藥院方傳宣撫問兼問臣取
幾日入見今早入者　聖恩深厚不忘微賤
存恤勤至臣螻蟻之命無足報塞惶恐無措
伏念臣即今膝瘡雖稍減可尚未全愈有妨
拜起未知可以入見之日不獨如此兼爲臣
近曾上疏言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
諸路常平廣惠倉使者未聞朝廷少賜采録

但聞條例司愈用事催散青苗錢愈急中外
人情愈遑遑不安臣當此際獨以何心敢當
高位故寧被嚴譴未敢輒出臣聞古者國有
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參酌下情與衆同
欲是以事無不當今無一不行未嘗有四海之
內卿士大夫農商工賈異口同辭咸以為非
獨信二三人之偏見而能成功致治者也伏
望 陛下出臣近所上疏宣示中外臣庶使
其決是非若臣言果是乞早賜施行若臣言
果非[illegible]宜召早收還樞密副使敕
告治臣[illegible]及違慢之罪明正刑書庶使是
非不至混淆微臣進退有地不為天下之所
疑怪熙寧三年二月上是時王安石用事方行新法光有此除命以爭論不從固辭不拜內一疏多論新法見第法門

辭直舍人院天章閣侍講　陳襄

臣今月十三日延和殿侍立又蒙內臣傳宣
召臣面諭 聖旨令臣受命臣雖再三辭避
不蒙俞允又以侍講之命前來已降御批宣

諭責臣以經義之益亦令勿辭臣雖至愚上
荷　聖恩之厚皇恐之際難以固違退而思
之終是義理未安不敢祇受故臣區區之誠
尚有未盡者不避罪戮須至再煩　天聽惟
陛下俯加察允則愚臣幸甚臣聞之君子之
仕行其義也非以爲利也夫所謂義者食其
食而釁其事不以一身之所利而忘天下之
所患道之行也言之從也雖祿之以萬鍾而
不辭道之不行也言之不從也則致爲臣而

去此古人之所以去就也今也中國一君內
外莫非其臣捨乎是則夷狄之國無可去之
義矣故其道之不行言之不用烏乎必也辭
尊以居卑辭富以居貧辭內以居外如斯而
已矣則是臣今日之去就固可知矣向者臣
得待罪于憲司不能諫正　朝廷之失同時
言事之臣皆被竄逐而臣獨留而不去固已
獲罪于古人矣方斯時也惟其辭大以就小
辭富以居貧豈宜更冒恩榮罔度於義自開

除目之下寵數便蕃中外聞之莫不驚駭皆
謂臣之顧惜利祿言事依違善承人主之意
所以得之事雖不然顧其迹爲得使人不疑
至此哉故口言之心不存之則人不信心存
之身不行之則人不服此臣今日之去就正
在乎力行於身而求合於義也易曰莫益之
或擊之立心勿常凶臣之謂也況夫典言之
文所以宣布王命勸講經筵之義所以開悟
聖心今也言不足以見用於前身不足以爲
法於後且欲望其號令孚天下而道義信人
主其可得哉故臣之所以不敢承命者此也
所有前件勅三道並未敢祗受伏望　聖慈
早賜追寢熙寧二年五月上時修起居注先是襄爲御史知雜嘗論新法不便
及斥王安石呂惠卿等同時言者劉述等七人逐而襄獨遷故力辭　上又手詔留之曰朕
素慕卿經術行義爲衆遠近所欽幾云右經席漸磨道義以釋所[illegible]頼令覽來奏尚欲固辭豈
來云宜亟就職未悉朕意或遂所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七十五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94553 v.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
大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
也以此觀之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
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
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
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
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
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
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　仁宗
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
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
陛下親爲　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
天下　濮安懿王雖於　陛下有天性之親
顧復之恩然　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
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　先帝之德也
臣等愚淺不達古今切以爲今日所以崇奉
濮安懿王典禮宜一依　先朝封贈期親尊
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

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
之古今實爲宜稱（治平二年六月上時任翰林學士先是既有詔議珪等相顧不敢先天章閣待制司馬光獨奮筆立議議成珪即命吏以光手藁爲案）
乞下兩制禮官詳定合稱何親

韓琦等

臣等伏準内降翰林學士王珪等奏崇奉
濮安懿王典禮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
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
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
古今實爲宜稱者伏詳王珪等所奏未見詳
定　濮安懿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欲乞下
王珪等詳定聞奏（治平二年六月上）

議合稱皇伯　王珪等

臣等參詳　眞宗大中祥符八年楚王元佐
以皇兄詔書不名　仁宗即位涇王元儼以
皇叔賛拜不名天聖五年加詔書不名此
國朝崇奉尊屬故事今　濮安懿王於
仁宗皇帝其屬爲兄於　皇帝合稱皇伯而

不名謹具狀奏聞治平二年六月上時議者或欲稱皇伯考天章閣待
制呂公著曰真宗以太祖爲皇伯考非可加於濮王也
請集三省御史臺官再議　韓琦等
臣等伏準内降翰林學士王珪等狀稱臣等
參詳　朝國崇奉尊屬故事今濮安懿[redacted]王
於　仁宗皇帝其屬爲兄於　皇帝合稱皇
伯而不名者臣等謹按儀禮爲人後者爲其
父母報及按令文與五服年月敕並云爲人
後者爲其所後父斬衰三年爲人後者爲其
父母齊衰期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
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今來
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有引據狀
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定議聞奏治平
二年六月上
乞如兩制禮官所議　宋敏求等
臣等謹按敕文稱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
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

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正統也䟽
曰此謂其子後人及來爲父母在者欲其厚
於所後薄於本親抑之故次在孫後也儀禮
謂本親亦曰父母蓋追本其所自出若不明
言父母則無辨別亦無以爲言也敕又曰令
文與五服年月敕皆曰爲人後者爲其所後
父斬衰三年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齊衰期即
出繼之子於所生皆稱父母謹按令文五服
年月皆出於儀禮也敕又曰漢宣帝光武皆
稱其父爲王考謹按宣帝乃武帝之曾孫嗣
昭帝後實孝昭孫屬也以其父爲悼皇考宜
也光武起於民間中興漢祚而推以世數上
繼元帝固非元帝親命爲子以南頓君爲皇
考宜也　陛下既爲　仁宗皇帝親立爲子
矣　仁宗乃　陛下之皇考也今若又以皇
考之名加於　濮安懿王臣等以爲甚非禮
之不貳斬也尊無二上之義也敕又曰議稱
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有引據臣等謹按出繼

之君稱本生爲皇伯叔則前世未聞也漢安
帝紀載清河王慶但不名爾此第辟特變常
例也至於袁宏紀則亦名之安帝即位清河
王尚在當時別無殊禮按本朝　眞宗謂秦
王爲皇叔　仁宗謂楚王昭成太子並爲皇
伯是則皇伯叔之名在　本朝稱之久矣蓋
遵用舊文有所自也或以謂可加爲皇伯父
者謹按荀子與史記並載周公自稱我文王
之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詩魯頌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箋云叔父謂
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汝首子使
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是詩人追述成王
封伯禽時周公尚在故稱叔父者是生稱之
辭既沒則未有稱爲叔父者又經書稱伯父
叔父同姓之臣也前代帝王多不諭親屬冠
於爵位之上西晉則封皇從伯父望爲義陽
王皇叔父幹爲平原王亦生之稱又或謂皇
伯考者謹按父與考存歿之稱考者成也言

其德行之成祖與考有君德而成之也晉武帝稱景帝明皇稱中宗　本朝　眞宗稱太祖皆曰皇伯考是興王業履尊位乃可稱伯考也又或謂可依漢宣帝故事稱親史皇孫如淳曰親謂父也謹按禮大傳曰親者屬也王制注曰周制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是自始祖至父皆稱親漢宣爲昭帝孫屬乃得以悼皇考爲親與上皇考義同蓋親者父也皇考也不可以稱也臣等謂今來褒崇　濮安懿王宜如兩制禮官所議以示萬世至公之法（治平二年七月上時以制誥判禮部）

乞如兩制禮官所議　呂大防

臣伏見自古人君臨御之始施爲舉措必有以厭服天下之心者或以至公大義或以深仁厚德非此二者不足以得天下之心漢高祖除秦苛法與民更始者深仁厚德也光武非平帝之親以天下思劉氏乃追繼元帝之後不極尊其父祖者至公大義也至如

太祖皇帝始即位則除五代之苛酷禁從兵
之巷市　太宗皇帝始即位則親試天下士
補美官者數百人　眞宗皇帝始即位則放
天下逋負數十萬緡　仁宗皇帝景祐親政
之初則亦用考士補官之法　四聖相繼率
用此法者蓋知天下之心不可以智巧得而
可以公義結也伏自　陛下臨御以來除禪
之始天下之人顒顒觀望乃　陛下結天下
人心之日而大臣曾不思慮者欲加　濮安
懿王非正之號以惑天下之觀聽有識之士
遠近驚歎以爲大臣上負　先帝顧託而導
人君於非義臣已累狀奏陳備其本末未嘗
施行臣非不知阿順　陛下聖意乃爲自安
之計然臣荷　陛下非次拔擢置于言路親
加訓獎形于詔論臣若不極于誠使　陛下
由此失天下之心臣復何顏以事　陛下伏
惟少留　聖意以社稷爲計以天下人心爲
念以荷睿聖親政之始皆有以得天下之心

爲法特頒手詔出自聖斷　濮安懿王典禮
以兩制禮官之議爲定則　陛下以至公大
義結天下人心自今日始矣治平二年六月上時任監察御史裏行

乞如兩制禮官所議　范鎮等
臣等竊以爲父母天下莫隆焉至于繼大宗
則殺其服何也大宗之統不可絶而父母有
嫡長之奉也視其服紀之隆殺而知聖人制
禮之意也知名之不可以貳也名也者天下
之辨也所以別嫌明微而不可以不謹也爲
父母報云者記禮者之文其勢然也不可云
爲伯叔報也律令亦猶是也漢宣於昭帝爲
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容可以稱其父爲皇考
然議者咸以爲非何也謂其以小宗而合大
宗之統也陛下既稱　仁宗皇帝爲皇考又
欲稱　濮安懿王爲皇考則是兩統而又二
父又重於漢之失也非所以嚴宗廟也非聖
人制禮之意也爾雅父之昆弟先生爲世父

後生爲叔父　國朝之制伯叔兄弟子姪皆加皇字今　濮安懿王於　仁宗皇帝爲先生則　陛下亦宜依爾雅及　國朝故事稱皇伯而不名如前議爲便至於漢之稱皇考稱帝稱皇立寢廟序昭穆皆非　陛下聖明之所法今以儀禮及漢諸儒論議魏明帝詔凡五歲廿間議有是非事有當否惟　陛下裁處之大抵祖儀禮者爲合乎經也（治平二年六月上時爲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執政怒召吏責曰詔書云當令檢詳何遽列上耶[illegible]得詔書不敢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爲罪於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乞早從王珪等議）

論不當罷集議乞別降詔以王珪等議爲定　呂誨

臣伏覩近降敕命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定議　濮安懿王稱皇伯不合典禮未見明有引據續准手詔以論議不一權罷集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庶合禮經者臣切以朝廷既知議論不一當辨正是非參合衆意明所

適從豈可事未有定遽罷三省集議還付所
司詔命反復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輙徇
愚見敢以上聞臣謹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
父母報蓋為大宗後當為大宗斬遂為小宗
周不貳斬明於彼而判於此也又按令文與
五服年月敕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
母稱父母者所以別其本正於後也在屬籍
當行除附斯令之意又可明也如漢宣光武
皆稱父為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繼

於今事體略不相類據王珪等議濮安懿
王於　仁宗皇帝其屬為兄於　皇帝合稱
皇伯而不名於禮得矣及引元佐元儼稱皇
叔皇兄之類皆　本朝典禮安得謂之无據
臣切原敕意直欲加　濮安懿王為皇考與
仁廟同稱如是則尊有二上而服有二斬禮
律之文皆相戾矣臣恭以　陛下繇躍藩邸
入繼大統南面尊臨皆　先帝之德也俯終
祥禫尚未逾廟謁遽有斯議搢紳之士皆未

爲然方　陛下躬勤孝養上奉慈闈承顏猶
懼其不足矧復顧私恩別親疎而忘大義哉
就如有司循情酌禮以　濮安懿王爲考仙
遊爲妣示於中外得爲安乎臣切謂茲事非
出清衷必佞臣苟悅聖情二三輔臣不能爲
陛下開陳正論又將啓其間隙違背禮義惑
亂人情忘　先帝之眷倚陷　陛下於非正
得謂之忠乎臣伏望　陛下開廣聖慮精勤
孝治不作無益以害至公旣罷三省集議當

別降詔旨以王珪等議爲定以前後所獻不
一之論盡降出外辨正是非明其罪罰賞之
於法可以渙釋羣疑杜絶邪論不然何以明
陛下之無私判中外之深惑傳之求久所損
不細臣備員臺憲敢不盡言唯冀睿哲斷之
於中早賜施行以息淨議治平二年六月上時爲侍御史知雜事初執政請集百官議意朝士必有希合而臺諫皆是王珪等所定議論洶洶太后聞之內出手詔切責韓琦等且欲緩其事須太后意解遂降詔罷議故誨乞下此奏
論不當罷集議乞別降詔以王珪等

議爲定　　趙瞻

臣伏見比下兩制儒臣會議　濮安懿王稱親以　仁宗皇帝早年鞠養　陛下于宮掖遂於往歲下明詔以　陛下爲皇子嗣承顧命柩前即位故用爲人後者爲子之義特重太宗典禮甚明則　濮王實　仁宗之兄於陛下尊行爲伯昭然無疑而議者復稱禮拜所生所養猶有父母之文以爲論難明知禮無兩父貳斬之義乃取文辭一字以亂正典且如文有去婦出母去已非婦出不爲母不書其名將何以攷又稱漢宣光武追尊父爲皇考且孰不知宣與光武遠繼祖世不爲昭元之子安傳爲義註誤　聖朝昔漢董宏阿附丁傅開發邪議師丹守正終折僭號至魏明帝敕戒公卿則曰敢爲佞邪導諛時君謬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今夫爲臣而自爲董宏之行復待　陛下不以魏明之賢上負　先帝下背所學詭引文辭

諷爲詔意遂下三省臺官集議朝廷正士莫不發憤欲建正論今且復須手詔以爲論議不一權罷此會仍俾有司博求典故臣愚聞命切謂未定且衆議未上安知不一國家議事本擇僉謀委一有司孰若多士典章公華莫不講聞今云博求豈復如此蓋由邪說直塞羣言不思據經自欲作古存著未定之意沮格前議之端中外讙驚指名有在趨嚮如此心迹可察伏乞陛下詔示不一之議廷詰立異之黨如彼於禮經爲是即可施行或臣與前議爲非請從誅竄況國之策命不當因循朝之搢紳豈乏學問願勅建議之者使與臣等對辨邪正一定以慰天下之望治平二年六月上時爲侍御史

乞行禮官所奏典故　呂大防等

臣等累具封章爲濮安懿王典禮乞依兩制臣寮定議伏覩手詔再下禮官詳求典故切知太常禮院已具典故奏陳臣等於今月

二十一日同到中書咨議執政臣寮皆稱禮
官奏狀留中不下兼臣等曾綱舉德音且候
禮官檢討至今多日未聞施行伏緣　陛下
臨御之初敦叙皇族自燕王已下各加恩禮
更封進國恩榮兼至況濮安懿王於　陛下
有顧復之恩封國優崇宜極人臣之典而不
宜在諸王後矣特以大臣立議太過禮不時
舉致物論不同中外驚歎[illegible]使追崇之禮至
今闕然仰虧　陛下孝恩之義而求厭四方
顒顒之望非所以榮親而廣盛德也臣等愚
慮以爲濮安懿王典禮抑禮而不舉不若屈
情而亟行伏乞禮官所奏典故早下有司施
行如禮將使　安懿如在之靈樂於　陛下
之中禮入廟降觀之鑒喜於　陛下之至公
顒顒之望四海如一　治平二年六月上時爲監察御史裏行

乞行禮官所奏典故　司馬光

臣聞聖人舉事與衆同欲故能下協人心上
順天意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言蓋國有大

疑則決之於衆自上世而然矣臣伏見嚮者
詔羣臣議 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
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為宜準 先朝封贈
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所
以然者蓋欲奉 濮王以禮輔 陛下以義
也而政府之意獨欲尊 濮王為皇考巧飾
詞說誤惑 聖聽不顧先王之大典蔑棄天
下之公議使宗室踈屬皆已受封贈而崇奉
濮王之禮至今獨未施行此衆人所以怫鬱

而未為稱愜者也或者恐 陛下未能決知
二議是非臣請更為 陛下別白言之政府
言儀禮令文五服年月敕皆云為人後者為
其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
臣按禮法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為
人後者為其父母之報若不謂之父母不知
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
不識文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
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

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考以其與
昭帝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
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
七廟猶非太過况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
陛下親爲 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
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 濮王爲皇考則置
仁宗於何地乎政府若以二帝不加尊號於
其父祖引以爲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
可施於今日則事理不侔矣設使 仁宗尚
御天下 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 陛下
爲皇子則不知謂 濮王爲父爲伯若
先帝在則稱伯没則稱父臣計 陛下必不
爲此行也以此言之 濮王當稱皇伯又何
疑矣今舉朝之臣自非挾姦佞之心欲附會
政府誤惑 陛下者皆知 濮王稱皇考爲
不可則衆志所欲亦可知矣 陛下何不試
察羣臣之情羣臣誰不知 濮王於 陛下
爲天性至親若希旨迎合不顧禮義過有尊

崇豈不於身有利而無患乎所以區區執此議者但不欲　陛下失四海之心受萬世之譏耳以此觀之羣臣之忠佞邪正甚易見矣臣願　陛下上稽古典下順衆志以禮榮奉濮安懿王如王珪等所議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治平二年六月上時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乞令樞府大臣同定典禮是非　　呂誨

臣竊以　國朝承五代餘弊文武之政二府分領任重體均其實一矣然而軍國大事皆得合議今議崇奉　濮王此事體至大者始欲集三省合議而終不謀於樞府臣所未諭兩制及臺諫官論列者半年外臣抗疏言者不一而樞府大臣恬然自安如不聞知訖無一言以正朝廷典禮豈所謂以道事君固如是耶今佞人進說惑亂　宸聽中書遂非執守邪論當有以發明經義解釋羣疑臣欲乞中旨下樞密院及後來進任兩制臣寮同共

詳定典禮以正是非久而不決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治平二年十二月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乞正宰執懷邪註誤之罪　呂誨等

臣等聞豺狼當路擊逐宜先姦邪在朝彈劾敢後伏見參知政事歐陽脩首開邪議妄引經證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　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將陷　陛下於過舉之議朝論駭聞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臣之所共棄衰威之失既難施於　聖朝褒猶之姦固莫逃於公論當屬吏議以安衆意至如宰臣韓琦初不深慮固欲飾非傅會其辭註誤上聽以至儒臣輯議禮院講求經義甚明僉言無屛自知已失曾不開陳大臣事君詎當如是曾公亮及趙槩備位政府受國厚恩苟且依違未嘗辨正此而不責誰執其咎臣等地居言職勢不敢默請尚方之劒雖古人所難舉有國之刑況與奪猶在伏請致脩于理及正琦等之罪以謝中外且議既不一理

難並立昔師丹之説行則董宏坐其罪董宏之論勝則師丹廢于家臣等及脩豈可俱進言不是用願從竄謫上不辜 陛下之任使下不廢朝廷之職業臣等之志足矣（治平三年正月七日與呂大防范純仁趙瞻同上時爲侍御史知雜事先是誨等前後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議早定濮王典禮皆不報乞免臺職又不報至是遂劾奏之）

同前（第二狀）

臣等近列狀奏彈參知政事歐陽脩首啓邪議加 濮王非正之號稱引無據阿諛[illegible]之下有司議正其罪及宰相韓琦等不當飾非遂過宜加顯責至今未蒙施行切以自古人君之御天下未嘗不以人心爲本得之則中才可以免危亂失之則賢智不能保治安故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以覆舟人心之得失可不謹哉豈有身備大臣與國同體希合上意内營已私移過於人君失望于天下爲臣之惡莫重於斯伏惟 陛下紹膺大統稱尊御極生育之恩禮宜追厚然當俟

先帝祥禫之既畢　陛下德澤之已行然後
講求典禮褒崇本親況脩博識古今精習文
史明知師丹之議為正董宏之論為邪利誘
其衷神奪其鑒廢三年不改之義忘有死無
二之忠　仁宗虞主始祔陵土未乾而遽開
越禮之言欲遵衰世之跡致　陛下外失四
海臣庶之心內違左右鄉士之議原修之罪
安得而赦　陛下自臨御以來屬精為治過
災而懼則有周宣之威至誠感神則躋虞舜

之德至如徽稱所加却而不受皆前代難行
之節治朝可紀之政推而行之和氣可致然
而外中人情囂然不安者良由邪說震驚大
義未定今不正　濮王之禮則無以慰羣心
不罪首惡之臣則無以清朝政伏望　聖慈
早出臣等前後章奏付外施行治平三年正月上

一以言不行居家待罪　呂誨等
臣等自去秋以來相繼論列中書門下不合
建議欲加　濮王非正之號不當開納又於

近日臣等三次全臺列狀奏彈參知政事歐
陽脩不當首啓邪議導諛人君及韓琦曾公
亮趙槩等依違傅會不早辨正乞下有司議
罪亦未嘗付外施行蓋由臣才識淺陋不能
開悟聖心早正典禮又不能擊去姦惡肅清
朝廷遂致大議久而不決中外之人謗論洶
洶若安然尸祿不自引罪則上成 陛下之
失德下隳臣等之職業臣等已將元授御史
告身隨狀繳納自今月二十二日更不赴臺

供職居家待罪伏望 聖慈早賜黜責治平三年正月上是時執政密議欲令皇太后下手書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皇帝稱親又令上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示非上意誨等當之遂上此奏上以御寶封告敕遣內侍趣誨等入臺誨等辭受告牒居家待罪

## 論濮安懿王稱安懿皇　司馬光

臣聞諸道路未知信否或言朝廷欲追尊
濮安懿王為安懿皇審或如此切恐不可
陛下既為 仁宗後於禮不當顧私親臣先
時言之已熟不敢復煩 聖聽今臣不知

陛下之意固欲追尊　濮王邪前世帝王以
旁支入繼追尊其父爲皇者自漢哀帝爲始
其後安帝桓帝靈帝亦爲之哀帝追尊其父
定陶恭王爲恭皇今若追尊　濮安懿王爲
安懿皇是正用哀帝之法也　陛下有堯舜
禹湯不以爲法而法漢之昏主安足以爲榮
乎　仁宗恩澤在人淪於骨髓海内之心所
以歸附　陛下者爲親受　仁宗之命爲之
子也今　陛下既得天下乃加尊號於
濮王海内聞之孰不解體又安足以爲利乎
夫生育之恩昊天罔極誰能忘之　陛下不
忘　濮王之恩在　陛下之中心不在此外
飾虚名也孝子愛親則祭之以禮今以非禮
之虚名加於　濮王而祭之其於　濮王果
有何益乎三者無一可而　陛下行之臣切
惑之此蓋政府一二臣自以鄉者建議之失
已負天下之重苟欲文過遂非不顧於
陛下之德有所虧損　陛下從而聽之臣切

以爲過矣臣又聞政府之謀欲託以 皇太
后手書及不稱考而稱親雖復巧飾百端要
之爲負 先帝之恩虧 陛下之義違聖人
之禮失四海之心政府之臣秖能自欺安能
欺 皇天上帝與天下之人乎臣願 陛下急
罷此議勿使流聞達於四方則天下幸甚臣
今雖不爲諫官然鄉日已曾奏聞身備近臣
遇國家有大得失不敢不言治平三年正月上光時爲龍圖
閣直學士兼侍講

## 論濮安懿王稱親　　呂公著

正月二十二日 皇太后手書吾近聞羣臣宗請 皇帝封崇 濮安懿王至今多
日未見施行吾再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
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 皇帝稱親仍尊 濮安懿王爲 濮安懿皇王氏韓
氏任氏並稱后 皇帝手詔朕面奉皇太后慈旨爲議 安懿濮王典禮久未
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 濮安懿王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
令朕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爲 濮安懿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朕以方承大統
懼德不勝稱親之[illegible]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身克當且欲以塋爲園即置吏宰守衛
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 皇太后諒茲誠懇抑過允從宜令中書門下依此

施行中書箚子奉聖旨宗朴候服闋除節度觀察留後並奉濮王祠事改封濮國公

臣伏覩降敕下太常禮院 濮安懿王
皇帝稱親臣忝預禮司曉夕惟慮義有未安
不敢自嘿切以稱親之說蓋用漢宣帝時有
司奏請史皇孫故事謹按皇孫即宣帝所生
之父宣帝爲昭帝後是以兄孫遙繼祖統於
漢家無貳考之嫌史皇孫初無爵謚有司奏
請之始故且稱親其後既已立謚秖稱悼園

然則親字所訓以爲稱謂且 陛下以聖明之
德 仁宗 皇帝拔自旁支入繼大統雖天
下之人三尺童子皆知 陛下 濮王所生
今但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是於 安懿王
無絕父之義於 仁宗皇帝無兩考之嫌可
謂稱得之矣其親字既稱謂難立且義理不
安伏乞更不施行（治平三年正月上公著時判太常寺奏入不報）

乞追罷園廟旨揮　呂誨

臣伏覩六月中敕下議 濮王典禮引漢宣

光二帝稱考故事今月二十三日詔不敢當
皇太后追尊父皇母后之禮且欲以塋爲園
立廟俾王子孫以奉祠事臣愚以爲今日與
漢宣事体不同當時太子與皇孫俱死於外
因其地葬之號曰戾園悼園即位後八年有
司言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
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爲寢後議者以父爲
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堯舜禹湯周
文漢高受命之君非謂繼統爲後者考廟悼

園宜毀勿脩乃從其請今　濮王陪葬熙陵
列子孫之序奉邑守衛皆已嚴具必欲別起
園寢增廣制度當須改卜易其塋竁不惟
熙陵隔絶亦與潤王分別顧其典禮疑有未
安漢悼皇止一子是爲宣帝雖承大宗不可
絶小宗之祀故建立寢廟不爲過矣議者猶
曰考廟悼園宜毀勿脩若禮不踰閑而當專
意於昭帝也況濮王嗣子衆多奉祀何闕
陛下奉專意於仁廟而復顧於私親宗諸

天下其如公議何臣切原　詔之意盡出首議之臣全襲定陶之事遂追哀帝之迹向言權罷人皆竊笑今日且欲誰其取信衷誠婆下猶或違之謠詬示人何可久也　陛下獨不念　先帝恩德七廟威靈陟降在庭禍福所繫臣雖甚鷩內實寒心伏望　聖慈克崇孝道無惑邪說黷亂典章俯順人心仰答天意其園廟指揮特行追罷首議之臣不可寬宥慰安中外茲爲急務臣繳納綸誥擅去官守之罪不敢苟避早蒙黜謫（治平三年正月上時爲侍御史）

雜事

言母后不宜自出詔令　范純仁

臣伏聞　皇太后手書追尊　濮王爲皇夫人爲后　陛下巳降勅命施行切以追崇濮王之事始因中書不正之謀　陛下謙謹未行之間　皇太后曾降手書切責政府因此權罷今　皇太后復降命令追崇爲皇施求不同天下將何取信況　皇太后自撤

簾之後深居九重未嘗預聞外政豈當復降詔令有所建置蓋是政府臣寮苟欲遂非掩過不思 朝廷禍亂之原耳且三代已來未嘗有母后詔令施於朝廷者自秦漢已後母后方預幼主之政自此權臣欲爲非常之事則必假母后之詔令以行其志往往出於逼脅而天下不幸不知事由權臣今 陛下以長君臨御于茲四年萬機之務當出宸斷内奉慈闈惟宜竭仁孝之誠盡四海之養而已豈須更煩房闈之命參紊國章一開其端流弊極大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地甚非人主自安之計也伏望 陛下深察臣言追寢前詔凡繫 濮王典禮 陛下自可採擇公議而行何必用母后之命施於長君之朝也臣方待罪於家日俟誅竄而區區之誠不能自已者尚冀一悟明主之聽以安宗社臣雖萬死亦復何恨治平三年正月上時爲侍御史詔諭純仁等供職

黜責歐陽脩 呂誨等

臣等今月二十四日列章論奏濮王典禮
雖去殊號首議之臣未加顯黜及乞正臣等
不合納告去職之罪依前居家俟命並未蒙
開納上忤　威顏戮有餘責內存忠憤死而
後已伏緣臣等本以歐陽修首啓邪議註誤
聖心韓琦等依違附會不早辨正累具彈奏
乞付朝典近觀　皇太后手書追崇之典並
用哀威衰世之事乃與政府元議相符中外
之論皆以謂韓琦密與中官蘇利陟高居簡

往來交結上惑母后有此指揮蓋欲歸過至
尊自擠其惡賣弄之跡欲蓋而彰欺君負國
乃敢如此　陛下知其不可急降手詔雖去
殊號然而尚許稱親復建議之罪未正典刑
陛下縱以輔臣同議勢難全責而修爲首惡
豈宜曲貸凡人臣得罪君上猶或可赦修乃
得罪　祖宗故無可赦之理自來大臣有過
爲臺憲司所劾例皆闔門憂畏拜章引咎蓋權
勢之臣理當如是今修氣貌揚揚出入如故

又復巧作姦狀熒惑中外　陛下聖鑒清明
觀脩爲人稍失控御何所不至伏望特出
聖斷將脩黜責臣等亦有不合納告去職之
罪亦乞一時施行臣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臣等與脩理不兩立脩苟不黜臣等終無就
職之理　治平三年正月上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八十九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九十

禮樂門

濮議下

乞罷稱親　呂誨等

臣等伏聞手詔節文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固已見陛下守義徇公謙重之至也然稱親之禮殊未為安羣口紛紜不勝嗟憤臣等切詳皇太后手書稱親之意蓋用漢宣故事欲行於今乃與中書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下元建皇考之議大體相依此不免爲兩統
二父之失所以議者喧然皆謂母后手書非
出慈壽之本意皆建議之臣眩惑交結成就
其謀欲自掩其惡而杜塞言者之口也臣觀
陛下繼明之始與漢宣故事不同宣帝之時
尚爲司所奏禮爲人後者爲之子請謹視孝
昭所爲奉有卻今大宗正統之母追稱小宗
所生爲親者也錯亂禮法失其本意若欲准
漢宣故事以 濮王爲親則襄國已降自當
爲母於 皇太后豈得安哉恭惟 陛下親
受 仁宗詔命而爲之子故 先帝遺詔誕
告萬方謂 陛下爲皇太子即皇帝位四夷
諸夏莫不共聞今乃復稱 濮王爲親則
先帝詒命之詔不行帝 陛下繼體之義不
一況 太后與政府大臣並受 先帝顧託
言猶在耳永昭陵土未乾止因一二姦臣之
謀遂忘而弗顧陷 兩宮於有過之地使四
方夷狄惑 先帝之遺詔疑 陛下之過舉

移謳歌欣戴之心為忠憤不平之氣可不痛哉萬一黠虜姦民以有 先帝遺詔為問則執政之臣其將何辭對之然則稱親之禮豈宜輕用首議之臣安得不誅臣等待罪于家屢甞詔旨促令供職而踧踖未敢承命者以此故也若必使臣等就職則當合班廷爭以救 朝廷之失雖 陛下容納直言為天下所聞而臣等不能早悟明主之罪益深益重矣豈可復居言路為耳目之臣哉臣等之心有死無二伏望 陛下留神聽納天下幸甚

治平三年正月上令中書降劄子趣使赴臺供職誨等復繳還劄子并錄前項所奏九狀申中書堅辭臺職誨等前後論此事并彈韓琦歐陽脩凡二十六狀

論迴避 濮王名諱　　呂公著

臣近覩勑文中書門下奏濮安懿王名下一字應中外文書合行迴奏避 聖旨依奏數日以來朝野有學識者皆以為未安臣謹按禮文七廟之諱雖不及于天下皆須告于天下又晉尚書王彪之等議所生之諱臣下不

當回避當時以彪之之議為當今來輔弼奏請蓋緣臣子之心 陛下未有謙抑之辭切恐四方後世不免譏議臣愚欲乞特降詔司濮安懿王名下一字唯上書奏事並聽回改餘公私文字不須諱避若續降此指揮則與祖宗七廟名諱小有差別在於天下臣子亦安敢故犯臣忝守經術又為禮官臣若不言誰當言者治平三年正月上先是中書請避濮王名下一字置園令及奉園兵公著時判太常上此奏入不從公著再具畫一劄子并論不當稱親且言或以章獻稱制曾須諱于天下況母后事固不足為後世法然今來事体又異於彼禮為父服三年天下之通制惟陛下於濮王服朞年聖人之旨欲使為人後者降抑其私親事一於所後知須諱之事足以亂大統非所以尊宗廟也

乞追還詔書復呂誨等職事　韓維

臣竊聞御史知雜呂誨等以論 濮安懿王事得罪並行譴逐羣議喧然皆以謂誨等能審議守職國之忠臣而切歎 朝廷典刑遂至于此臣伏以 陛下自入繼大統士大夫莫不首論為人後之大義以謂 陛下素好

經術必能循用禮典以副　先帝顧託之意自兩制之議上聞臣下更白交諫務欲上廣聰明以正此事而今者遂至斥逐憲官以失天下之望誠可痛也臺官之言臣雖不盡聞料其用心不過欲　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耳即如此者乃是愛君之至安所得罪而逐之也近年以來風俗頹敝士大夫類皆貪固寵利護惜人情姑息苟且爲自容之計莫肯爲國家悉心營職者　陛下厚賞以勸之

嚴罰以督之猶恐此風不變而復內牽邪說毀斥正人數以微過放逐善士臣恐自此姦佞得志忠良結舌　陛下耳目益壅蔽緩急朝廷有事上無　由知此時雖有悔恨亦無及矣方今法度隳廢百職不治國用匱乏民力凋困外無良將士卒驕墮夷狄窺間而有輕中國之心而天災數見地變復作疾疫流行饑饉荐至由此觀之臣恐　陛下之憂不在濮王名號未崇臺官不畏威依命也伏

望　聖慈思社稷安危之計以人情去就爲
慮亟追昨日詔書還誨職事以救前失以安
人情治平三年正月上維時知制誥[illegible]銀臺封駁事先是中書進呈呂誨等論中奏狀上問執政當如何韓琦答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歐陽脩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臣等有罪即當留御史若以臣等無罪則取聖旨上猶豫久之乃令出御史而曰不宜責之大重於是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維遂上疏乞留之

乞留呂誨等　司馬光

臣聞人主患在不聞其過人臣患在不能盡
忠是故忠直敢言之臣國家之至寶也夫以
人主之尊下臨羣臣和顏色以求諫重爵賞
以勸之羣臣猶畏懦而不敢進又況憚之以
威懲之以刑則嘉言何從而至哉切聞侍御
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裏
行呂大防因言濮王典禮事盡被責降中外
聞之無不駭愕臣觀此三人忠亮剛正憂公
忘家求諸羣臣罕見其比今一旦以言事太
切盡從竄逐臣切爲　朝廷惜之臣聞人君
所以安榮者莫大於得人心今　陛下御政

府一二人之情達舉朝公議尊崇 濮王過於禮制天下之人戶知 陛下爲 仁宗後志意不專悵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羣輩逐之臣恐累於聖德所損不細閭里之間腹誹切嘆者多是况純仁大防皆 陛下簡拔於衆人之中任以爲耳目之臣蓋取其忠直非取其阿諛也純仁大防亦欲竭誠盡節以報 陛下之知故敢不附政府侃然正論今更以此獲罪則 陛下於羣臣之中尚誰親哉若使忠直日退阿諛日進則 陛下何以復知臣下之善惡政事之得失如此殆非國家之福也伏望 聖慈亟令誨等還臺供職則天下翕然皆歌 陛下之聖明雖禹之樂聞善言湯之改過不吝不是過矣不然且爲之别改近地一官亦可以少慰外人之心也

治平三年正月上

繳納舉臺官勑　　韓維

臣昨日閤門送到勑一道令臣舉官二人充

御史臣伏以知人之道古今至難故聖王取士之法必有所試見其迹效可用然後升進乃不失人臣伏見呂誨等剛果強勁守義不回至于犯死亡之誅不顧忌諱以盡論議求之古人如此至少臣又聞 陛下嚮者自出范純仁呂大防二人姓名令除御史衆見純仁等能竭節言事皆請 陛下明哲選任待人純仁等不負然 陛下所知得事君報國之道令一旦斥逐遠去士大夫莫不切歎痛惜陛下毀已成之美受可恥之名失當時之屬望貽後代之譏謗今敕旨令別舉御史臣伏自忖度臣之駑下何敢少望清光雖欲保舉豈如聖主自擇夫人未試用誠亦難知如誨等則有已試之效矣 陛下必欲爲官求人來羣言以興至治則臣願復三人以佐陛下招賢納諫之美其舉臺官敕臣已具公文繳納閤門未敢祗受

治平三年正月翰林學士知制誥御史中丞知雜各舉御史兩人準三月上此奏

繳納舉臺官敕　韓維

臣今月十三日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令臣依敕舉官聞奏者聖量兼容不責奉詔之稽緩特諭恩旨便合祗受然臣伏再惟念事君之道義當傾竭若懷不盡之意外竊敢言之名而無益於國事者臣所不忍為也故敢不避鈇鉞之誅以申其說臣切以自古聖王優待諫諍之臣雖甚狂直必加涵忍者非勢不能黜也以為黜此一人則傷衆多之心遂此一失則敗天下之事故不為也治平以來四方傾聽日望　陛下開納羣言勸帥衆力以光　祖宗之大業而反復如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為　陛下深憂也自呂誨等被黜至於市井之人皆知此事為非美而在朝廷之臣未聞戮力竭忠為國救此失者則　陛下斥逐近臣罷臺官之効已可見矣聖慮偶失為此事而上下雷同便即成就如後日復有它事而人情如此臣恐非　陛下之福也今聞

傅堯俞等強爭不已則又將黜此三人乎同
時而黜六諫臣此危殆之道也 陛下欲復
之乎臣所以再不奉詔者實蘄以區區懇迫
之誠終悟聖意伏望 陛下察臣前後所言
甚經思慮不是妄發特奮英斷回革此事以
慰天下之心非臣之利 陛下社稷之利也
其舉臺官敕見在閤門未敢奉行劄子繳納
中書訖所有臣不即奉詔之罪惟 朝廷處
分 治平三年二月上

## 辭侍御史恩命乞與呂誨同貶

傅堯俞

臣伏聞罷 濮王追崇之典實允公議而稱
親未改於禮非安切度朝廷不過謂哀帝之
失既已更改孝宣所爲便可依據不知經史
所謂親者非父母而何況以孫繼祖與
陛下不同而儒者議亦具在方冊若不較
善惡苟前世嘗行皆可以爲後世法則書傳
所記是非百端更無不可爲者此蓋歐陽脩

違負先帝啓不正之論倚侍君相有泰山之固故牽諂和附邪説日增揺動人心虧損事體重 兩宮之過貽萬世之譏不拔本根蔓延未已伏乞重黜歐陽脩然後議韓琦等傳會姦人之罪曠發德音譬曉天下 濮王封冊一用禮官初議爲定不然無以慰 仁宗付託之心當上天顧諟之意臣新除恩命決不敢祗受亦不敢更赴諫院供職所有使契丹往還公事緣假得次依例上殿敷奏謹伏私門以待斧鉞況臣論 濮王典禮與呂誨等實同議論乞誅首議之人以謝天下今罪乃獨在呂誨等前此固 陛下所知非臣敢有欺紿意合罪均雖死不敢獨免治平三年三月上時知諫院

論追奉 濮王六説 趙瞻

臣前日伏蒙 陛下諭以君臣之大議可掩僚友之小節朝廷之大補可陋猶直之虚名德音慰存聖識深遠臣愚不勝感服之至今

目復領詔旨俛令入臺供職臣聞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孟子去齊曰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夫孔孟事列國僻君其去就猶如此之難況小臣事萬乘之賢主耶此君臣之義誠重而朝廷之補誠切也然孔孟前日所以終去齊魯者豈得已哉蓋君臣之道未至故留之心不勝其去之義也如呂誨等豈願去王廷清切之地而爲

聖朝黨逐之人哉今 陛下守先王之典禮御天下之至公於其父母不敢過有褒崇此非兩漢之主所可倫比尚有少意未得以盡其美者故臣下深有所未論也既能遵奉大統不取皇考之名已協公論矣而復出稱親之說蓋由議者不深考其文義見漢書有司之辭偶稱云親史皇孫宜謚曰悼故引取爲稱爾然有司以其未有謚號即且以此爲稱暨有悼園之謚則親字固自已除之矣豈嘗

稱曰親悼園乎況經傳謂孝子事親者統父
母之言也謂親廟數者統祖宗而云也於族
屬中無有稱親之名是誠不可爲禮與以書
于史冊終無益於尊崇而徒安爲此紛更也
又若戾太子死難于野故與其子悼皇孫冢
位在外則宣帝改葬其父祖置園守冢禮當
然矣今　濮王朝廷禮葬已固而遽圖遷居
臣恐非濮王神靈之所安也又　陛下特正
居謙不敢順　慈壽恩意之厚辭去親皇及

后號誠慰天下之望矣然止用舊爵無所殊
異亦衆心之所未諭也禮不可過則不稱大
號爲得禮矣禮可褒進而直用故封是可疑
焉又天子公卿禮皆有廟　濮國一品家廟
實宜所下詔書不準禮意直置園寢事違典
制徒使言者指擿異端曾無萬分之一益也
又　陛下恭依經義不廢小宗故令宗朴承
襲時祀然　安懿王當爲萬世不遷之大祖
傳之不朽則子之嗣王於義乃允今止封公

似爲有待今若朝廷特申制詔復下有司去稱親之説仍舊國之安加兼國之封進夫人之號明家廟之數正嗣王之爵用是六説俾其據經協義則中外之臣庶孰不驩快哉顧在言職者斯亦可以塞責矣其建議之非依違之過惟當詔問輔臣必有公議　陛下當正其罪以定羣疑邪正分矣若是則雖孔孟猶不屑去況臣等出處之迹哉僚友之議猶直之節夫何足道臣今不敢奉詔伏地待罪

治平三年三月上時爲侍御史

## 論典禮必與士大夫公議并乞降黜

趙瞻

臣前奉中書劄子内　聖旨令臣速赴臺供職後復累歷陳懇悃以爲　朝廷未正大議未有歸罪則終不敢奉詔中夜復領御批使依前旨臣乃知誨等前日至有激訐之過者誠有由而然也且臣所言者國家典禮也乞下有司臣僚會議者公論也豈有典禮而不

從公論者乎　陛下自知　濮王不稱皇考
又去皇號於論已爲至正矣而尚不欲與天
下士大夫同議者何哉豈其猶有不合公論
之禮耶自古非禮之作後皆不久廢改是終
無益乎　朝廷而有譏于典策此當言責者
所以惓惓不能已也今中外之公卿士庶忠
憤闃然而獨　陛下以一二執政之臣及左
右邪佞之黨心雖知非辭尚文過故主先入
之說未信臣言爾即不以臣言爲是固宜亟

賜降黜猶可以悚動後來之人而塞絶議者
之望況臣即時違旨已足譴逐不待累日然
後可罪不勝徬徨待命之至治平三年三月上[illegible]前後凡十二奏至是瞻通判汾州尭俞知和州趙鼎通判淄州瞻[illegible]後伴契丹使還對延和殿謂上曰　陛下爲仁宗子而濮王稱皇考非禮也　上曰卿嘗見朕欲以皇考事濮王乎瞻曰此大臣之意　陛下[illegible]嘗自言也　上曰此中書過議爾瞻因請諭中書　上曰朕意已決亦无用宣諭也

繳蘇寀詞頭論同時斥六諫臣

韓維

臣今月七日中書送到詞頭一道除刑部郎
中蘇寀守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令臣撰詞者
臣切以自濮安懿王稱親三御史得罪以來
羣議洶涌人情不以爲愜傅堯俞等復不肯
就職論事愈急士大夫切爲朝廷憂之而天
變遽作夷狄加侵忠義愛君之人往往切議
庶幾 陛下因此儆懼刊前詔之失大還放
逐赫然有爲以新德政今忽除蘇寀爲御史
知雜則堯俞等豈復可留之望哉同時而斥
六諫臣切恐 祖宗以來未有此事內失人
望外啓戎心虛災異先見之戒開禍敗不測
之端臣驟蒙拔擢典司告命不敢阿諛隱諱
以負 陛下任使其詞頭不敢奉行已具狀
繳納中書訖臣緣此事兩違詔旨自度罪愆
深大必不得復見清光然區區愚忠猶願
陛下深長天戒謹察人情以爲社稷之計 治平三年三月上 時知制誥

乞召還傅堯俞等下詔更不稱親

司馬光

臣近曾上殿蒙 聖恩宣諭以 濮王稱親事云此親字官家亦本不欲稱假使只稱 濮王與仙遊縣君有何不可臣乃知 陛下至公本無過厚於私親之意直爲政府所熒以致外議紛紜必謂旦夕下詔罷去親名其已出臺官當别有除改見在臺官亦優加撫諭使之就職昨日忽聞侍御史知雜事傅堯俞知和州侍御史趙鼎通判淄州趙瞻通判汾州中外之人無不驚愕此蓋政府欲閉塞來者使皆不敢言得專秉大權逞其胸臆臣切惟 陛下春秋方壯聖德欽明而今日獨取拒諫之名受孤恩之謗違天下之望失人主之權正由遂政府數人狠心而已不知於 陛下有何所利而爲之臣不勝區區深爲 陛下痛惜伏望 陛下勿復詢於政府特發 宸斷召還堯俞等下詔更不稱親如此則可以立使天下憤懣之氣化爲懽欣誹謗之語

更爲謳歌矣（治平三年三月上時爲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

乞早賜責降　司馬光

臣於今月十一日上殿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十三日又曾自陳固違　聖旨之罪望今未奉旨揮臣歸於　陛下即位之年四月二十七日已曾上疏預戒追尊祖父之事及政府請議濮王典禮　陛下令候過　仁宗大祥別取旨臣與傅堯俞甫過大祥即詣政府白以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之議及詔兩制禮官同共詳定之日臣又獨爲衆人手撰奏草若治其罪臣當爲首其呂誨等並係後來論列已蒙譴逐況如臣者豈宜容恕縱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于心伏望聖慈依前臣奏早賜責降其歸所上疏切慮年月稍久禁中遺失今別録進呈（治平三年二月上　光）

（嘉祐八年疏引漢宣帝光武故事見慈孝門）

乞罷濮王稱親　彭思永

臣伏見近日以　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

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
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　陛下
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為
陛下明辨其事切以　濮王之生　陛下而
仁宗皇帝以　陛下為嗣承　祖宗大統則
仁廟　陛下之皇考　陛下　仁廟之嫡子
濮王　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為伯　陛下濮
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
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所變易者也固非人

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　陛下
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　仁廟也若
更稱　濮王為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
然自明不待辯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
稱之者豈非　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
厚本宗以　濮王是生　聖躬曰伯則無以
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之
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　陛下之私心
哉蓋大義所在即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

執政大臣不能將順　陛下大孝之心不知
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　濮王
致　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
之咎言事之臣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
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爲　陛下推所生之至
恩明尊崇之正禮使　濮王與諸父夷等無
有殊別此　陛下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
爲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
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

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
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
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
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
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
間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
斯亂大倫今濮王　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
無以復加以親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
同而所以不稱父者　陛下以身繼大統

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
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姦人以邪說惑
陛下言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
則與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
輕今宗室疎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
恐非當孝者以誠爲本乃以無正疑似之名
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
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 濮王不損所
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 陛下之
意不必須要稱親止謂不加殊名無以別於
臣列臣以爲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
盡至恭之禮則其尊可見况當揆量事體別
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違禮典言者皆欲
以高官大國加於 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
也 先朝之封豈 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
豈 陛下之敢加臣以爲當以 濮王之子
襲爵奉祀尊稱 濮王爲濮國太王如此則
夐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加稱情請

舉一以爲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彛告當曰
姪嗣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　濮國太王
自然在濮國極尊崇之道於　仁皇無嫌貳
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
可以爲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爲疑此
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
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既去
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
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

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寓億兆涵被仁恩
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
愛戴者以　陛下乃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
濮王爲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
陛下孝事　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
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
所以深懷疑慮謂　濮王既稱親則　仁廟
不言自絶羣情訩懼卑論喧嚣夫王者之孝
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爲以不正無益之稱

使億　之口指斥誘讟致　濮王之靈不安
於上臣料　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
之臣不能爲　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
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設如　仁皇在位　濮王在藩　陛下既爲
家嗣復以親稱　濮王則　仁皇豈不震怒
濮王豈不惻懼是則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
視　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
此觀之　陛下雖加名稱　濮王安肯當受

伏願　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
天下則　祖宗濮王之靈交懽於上皆當垂
祐　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
下化德人倫自正父存之名先於萬世矣夫
姦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爲身謀害義傷孝以
蹈　陛下今既公論如此不無徜徨百計搜
求務爲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徼冀得已
尚圖自安正言未入而巧辯已至使　陛下
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遍裁

自宸衷無使姦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抑
人言隱迹藏形陰替 陛下者皆姦人也幸
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 聖心開
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治平三年三月上時爲御史中丞疏實程顥代作按追崇濮王事至治平四年正月以王子宗朴爲節度觀察留後改封濮國公以奉正祀以塋爲園立廟[illegible]用品稱考稱親之議後卒之不行）

論前代帝王追尊本親及嗣王公襲封故事　蘇頌

臣伏以漢宣繼昭帝即位詔議故皇太子號
謚園邑有司奏請故皇太子宜謚曰戾史良
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親皇
孫謚曰悼親謂父也母曰悼后比諸侯王漢
諸侯王母夫人皆曰后園置奉邑三百家後
八歲有司復請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
因園爲寢以時薦享戾夫人曰戾后皆益奉
園民光武中興上承元帝建武三年以皇祖
皇考墓爲昌陵後改曰章陵縣置陵令守視
皇祖考不加尊稱皇考仍舊稱南頓君十年

追尊宣帝爲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前
此十一帝主皆納高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
安春陵節侯以下四世於章陵節侯光武之
高祖東晉元帝由琅邪繼統即位之後以父
恭王無他子立皇子裒爲琅邪王奉恭王祀
其後王薨琅邪皆更立王終晉之世前代帝
王自諸侯入奉大統尊其本親不失禮者三
帝也宣光於其父祖惟營墓置園邑令丞所
以異於諸侯也而不加尊稱不封國邑本恭

親之義也不加尊稱尊正統也不封國邑子
無爵父之義也文雖不著其義可推也亦見
於師丹議其曰親曰皇祖曰皇考者有司之
失也何以言之父祖之尊不容改更稱謂但
以上承大宗不得復顧　私恩故服有降等
而名無異稱儀禮喪服傳齊衰期爲
其廟鄭康成云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
也名先人　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若
是則豈可稱於羣臣論　故宣帝詔

直曰故皇太子是也然則考與父　別采
禮　曰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郭璞注尔雅不
取此義然則學者當從禮記爲正白虎通曰
父矩也度以教子者也考成也言有成德也
廣雅云母牧也言育養子也妣媲也匹於父
也曰教曰養親之之辭也曰成德曰匹父尊
之之辭也故禮有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無
世考妣叔考妣之說此其所以別也宣光之
世議者不能推本此意以開導時主使盡禮

意故曰有司之失也昔元帝雖越在江介而
能定其大義不失統紀者以當時諸儒若賀
循輩非一皆有禮學國爵詳正本末不違越
於先代不致取譏於後世誠有由也自先帝
紹位之始深惟其故追貴宗室諸王獨國爵
濮安懿無所加進崇奉之禮不過置園陵立
國廟而已此合乎宣光尊本恭親之美也初
議稱親後亦罷寢特封王之子爲濮公使世
世奉祀以正其國統此又德過於二帝區區

晉室不足擬倫也宣光為皇孫南頓君立後後世使羣臣郡國奉祀此
師丹所謂無主不正之禮是也哀安威尊其父祖為皇而使王子孫奉祀此失禮之大者
也其尊曰皇者禮如天子天子不敢臣之高祖之於太上皇是也今使羣臣諸侯奉祀神
不歆非類皇豈得享之哉故三代所以尊王者後待以不臣得用其國之儀物服色以祀
其先王者為此也唐立孝敬皇帝奉天皇帝廟京師皆有司行事追尊讓皇帝以其子孫
為嗣寧王奉祀事亦因循前代之失也今欲因改封故王議追
尊之禮莫若增陵廟以奉國之名加本國以
嗣王之名既合於古義又不違　先帝之本
意也　先帝不追尊仙遊縣君益見　聖慮

之深遠也魏明皇帝詔曰哀帝以外藩援立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既尊
共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僭差无度人神弗祐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
為戒是哀帝一失正禮取誚後來本欲尊親反貽重毀如是豈得為孝乎東晉孝武帝太
元中崇進所生母為太妃范甯亦曰子不得爵命其母如是太子婦必也正名寧可稱母
今議尊崇謂宜許其所生宗室子援羣臣封
育母之例請加封號朝廷以誕育先帝之故
優詔褒述特進大國既緣宗室之請則不失
正禮推以　先帝私親則其他宗室不敢為
比亦可以成　先帝之志也或嫌爵母則因

濮國以爲號可也治平四年十月上時同見太常寺兼禮儀事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九十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3494555 v.10

論孔宗愿襲文宣公　劉敞

臣等謹按漢元帝初元元年以師孔霸爲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而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八百戶祀孔子及霸卒子福嗣福卒子房嗣房卒子莽嗣皆稱褒成君至平帝元光二年始更以二千戶封莽爲褒成侯而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以此觀之則褒成者國也宣尼者謚也公侯者爵也褒成宣

尼公者猶曰河間獻王云爾蓋推宣尼以爲褒成祖非用褒成以爲宣尼謚也唐世不深察此義以褒成爲夫子之謚因疑霸等號封褒成者皆襲其祖之舊耳故遂封夫子文宣王而爵其後文宣公考校本末甚失事理因循承襲至今不改　先帝旣封泰山親祠闕里又加文宣以至聖之號則人倫之極盛德之顯名盡在此矣尤非其子孫臣庶所宜襲處而稱之者也臣等以謂無擇議是可用其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宗愿伏乞改賜爵名若褒成奉聖之比上足以尊顯先聖有不可階之勢下不失優異孔氏使得守繼世之業改唐之失法漢之舊傳曰必也正名又曰正稽古立事可以永年此類之謂也（至和二年四月）

（上時爲知制誥敕文宣公可特改衍聖公）

乞罷追帝孔子　李清臣等

臣伏准批送下判國子監常秩李定黃履呂升卿等劄子奏爲乞追謚孔子帝號及乞於

孔子廟庭建立孟軻楊雄像貌加以爵號成
時從祀等事送臣等詳議者臣聞堯舜用道
以治天下孔子明道以傳後世堯舜君也孔
子臣也同爲聖人道德同也堯舜聖人也孔
子亦聖人也而或爲君師位號不必同也故
道德存于人而所歸常同位號受于天而所
遭常異此事理之固然而名分之所不能齊
也然則孔子雖無位豈害孔子之聖哉故歷
代尊之廟貌舊亜服被衮冕弟子侍配自天
子以下皆北面師事之或封其子孫世世不
絶今　陛下以不世出之聰明有堯舜之位
而用孔子之道德以制作法度養育天下其
於二三聖人之業可謂兼之矣而左右之臣
推原道之所自建畫大義謂宜追謚孔子而
帝之意義甚美然臣愚惓惓切有未同者昔
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之所不與今無位
而帝之處非先聖之本意且孔氏雖聖異於
也究考古今自非推五嶽之天神及追謚

祖宗之同體而以異姓爲帝號於故事亡有若以之顯號發策動觀聽於天下臣誠以爲未安也 陛下若深探儒老從官尊廣道德之意折衷其論發自 聖斷特詔有司升先聖釋奠爲大祀使列於郊廟日月天神之次禮樂祠事皆增而大之及封爵孟軻揚雄賜謚立像侑坐配食卓然異於武成之祀不足以示 陛下興儒隆師修德明道之大旨臣忝職爲禮官獲奉明詔使得預茲議不敢回隱所見以苟免違異之罪惟聖神裁幸

熙寧七年十二月國子監常秩等言竊惟孔子之道萬世帝王所宜師法歷代之主雖知慕其名而不能行其道雖嘗崇其號而不能盡其實今陛下發明經術陶成天下之士至於作新百度又未嘗不推原其意可謂能行孔子之道矣然其爵號猶襲唐制臣等聞皇以道帝以德若孔子可謂道德之至者也宜因盛時追謚帝號以盡聖人之實以稱尊崇之意其冕服祠事乞下有司詳定制度又言孔子之後能明聖人之道者莫知孟軻揚雄而歷世以來未嘗加以爵號又不載之祀典欲乞於孔子廟庭建立像貌加以爵號歲時從祀以稱陛下崇尚儒術之意詔兩制與國子監禮院官詳定以聞於是翰林學士元絳等言參詳自生民以來莫盛孔子雖當時無位不得以有行然其教之後世者上自天子下逮黔首

業不師用其道則其德業盛大不待論之而後著也中間有唐雖嘗加以王號在於後世尚為臣爵誠不足以偁先聖道德之實欲乞依國子監所請尊加帝號委得允當乃冕服祠祭等乞下有司詳定制度孟軻揚雄出於孔子之後能明其道以闢邪說其於後世誠為有功各乞封以公爵仍欲並依國子監所請孔子舊號有所未盡乞別賜改謚清臣時判太常寺上此奏

## 論孟子配饗　林希

臣伏見古者配饗及從祀但取著德立功其道有以相成者不必皆用同時之人如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先農之祠則以后稷配神農勾芒為少昊氏之子祝融為高辛氏之子今春秋之祭則勾芒配伏羲祝融配太庭迎氣之日又為之從祀是異代之人得為配享明矣唐正觀二十一年詔以伏勝高堂生杜預范甯之徒二十一賢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至今猶為從祀孟子於孔聖之門當在顏子之列至於荀況揚雄韓愈皆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久未配饗誠為闕典伏請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饗文宣

王設位於兖國公之次所有荀況揚雄韓愈並以世次先後從祀於左丘明等二十一賢之間所貴上稱　聖朝褒崇儒賢備脩祀典之意

貼黃檢會左丘明至范甯二十一人並封伯爵如允所請即乞荀況揚雄韓愈並加封爵自國子監及天下至聖文宣王廟皆塑鄒國公像其冠服同兖國公仍畫荀況等像於從祀之列荀况在左丘明之下揚雄在劉向之下韓愈在范甯之下冠服各從封爵

元豐七年四月先是晉州奏據雄州防禦推官知秀州崇德縣事充州學教授陸長愈狀切聞朝廷近降敕命追封孟軻為鄒國公長愈幸蒙推擇備數外學以督州徒遭遇聖世崇嚮儒術推原道德發明之由以孟氏為有功於聖人特加爵號不惟錫土封貴廟祠而已將使天下學者知所尊尚而不失其指歸此當今甚盛之舉往者之所未嘗及也天下幸甚然長愈猶有管見伏觀每歲春秋釋奠于先聖至聖文宣王以先師兖國公顏子配享近制十哲皆得分獻長愈竊以謂朝廷既封孟軻為鄒國公則亦宜從祀蓋爵之既加禮數公異爵之於先師則為已隆班之於十哲見一

已殺惟與孟子並配爲得其宜至於回
坐則非長敦議也孔子之得顏
則田也見而知之孟軻之學孔子則軻
也聞而知之見而知之而爲聖人之並
聞而知之而爲聖人之徒其時雖未其
道則一此長愈所以謂並配爲得其宜
也論其知覺之先後居世之近遠則門
人爲親而餘必疑孟上以其聞先聖之
道距揚墨之言後世爲有功而孟不在
顏下此長愈所以謂序坐則非所敢議
者也欲乞令後春秋釋奠並以充郊二
公配享如允所請即乞下禮部定奉次
序立式伏乞備錄閣奏本州據陸長愈
狀奏闕得　旨下太常寺定奉本寺看
詳以謂先聖文宣王先師顏子配享以
史從祀皆其門第子也孟子之道固當
導禮然於孔子典代難與顏子並行配
享本官所請難議施行者令時爲禮部

郎官上此奏

## 論孔子後凡五事　顏復

臣聞二帝三王之道至孔子而大明百家之雜不能誣萬世之遠不能晦有天下國家者飾有其教思隆其報故與社稷並祀自古皆有土邦無化不立有生皆欲食俗無禮不成由是論之其功輕重又可喻矣歷代致治之君又爵其後使襲美號以昭聖人之澤賜以給廩以豐其享然制度未立聖人之祀客有

時而不振廢令之可行者其要有五一曰尊其祠享二曰優其田祿三曰復其廟幹四曰司其法則五曰訓其子孫專其祠享者漢魏以來皆以嗣侯專奉祠事　國朝乾德以來嘗詔其後宜延世助祭曲阜官使嚴時享又詔襲封人令常任近便官不得遠去家廟近世孔氏雖紹孔聖公爵多任外官違離陵廟名實乖異無主祭之責俎豆之事勢難精虔欲乞今後襲封之人並理所入資序留奉祭祀如有卓異才行爲朝廷採擢及通判以上並擇以次當承襲人權主廟事子孫未立通擇近屬漢孔霸元帝即位爲帝師錫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上上書求奉孔子祭祀詔以所食八百戶祀孔子故霸遂長子福于魯奉夫子祀乃其故事優其田祿者前代褒成褒聖崇聖奉聖侯食至千戶唐曾給百戶爲采邑　國朝太平興國二年免其家租賦至　眞宗朝又增賜田至二百頃後因示

東監司奏官爲制樸歲課甚薄欲乞賜增良田俾其家自藝庶仰祀俯養僅得封公之禄復其廟幹者自漢以來孔子之廟或以吏卒百戶守衛或又增戶以備洒掃 國朝祥符中給近便戶以奉塋廟又給守兵後定差鄉兵五十人謂之廟戶以備庶役熙寧役法之更此制漸削今差使仍舊欲乞復差廟戶五十人以守衛灑掃師廟及充王祀者白直其約束並用役人之法則人不知勞悅乎輸力

不悖聖師使民之義司其法則者孔氏祭享恭怠財賦均滯使人塵逸皆繫一時主家之人使刻薄之吏得以撫闞而爲言致緣其小故以廢其大者由無立法防弊之素也欲乞置官一員或就擇本路佐黨其祭祀之式財用之例役使之科郡縣以時鈞考而懲勸焉則弊消于未然而師門益尊矣訓其子孫者祥符初賜曲阜宣聖廟九經書疏釋文史集今本州選儒生講授 祖宗錫聖人之裔又

如是之深厚後人不能茂明以及廢失是可惜矣欲乞 朝廷命有經行官或選儒生而秩以禄俾講授闕里誨勵孔氏及其鄉黨則能者成才罷者遠罪鄒魯之風教易復行不止能保其祭祀而已五者並用則 聖朝崇儒報本之實淳粹悠久度越前代遠矣元祐二年上時為禮部員外郎

乞定子思封爵　朱光庭

臣朱其准 朝旨抽索看詳禮曹文字取到禮部公案一件元祐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承受都省送下宣義郎孔若蒙狀乞追封孔伋爵號本部八次符太常寺勘會經隔年月未能結絶今檢會一 朝旨一項事干大體仍令申取 朝廷指揮已牒禮部促令結絶去訖須至奏請者

右臣切詳孔若蒙陳乞孔子之子鯉孫伋封爵事伏緣古者封爵之及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如鯉雖孔子之子然始聞詩習禮德不

著見而早世伋字子思嘗學於曾子得聖道
之傳著爲中庸一書垂之萬世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朋友盡斯道者可以造聖賢之域至
于窮性命之理究中和之致講天德之微旨
論至誠之妙用孟子師之然後得其傳固非
荀楊韓之可企荀楊韓尚蒙 聖朝茅土之
封而獨未及子思誠闕典也伏乞 朝廷特
下禮官定子思之封爵以顯 朝廷尊隆聖
道之意乃盛德之舉也伏乞 聖慈特賜施
行

貼黃昔孔子仕魯從大夫之後鯉無襲
封之理後世尊孔子以王禮今日特正
襲封以屬若蒙乃其禮也又緣鯉之見
於經祇有學禮之訓德未著於世而早
亡子思則傳聖人之道見於世者也孟
子師之然後得其傳荀韓揚固未及其
堂奧今 聖朝封孟荀韓揚獨不及子
思於義誠以爲未足伏望 聖慈特正

子恩封爵以永萬世纂傳之道光緒五年四月

上著爲右諫議大夫

## 羣祀

論修火祀　胡宿

臣伏以火正閼伯之祠在南京　國朝受命之地自祖宗以來未領祠官切爲　朝廷惜之按春秋傳高辛氏之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以主辰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以主參故參爲晉星又襄公九年傳陶唐氏之火正曰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且五行之官祀爲貴神每歲五時祀之謂之五祀火正又配食於火星者以其於人有功祭火星又祭之漢書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鳥首正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以救民疾云爾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周官保

章氏之職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鄭氏引十二次之分則亡大火宋也左氏傳亦曰宋大辰之虛漢書地理志宋房心之分野周分微子於宋今睢陽是也按圖經云商丘在宋城縣西南二里高八十丈周廻二百步今閼伯之祠直當其上蓋房心天帝之明堂　太祖皇帝於此受命奄宅天下以宋建號以火紀德都梁宋之郊當房心之次則大火之精閼伯之靈擁祐福蔭國家潛受其施者深矣而傳序四聖享祀弗及祥符中交修大禮栱揖諸神雖偏方遠國山林之祀不出經據偶在祀典者尚秩王公之爵增牲牢之品而大火閼伯　國家蒙福之地又陶唐氏之火正宋興八十年祠官不以聞此有司之闕也又按左氏國語董因逆晉文公於河公問曰吾其濟乎對曰昔之出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是為大辰辰以成善又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韋昭以為食為農祥周

先后稷之所經緯以成善道子孫繼續其祖如穀之蓄滋准此而言則東方七宿房心通有農祥之稱若因舊立古祠除潔壇地臨遣近臣對祭閼伯不惟講脩火正亦足以祈求年豐以陶唐之舊祀　祖宗之闕與一旦陛下俛而復之爲萬世法詒厥子孫丕錫純嘏臣不勝區區（康定元年上特爲集賢校理同判吏部南曹詔下太常禮院言伏以閼伯爲堯火正實居商丘主祀大火能宿其官後世因之祀爲貴神配火侵食亦如周棄配稷后土配社之比下歷千載遂爲權祠　祖宗已來郊祀上帝而大辰已在從祀閼伯之廟每因赦文及春秋委京司長吏恭致沃奠咸秩之典未始云闕然　國家有天下之號實本於宋五運之火又感火德宜因興王之地商丘之舊作爲壇祧秩祀大火以閼伯配之每建辰建戌出納之月內降祝冊詔留司長吏奉祭行事籩豆牲幣得況中祠肆非舊章特示新禮其閼伯之舊廟弁壇祧之制請如宿所奏官爲修崇之其言比年國家數有火災宜遣使告謝然消復變異專在君德恐未可施行）

論鬻祠廟　　張方平

臣伏見司農寺奏請降下新制應祠廟並依坊場河渡之例召人承占收取淨利本府勘會在府及管下所管祠廟五十餘處尋已依

應施行訖內有關伯廟宋公微子廟已係百姓承買閼伯廟納錢四十六萬五百文微子廟十二貫八文並係三年爲一界臣竊以閼伯遠自唐堯遷此商丘之土主祀大火而火爲國家盛德所乘而王 本朝歷世尊爲大祀微子宋之始封君開國于此亦爲 本朝受命建號所因載于典禮垂之著令所當嚴潔以奉時事又有雙廟乃是唐張巡許遠以孤城死賊所謂能捍大患者今既許承買之後小人以利爲事必於其間營爲招聚紛雜冗褻何所不至慢神瀆禮莫甚於此蓋聞有天下者祭百神故咸秩無文惡乎羣祀先聖哲王所以致恭于鬼神者所以爲國家萬民六經訓典備矣故曰克典神天俾作神主此人君之職也今餉歲收微細而損國體至大臣愚欲乞 朝廷詳酌留此三廟更不出賣以稱 國家嚴恭典祀追尚前烈之意熙寧九年八月

公時知應天府上批司農寺鬻天下祠廟國黷神此爲甚者可速令更不施行其司農

寺官吏令開封府劾之又坐擅鬻祠廟爲首之人已劾罪其赦後不覺舉改正官可幷劾之又詔司農寺市易司俯改制度並進呈取旨不得一面擬進行下

乞考正歷朝之祀　顏復

臣聞禮或失中寧過于厚過厚之積不可致遠國之大事無若于禮禮者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言固厚矣然皆本先王立法而後言三代之時不無不正可疑之祀由聖人裁之以義是者存之否者去之爲天下不刊之通法雖有高才強辯莫能舉廢也近世拘儒不考本義操寧厚之疑論謂歷代之祀有出于秦滅學之餘時君迫取俚儒無根之說者有原于緯候妖妄之書者有由諸儒解經一時臆見穿鑿傳會者有取傳記非聖雜書者有本方士術家禬禳陰陽拘忌之術者既謂莫敢廢之與常祀共行則民疑致力祝多愧辭有司奔走不勝媟瀆學者觀之莫原其禮雖齋明盛服思之如在嘉玉吉幣豐牲絜粢至神不歆矣　國家襲唐

之舊有加無損　皇帝陛下寅畏三靈勤恩
羣祀　太皇太后陛下明德格神葯方伊蝦
唯歷朝之弊未深講明此達禮者夙夜惓惓
于盛時也伏乞降詔禮官攷經爲正凡于讖
諱及諸儒曲學前古汚朝苟制諸子疑禮道
士醮祈術家厭勝一切刪去然後大小羣祀
皆合聖人之制行之無瀆慢之嫌奉者免繼
倦之色潢汙可薦黍稷惟馨上帝居歆百神
享止三時不害景福來同矧禮成樂備之世

是以臣懇冒昧喁喁有望于　陛下也惟
陛下留神則臣與達禮之士不勝大願（元祐元年）
（時爲太常博士）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九十一終

# 會通舘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九十二

禮樂門

朝會

論入閤圖　張洎

臣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入閤圖宜令史館脩撰楊徽之等四人將舊圖比對錯誤文字改正修畢却送閤門者臣伏以　朝廷典憲簡冊具存近代因循多違舊式今　陛下以入閤圖處文字錯誤再令比對即知聖念於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九十二

禮樂門

朝會

論入閤圖　張洎

臣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入閤圖宜令史館脩撰楊徽之等四人將舊圖比對錯誤文字改正修畢却送閤門者臣伏以　朝廷典憲簡冊具存近代因循多違舊式今　陛下以入閤圖慮文字錯誤再令比對即知聖念於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臨朝儀注謹重至矣臣幸因詔旨敢貢管窺
沿襲之宜惟明主裁酌切以今之乾元殿即
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爲外朝在唐爲大朝冬
至元日立全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
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爲中朝在漢爲前
殿在唐爲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妃后皇
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科舉人在
此殿也今之崇德殿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
爲內朝在漢爲宣室在唐爲上閤即隻日常

朝之殿也昔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置紫
宸上閤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而
理紫宸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
從之盛御殿則有鈎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
常朝亦猶立仗前代謂之入閤儀者蓋隻日
御紫宸上閤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
吾仗候坐勘畢喚仗即自東西閤門入故謂
之入閤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爲上閤
甚非憲度況　國家丕承正統宇內治平凡

百寮章悉從損益唯視朝之禮尚屬因循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殿前地位連横街亦甚廣博伏請改創此殿以爲上閤作雙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即唐之延英殿是也爲雙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叶前經今輿論乃以入閤儀注爲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竊按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謂之三司爲侍從供奉之官今常朝之日侍從官先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則東西對拜甚失北面朝謁之禮今請準舊儀侍從官先次入起居畢在左右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故謂之蛾眉班然後宰臣率正班入起居庶免侍從官有東西對拜之失得遵正禮臣又聞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疏數視政事之繁簡唐始命五日一朝景雲初年復循正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雙日不坐其隻日或遇大寒

盛暑陰霪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日宰臣以下奏覆公事即時特開延英召對蠻夷入貢勲臣歸朝亦特開紫宸引見 陛下自臨大寶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雞鳴而起聽天下之政雖剛健不息故天德之常然而游焉息焉亦聖人之謨訓儻君父焦勞於上臣子緘默於下或不能隕身碎首引大體以爭則忠亮之心有所不至矣臣欲望 陛下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雙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陰霪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大官進食之後於崇德崇政兩殿召對宰臣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勲臣歸朝亦特開上閤引見並請准前代故事處分臣聞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苟動靜有常恬智相養憂勤宵旰則當躬政於晨旒端拱穆清則可怡神於元默夫如是聖君嚮明御極之治勞逸相均高明配天博厚配地悠久而無疆矣臣向承朝命叨居館職邦國儀法

合預參詳當文思有截之時獻虎蓮無膚之
說儻裨萬一雖死猶生淳化二年厂月上時爲諫議大夫初
太宗以入閤舊圖承五代草創禮容不備於是命徽之等討論故事別爲新圖十二月朔
遂行其禮於文德殿洎與徽之等同撰六新儀又撰奏此疏

乞約先天制度前殿取旨　宋綬

臣伏見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奏事常至日
晏唐五日一開延英止與宰相近臣論議政
事今承祖宗基業盡有舊制酌中立制正
在今日唐先天中睿宗爲太上皇五日一次
聽朝處分軍國重務及三品以除授決重刑
明皇日聽朝授三品以下決徒刑請令中書
樞密院約先天制度自非軍國大事及大
除拜皆前殿取旨臣賽亦止於前殿對見天聖九年太后稱制又上未嘗獨對羣臣故綬上此奏由是忤太后意自翰林學士改龍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

論後殿起居　司馬光

臣竊見　國家從來以垂拱崇政爲便殿乗
輿每旦先御垂拱退御崇政是以侍從近臣

已於垂拱起居者非有職事奏對更不復至崇政近歳以來乘輿間日一御垂拱有司不詳事體本末遂令學士待制及兩省官只赴垂拱不赴崇政起居近以山陵未畢乘輿不御垂拱將近旬月學士以下遂廢起居之禮豈有各爲侍從近臣動踰旬月不得瞻望黼扆臣恐 朝廷之儀由此相承寖益訛謬欲乞今後乘輿御前殿並令學士待制及兩省官赴後殿起居或以太煩即令兩日一次起居嘉祐八年九月上時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乞宰臣押班一依舊制 ·又

臣伏覩五月七日勑文准四日手詔今後宰臣赴文德殿押班自春分後或遇辰牌上秋分後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止令傳報宰臣更不過令御史臺一面放班餘日並依祥符勑命旨揮永爲定制所有前降下太常禮院詳定文字更不施行者臣竊見從來垂拱殿視事比至中書樞密院及其餘臣寮

奏事畢春分以後少有不過辰初秋分以後少有不過辰正自　陛下臨御以來惟近因服藥嘗於辰牌以前駕起入內自餘皆在辰牌以後然則自今以往無事之日宰臣來不赴文德殿押班也臣竊惟文德殿爲天子正衙宰臣爲百寮師率百寮既在彼常朝則宰臣理當押班斯乃前世舊規自　祖宗以來未之或改今　陛下即政之始事非有大利害者恐未須更張伏望　陛下特降　聖旨令宰臣一依　國朝舊制押班若　陛下以前者已降手詔必欲限以時刻者即乞自春分後遇辰正牌上秋分後遇巳牌上並依今月四日指揮施行猶庶幾此禮不至遂廢治四年五月上時爲御史中丞乃剳今後春分秋分後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宰臣更不過文德殿押班餘依前降旨揮

乞釐正文德正衙之制　劄中行

臣伏見文德正衙之制尚存常朝之虛名襲橫行之謬例有司失於申請未能釐正兩省

臺官文武百官赴文德殿東西相向對立宰臣一員押班聞傳不坐則再拜而退謂之常朝遇休假併三日以上應內殿起居官畢集謂之橫行自宰臣親王已下應見謝辭者皆先赴文德殿謂之過正衙然在京釐務之官例以別敕免參宰臣押班近年已罷而武班諸衛本朝又不常置故今之赴常朝者獨御史臺官與審官待次階官而已今垂拱內殿宰臣已下既已日參而文德常朝仍復不廢

舛謬倒置莫此爲甚至於橫行參假與夫見謝辭官先過正衙雖沿唐之故事然必俟天子御殿之日行之可也有司失於申請未能釐正欲望特賜指揮先次罷去

元豐四年十一月上時爲日御史知雜事詔下詳定官制所本所言今天子侍聽政于垂拱以授執政官及內朝之臣而更於別殿宣敕不坐實爲因循之誤兼在執事陞朝官五日一赴起居而未有職事者反日參趂數之節尤爲未當又宿見謝自己入見天子則前殿正衙對拜自爲虛文其連遇朝假則百官自赴大起居不當復有橫行參假中行乞罷常朝及正衙橫行爲是從之

論正旦日蝕請罷宴　富弼

臣學術空疎才識庸懦謬蒙獎擢充職諫垣
苟有見聞安敢緘默伏以日者君之象日有
食則人君恐懼修省損饍徹樂衣素服避正
殿求蠲務所失許百僚上封事食於常時已
謂非吉況在歲旦尤爲深災今明年後伏覩
大陽虧蝕衆所觀仰稽諸前籍可謂大異臣
竊聞戎使在館欲取今日御宴若用常禮盛
饌作樂是重夷狄而忽天譴殊無恐懼之心
臣甚爲　陛下不取也假令臣子有過
陛下未欲加責且示戒勵而絶無憂恤危消
如故怒之之意當何如也天之留意於
陛下亦猶是焉伏望　陛下出自聖慮罷此
宴會或恐定制不可遽已即宜令戎使就館
別日遣近臣押賜御筵更慮戎使已入難於
中輟即令之會秪且徹樂亦無所妨不可謂
之張皇亦不謂之輕易天文謫見萬姓皆覩

罷會徹樂不出內庭非張皇也救天之災惟恐不速感天之意不可不深觀變側身宜不旋踵非輕易也如此則上可以祇警戒下可以慰說人心亦使戎人見 陛下德禳災傳聞外夷足爲鉅美會道法事一切不用此外更乞 陛下夙夜戒懼以塞變異則聖躬無疆之慶亦宗社無疆之休臣不勝大願昨日中未時臣赴館宿於街衢間見此虧食過夜投進文字不及伏望 聖慈恕此忽迫之罪 康定元年正月上時知諫院

## 論乞早罷聽樂上壽　富弼

臣於今月二日率百寮拜第二表上 陛下尊號及請聽樂今日早蒙降第二批答所上尊號不允已斷來章在庭數千人無不相顧稱歎謂古之帝王雖甚盛德者無以過之 陛下即位未久萬方謳頌者不可勝道今又作此一事人益悅服苟美利之德相繼不絕自中及外由士大夫以至黔庶轉相告報則

何憂乎天地災變不息臣竊內極欣忭賀
陛下非常之美也然聽樂批荅不許而未有
斷章指揮臣切慮　聖慈未欲違拂群情更
容上一二表而止又慮　陛下用服除常典
不得已且從衆請比臣所以更竭愚管切有
所陳也初二日臣與曾公亮已下共聞宣諭
以久旱未雨尚欲避殿自責臣退而慚惕無
地容身然臣雖萬千其數憂懼以及於死終
不若　陛下一人內發至誠側身脩省則立

可以感動上下神祇也昔周成王不知周公
之聖天大雷電以風拔木偃禾王悟出郊即
時天雨反風歲則大熟宋景公時熒惑守心
公有三善辭熒惑亦即時退度是知人君脩
德消變天應如響只恐誠意有所未至耳伏
自去秋以來災變特異人情恐駭于今不寧
在於尋常謹告尚須損膳徹樂豈於今參反
欲於降聖節日令百寮稱觴上壽而有聽樂
作歡之理哉聖意以此使在館且欲循用常

禮臣謂當此之際正是 陛下以中國之大
天子之尊推行至德以彰示夷狄之時也臣
見 仁廟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在日者之説
最爲不祥臣時作諫官立上章乞撤殿樂
以應天變其賀正北使俟令就館宴設而參
知政事宋庠力勸 仁宗不納臣議臣別自
面奏云昨 朝廷已却遣人使虜爲虜廢樂
行此禮則大爲中國之羞也久之奉使虜曰
果云是日虜主傳宣日蝕 皇帝不聽樂以

令就館宴南使 仁宗思臣前奏深以爲悔
然事以不及矣今來聽樂之請伏望 陛下
亦如尊號拒而不從并聖節上壽亦乞權罷
則上可以答復天譴下可以慰悅人望
陛下至誠至德孰曰不能感動天地亦所以
使夷狄知中國天子所爲與尋常相遠萬萬
也熙寧二年四月上時爲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論誕日罷燕雨澤之應 又

臣今日與曾公亮以下議於十五日郊表

陛下御正殿聽樂復膳此實臣子之至意也
臣等不可不請　陛下不可不從然竊觀
陛下近日戒懼謙損深自刻責雖古之聖帝
明王無以過此　陛下答上天不可謂不至
上天報應　陛下不可謂不速夫避殿減膳
徹樂此三大事誠合典禮然　陛下濬發之
至惟於誕日特罷稱觴最爲至切者蓋此事
謟佞易爲進說上下易爲取惑而　陛下聰
哲英悟斷然不疑促降詔書即日宣布獨此
一事所以遽能感動天地當日得雨幽靈降
格如在目前聖意天心合如影響人情欣悅
和氣頓生矧今戎使日覲中國異事尤爲
陛下非常之慶也然臣之極爲喜者又甚於
此何哉緣累年災變實爲至多地震朔方益
可驚駭時覽奏報至今未已天有常道必不
虛發臣大爲朝廷憂之今　陛下一發至誠
行所難行之事上天立有報答明白卓越昭
示天下迺知天意諄諄未厭宋德更俟

陛下恐懼修省常者　及遠離奸佞親近忠
良恭畏上天始終不改即災異可弭而太平
可致也此臣所以為極喜又甚者也伏願
陛下未以今日雨澤為喜當以累年災變為
懼兢兢業業日謹一日凡百舉動常為義理
之所存對接上天近若觀又極畏惕厲夙夜
無忽如誕日甘澤之應者自此必常有焉苟
異於斯漸生逸豫則天意人事實未可知蓋
脩德致雨其速如此萬一於德有損其災應

豈有緩耶惟　陛下念之不忘迺天下之幸
也今上表所請或令再三而允所貴始末相
應也熙寧二年四月上　上親拱手詔答曰義忠言直理正文簡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諸几席銘諸肺腑老是戒更願公勿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致也

論誕日罷燕雨澤之應　又
臣於今月十四日因具劄子奏欲上表請
陛下聽樂復膳還御正寢因進愚慮乞
陛下未以今日感應為喜而當以累年災變

為懼益修聖德以答天意十五日晚夜漏上
後伏蒙 陛下特賜内降一封親洒宸翰密
布淵旨捧讀之次驚喜交極其略曰置之枕
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夫狂瞽之見何足當
聖意如此之厚昔漢文帝集上書囊爲殿帷
唐明皇寫無逸圖置於内殿憲宗以自古君
臣善惡事迹書於屏風施諸便殿臣校之今
日 陛下過於三主遠甚何也上書囊乃天
下議論所貯無逸篇乃周公之辭屏風書君

臣書迹迺古先衆戒所聚今 陛下只以臣
一妄庸人所說而遽已置之枕席是所謂市
骨始隗之意若果有眞賢出而爲朝廷謀謨
天下之事則 陛下待之將如何耶臣故曰
陛下過三主遠甚者以此也又曰更須公不
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
此臣尤所惕懼戰汗達旦不寐終日不食臣
本何人徒荷 陛下誤聽付以大柄臣前在
政府氣壯志銳尚何所補今者且病氣志凋

耗　陛下復何望焉然臣不敢不勉惟曰方
疾少副　陛下所以用之之意第恐才業空
疎尚不驗逐目前之務究營道致治乎又況
弭天災立太平乎惟是圖報之心死而後已
豈有替於今日哉然臣向者已嘗爲　陛下
粗陳其一二臣只能舉朝廷得失告諸
陛下而止矣必欲變禍爲福反災爲祥須在
陛下信納主張而力行脩至德而盡至誠則
方能感動天地招來善應書曰皇天無親惟

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又曰民罔常懷
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陛下上
事天下安民脩至德推至誠此皆必然日行
之事不可斯須而離也離之則弭天災致太
平也遠矣又不止於遠董仲舒所謂天出災
害而不知省出怪異而不知變傷敗乃至者
臣恐必將有焉更望　陛下憂勤厲翼夙夜
不懈皇天鑒于上生民應於下則　陛下可
奠枕而卧垂衣而治矣犬馬之誠筆舌難盡

熙寧二年四月上

論亢旱乞罷春燕　曾肇

臣伏見去年諸路災歉京西陝西人至相食冬間屢得嘉雪粟麥甚茂飢民嗷嗷待此以濟而雨不時應旱氣已成麥苗萎黃勢將槁死雖有收成之處所得固已無多若飢饉荐臻公私受弊有不可言者此正君臣側身畏事憂恤百姓之時而恬然莫以爲意此臣之所未諭也 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陛下畏天愛民海内所知豈忍生靈轉徙溝壑恐是上下蒙蔽苟實聖心但云雨澤小愆未至害事九重深遠何由盡知臣等承乏從官不敢雷同隱默敢効小補仰裨萬一伏見已定今月十七日春宴臣愚切謂天菑方作民食未充乃於此時君臣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伏天災導迎和氣伏望特賜德音爲罷春宴使百姓咸知 陛下之意人心既悅天意亦順必有膏澤應聲而至猶足以救垂死之苗

獲豐登之望蓋輟一日之遊[illegible]

在於聖心宜無難者惟留神無忽天下幸甚

元祐四年上時爲中書舍人先是春中丞李常

請罷宴執政不行三月十五日御史彭汝礪

同上此奏十六

日批出罷宴

臨幸

論陰雪乞罷上元放燈 歐陽修

臣伏以上元放燈不出典禮蓋自前世習俗所傳皆俯徇衆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爲嬉游若乃時和歲豐民物康富以爲樂事亦是人情今自立春以來陰寒雨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寒凍之人死損不少薪炭食物其價增倍民憂凍餓臣本府日閲公事内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稱因爲貧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婦人凍死其夫尋亦自縊竊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勝數昨日聖恩放官債錢正爲如此日下陰雪未解便便得晴明坊市不免泥淖聖駕所歷衝冒風寒况方以日食之災避殿減膳聖心[illegible]外[illegible]求

乞特罷放燈所有常年酌獻之
得晴明亦乞差大臣攝事所有見令供擬遊
幸及脩道路寒凍兵士並乞放罷庶幾上副
陛下畏天憂民之心（嘉祐四年正月上時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乞罷上元連日游幸　　司馬光

臣等伏見今歲以祈穀改日之故車駕併以
十三十四日幸諸寺觀臣等竊惟上元觀燈
本非典禮正以時和年豐欲與百姓同樂爲
太平之榮觀而已去歲四方諸州多罹水旱
鰥寡孤獨流離道路伏計　陛下念此未嘗
去心切恐有司不明大禮務循故事無所減
損不稱　陛下子愛元元之意又連日游幸
在於聖體亦爲煩勞伏望　陛下比之每歲
特減游觀之處以閔恤下民安養聖神天下
幸甚（嘉祐七年正月上時同知諫院）

論饑疫乞罷上元放燈　　彭汝勵

臣體問今年上元遊宴例皆仍舊臣伏念獨
樂樂不若與人之樂與少樂樂

樂故古者於荒政則蓄樂於大樂大
樂蓋能同天下之至憂則能同天下之至樂
也臣伏思乾德之禍廣西幾殲焉官吏屠戮
屍骸未斂頻年京淮江浙東西死於飢疫者
至數十萬病者未興流散者未還集於道路
村野有蕭然為狐狸豺狼之墟矣威茂之師
未勞洮隴之役復新十萬之兵宿於煙瘴其
以戰及疾死者甚衆孤寡泣涕惸獨悲啼相
號於路而招魂於萬里之外災害變故莫大

焉古人於此不敢私燕樂於一食之間而
陛下供張宴游尚循前之舊未聞少損臣以
謂此非樂以天下之意也臣知 陛下有堯
舜之仁愛恭儉園圃無非時之遊幸倡優無
過誤之恩寵一朝之樂決非 陛下之所固
欲也亦將同民欲而已然吏民死於凶禮死
於兵役死於瘴癘皆 陛下所子者宜與之
同其憂而乃欲同其樂臣終疑之臣欲上元
自 神宗神御殿酌獻外並賜罷

而明此意詔天下臣知窮
感泣知　陛下所以哀矜
在其衷而使天下官吏知　陛
其民知如是也釋宴樂之私而慰中
勤畏之誠以答因仍之天變其爲計
昭然明白矣老子曰殺人衆多以悲哀
戰勝以喪禮處之蓋不欲以戰屈人故也孟
子曰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
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蓋與同樂故也惟

陛下念之臣愚不知忌諱惟　陛下裁察

十年正月上時爲監察御史裏行

論愆亢乞罷上元游宴　劉安世

臣伏見去冬以來時雪愆亢詢問四□下多
旱曠關陝淮浙民已艱食物價翔踊
甚雖朝廷廣行賑恤而歲事失望者
臣嘗觀周禮大司徒荒政之目十有二
民之道最爲詳備其九曰蕃樂蓋歲
人君憫卹元元爲之閉藏樂器而不

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子[illegible]
舉以樂先王之制具在方冊聖明之主所宜
留心伏惟 陛下繼天奉元仁民愛物有年
之瑞宜不絕書雨雪失時人且狼狽雖兩宮
憂勞軫念無或少忘而遠方之民未見
陛下至誠惻怛之意今上元密邇有司舉行
常例猶欲張燈臣愚欲望 聖慈明諭執政
特以歲旱俾罷遊宴使四海之內莫不歎
陛下勤恤之德庶幾天人感通風雨時若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94556 v.11

議再立皆失聖意也其詳見皇后門

論魏國夫人薨就第宣召兩府臣寮

韓琦

臣昨奉使還闕切聞朝廷自西事以來兩次非時就宅宣召兩府臣寮在外不測事宜人情驚駭當時物議以謂有失持重之體日近復知西京謠言虛驚煩於止遏昨日午後又聞就宅宣兩府臣寮入內搢紳士庶無不憂疑至晚方知只是魏國夫人薨謝 陛下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隆乳母之愛其如在禮止爲緦麻三月之服若言乎親則非近也若言乎尊則不宗也此止可一中人傳詔于宰臣之第令議而奏之何必徧宣近輔震恐都人事往不追後當爲戒臣欲望每有國家體大之議邊鄙機宜之急合與兩府臣寮商量處置者務從審密以安人心不宜倉卒以動羣聽臣又以送終之厚前載所非今魏國大人於　陛下親服既疎葬禮亦當簡儉望　陛下勿聽左右張皇過爲奢侈况國家西鄙設備兵須未豐正宜節用聚財之秋不可更爲無益之費言或可采幸賜納用寶元元年上時爲右司諫諫院供職

乞權住豫王葬禮　孫沔

臣伏覩豫王以逡巡致疾奄棄妙齡人神共悲嘆戚何及况　陛下以一人繼體之大慈父鍾愛之心變禮伸情追爵制服數四方知陛下恩念之懷悲感之意亦已至矣使天下爲父者足以仰仁慈之孝也切聞欲取五日

中葬於永定陵以春秋之義固爲得禮蓋
陛下以哀痛之深無以盡其意而欲飾終縟
跡冀竭精志雖使死者有知亦無所益諒大
聖至明無幽不照豈於此事更有所疑實以
情所未忍遂起此議今左右大臣宗親中閫
皆爲皇眷軫悼未敢直請緩期切恐因仍成
事難復救論臣職當建言故非獲已當君父
痛切之際而復不能將順其旨獲罪必矣臣
豈惜一黜而誤陛下之遠謀朝廷之大計

也然豫王未可葬者三悉數以陳願賜詳覽
且一品之葬禮式甚煩百日之間工役難就
啓土壠山驅人勞衆諸宮因此葬者亦多所
費之財非五十萬未能畢事今三司力屈百
計收斂邊鄙宿兵未得豐足豈宜以三歲之
恩忘四方之事此未可一也又京洛之間衝
要之所自昊賊侵軼國家征討饋運粮草賫
送中兵往還騷擾民頗不聊配率科徭歲無
虛刻塋墓若此驟興州郡如何供給此未可

二也復况西賊竊伺中國已僅數年以水旱不調謂得天時以將帥不和謂合人事巧搖百端思欲一決今若因我之憂起役之次或盡兵力以幸此災益啓戎心轉爲邊患此未可三也臣所見至愚固未爲得庶盡懇切上補聰明欲乞權且就近安殯俟西事稍定一二年間具禮改葬正合典儀伏望 皇帝陛下以禮制情以[illegible]義斷恩以 祖宗社稷爲心以安危休戚是念無執小節以妨永圖臣

恭聞 真宗皇帝年四十餘方長育 陛下司牧羣生爲世真主今 陛下盛德形容始三十歲受萬世無疆之福何患乎錫羨之嗣晚也伏乞養氣保神順時進膳特寬 聖慮專斷邦畿則天下幸甚 慶曆元年二月上時爲右正言

乞權住豫王葬禮　孫沔

臣聞忠臣切言非欲被狂名於時在回君心而已聖人納善非以啓衆議之口在惜國體而已故帝王舉一事出一令有不便於時未

合於衆必容三諫以達四聰實冀再思利害
周察體宜一說中幾萬有裳福破柔邪之謀
開明哲之志不惟其大亦以爲難臣非不知
犯顏不若取媚趨險不若偷安苟人人自圖
恐非國家之利恭惟 皇帝陛下仁明同堯
舜恭儉若文景大度包荒純誠愛物好善無
厭從諫弗咈接臣下以從容形溫潤於顏色
是使至愚得以盡慮況臣非才叨備諫列豈
可見事自隱以一言爲供職遂與衆退默起

外廷切議臣所不取也是敢再陳狂瞽上瀆
聖明惟 陛下察之聽之容之畢之而已臣
老以此獲譴實亦無恨近以豫王卜葬曾上
封奏細陳其事又前日崇政殿進對三復盡
意雖言拙識淺不足以動天聽乃知聖心唯
切思念故非確然意不可轉此恐陰陽術數
之流左右纖佞之輩巧陳厭勝多說災祥上
惑視聽以此未決臣伏願以天時人事國計
未便者察之中春卜地盛夏起墳鑿土穿山

六十餘究損害生命役人勞衆數十萬工役
冒暑熱適在晝日流爍更或大雨霖潦修治
橋路供億頻遞不害於民何以集事此天時
未便者一也豫王最幼殤禮爲下諸宫附葬
族屬多長以卑動尊亦非順也邊方士卒衣
食不足而藏寶於地下鄰邑人民配率無數
而勞生奉死者此於人事未便者二也西鄙
屯戍三十餘萬省司歲用百計不支鬻一廷
尉官纔得九千斛免一里胥役不過數百貫

調發已勞用度不給況南郊在今冬賞費千
萬 爲窘急故亦可知今一品儀仗尚用千
餘人附葬諸喪各 執事車騎導從僅萬餘
衆往復勞撓非五十萬緡恐未能畢事此於
國計未便者三也此非獨臣言乃三事大夫
有識者之言也 陛下貴爲天子以一幼子
展送終之禮庶盡其愛亦未爲過其爲未便
者以時有所妨爾蓋國家多事之際在
陛下割慈忍愛克已復禮爲天下蒼生計口

西賊猖熾敗軍殺將人心憂危未有安策而重三歲之念忽萬姓之苦　陛下以爲如何且天下安雖未有子亦不足爲憂也若天下危雖有子得不爲慮哉況其奉死者也臣又觀欲了葬者有三諸宮國戚一也中人監護二也司天陰陽三也皆旁集已事而利進身也今三事大夫有識者意有補益而未能回上心者遠也國戚監護陰陽者事有所損而能伺上意者近也伏望　陛下察遠近之言究損益之本則王之葬禮庶幾權止矣昨日又見勅旨差朝臣減省費用此乃　陛下所哀至微至悉之深也然恐此二人力未足爲監護中貴大臣所信而能節制也不若俟一二年間中外稍安備禮改卜亦爲王者之光而天下之幸也今　陛下當悲悼之際微臣無將順之心而煩辭寡識干瀆　天聽尚冀感回暫息勞費則誅責之罪逃避何及嘉祐元年

上　月

## 論皇子服罷開宴用樂　余靖

臣伏見陰陽尅擇官狀申皇子故鄂王大祥破服並取今月初四日又伏見每年正月五日紫宸殿開宴管領契丹賀正人使切恐有司循故事申舉以戎使爲重依例作樂開宴臣忝爲禮官故敢先事言之切以故鄂王雖有襁褓是爲無服之殤其如已賜爵命當同成人之例父子天性豈能無戚今日服之而明日宴樂情何以安且臣寮之家遭此喪尚當給假況萬乘之主因戎狄之使不得申其私恩深可痛也臣以爲若不得已當召與禮食而徹去聲樂親遣大臣告諭戎使以

皇帝有嗣續之痛故罷去聲樂非有輕重於北朝也戎狄雖同禽獸不敢以此爲恨昔周景王以子喪既葬而與宴春秋譏之以爲失禮古者鄉佐之喪雖在祭祀尚猶廢樂況其親父子乎臣不勝區區之至慶曆三年正月上時爲集賢校理同知禮院

乞早葬荆王盡節浮費 范仲淹

臣昨日奉 聖旨令中書熟議荆王葬事首臣謂此議有三其一曰年歲不利此陰陽之說也其二曰財用方困此有司之憂也其三曰京西寇盜之後不可更有搔擾此憂民之故也臣又別有四議乞 陛下擇之其一曰諸侯五月而葬是自古不易之典今年歲利之說非聖人之法言也其二曰天下財利雖困豈不能葬一皇叔耶 陛下常以荆王是

太宗愛子 眞宗愛弟雖讒惑多端 陛下仁孝力能保全使得令終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用而廢典禮使不得及時而葬恐未副太宗 眞宗之意臣爲 陛下惜之豈不防天下之竊議哉更乞檢會 先朝諸王之薨有無權厝之者其三曰自來敕葬多是旋生事節呼索無筭臣請特降傳 聖旨令宋祁王守忠與三司使副并禮官聚議合要物色務從簡儉畫一聞奏與降敕命依所定事

應副更不得於制外旋生事節枉費官物
出聖意特賜内藏庫錢帛若干備葬事便有
司易為應副如此則　陛下孝德無虧光于
史策其四曰自來敕葬枉費太半道路供應
民不聊生臣請特嚴旨荆王二子并左右五
七人送葬外其餘婦人合存合放便與處分
更不令前去自然道路易為供頓大減冗費
既減得費耗又存得典禮此國家之正體也
乞　聖慈從長處分臣待罪政府不敢不盡

慶四年上時爲參知政事

論濮王在殯乞罷上元燕游

呂公著

臣切以帝堯之聖始於明俊德以親九族然
後協萬邦致時雍斯誠制治之道次序之所
然也伏見舊制虜使到闕曲宴紫宸殿及上
元節當遊幸諸宮觀御樓觀燈臣愚以爲贈
中書令　濮王在殯雖天子絶期然宴樂以
早則於情理有所未安昔智悼子未葬殯

絳晉平公飲酒以樂杜蕢譏之此蓋異姓
臣爾況 濮王於宗戚之中親尊莫貳昔
陛下出於恩厚北使朝宴日特命去樂將來
上元觀燈遊宴並從寢罷如此則親親之道
可以率下而篤俗矣 嘉祐[illegible]年十二月上 時同判太常禮院
論董充媛賜謚冊禮 司馬光
臣伏見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
陛下親爲之輟朝挂服羣臣進名奉慰又命
有司爲之定謚及行冊禮於葬日給鹵簿外

廷之議皆以爲董氏名秩本微病亟之日方
拜充媛今送終之禮大爲崇重臣按古者婦
人無謚近世爲皇后有謚及有追加策命妃
嬪已下未之有也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
於婦人唯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
下之功方給鼓吹後至中宗時韋后建議妃
主葬日皆給鼓吹非明王之令典不足法也
臣愚念 陛下恭儉寡欲近歲以來後宮之
寵絕無太盛過分著聞於外者此四方之

所以咨嗟頌詠歸仰聖德也不意今茲以
没之董氏而有司諂曲妄崇虛飾以㬋紊制
度瀆慢名器使天下之人疑 陛下隆於女
寵甚非所以益聖德也況禮數既崇則凡事
所須用度益廣今明堂大禮新畢帑藏空虛
賦斂日滋元元愁困誠不宜更崇大後宮之
喪以横增煩費夫亡者雖加之虛名盛飾豈
能復知而適足以仰累聖德臣切惜之伏望
陛下特詔有司悉罷議謚及冊禮事其葬日
更不給鹵簿凡喪事所須悉從減損不必盡
一品之禮以明 陛下薄於女寵而厚於元
元也（嘉祐七年九月上時知諫院）

乞撤去福寧殿前尼女　司馬光

臣切見 仁宗皇帝梓宫在福寧殿自啓攢
以來每日裝飾尼女置於殿前傅以粉黛衣
妄衒纓狀如俳優又類戲劇臣不知其欲何
謂也羣臣見者無不駭異或嗤其失禮黙有
譏誚黷嫚威神莫甚於此殆非所以裨助

容觀示萬方伏望　聖慈速令撤去孔子
葬之以禮此孝之大者也臣願　陛下因此
特降　聖旨下有司應將來靈駕進發以至
襄事凡儀仗送終之物有鄙俚無稽不合禮
典如此類者悉宜撤去無使四方之人有所
觀笑　嘉祐八年上時知諫院

論遺奠盡哀　又

臣聞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孔子曰人未有
自至者也必也親喪乎又曰喪事不敢不勉

故天子即位之初天下所以瞻仰而歸心者
唯在執喪禮而已矣恭惟　仁宗皇帝舉天
下而授之　陛下明睿獨斷人莫能間父母
能生之　陛下不能使　陛下貴爲天子富有
四海至於萬世子孫永享天祿皆　仁宗皇
帝之厚德不可忘也今靈駕發引遠就山陵
天長地久永無還期痛毒惻怛無甚於此伏
望　陛下至日若聖體稍安行禮之際威儀
容止動加矜謹擗踊哭泣過於哀毀以竭

恩之至報罔極之恩結四海之心荅萬民
望盛德本基盡在於是不可以不嚴畏也此
雖聖明所自知然臣區區尚欲以塵露之微
助山海之大庶幾萬一或有所益焉嘉祐八年十月上時知諫院

乞親行虞祭　又

臣聞禮既葬而虞安也柩既葬矣孝子不忍
一日離其親恐精神彷徨無所依歸故祭以
安之也然則虞者孝子之事人主當親其禮
非臣下所得攝也臣切見今月三日虞祭百
官皆入就位而哭而　陛下不親其禮使宗
正卿攝事臣切惑之伏以永昭陵距京師循
五頓木主還未至之時不可一日不虞故使
羣臣攝事今木主已達京師近在內殿而有
司不根禮意尚如塗中使羣臣行事於親踈
之序有所不稱於哀恭之情有所未盡臣恐
聞見之人不知有司之失而歸責於　陛下
今未至卒哭尚有三虞欲望來日以後

陛下親行其禮（嘉祐八年十一月上時知諫院）

乞親行虞祭　又

臣昨日上言虞祭者孝子之事非臣下所得攝乞　陛下親行其禮　陛下不以臣言爲輕以爲得禮已降　聖旨依臣所奏今月禮儀旣具百官在庭而　陛下不出復使宗正卿攝事在列之臣無不悵然自失臣昨日有司不爲　陛下設親祭之禮猶可謂之有司之失若今日之事則咎將誰歸此皆由臣愚懇以彰　陛下之過臣之罪重惟　陛下裁之臣聞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　陛下來日雖聖體少有不康亦當勉強親行其禮以解中外之惑（嘉祐八年十一月上）

乞罷遺留賜物　韓維

臣竊聞故事先聖富有留物分賜臣下臣伏思承平日久用度無節以致公私財利匱乏又　國家不幸四年之內兩遭大故營造

陵及支士卒優賞所費不可勝計今之府
比於 仁宗晚年又益朘削若用嘉祐之例
厚行賜賚臣謂爲損不少 陛下若以爲奉
承 先帝之心加惠羣臣不可罷止則望盡
諸府庫取服用玩好之物以充用才足將意
便可不須過爲豐侈所有金帛諸物可以贍
兵恤民者願賜愛惜以救當世之急弊治平四年正月上時知制誥

## 論喪服儉葬 范祖禹

臣謹按禮喪服斬衰父傳曰爲父何以斬衰
也父至尊也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
君傳曰君至尊也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
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
此所謂管乎人君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改
至漢文帝遺詔始令吏民三日羣臣三十六
日而除後世又爲易月之制二十四日而大
祥三日禫而釋服喪紀之數尤薄於漢焉自
漢以來不唯人臣無喪君之服而人君遂

不爲三年之喪唯晉武帝以䟽素終三年羣臣多以爲非葢謟諛之人習於流俗而不知禮也唐之人主無有爲三年服者而三百年間諸議者亦未嘗及之葢世無達禮之士而人不知事君之義也唯 國朝自 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故也今君上之服巳如故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大行在殯而百官有司皆巳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無哀戚思慕之心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爲之制禮也夫衰麻哭泣孝子仁人之所以表其衷也賢者無服則無以致其哀不肖者無服則遂忽而忘之是以禮義偷薄忠孝陵遲則由無以廣其情也素冠之詩刺不能三年葢爲是矣具其禮之失者臣請得以悉陳之今羣臣易月而人主實行喪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

祥再朞而又大祥夫練祥有不可二也旣
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
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
之色也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
不經者既除服矣至葬而又服之蓋見梓宮
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吉纔八月矣去
山陵未乆也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
無漸者也臣伏見　先帝之喪自三月十三
日服至二十八日而除羣臣衰麻纔十六日

遺詔易月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
愚以爲過山陵宜令羣臣朝服如今日而未
除衰至朞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朞而又服
之乃釋衰其餘則若服斯可也此非有所難
行唯存其衰麻而已今之冠服非古之制也
至於禫不必爲之服唯未純吉以至於祥然
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於古矣夫衰裳
不可以服勤以日月而易朝服以治事哉
是也然既葬而遂除之臣切以爲太早矣

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又曰上好禮則民莫
不敬伏惟　皇帝陛下聖政之美四方風
上順天意下順人心書曰令王嗣厥德罔不
在初於以華千餘歲之弊正一代之禮教使
天下知君臣之義其於風化非小補也如以
臣言爲然乞下有司考正其禮臣又聞儉葬
者聖哲之訓也奢葬者世俗之失也宋華元
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世上陵多藏金
寶故有張釋之之言劉向之論世所明知也

武帝在位歲久茂陵中物無所容霍光不達
大體以厚葬爲愛君無所減損從而益之故
西漢之末唯霸陵獨全葬之厚薄禍福可睹
矣臣誠知　國家山陵送往從儉於前代然猶
以爲言者欲於儉約之制損之又損使天下
知其中無所有昇其中無可欲則萬世之利
也臣昔者伏見　仁宗皇帝葬於昭陵有緘
封度匣納之方中者甚多皆出於禁中人莫
得而知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無益於先

切恐沿襲故事猶或藏之推此類以損之
猶有可省也昔周太祖將終戒世宗曰昔吾
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它唯多
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歛以瓦棺勿
作石羊虎人馬唯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
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
也汝或違吾不福汝周祖生於五季之末非
有前聖之識而其葬乃如太古此其智賢於
秦始皇遠矣近事不遠即本朝所代也臣以

爲周祖懲唐奢葬故以儉薄矯之然以天子
之喪而幾於羸葬則太陋而不可以爲繼今
唯於儉制之中加損約焉可也臣頃在書局
未嘗敢越職言朝廷得失今非職而言者切
以　先帝之服臣子所同也　先帝之葬四
海所共也臣身服　先帝之服預　先帝之
葬知其不合於禮而不言慮其或過於厚而
不以告臣所不能已也臣嘗采唐事爲唐鑑
數百篇欲獻之　先帝屬　先帝不豫未

上其中一篇論厚葬一篇論喪服輒不自
謹錄上進庶幾觀古以知今少裨萬一焉干
冒旒扆臣無任惶恐俟罪之至元豐八年六月上時
爲秘書省校書郎

論司馬光薨乞罷紫宸殿稱賀　　呂希純

臣謹按禮記檀弓衞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
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
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
聞之死請往春秋書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
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以此見
古之人君聞大臣之喪雖宗廟之祭皆廢今
來宰臣司馬光其薨適在明堂散齋日內嚴
父配天國之大典固不可廢至于御樓肆赦
恐亦難罷唯是紫宸殿受賀一節緣是慶賀
之事比之宗廟之祭爲輕方聖情軫悼元臣
而羣臣拜舞稱慶恐於禮義人情未爲宜稱
所有今來禮畢紫宸立班伏乞　聖慈特

詳酌旨揮元祐元年九月上時爲太常丞

論除喪不可特置一燕　范祖禹

臣伏見今月一日以後羣臣累拜表請聽樂所請愈數而批答愈緩以此見　太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仁心孝性深遠無窮發於至誠有所未忍今已批答允許臣切恐有司請置宴樂不敢不先言之臣愚以爲居喪則行喪禮在吉則行吉禮除喪之後如遇吉禮即可聽樂不當特置一宴以開樂爲名君子之於喪服以爲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之若以開樂故特設宴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也臣伏請雖至七月其開樂宴亦更不作唯因事則聽樂庶合先王禮意

貼黄如以臣言爲然乞候有司奏請只作　聖旨指揮

論除喪不可特置一燕元祐二年六月上時爲著作郎兼侍講　程頤

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宴臣備員勸講職

經義輔導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
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
若爲開樂張宴則是特爲一喜慶之事失禮
義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　祖宗亦不
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愚切恐
祖宗之意亦疑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
禮樂純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雖　祖宗
故事固有不可改有當隨事損益者若以爲
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遑今不復作前所未
安後不得復正　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
得爲是乎況　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
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
改臣前言冬至受賀表是也臣前後累進狂
言未嘗得蒙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
當不敢曠廢伏望　聖慈特賜裁納自中降
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用於義爲安元祐二年
七月上旬爲
崇政殿說書

乞以魏王之喪罷秋燕　蘇軾

臣近准鈴轄教坊所關到秋燕致語等文
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曰昭公九年晉荀盈如
齊卒於戲陽殯于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
宰屠蒯趨入酌以飲工曰汝爲君耳將司聰
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
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
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是不聽也公說徹樂又
按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
喪周景王以賓燕叔向譏之謂之樂 夫晉

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
蓋朞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蒯譏之朞喪
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爲
非 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毋在殯爲罷春
燕傳之天下至今以爲宜今魏王之喪未及
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爲天子絕朞不妨
燕樂臣切非之若然朞可以燕樂則春秋何
爲譏晉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親孰與卿佐
遠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毋輕重不有間矣

王之葬既以陰陽拘忌別擇年月則當相
以諸侯五月爲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比
爲未葬之月不當燕樂不可以權宜郊殯便
同已葬也臣切以　陛下篤於仁孝必罷秋
燕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旨揮緣上件教坊
致語等文字令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既未
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如以爲當罷只
乞自　陛下聖慮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
忝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以絲毫議及
聖明故不敢不奏（元祐三年八月上時爲翰林學士兼侍讀）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九十三　終

#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九十四

## 禮樂門

### 喪禮下

論張貴妃喪禮過制　孫沔

臣最處孤迹特荷　聖恩如遇有聞事干大體不敢隱默自求安全苟狂言有所開悟雖誅責亦足補報竊見貴妃夭亡上心感悼欲加異禮尤宜節情史筆一書後世為戒故不可不謹也臣雖叨近班莫聞中議實有所

#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九十四

## 禮樂門

### 喪禮下

論張貴妃喪禮過制　孫沔

臣最處孤迹特荷　聖恩如遇有聞事于大體不敢隱默自求安全苟狂言有所開悟雖誅責亦足補報竊見貴妃夭亡上心感悼欲加異禮尤宜節情史筆一書後世為戒故不可不謹也臣雖叨近班莫聞中議實有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合具陳奏庶幾更資討論免貽中外之誚
一皇儀殿乃　祖宗太后權厝之所今要
妃子在內恐非
一品所宜必是倉卒之間禮官之失又
聞諸宮之親朝夕聚衆纔千人號泣
踰月且正寢至近在上全無避忌何憯
如是使魂而有知必不得安況凶穢之
氣干犯尊嚴尤爲不便懼知禮者傳笑
四方更乞酌其舊典速行遷殯庶協中

道
一恭德之謚蓋禮官務取美名以奉上意
未暇開陳恐成敗事至於　三朝聖后
以孝以章皆以後來孝思尊易謚法今
貴妃便以恭德爲號實可驚駭詳稽前
志無此失禮何況因情自我爲繆必致
起謗上玷　聖明唯乞審議免貽後誚
至於郭氏氏張二后並無謚號前規盡在
速乞削去恭德二字

一園陵監護使竊見　郭后張后並在
先殯盡於體不宜起陵議葬于西京今
以貴妃特欲興陵之役未知以何名擇
地而爲制度人臣豈敢盡言況今經冬
無雪數千里災旱加之疾疫是四方多
虞之時宜且靜以鎮之若役萬兵之衆
費百萬之財於國賦民力實爲大損不
若便俟豐年徐議其制臣前日聞宰臣
初議欑殯于普安院最爲得體

臣愚鈍少文以守外方不盡知朝廷體要聞
有識者皆以奉貴妃之議太過蓋佞人向旨
不以直道裨聖意將以服勞而求爵[illegible]尔況
禮不自天降地出在於人情而已苟得其中
則爲後世令典朝家延洪慶基百年中外無
患難者蓋仁義深而禮法正爾　陛下嘗爲
祖宗惜之伏望遷妃子之靈出皇儀殿罷哭
泣之儀去恭德之號省園陵之名然後重[illegible]
詳酌所冐中禮天下幸甚干瀆天威無[illegible]

責臣不勝惶懼激切之至至和元年正月妃張氏薨上悼不已謂左右曰昔者殿延徼衛卒夜入妃挺身從別寢來衛又朕嘗禱雨宮中妃剌臂血書祝詞外皆不得聞宜有以追貴之入內押班石全彬探　上意請用后禮於皇儀殿治喪諸官官告以為可入內都知張惟吉獨言此事須翌日閤宰旨既而太常寺翰林學士承旨王以辰知制誥王洙等皆附全彬議宰相陳執中不能正遂詔近臣宗室皆入奠于皇儀殿移班慰上于殿東楹時輟視朝七日命參知政事劉沆為監護使全彬及幹當御藥院劉保信為監護都監凡典禮皆全彬史沆合謀處置而洙等奏行之沔上沆奏時為樞密副使

## 論張貴妃追冊皇后

孫抃

臣伏見貴妃薨逝　陛下以數年內助之益議欲追冊后謚舉行園陵號名既崇事體尤重參較禮典頗未合宜况自去年秋冬至于春首雨雪不降粟麥未敷必慮百司難為供應伏望　陛下先詔大臣商榷次命禮官議定然後施行所貴　聖朝事典動有根據亦所以惜人力而答天意至和元年五月癸丑追冊貴妃張氏為皇后賜謚溫成抃上此奏時為御史中丞

## 論溫成護葬宜減損正禮

孫抃

臣在病假中聞朝廷議貴妃事累具劄子
奏數日間留中不降今制命已出必不可更
生議論但臣愚深爲 聖朝惜此一舉欲望
陛下特降詔旨申諭四方言前追冊之命止
旌褒貴妃生前勤效若挺身以衛宸極割臂
以書奏章之類其將來護葬次第宜減損正
禮務從簡易至於諸般遺賞恩例並須一一
檢尋國家故事施行如此則尚可以稍救前
失惟新聖德方今自秋不雨終冬無雪春陽
浸遠粟麥未敷人心皇皇疾疫相繼災異之
大莫甚於此 陛下恤民勞憂國力荅天意
順物情在此行也臣不勝拳拳之至至和元年正月
上

乞免讀温成哀冊　孫沔

臣今月十七日午時授敕差讀 温成皇后
寶及哀冊文尋令本院檢討前典見景德四
年中書劄子葬 章穆皇后時讀哀冊文差
翰林學士起居舍人李宗諤及諸般行事

差兩制官又檢景祐四年中書劄子葬
莊惠皇太后時讀哀冊文差知樞密院韓億
令蒙敕差臣攝侍中中書令不敢推避緣比
來追謚温成已於禮未協頗與物議更僣
太后之尊儀並以兩府躬執其事恐於義不
便臣自十一月至今凡七日不獲進對不曾
親奉德音又不預禮官參議切恐異日有辨
論得失爲 聖朝之闕是上下相蒙無一士
建明以達神聰臣實恥之況兩制官不少速

乞改差庶遵舊制所有今來差攝侍中中書
令敕二道未敢奉行（至和元年正月上時爲樞密院使詔不許辭免盖曰執政立樞前具言故事如此使孫沔讀則可使樞密副使讀則不可遂置策而退宰臣陳執中取而讀之）

論温成立忌　劉敞

臣伏聞勑旨爲 温成皇后立忌禮官請對
不許臣切惑之凡朝廷常務百司小事猶當
上稽舊典 下採衆論何況宗廟大禮至尊至
重豈可以一時之寵獨決聖心義有僭[illegible]

笑萬世虧損盛明悔不可追今議者乃
邪臣密啓眩惑 聖聰導
陛下以拒諫若此無實尚非美事設有其實
罪亦大矣當伏兩觀之誅以謝天下且自
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皆 陛下之妣也猶不
立忌奈何以 温成私昵之愛變古越禮則
是貴妾於妣尊躋於嫡上無以事 宗廟下
無以教後嗣恐 祖宗神靈不樂於此非
陛下奉先思孝之意也昔成湯改過不吝故
稱聖王格于皇天願 陛下毋篤於嬖近之
寵毋安於邪佞之說毋變 先帝之舊典毋
枉宗廟之正禮回易意慮割情去私詢于司
存追寢過命使萬萬億年無復譏議天下幸
甚臣以無能忝備儒館禮樂之失臣得預焉
至和元年正月有司請立温成忌敷上此奏時直集賢院

論爲六后立小忌　孫抃等

臣等昨聞 朝廷欲爲 后廟四室并
章惠皇后各立小忌已具劄子論奏至今

未降出臣等伏覩 太祖 太宗 眞宗
朝故事 皇后不室者皆不立忌此
國家大典禮大制度 陛下不可不遵守且
孝惠孝章 淑德章懷 章惠是 陛下三
世尊饗別廟崇奉多歷年所即未嘗有此擬
議令因循之間遽爾更改中外聞聽咸謂
陛下因 溫成而遂追及 先朝諸后布之
詔命則取四方之譏書之史策則貽萬世之
誚 陛下臨御天下踰三十載聖功神德卓
若堯舜令忽錄此一事遂成非錯俾盛美光
大有愧於疇昔 陛下安忍如是欲望特降
聖旨集百官議定然後行下制敕所貴禮典
詳協以順天人之心至和元年正月劉敞祭寢爭溫成立忌事不聽從是併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章惠皆立忌抃時爲御史中丞上此奏尋詔罷立忌

論溫成皇后護葬官妄葬改遷　范鎮

臣伏見前月六日月入南斗月屬陰南斗十七
爵祿天意若告 陛下將有陰小人干冒

禄者而欲　陛下謹爵禄也近日以來在
傳聞皆謂　温成葬事將畢石全斌以下及
諸工巧人公然揚言妄冀遷改　陛下不可
不祇畏天戒以固拒之也夫爵賞之出本於
慶嘉如緣　温成葬事而施爵賞是以慶嘉
而幸温成之喪也天意人情俱爲不可而外
議如此紛紛臣若不先事建言萬一有此而
後論列是徒暴　朝廷之過於中外而事爲
無益也至和元年九月上時知諫院

論温成壙中不當以錦繡珠翠金玉
備焚瘞　范鎮

臣切聞　温成皇后壙中皆以縷金爲飾又
以錦繡珠翠金玉衣服什物以備焚瘞者甚
多此等事於死有益於生無損猶不可爲況
於死無益而於生有損乎昔先聖賢丁寧以
戒厚葬者其思慮至深也今壙中之飾已然
之事不可改已其錦繡珠翠金玉之物以共
焚瘞者願發明詔一切停滅以代下戸租

非惟上益聖德亦爲　温成皇后遺恵之窮也（至和元年十月上）

乞不臨幸温成祠廟　歐陽脩

臣伏見今月八日　聖旨疎決禁囚特行減降及軍士各有特支　陛下聖慈本以與國寺奉安　眞宗皇帝御容有此恩旨而中外之議紛然不一皆爲正月八日是　温成皇后周年故有此特支踈決又見　聖駕朝謁萬壽宮又云　温成畫像在彼所以　聖駕親臨自去年追册　温成皇后之後朝廷每於典禮過極優崇遂致議者動皆疑惑今又聞來日聖駕幸奉先寺酌獻　宣祖皇帝外議喧然又云　温成皇后祠廟在彼伏以陛下聖德仁孝本爲　祖宗神御以時酌獻不可使中外議者謂　陛下意在追念後宮寵愛託名以謁　祖宗虧損　聖德其事不細臣欲乞明日幸奉先寺酌獻畢更不臨幸温成祠廟以解中外之疑以止議者之説

職忝侍從無所裨補聞外人議論不敢□
不唯臣有愛君之心合具陳述　陛下舉動
為萬世法亦不可不謹　至和二年正月上時為翰林學士辛未
上幸奉先寺朝謁宣祖神御殿遂不復入溫成廟致奠

乞議溫成廟裁損其制　韓維

臣聞忠臣不為畎畝之遠而輟其圖報之心
聖主不以芻蕘之賤而易其納善之慮故下
靡不盡之情上無或遺之策臣位雖微賤然
以討論載籍參議典禮為職切不自薄有愛
君之言惟　陛下少加聽覽臣伏見　國家
為　溫成皇后立廟備三獻官設五時之祭
金石牢具一侔宗廟臣上求禮經下尋
本朝故事皆所未有不知當時誰為　陛下
謀此者臣聞　孝惠皇后　太祖皇帝之正
配也其沒也即陵建殿歲時所祀不過常饌
而已其後方得列於皇后別廟元德　皇后
太宗皇帝之母也其沒也別廟而祭自爾後
臣請升祔者相繼　先帝謹重其事不敢

從至於十年而後許之令　陛下一旦奉
御之主廟而樂之與　祖宗等稽於先王之
禮則不合求之　本朝之事則非故搢紳之
士無所誦説下民觀之不知所化甚非
太祖　眞宗謹重典禮之深旨也伏惟
陛下即位以來凡所興造必問其遺訓而咨
於故實稀闊盛事靡不畢講今又將以孟冬
吉時親祼　宗廟循大祫之禮蓋祫者序昭
穆正尊卑之祭也所宜罷黜不經昭示大順
以成祀典之美而　陛下以奉　祖宗之禮
而臣妾亦得享之非所以致隆極廣孝恭也
臣愚以爲宜以此時發德音詔有司使議
温成皇后之廟有不如禮者一皆裁去以明
陛下不私後宮尊奉　祖宗之意使　聖朝
典制幽昧復光　宗廟神靈懽欣故享此盛
德之舉也　陛下不可不留　聖意焉昔漢
文帝幸上林袁盎引却愼夫人坐以明妾主
之義前史書之爛然不安今崇建廟

上林之坐僭擬　祖宗非特妾主之別
陛下聖德過於漢文無使愚臣不得申袁盎
之志

貼黃　陛下若以　温成皇后久在左
右不忘軫悼則歲時遣宮壼內侍厚加
祭奠亦足致其恩意何必僭用禮典取
議後代此於　温成后非有所益而於
聖德爲損不細　陛下即位以來動循
禮典未嘗有此過舉臣願　陛下特奮

神斷使有司得從改正以全盛德之美
臣父子受國厚恩實欲以少伸補報幸
不以臣位下而棄其言也（嘉祐四年上時同知諫院）

乞議温成廟裁損其制（係第二狀）　韓維

臣所領職以同知禮院爲名禮有不正知而
不言則負朝廷所以命臣之意而失臣所以
事上之禮也故敢不避誅殛而言臣竊見
温成皇后廟樂牲器皆比　祖宗稽之典

則　先聖之所不道質於故事則　本朝所無有臣竊聞其時臣下有以唐武惠妃本上惑聖明者惠妃之沒雖嘗立廟然至乾元之後祀享即絕自當時已知其非禮豈足爲聖朝法哉臣近奏疏頗因禘祫　宗廟特詔有司裁損其制以全　陛下廣孝愛禮之美封章奏御累日寢而不下臣切惑之　陛下無謂數楹之屋兩簋之器施之未損於治蓋聖人所以與等威明風教以觀示天下者禮



存之於此也如不以臣言爲信則并臣前章付中書門下使大臣參議事有可采乞早賜施行（嘉祐四年上）

乞改温成廟爲祠殿　　呂公著

臣伏見故追尊　温成皇后於城南立廟四時孟月祭奠以待制舍人攝事牲幣祼獻登歌設樂並同　太廟之禮蓋當時有司失於講求非有典據昔商宗遺變飭己思咎祖己訓以祀無豐於昵況以内寵列於秩祀非

以享天心奉 祖宗之意也欲乞改温

廟爲祠殿歲時只遣宮臣行事薦以常饌以

明祀事有漸嘉祐七年正月上先是諫官楊畋等上言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去年夏秋之交久雨傷稼澶州河決東南數路大水爲災其七廟之享必有失於順者惟 陛下積思而矯正之於是詔太常禮院檢詳郊廟未順之事公著時爲背官乃上比奏及議三聖並侑詔下兩制詳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曰惟親親以享親仁之極也親不可以僭故廟上其先今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適所以僭乎享親請如禮官之所議詔改 溫成廟爲祠殿歲時令宮臣以常饌薦之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第九十四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42551 v.12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九十五

禮樂門

謚法

論夏竦不當謚文正　司馬光等

臣等伏覩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以舊在東宮特賜謚文正臣聞大戴禮曰謚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已名生於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臣等叨預禮官當得失職有常言之敢隱嘿謹按令文諸謚王公及職事官

以上皆録行狀中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夕
示至公也　陛下聖德涵容如天如地哀户
舊臣恩厚無已知竦平生不協衆望不欲委
之有司槩以公議且將掩復其短推見所長
故定謚於中而後宣示于外臣等謂猶宜擇
中流之謚使與行實粗相應者取以賜之亦
非羣臣所敢議也今乃謚以文正二者謚之
至美無以復加雖以周公之才不可兼取況
如竦者豈易克當所謂名與實爽謚與行違

傳之來久何以爲法伏以　陛下睿智聰明
燭見微遠如竦所爲豈不素聞迺欲以恩澤
之私強加美謚雖朝士大夫畏竦子孫居美
仕不敢顯言四方之人耳目炳然豈可掩蔽
必曰夏竦之爲如是而謚文正非以謚爲公
器也蓋出於天子之恩耳此其譏評國家之
失豈云細哉臣等所以夙夜區區不敢避誅
戮之辜報讎之禍狂僭妄言正爲此耳伏
陛下留神幸察改賜一謚庶協中外之望

為萬世之法臣等無任懇款惶懼之至 四

七月上時同知禮院

論夏竦不當謚文正 係第二狀

司馬光等

臣等近以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賜謚文正輙有奏陳乞賜改更至今未奉俞旨臣竊以凡為人臣受祿不必多受位不必高苟當官不言則刑戮之人也是以夙夜惶懼不敢默默伏惟 陛下不以鄙賤而忽其言臣等切迹謚法本意所謂道德博聞曰文者非聞見雜博之謂也蓋以所行所學不離於道德也靖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媮之謂也蓋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也今竦奢侈無度聚斂無厭內則不能制義於閨門外則不能立效於邊鄙言不副行貌不應心語其道德則貪淫矣語其正直則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聞非臣等所敢誣加也 陛下乃以文正之名臣等戇愚不達大體不知後以何謚待

下之正人良士哉且　陛下所以念諫古
之厚者以諫嘗為東宮之臣故也向者東
之臣死而得謚者非一　陛下未嘗親為所
定至於諫獨不然豈非知諫所為不合衆心
邪　陛下必以諫為正直無疑則何不委之
有司付以公議然則　陛下擠覆其短適所
以彰之也　陛下念諫不已則莫若厚撫其
家至於謚者先王所以勸善沮惡非供恩澤
之具也議者將以謚為虛名何害借人臣等

請試言其害凡國家所以馭臣下者不過禍
福榮辱而已為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榮為
不善者生遇其禍死蒙其辱天下雖欲不治
安可得也如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祿位
死則盜其榮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
懼藏否顛倒不可復振此其為害可勝道哉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孔安國傳
曰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夫事之方微治之
絶及其既著誰得治之況天下之人皆

爲大邪　陛下雖謚之以正此不足以抑
之惡而適足以傷國家之至公耳且謚法
以信於後後人者爲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
一臣之故而敗之使忠良儁傑之士蒙美謚
者後世皆疑之則謚法將安用哉臣等所以
冒犯　天顏區區不已與人父子爲怨者誠
惜國家勸沮大法不可因循虧廢也伏惟
陛下憐察少加采釋特依前奏所陳改賜諫
謚天下幸甚臣等不勝惶恐待罪之至皇祐四年

請謚陳執中榮靈　韓維

七月上奉聖旨改謚文莊

臣聞尊卑親疏賢不肖之辨所以立人倫也
禮者所以維持人倫使不數敗之具也朝廷
之位廟寢之制車服之數金石俎豆之容皆
有章也章不明則尊卑親疏賢不肖紛亂而
人倫斁矣故有天下者不可不先禮也竊見
國家受命百年而郊廟之位尚有未正朝
之儀尚有未尊祭祀婚葬車服之等尚

備所以然者患在棄禮　而任人情也夫
所以撙節人情使一於正今任人情而廢
是以民俗無羞惡之風士大夫寡廉遜之節
禮制雖繁而下不率法禁滋密而姦不勝蓋
有當先而後宜興而廢者矣伏惟宋至
陛下比之於周成康之世也方當脩起廢墜
興造禮樂以成一家之制典章之有失者此
臣所以不得默也臣聞　溫成之喪　陛下
疑所以處中夜令就宰相陳執中第問之明

日遂發喪而下禮之大不可者有四夫皇儀
殿者　先帝先后之所嘗治喪也雖宮禁給
使之人知其不當處之而處之矣大不可一
也皇后者上配宸極天下之母也位號至重
豈容僭瀆中宮在上而發冊殿廷且以后禮
送之大不可二也樂禁之內大祀用樂者備
而不作大祀者非天地日月則宗廟社稷也
而殺厭其禮大不可三也殿而不廟不備
時之享者奉　孝惠皇后之禮也　孝

后者非　太宗之正配也猶以爲未足
廟用樂遂與　祖宗等大不可四也别廟
后　章惠皇后不立忌日久矣緣此而立之
事已施行賴　陛下聖明采諫者之言而復
止不然此又不可一也臣伏思　温成皇后
雖追冊位號其實　陛下之後宮也今以尊
奉後宮而瀆臣主之分殺天地之祀僭
祖宗之禮切計此非　陛下本意何以言之
臣伏見　陛下謙儉寅畏謹於事神篤於奉

先祠享常禮之外過自抑損以極孝恭不宜
有此蓋當時臣下莫爲　陛下正言者陳執
中位居師長曾無一言之補夫爲國謀事而
至於瀆臣主之分僭　祖宗之禮可謂乖戾
矣生既竊　陛下之爵位以厭其欲若死又
得美謚以成其志是執中終始獲幸而獨留
非理之名使後世有以議　陛下也臣不勝
憤懣謹因其家請謚責其失節之失加以
靈之謚言其寵祿則厚而令名不立也

欲使天下知爲臣當盡忠事君當以禮阿諛竊位之臣知生雖苟一時之榮而死免萬世之戮不然議虛名將朽之骨臣何獨爲此區區也且謚者周公所作萬世之公法也臣之所言天下之公議也陛下寵待大臣亦已至矣而使有司得以萬世之公法天下之公議貶之亦天下之至公也伏惟陛下幸聽臣言以成天下之至公之法豈不大哉臣備位禮官凡儀典之遺闕得以討論又

大臣之薨卒者得秉筆爲議以美惡謚之皆臣之職也義有所在不忍緘默嘉祐四年四月上時知太常禮院先是律議曰執中幸得以公卿子遺世承平因緣一時之言遂至貴顯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爲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以承答大司而治喪皇儀非嫡御之禮追冊位號於宮闕有嫌建廟用樂論社宗舊制遂使聖親大典著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闔門之內禮分不明夫人正室跡薄自紐庶妾戚人惲述不制醜聲流布行路負知以之治家無足言者夫宰相者所當賣道率禮以弼天子正息率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比而方杜[illegible]居謝絶賓客曰我無私世我不黨也豈不哉謹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己家第可謂寵祿曰

矣得位行政不爲不了此之日賢士大
述爲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二法謚曰

## 論陳執中不當得美謚　韓維

臣近與孫抃等議故太師侍中陳執中之謚論有異同遂具狀中書門下臣以謂朝廷且將復下有司使議執中所以得謚恭之狀然後決其是非遂聞降敕考功謚爲恭字臣伏思之不勝皇惑臣以榮靈謚執中者正謂責其廢禮不恭失爲臣之節而朝廷遂用恭法此臣不得不惑也臣聞孟子曰責難於君爲之恭謂以難行之道進於君而勉之也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蓋禮之意非恭不立而恭不近禮適足以招恥辱也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此言治古之世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工各以其職諫有不如此謂之不恭也執中備位宰相遭明主以仁恕臨下賦事行政惟大臣是咨惟古訓是式前代人君之所難　陛下皆易此誠人人自竭盡之秋而執中內懷阿容

不正之説僭瀆大禮尚不能成明主之志
可謂責難乎　陛下中宮在上而妃嬪之
治喪發冊近在殿中此雖宮省使令之人猶
殊不可執中尚不能及使令之所知可謂近
禮乎有司上孝惠祠殿之比不享不樂罷斥
其議而遂僭祖宗之制執中表帥羣臣縱不
能復治古各以職諫而首自亂禮此又常刑
之所不赦也且恭之法曰不懈于位夫位以
宅才才以治事苟事之不治雖修潔其衣冠
莊嚴其色辭終日危坐無少懈之容何益哉
執中犯不恭者三而顧以恭為謚如此則謚
法可廢而官守無用也夫設法而至於可廢
命官而同於無用臣愚不識朝廷處此於義
何當伏望　陛下亟詔有司格勅未行復令
禮官得盡謚恭之説然後并以臣議下尚書
都省集百官參定臣論有少屈退伏妄言之
誅誠無所恨嘉祐四年四月上 時知太常禮院

論陳執中不當得恭謚 第二狀

韓維

臣近兩上章論故太師侍中陳執中不當
恭事至今未蒙　朝廷俞允竊聞敕在考功
有司以不應常法未即奉行臣敢復進其愚
說臣聞聖治天下所以得人而用之其大法
有五士之處也則教育之其將進也則辨論
之其已任也則校其功罪以升黜之既沒也
又作史以紀其善惡制謚以著其賢不肖所
以教育獎勸警懼者如此故士之爲善也固
其逐惡也力在上者總其才而用之此天下
之所以治也後世苟簡教育辨論之法既蕩
然矣作史制謚止以備官而不責其實至於
升黜則非有成法可考或舉或廢各因其時
在上者方患才之難得官之不備不知所以
教育獎勸警懼之法不立也臣請以執中一
事明之夫執中問學之不講義理之不達而
遂至貴顯此教育辨論已廢之驗也既位
相首亂國典瀆尊卑親疎之義而優游

以一品自終此升黜不行之効也今臣所
欲加公議於已然之後而同寮不以爲得
廷不以爲善經黜其論曾不少加參考此又
備官而不責其實也所未知者但史官耳若
史官又廢其守則是聖人之法都盡矣方今
風俗頽弊百職懈墮謂宜力加振肅以消因
循之弊而乃奪有司之職使不盡其法退至
公之論使不極其理臣恐非朝廷之福也伏
望陛下觀聖人制法之意鑒後世苟簡之
弊察當今之所宜急使有司不失其職公論
得有所立非臣之幸實天下幸甚 嘉祐四年四月上

以議謚不合乞罷禮院　韓維

臣近議故太師侍中陳執中之事者蓋悼禮
典之淪斁憤臣節之不立傷官法之久廢區
區之心實欲以此少佐治體一奏議而見黜
三上章而不報此皆在臣愚論議淺薄不足
以感動天聽臣既不能爲　陛下守職而
竊俸入以禮官爲稱臣實恥之伏望　聖

特許罷臣禮院除一外任差遣庶圖民以
報國恩嘉祐四年四月上

同前第二狀　又

臣近以守官無狀嘗具奏乞除一外任差遣未奉　聖旨不敢自安臣誠至愚豈不知循往舊之迹則易處附衆多之議則見從持寛假之計則寡怨然而不爲者蓋以爲所守者
朝廷之官不敢緣私而廢所論者聖人之法不忍與俗而遷今臣既不得少伸所職而尚冒居其任則是臣於官有不能守之罪於義有不能去之責伏惟　陛下愛養臣下全其名節幸哀狂愚使有自處之地臣不勝至願嘉祐四年四月上

卹典

乞録用劉石子弟　蘇舜欽

臣近到闕聞黄德和以退軍及妄奏劉平石元孫叛逆朝廷已從軍法處分然劉平石元孫以血戰陷没死於賊手初朝廷未能

即時以兵卒監圍其第及德和既已伏
族未沾恩澤遷延累日人頗疑惑古者捨
策勳貴其速也此雖敗衂是亦勤勞於時伏
望
陛下斷自睿意詔有司於西郊備禮致
祭
陛下出素服西向舉哀故禮云君有變
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赳車不載櫜韔蓋古
者義也即日降冊追贈賻其家族爵其子弟
使死者有知豈無冥助生者懷感必當盡忠
烈士義夫聞之震激人人思爲 陛下用也

劉平子弟臣雖不識聞其頗知邊事用敵西
寇必有成功況國耶家讎興於他將則吳用
子胥唐拜田布即其義也康定元年四月上時知長垣縣還到
闕

乞錄用魏元成裔孫　韓琦

臣讀唐史見魏元成之輔太宗能盡忠切諫
卒致正觀之治所以後代欲治之主知納諫
爲先是其功不止一時而實及百世此其
孫乃庶民伍又本家見執前來州縣判云

免差役令乃一剌義勇一充衙前員可依

欲乞　朝廷特與家長道嚴一官仍免本差役庶使爲臣者聞異代忠賢之後猶蒙獎録則今日能忠於朝廷者誠有所勸也兼臣據魏道嚴賫到遠祖處厚哲洽官誥二道處哲乃元成之孫洽乃重孫今道嚴等鄉里在臣官下既再有敘陳合具奏（熙寧元年上時以使相判相州）

（寶強到代作）

## 乞推褒呂誨　劉摯

臣伏以辨大姦而救未萌人臣之先識褒遺忠而發潛德國家之令典臣嘗觀熙寧之初王安石以道義文學起而輔政　先帝舉天下聽之天下士民亦罔不指日以望太平上下向之無異辭當此之時故諫議大夫呂誨爲御史中丞獨以爲不然屢有奏論其略曰安石居廟堂天下必無安靜之理又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誨坐是貶官于外未幾亡其後安石與其黨變亂　祖宗法度專以

欽爲事顛倒邪正進退失其當廢民之所
欲興民之所同害欺罔朝廷天下被其患
十七八年其間雖有踵事增虐之人然要之
權輿造端實自安石始四海困擾皆如誨言
誨可謂有前知之明矣誨名臣之後爲人忠
信剛正立朝行已有古人之節大臣之風在
言路前後三黜皆以擊姦邪權勢最後猶以
直道大義爲公論所高誨之死於散地在熙
寧四年官至侍從而朝廷未嘗有所贈卹誨

之妻今在生事微薄有子皆碌碌小官恭惟
陛下臨御以來惠綏生民修明庶政以成就
先帝求治本指昭顯于世而開獎言者致
聽納凡臣子在前日輸忠獻直嘗有一言于
朝者莫不收拾褒用之而誨不幸既亡不見
遇於今日此天下有志之士所以歎惜而不
能已臣不勝愚慮欲望 聖旨嘉誨之有識
敢言不獲用利不得及于世哀其志節
賜褒贈及賜謚以表顯之錄其諸孤稍

使非獨以慰幽壤蓋亦以勸天下之忠蓋

愧人臣之爲姦諛者非小補也元祐元年月上時爲

史中丞於是尚書右丞呂大防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俱請復加呂誨贈典錄用諸子之

才者以旌名臣之後論特贈通議大夫男由庚與堂除合入差遣

乞追贈張載　　張舜民

臣伏覩鳳翔府橫渠鎭居住故崇文院校書

張載學際天人誠動金石義之所在白刃可

蹈心有不厭萬鍾何加口如不能言體若不

勝衣議論感激凜如秋霜雖萬軍之將不足

言其勇也平居與人言退然若不知讀書者

坐而講貫剖判是非談辨如流雖滔滔江漢

不足方其廣也著書萬言名爲正蒙陰陽變

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

國家之經罔不究通方之前人其孟軻楊雄

之流乎如荀況輩不足望於載也關中學者

靡然就之謂之橫渠先生一登其門言行皆

知孝悌仁義有如夙成雖去載千里之遠

年之久不敢一蹈非義常若載之臨其左

前後也自此西土學者洒然知先聖賢之
乃知鄉者誦説之宮組繡之文特小道爾
熙寧中累薦　朝廷召至闕下授以崇文院
校書未幾以疾辭歸熙寧末年再至闕下
神宗方將任用使行其所言其疾再作謁告
西歸死於道路當時議者以謂載身逢明天
子緣飾禮文修明治具之時再至朝廷竟不
能伸其一言以終此載之短薄則不幸也有
士如此當年不能興舉於老疾垂死之時



治國者亦不得無慊然于心也載之死于今
十有五年中外臣僚猶録其平生以言于朝
廷者略以十數或乞賜田或録其子或乞降
謚然天聽高邈未蒙嚮答今載止有一妻一
子衣食不足寄託親友日來月往人情憒煩
飢寒之憂其勢甚迫若不干告朝廷何所赴
愬且君子平日脩身謹行固不爲身之與子
孫也朝廷褒賢録善豈特爲其賢者之後
如孟軻荀卿揚雄于今千有餘年學者士

讀誦其書而已至於禮貌寂寥孰肯來赴
朝一旦列之封爵血食廟堂使後世觀之
於孟軻荀卿楊雄乎賢於本朝乎故知臣今
日之言非爲載也伏乞 朝廷檢會累次臣
寮奏陳於録子賜田追謚三者之間凡可以
厚載者舉一而足庶使優賢之典獨見於本
朝爲善之風不墜於今日 元祐四年上時爲秦鳳路提點刑獄

乞録用石介之後 孫固等

臣等伏見故太子中允直集賢院石介在
仁宗朝文學行義名重一時經術博深議論
堅正以扶持名教爲己任嘗與孫復胡瑗爲
國子監直講教養人才士風丕變故至今論
學校者稱慶曆之風然介志氣剛大不肯枉
道以阿世而喜於分别邪正嫉惡太明以此
忤權貴取怨擿逐傾陷至其死尤不已天下
皆寃之其後誣謗雖已明而歷年浸久無復
爲言之者今聞其子編于民籍略無生業
有飢寒之苦士議歎惜以謂盛朝尚賢

使名臣之後零落至于此極也臣等不勝
拳欲望 聖慈特詔有司録介之後以子
孫一人賜以一命使獲薄禄不墜厥世以副
聖朝崇奬善人之意而爲天下守忠義者之
勸

一貼黄稱 仁宗時館職石延年直講孫
復身沒之後嘗官其子近日推恩呂誨
包拯劉摩之子各任以職專天下感動
如介之後宜在所録伏乞比類施行 元祐五年正月上時爲知樞密院事同韓忠彦趙瞻等上有旨官石佛中

乞褒贈江公望等　呂好問

臣聞之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書曰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夫惟不匿厥旨則莫
若明示好惡使民知禁而自從也所謂好惡
者賞善而罰惡勿任已之私意而已矣臣竊
見 朝廷近日用人賢不肖雜進所以好惡
不分是非不別臣謂 陛下宜先推明以
四方潛德隱惡各有所處以定民志有

緩者元符之末多士盈朝故司諫陳瓘江
望正言張廷堅任伯雨殿中侍御史龔夬
皆以忠直自奮知無不言捐軀徇國不顧妻
子其後蔡京趙挺之等得志首加擠陷意欲
使之必死不遺餘力巧發奇中衆爲寒心賴
太上皇仁恕力爲保全得免誅戮死亡之後
妻子窮困至今未復今京略正典刑而此數
人尚在責籍子孫凍餒人皆憐憫獨陳瓘已
贈諫議大夫伯任雨一子得官外江公望張
廷堅龔夬等並未昭叙非所以示好惡而不
匿厥旨也伏望 陛下特降睿旨將公望等
並行褒贈仍各官其子孫周恤其家使天下
後世爲善報國者知所勸勉而姦雄鉅惡常
有畏懲此誠所宜先也 靖康元年七月上 時爲御史中丞

會通舘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九十五 終

# 會通舘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九十六

## 禮樂門

### 士庶五禮

請定婚嫁喪祭之禮　呂大防

臣伏見　朝廷厲新庶政舉以三代先王爲法而獨於典禮制度似未及漢唐之盛昨聞將下明詔置局攷定禮文得失有以見聖憲高明急所先務臣之愚衷未欲聞於朝者得申於今日矣臣竊觀今之公卿大夫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九十六

## 禮樂門

### 士庶五禮

請定婚嫁喪祭之禮　呂大防

臣伏見　朝廷厲新庶政舉以三代先王爲法而獨於典禮制度似未及漢唐之盛昨聞特下明詔置局致定禮文得失有以見聖意高明急所先務臣之愚素未欲聞於朝者得申於今日矣臣竊觀今之公卿大夫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士民其婚喪葬祭皆無法度唯聽其爲而
之禁夫婚嫁重禮也而一出於委巷鄙俚
習喪祭大事也而率取於浮圖老子之法至
於郡邑公私禮之大節古所謹重者一切苟
簡略無義理臣謹按開寶通禮適 太祖皇
帝所立 本朝一代之典臣歷觀四方唯於
淄州嘗見之以備考試舉人而已禮之不行
無甚於此周禮八則禮俗以馭其民蓋謂庶
民則可參之以俗而士以上當專用禮也臣

愚欲乞詔諭禮官先擇開寶通禮論定而明
著之以示天下違者有禁斷以必行雖未能
下逮黎庶而小人所視足以成化況臺省官
視事州縣祭社稷釋奠之類已略用禮矣推
此而爲之亦非絕俗難行之事又今之所行
者於禮之中纔舉數事以漸善俗義在於此
伏惟 陛下留神財省立萬世法天下幸甚
元豐元年正月上時知秦州

乞詳議五禮以教民　朱光庭

臣聞孔子之言曰立於禮書曰天秩有禮我五禮有庸哉則是禮者與天地並而不斯須廢也自三代已後其禮遂亡漢唐規模不足道也今聖政日新講修治具臣愚以謂爲治之道無先於禮蓋人情之檢押王政之綱維莫不由此夫禮廢而不講久矣今天下之人自丱角已衣成人之服則是何嘗有冠禮也鄙俗雜亂不識親迎人倫之重則是何嘗有婚禮也火焚水溺陰陽拘忌歲月無限

死者不葬葬者無法五服之制不明重輕則是何嘗有喪禮也春秋不知當祭之時祭日不知早曉之節器皿今古之或異牲牢生熟之不同則是何嘗有祭禮也冠昏喪祭禮之大者莫知所當行之法　朝廷之上未嘗講修但沿襲故事而已曾未盡聖人之蘊公卿士大夫之間亦未嘗講修但各守家法而已何以爲天下之法車輿服食器用玩好法不立僭侈尤甚富室擬於王公皂隷等威

士風俗如此一出於無禮而然也臣今欲
陛下詔執政大臣各舉明禮官參議五禮
自朝廷所行之制度下至民庶所守之規矩
纖悉講明究極先聖人之蘊以古參今酌人
情之所安天下可通行以為法者著為一代
之大典垂諸象魏頒諸四海以正人倫以變
禮俗此則三王之舉也臣願陛下勉之而
已記曰王者治定制禮恭惟祖宗以來累
聖相承仁功德澤洋溢天下固可以論之治



定矣伏自陛下盛德臨御興滯補弊朝廷
日益清明此明王當制禮之時也願陛下
不以臣言為微時賜留神以幸天下

貼黃朝廷盛化無遠不被然而五禮之
制多出沿襲未盡講脩人不知其所止
其間冠昏喪祭之禮尤當先講脩以示
天下俾得遵行以為規矩然朝廷之上
與公卿士大夫之家皆未有成法伏
聖慈令明禮之臣與禮官委曲講究

厚風俗

乞詳議五禮以教民　元祐元年時爲右司諫　顏復

臣資材俚陋幸因儒術備位禮官充職以來推道揆分守之要庶幾萬一上報器使因愚竭中瘁外參古稽今以贊朝廷日興之儀不若一明禮實庶補風教以趨大治則臣分職之心無負媿者臣謂治世之禮發乎威儀撙節之間至民保皇極家無異尚化行于上俗成于下不可謂名見而實不虛也不然好之雖篤崇之雖華皆入備名失實之譏無少益于治體當王者盛時以人情莫不本良心而後安故行禮未嘗外民大而郊廟禋祼之節小而閭里酺禜鬼神之儀邇而朝覲聘問之度遠而庠序射享飲食之事盛而蒐苗獮狩類禡之制卑而農畝頒禽獻豜之則崇而加元服降王姬登賢養老之容下而比族冠婚正齒位讀邦法書孝婣之序内而賑災賻之惠疎而私室送終之式雖隆殺不同於

恭明其叙發其和復其本汲汲以爲歲月
時常行之事而不敢斯須曠怠其志意一
上躬帥之下説隨之如指臂相縈如源流相
通渾然無少間隙是以德風大成和氣充牣
災害不生刑罰不試知天下有禮之實矣三
代而後沿襲苟簡禮樂之存虛名而已間有
不世之君致時之臣恢明考類煩密光輝上
於郊廟朝廷之上崇植風猷張大發采不及
都門之外歸于畏之太嚴勉勉不敢置亦皆
不知其義以安之輔世道民之效漢不可斯
其實之喪久矣　國家太平百年規模宏遠
下視漢唐太常之禮成書定簡何止千篇歲
舉郊廟朝會侍臣有司考復論難貫附六經
取會沿革上下數千年其制富贍精緻凡專
不置彬彬然可師而士民之禮踵歷代之咎
未降彝制下無矜式使有志之士動虛名失
實之歎此甚可為治朝惜也雖然民之至
雖不教不勉自見蓋天畀之源本善不可

鄉不教則失中失中則流祭享之禮不教則
流於祝禬佛齋婚姻之禮不教則流於吝
俚習賓客之禮不教則流於游衍嬉樂師因
之禮不教則流於夷風暴俗喪紀之禮不教
則流於道釋數術國之正禮格而不下民之
良心奪于異習而加愚欲風淳而治隆如北
行而之粵緣木而求魚勢無可得臣之愚誠
欲乞 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陛下特發德
音下詔禮官會萃經史古今儀式至諸家祭

法歲薦時享家範書儀之類可取者高而不
難近而不迫成士民五禮禮不必冕弁以爲冠
韠韍以爲衣俎豆以爲罍儀度以爲幣馭車
而行坐席而食就其便安以須郡縣綴駈以
令使樂而不駭勸曉以文使徐而知義誘掖
本心則善之思思則辨辨則安安則起居動
息造次顚沛莫不在忠順孝弟仁義之間人
皆有士君子之器至化成矣王者牧民設
以輔禮令律民之書一字有易則置郵而

郡縣士民常禮以至無書本末重輕不稽
可明矣惟 陛下留神則天下幸甚元祐元年上
為太常博士

議樂

論詳定雅樂 韓琦

臣伏聞樂音之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樂
之情感於物則噍殺嘽緩之聲隨而應非器
之然也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者
其言斯有在孟子之對齊宣王亦有今之樂猶
古樂之說言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唐
太宗聽祖孝孫新樂乃謂樂之作蓋聖人緣
物設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元成對以樂
在人和不由音調此皆聖賢述樂之大方以
臣識暗藝薄素非知音 陛下設賜甄采使
待罪諫列首被詔旨今與丁度等詳定胡援
阮逸鄧保信所造鍾律事臣粗考前志參驗
今古二家之說差舛未盡逸援之圖方分
信之用長黍質之典據皆無所聞伏自

藝祖造邦 仁宗接統縟禮具舉熙事咸
通用王朴之樂悉無更易以至黎庶康乂
革銷戢天下無事垂八十載爲樂之用非不
和也頃因燕肅獻規妄加磨鑢適會李照赴
屬謂非克諧 陛下發天縱之能留日昃之
聽精加練覈許之改作逮於成功即薦郊廟
暨逸援繼至盛言照樂穿鑿再令造律即又
圜徑未合保信續上新法亦乃長廣乖古竊
以 祖宗舊樂還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

議變數朝之定律賜金增秩優賞其勞皆未
周朞又將易制臣慮後人復有從而非者不
惟有傷國體實則虛費邦用歷觀前代議樂
古之管尺尚存而猶是非紛紜累年方就柰
見今之速而易也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
原爲政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
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深
器家求乎既違其原又當究今之急以佐
業 國家方夏寧一朝廷晏清西北二邊

弛邊備犬戎之性豈能常保弱則卑順稱驕逆渝盟背約伺伐而無必思密備不虞可全推大信此　陛下之與左右鄰臣宵旰所慮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誠核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爲長臣欲乞詔下攸司盡記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鍾磬權量存而未行再命天下有精曉音律者俾之詳正然後施用候一二年間訖無至者則將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別召稽古近臣取其中多合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今之定奪權且停罷庶萬一裨補不勝至幸景祐三年九月上時爲右司諫先是景祐元年判太常寺燕肅言鍾磬壞損乞行修換明年脩舉上之而李照以爲今樂高五律乞更定尺律設造新器詔復內侍禮賓副使鄧保信參其事其年又詔天下搜訪曉達音律者而胡瑗阮逸寄出爲三年七月始詔照丁度及奇取保信逸瑗等鍾律定奪得失可施行與否以聞而度等皆以爲不可用詔悉罷之瑗又獨上此說

## 議李照所定樂　余靖

臣聞道路傳言已降旨揮今月十六日
皇帝御後殿令中書樞密院及修樂書官

同於上前詳議李照胡援所定雅樂是非
臣竊謂樂者因聲以布其和聲者因器以
其用故假金石以爲器然後聲得而和分宮
商以爲音然後樂可以審今李照之說形器
可辨胡援之議音聲未傳以此異同欲定優
劣不亦難乎又況言有辨訥意有巧拙又安
能頃刻之間定之乎臣又以爲古之作樂者
知聲有清濁故吹律以制其中恐久而失傳
故累黍後存其法以世增損不能識其聲

若以古法求之尚或得其髣髴疑古而不用
未知憑何可從況胡援所陳頗有經據何不
試令造鍾磬一編與李照之樂更互迭奏取
其絲竹之聲諧和而不相奪者定以爲優而
後行用彼時集議亦未爲晚臣頃聞議者云
云並言李照學無師法自傳損益又挾闇文
應以爲內助故得紛然恣其偏見而律度錄
長鍾聲震掉不守古制不可垂法祭於衆
照未全是若以樂爲政之大者當謹重改

則宜謹於李照未改之前今既改而未安
宜詳考律呂審的制度以防其失臣故謂
令胡援作爲鍾磬而與照樂兩辨其聲然後
是非灼然如在衡鑑不辨而可知也臣不任
區區瞽言待罪之至（景祐四年上時任秘閣校理）

請復用王朴舊樂　韓琦

臣先於景祐三年秋曾奉　聖旨令與丁度
胥偃高若訥同共定奪阮逸胡瑗鄧保信等
所造鍾律尋將歷代與古志文字及將漢錢分
寸較量得王朴舊樂於　太祖朝曾令和峴
以司天監景表尺減定與漢唐尺度差近其
胡援阮逸鄧保信幷李照等鍾律俱不合古
遂具聞奏再奏　聖旨令將漢錢分寸及景
表尺別造律管參校臣與丁度等各陳述不
曉音律乞再訪知樂者俾令詳定後蒙寢罷
其時臣曾將景祐廣樂看詳備見實紀李照
不依古法出意制造律度之事今來南郊
近　陛下躬行大禮不可以李照所造音

之樂上薦天地宗廟臣竊聞和峴減定于
舊樂鐘磬等見令並存欲乞特降 聖旨一
太常寺將來郊禋用舊樂所貴國容咸備神
聽惟和 皇祐元年上時知諫院於是詔太常鐘磬仍舊制李照所造勿復施行

議樂 宋祁

臣伏覩右司諫直集賢院韓琦奏劄子節文
謂曾將景祐廣樂記看詳備見□李照所
造違古之樂不可以上薦天地 宗廟
和峴減定鐘律等見令存在欲乞特降
聖旨指揮下太常寺復用舊樂者奉敕□差
資政殿大學士宋綬等與兩制同共□聞
奏伏緣臣自景祐元年中曾蒙□□寺
與燕肅等同共磨治鐘磬後來親見□□董
定律度及相次提舉胡瑗別造鐘磬臣於太
常樂器粗知本末苟有所見不容隱默謹具
畫一于後

一李照所造鐘磬當時只是將太府寺□
帛尺一面定法臣造比舊樂頓下四

伏緣李照資性詭[illegible]辨論專固莫非
出私意不循古法其尺約長王朴尺
寸其斗法以六百二十黍為一龠六龠
為一合自古十龠為合今頓差四合十
合為一升十升為一㪷謂之律斛其稱
以升水之重為一斤比今太府[illegible]用零
官稱一斤零十兩十斤為一[illegible]寸
以十六斤為稱謂之律稱又減鍾
六枚為十二枚自古經史中無十

為一架其鍾之形狀並不依典故如
遥長掩過群樂及李照自造大[illegible]
亦充大樂行用皆滯濁新聲[illegible]
及有新降到雙鳳管樂工吹之[illegible]成
聲李照雖自稱曉音律其實與伶官賤
工識見無異遂敢敗壞
樂使朝廷以不法之器薦見天地　祖宗以來舊
祖宗四海傳聞莫不竊議只如照所
黄鍾之管乃是南呂倍聲舊黄鍾九

正聲却降在太簇夾鍾之間其大簇
聲君聲君位也今君聲降在臣位羽
來處尊宮卅年有餘於理尤害天災人
事不合常禮皆不祥之大也如此數事
人無愚智所共明知 陛下况深達律
呂可以斷自聖慮使改正應下 曾
請添損者並違經旨古乞如陸 奏
一切皆令停罷並復 祖宗舊制
一太常寺舊樂本自唐昭宗時雅樂

器無子遺尋有博士商盈孫參酌
更造鍾聲其後五代相傳習而不
周時王朴重定又度略加添 祖
朝又詔和峴以景表尺重加磨治作令
聲下昨緣景祐二年燕肅始乞修正樂
器其時只得王朴律準又無王朴所定
律尺律管參驗音韻而燕肅只據律準
與鍾聲按定高下即是此太常舊樂
王朴時已自不同况和峴減定後又

眞宗朝景德中李宗諤一次脩飾至
肅凡經三度磨鑢然俱不先立尺律付
管所以後來無處根正法度音律然其
舊器傳自唐宋歷　祖宗三聖無人輕
議用之薦享八十餘年雖非的然如舜
韶周武法度明備要之沿襲本[illegible]　[illegible]與
與禮最近非[illegible]頗率意[illegible]
經今若　陛下且以[illegible]與[illegible]
即乞先取景表尺裁鑄律管以審

律然後和峴當時所定聲律高下
可見況舊鍾[illegible]自餘[illegible]後
管略加磨鑢[illegible]音律相[illegible]
爲李照定樂時畫底界截硏琢
者若且將李照所定石磬自太簇以下
刻磨長短亦與舊樂黃鍾以下髣髴相
近及將本寺磬朴二百餘片相兼添補
亦可諧合音律與鍾粗得三架即可
將來南郊大禮前一時了畢不過數

便可見功其餘絲竹諸器只是移正
調便成雅樂況禮樂之本出自天子
陛下天縱睿聖通知音律復古順道何
所致疑伏乞臣下有司速令脩復以旌
善述之美

一景祐三年詔令臣監領胡瑗鑄磬
一架臣伏見胡瑗[illegible]曉算法所
說黃鍾管[illegible]一十分
並與鄭康成周禮注及班

法相合自隋唐以來諸儒
龠之法皆不[illegible]制次
鑄之時忽於[illegible]內得古
知甚年及是何州縣納到臣與
侍讀學士馮元即時驗認其鍾古質精
妙項鏄皆有廉隅上有三十六乳餘外
瑑雲氣爲飾有兩欒之制如鈴不圓正
與周禮所說形制相符一鍾破損二
尚可叩擊遂子細洗滌於鍾上有篆

兩行其篆亦字體古簡推本其文有
近代所造乃是漢隸間所用者其文一
越作朕皇祖文考寶和鍾越思萬年子
子孫孫永保用享凡二十二字臣與馮
元商量此既古器又合經典以三十六
乳與鄭康成說小異康成以
三十六乳加以七十二
子進呈後
狀　造新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94558 v.13

會通舘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一

財賦門

乞減省冗費　　賈昌朝

臣伏見西夏僭狂出師命將以遺朝廷之憂臣竊謂此因不足慮而國家用度素廣儲蓄不厚民力頗困是則可憂自天聖以來屢詔有司節省用度以至于今未聞有所施行古者四方無事則修政令務稼穡倉廪有積穀府庫有羨財節用愛人以備不虞卒有水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寇攘之至而無所憂自三代而下稱王業盛者唯漢爾文景以恭儉故風俗厚財用足至于武帝務勤征伐始筭緡錢摧酤以助軍旅之給而天下蕭然矣至昭帝議鹽鐵罷摧酤省徭役篤耕種凡侵竊民利者一切寬貸之時賜租賦使民得以足衣食内則省宰夫樂工希文景之風以厚儲蓄數百年間四夷咸服百姓不厭漢德者無他道也節用愛人崇本抑末之所致也　宋受命八十載可謂治平矣然節愛之術有所未至邊陲雖寧而兵備不省徭役雖簡而農務不篤外厚幣聘而内豐廪藏自餘虛用冗費難以悉數天下諸道若京之東西財可自足陝右河朔歲須供饋所仰者淮南江東數十郡爾故田税不足重以榷禁凡山澤市井之利靡有厚薄悉入於公上而民不得售加以不耕不織游惰之俗蠶食爲害都人士女燕安太平忘衣食艱難之患習尚奢侈重傷民力農所以困句[illegible]之

儲蓄所以不厚者職此之由夫國財民力靡
於無用之日故當其有事不得不憂臣嘗治
畿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戶賦輸僅能了營
其三年賞給仍出自內府況他郡邑兵不啻
此推是可以知天下虛實矣臣又嘗掌京廩
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以一歲之入僅能
充朝廷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所蓄
聚不絫數天下太平已久而財不藏於國又
不在於民儻有水旱頻仍之災軍戎調度之

急計將安出哉願　陛下鑒已往之失察當
今之務取景德已來迄于景祐凡百用度靡
有巨細校其所入所出之數約以　祖宗舊
制其不急者皆省罷之（寶元元年上時為天章閣待制）

乞減省冗費　　韓琦

臣准敕以御史王素上言乞依賈昌朝所奏
取景德至景祐年凡百用度靡有巨細較量
所入所出之數省罷不急等事蒙差張若谷
任中師并臣與三司同共詳所奏定奪減省

聞奏竊以臣先監左藏庫日朝廷亦曽差官
於三司令將咸平景德天聖景祐年支費比
附其時三司已檢尋天聖以前帳案不足
下在京諸司庫務差人監勒檢尋亦是多不
存在甚爲擾擾臣輙上言若檢尋前項年分
帳案得全比附見今來支費數多朝廷若不
能節用乃是徒撫空文或勘會近年帳案但
見得冗費即行減罷亦不須見遠年文字蒙
下三司檢尋終不齊足只將近年帳案勘會

總結了當今 陛下崇恭儉之本沛然垂詔
以經費有度復議均節斯乃 陛下興化致
理愛養元元之深意也天下黎民實蒙惠福
若又須將景德至景祐年逐月用度較計必
是依前虛有勞費淹滯無成況今西鄙設備
聚財實邊之費所宜移茲冗用以助兵須豈
可遷延歲時不求速效臣欲乞將三司逐年
景德年後來帳籍及照證文字勘會不必年
分整齊但見得官中支用顯有虛費即定奪

減省聞奏臣伏覩古先哲王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而後臣庶省分有司率職從上之令猶風靡而響應之也雖有僥倖覬覦之心抑制其欲亦不敢興造怨語動惑衆心何則上躬行而下之所勸也臣愚欲望 陛下飭宮掖之間先務節儉凡奢靡之飾奇巧之玩無名之賜無度取索一切罷之仍詔三司與臣等計會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取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則例比附酌中定奪

減省等定奪之後或有飛語流謗斷在宸衷屛而不聽如此則縣官之用可期充足且內藏宜聖景福等殿庫蓋累蓄聚以備非常今或外用既節而不絕內帑支取即與外庫供億靡費一同亦望 陛下深思 祖宗經久之制更務謹節臣又以出納之用各有攸司冗費之撤必能知悉仍乞特降敕命下三司委諸路轉運副使發運司逐處知州通判在京諸司庫務管當官員除官吏兵馬請給則

例自來已有定制不在起請外如有諸般刋
度顯有虛費司以省減者即具利害擘劃聞
奏降下依敕定奪三司人吏有所見亦聽
三司具 狀陳述如顯然大段減省得官中
錢物其起請官吏即乞特行酬獎臣備員諫
列誤被聖選不避衆怨罄竭上陳唯 裁擇
早賜進用 寶元二年上時爲右司諫

## 論三冗三費　宋祁

臣伏見西賊叛逆未即梟截申命將校警飭
邊陲 陛下日昃憂勤特軫調發內經聖慮
旁咨羣謀臣誠不肖竊用感憤以爲勇夫扞
外儒者計內合爲威略以行天誅則跳梁小
醜指期烹醢故敢妄陳愚見以佐萬一臣聞
兵以食爲本食以貨爲資在易聚人在書八
政誠聖人所以一天下之具也以天下取之
以天下用之量入爲出故天子不得私焉傳
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今左藏無積年之鏹
太倉乏三歲之儲南方冶銅匱而不發承平

如此已自凋困其故何哉良由取之既殫而用之無度也臣不能悉知朝廷之經費且以臣素所見者言之何者大有三冗小有三、、以困天下之財財窮而更欲興數十萬衆以事夷狄無謀甚矣 陛下誠能超然遠覽燭見根本去三冗節三費專備西北之屯尚可曠焉高枕無憂之之患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天下廂軍無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尼道士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冗

也三冗不去不可為國今 陛下下詔於此斷自今日僧尼道士已受戒具者且使如舊其在寺帳為徒弟子者悉還為民勿復歲度而州縣寺觀留若干所僧尼道士定若干人且令後來之數不過此此策一舉可得耕織夫婦五十萬人則一冗去矣今天下廂軍不擇羸小尫弱悉皆收配本不知兵亦且月廩糧歲費庫帛數口之家不能自庇於是相挺逃匿化為盜賊者不可勝筭朝廷每有夫

役吏籍農民以任其勞假如廂軍可令點以
就役方且別給口劵聞望賜錢二端相率不
便明甚　陛下若敕天下廂軍今日以後
州軍須要防托別留三百人自餘更不收補
已在籍者許備役作如此則中下之家悉入
農業又得力耕者數十萬則二宂去矣國家
郡縣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爲額常以十二加
之選[illegible]非謫足以無之今則不然一官未缺
十人[illegible]進紆朱蒲路襲紫成林州縣之地不
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吏何得不苟進官何
得不濫除　陛下誠能詔三班審官院內諸
司流內銓明立限員以爲定法自今以往門
蔭流外貢舉之色實置選限稍務擇人俟有
闕官計員補吏內則省息奉稟外則靜一浮
華則三宂去矣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
日不有若七日若一月若四十九日各挾
名來始暫停至於蠟蔬膏麪酒稻錢帛百司
供億不可貲計而主者旁緣利於欺攘故奉

行崇尚峻於典法皆以祝帝壽奉先烈祈民
福爲名欲令臣下不得開說臣愚以爲
陛下上事天地宗廟次事社稷百神醴酏〻
盛犧牲玉幣使有司端委而奉之歲時而薦
之足以竦明德於天極介多福於黔庶何必
道場齋醮希屑屑之報哉是國家抱虛以考
祥小人誣神而獲利耳　陛下若斷自聖慮
取必不可罷者使略依本教以奉薰修關啓
有時賜與有度則一費節矣二曰京師寺觀

或多設徒卒或增置官司衣粮所給三倍他
處帷幄謂之供養田產謂之常住不徭不役
坐蠹齊民而又競飾神祠爭脩螭廟營曰不
費官帑自募民財此誠不逞罔上之尤者夫
民藏於國國藏於民財不天來而由地出也
役不使鬼而待人作也捨國取民其傷一焉
伏望　陛下切勅州縣普令罷止則二費
矣三曰使相節度不隸藩要貪取公用全濟
私家跡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　老公

用之設所以勞衆而饗賓也今則不然罷黜大臣卒叨使相安民都邑普蒙公用取生人資力爲無功之奉養坐糜邦用莫此爲甚望 陛下寶惜名器使授受惟才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者不得建節度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師則三衙節矣三冗已去二費已節用度必饒臣又聞之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 陛下若能躬服至儉風示四方衣服醪膳無溢舊規請自乘輿始錦綵珠玉不得妄費請自後宮始然後天下嚮應民業日豐人心不搖師役可舉雖使風行照飲馬西河蠢尒戎酋可玩之股掌中矣寧與今日誅求財用課鹽榷茗爲戚戚之計者同年而語哉臣誠狂妄不曉禁忌輕進愚策惟 陛下裁赦其辜 寶元二年上時爲三司度支判官

論民不可不恤財不可不通條

臣伏覩 陛下賜三司紬繒詔書曰使斂無暴橫而公須足民無愁痛而國用登 陛下

視赤子有父子之慈臨萬物有天地之施不緣嗜愛而率斂於下每因匱乏而資助於中有以見 陛下克己恭勤愛民切至德音降聖慮彰深庶官所宜奉行百姓固當少息然而殘苛之吏未已供應之家轉勞 陛下恤黎庶之心翻無實事海內仰朝廷之令悉是空言首尾乖違弊病安在臣以貧賤之迹叨耳目之官細民疾苦之情天子未聞之事俱合陳論伏自羌賊負恩天兵致討備禦之處數千里更戍之役五六年飛輓芻糧繕修器械於是不時之斂作焉無名之賦興焉言利之臣出焉緣奸之利起焉配取相仍蠹傷滋甚供軍之利制作多門任土之求有無不一金穀之職轉遷靡常管庫之司給納是利前符未至後令已行州縣承風急於星火官者先期集事由施酷毒之威貪者與吏通力恣誅求之害以欺罔窮惡爲智有作者苟得而必行以攘奪豪富爲公當權者避嫌而

不主破家流離之苦十室九空呼天告訴之詞萬人一口原其本末皆有因緣挾私讎者有之爲身計者有之只如陝西榷鹽江南鐵增添酒課採取銅苗移東就西指無爲有或賜章服或改職名或與遷官或承奬認所以爭求自下錙銖之利不爲日後久遠之謀臣切謂朝廷推賞不責其實之所致也倍添屋税鬻賣官田刷江淮見錢上供欠商賈便錢不給配物於不產之所嚴程於可緩之期如此之類三司之過也借買銀絹預折田苗逼抑之錢名爲勸誘高下物估官取贏餘如此之類轉運使之過也貧富不均姦貪不禁妄爲退剝故作滯留殺牛納皮仍科徒罪償官竭産更虐親鄰如此之類郡縣之過也觸類滋長不可殫論洶洶生民若在風濤之上嗷嗷四海偷爲旦暮之安遠近之情若此國家之患未已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聞財聚則人散財散則人聚是知民不可不

恤財不可不通若專奉公家不究民病所得
則寡其失則多臣非不知吏貧軍旅之繁郊
廟宴錫之廣北有餌敵之費西有禦寇之
常賦既不足充遺利必當悉取臣又非敢居
興恤民之論務黜言利之人執高古之虛文
違當世之切務所冀言利者上能資於國下
不害於民饒益既多孰云不賞所可痛心者
明知無利冒怨而行幸可賞期力爲督迫自
古剥下無厭而民不亂誅財無已而國不危

者未之有也昔漢武帝遠事征伐筭及舟車
四方凋殘大業幾喪以至下哀痛詔封富民
侯雖僅安全而劉氏之不亡者如綫矣唐德
宗朝盧杞輩專爲刻剥税椽僦櫃別檢促迫
掊虐平民都下尤甚涇兵乘怨徑入長安駐
呼市人用此藉口臣切思今日之事兵不得
已而用財不得已而求然漢唐致危亂之原
種種略施行矣况復寇盜未平干戈未息或
百姓之心摇動顧天下之計如何伏望

陛下踐詔書之言推實事於下民不勝困乏
精擇郡縣撫養之人利不可遺在傳求錢穀
通流之術所入之賦有常而所責之數無
則去大冗而節煩費所得至薄而斂怨至深
則去小利而存大患上下相濟公私兩行伏
惟　祖宗不拔之基全付　陛下朝廷更張
之事更待何時願　陛下申戒大臣力求衆
弊以斡家之術而憂國以恕己之誠而及人
使百姓之心不搖則天下之計大定言失於



事多為迂闊之謀事至而言無救阽危之禍
臣憂深語切意拙文繁　陛下儻賜詳覽於
時實有裨補臣所言民間疾苦及處事有乖
方列之于左臣所聞見民間疾苦不敢備載
粗舉一二條所冀上達　宸覽知天下有如
此事其間起請者乞賜施行慶曆四年上時知諫院[illegible]書
四月二十九日進呈奉聖旨送三司相以聞裏纔上奏云數內一條臣所請後[illegible]皮仍科[illegible]罪諸州造甲須用牛皮作線穿聯自前條貫私家敢藏牛皮科罪更出賞錢所以民間牛皮多已入官然官中不合須要配百姓臣是潤州見配到甲數工匠至少[illegible]工

三四年亦未了當本州都計所司牛皮
一月送納其數八作甲線又定下繭被淑
稍小者卽退百姓折中不產黃牛每是韶江
收買程限急切至於牛中納皮稍小納不中官
州縣捕捉又科殺牛之罪臣不知生民何
受此苦毒中書批九月六日進呈奉
送三司並依
所奏施行

論民力大困起於兵多　張方平

臣昨嘗約計天下財利出入之籍知天下之所以困本於兵因勘會自寶元慶曆後內外增置禁軍歲給錢帛粮賜等數進呈乞朝廷圖議其事有以弛張之伏以　太祖皇帝取荊潭收巴蜀廣南江南備晉寇禦西戎北虜計所蓄兵不及十五萬國初得兵十二萬後平蜀揀土精兵止留一百二十人及乾德中選揀中外之兵止存十萬蓋極精銳也後乃益增及十五萬兵尔　太宗皇帝平太原備邊賊禦北虜料簡軍旅增修兵備志在收取燕薊然蓄兵不過四十萬人　先皇咸平中備邊賊禦比蒐募戰士至五十餘萬人及契丹請和祥以後稍稍銷汰弛牧馬地給耕民先帝嘗語宰臣曰下兵馬之數雖不少精者鮮日之古不同古者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民卽矣

今皆坐得衣食國家經費至廣不可不選練向敏中軍額漸多農民日耗近訓
旨已任召募所夫羸老退究食之要邊將帝曰卿等常宜謹求務為之 占
兵自固者輒罷之先帝常詔環慶路戍神兵還營嘗召吉嘗路戍
非多未敢便減上曰西邊兵寡得以招役民輸運營兵之心惜民亦可知矣即以曹緣
代之至于寶元幾四十年可謂又安矣向因夏
戎阻命始籍民兵俟命刺之以補軍籍遂於
陝西河北京東西增置保捷武衛宣毅等軍
承捷一百八十五指揮武衛七十四指揮宣毅二百八十八指揮此其尤多者它不具載
既而又置宣毅於江淮荊湖福建等路二淮十南

二浙二十二江東十三江西十七湖北十七湖南十一福建十二指揮凡內外
增置禁軍約四十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百
萬其鄉軍義軍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半分剩
員等不列于數連營之士日增南畝之民日
減邇來七年之間民力大困天下耕夫織婦
莫能給其衣食生民之膏澤竭盡 國家之
倉庫空虛而此究兵狃於姑息寖驕以增
成厲階然且上下恬然不圖云救唯恐招置
之不多也且 太祖訓兵十萬人以定 下

今以百萬人爲少此無他耳各苟及身安莫爲經久之慮也夫苟且者臣下及身之謀經久者　陛下國家之計今負販之家猶汲於儋石之備安有慮不經久而可以保天下者哉比歲以來三路入中粮草度支給還價錢常至一千萬貫上下邊費如此何以枝梧臣較今大計加之百萬不爲益減之百萬不爲損而比來鬻官六千緡者與簿尉萬緡則殿直諸監莞場務官準課程以立賞格收

贏至三二千緡即以次遷陛不知賣官遷官幾何負數可供三路一歲糧草之費是謂聚畎澮之微供尾閭之泄也淺陋之人更言遺利以裨經用未已夫財計盈虛國事安危繫諸兵而已矣景祐以前兵五十萬三司財用無餘及今而加一倍則何以得足臣近約之今年在京支計倘已進呈只是準擬常程度圓融變轉僅以有備過此以往若更因之以橫費加之以飢饉雖有智者亦恐難善

其後矣況臣之愚敢期克濟惟社稷之福
祖宗之靈　陛下至仁盛德有以感格天地
降之以善祥報之以有年則兆民之所願
若觀諸人　愚切甚寒心伏望令中書樞
密院檢會臣前奏審知計　於　聖斷早
爲之所猶須效在累年之後如救焚溺緩則
益不及矣　上　慶曆六年十二月時權三司使

乞裁減內外費用　張方平

臣伏以天下承平爲歲深遠而國用不足民
力益困今聚師境上調費寖廣倚於經入則
財不給加以橫賦則人不堪救兹火急特在
陛下身先於率下惟事事乃其撙約而已臣
切惟　陛下躬勤節用克自抑畏凡諸服御
殊爲菲薄而兹中外之論皆言用度之過臣
切疑之蓋宮闈嬖昵左右近習假義恣僥又
爲欺誣仰恃　仁慈緣爲姦弊且禁中呼
輒稱　聖旨有司應奉皆爲上供故外人不
知其詳而譏議累乎盛德國家帑藏之庫乃

羣下侵牟之蠹也伏覩　陛下上念宗社之
計下以生民爲心彼婦人宦者何煩過爲姑
息　然遠慮斷自天心試取　先帝之世
陛下臨御以來天聖之初官司帳籍如內東
門之類比較近年所費金帛則知增損豐儉
之數以一言裁減之恩爲萬方富庶之本兆
民所賴爲幸實深　先朝已前事恐難繼若
天聖初體例夫豈遠哉因降詔書諭天下以
陛下憂邊之心愛民之故則將卒聞之孰不
奮勵以投命士民聞之孰不鼓舞以稱仁至
于外諸司庫務凡百橫費乞特置司爲選用
公平通敏諳曉時務之士三兩員條理之而
以大臣一人監領其事其不便者唯是左右
主掌之人爾誠　陛下斷之不疑無容沮撓
則上可以資德美下可以施恩惠內可以裒
國計外可以成武功發速而利多事近而
遠此當世之切務也（慶曆六年十二月上時同賈昌朝等定奏）

乞減冗雜節用度　包拯

臣伏見景德祥符中文武官總九千七百八十五員今內外官屬總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其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不在數較之 先朝纔四十餘年已逾一倍多矣古以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周設六官寮屬漸廣秦併六國郡縣益衆降及漢魏以至隋唐雖設官寖多然未有如 本朝繁冗之甚也今天下州郡三百二十縣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縣所任之職素有定額大率用吏不過五六千員則有餘矣今乃三倍其多而又三歲一開貢舉每放僅千人復有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蔭序之官進納之輩總而計之不止於三倍是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則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乏哉臣謹按景德中天下財賦等歲入四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匹貫石兩支四千九百七十四萬八千二百匹貫石兩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三十九萬二千匹貫石兩支一千五百四十萬四千九

百匹貫石兩慶曆八年天下財賦等歲入一萬三百五十九萬六千四百匹貫石兩支八千九百三十八萬三千七百匹貫石納任歲入一千八百九十九萬六千五百匹貫石兩支二千二百四十萬九百匹貫石兩況天下稅籍有常數矣今則歲入倍多者何也蓋祖宗之世所輸之稅只納本色自後以用度日廣所納並從折變重率暴斂日甚一日窮之有且天下田土財用比之曩歲[illegible]

以不逮豈於今而能倍之乎非天降地出但誅求於民無紀極爾輸者已竭取者未足則大本安所固哉臣以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欲救其弊當治其原在乎減冗雜而節用度若冗雜不減用度不節雖善爲計亦不能救也方今山澤之利竭矣征賦之入盡矣而西北無事乃是可爲之時若不銳意而圖但務因循必恐貽患將來有不可救之過矣伏望上體祖宗之成憲下卹生靈之重

困謂設官太多也則艱難選舉澄汰冗雜謂兵太衆也則宜罷絶招募揀斥未冗老衆工不急者悉罷之科率之出無名者悉除省禁中奢侈之僭節上下浮枉之費當承平之代建長安之策願 陛下留神省察早命宰執條此數事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皇祐二年上時以戶部副使知諫院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一 終

#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二

## 財賦門

### 理財中

論理財三事乞置總計使　司馬光

臣聞昔楚莊王以無災爲懼曰天豈棄不穀乎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然則歲小不登邊鄙有警未必非國家之福也伏見春天久不雨 陛下憂勞於內公卿惶恐於外豈不以公私之積素不充實若遇飢饉將

因謂設官太多也則艱難選舉澄汰冗雜謂
兵太衆也則宜罷絕招募揀斥老弱冗
工不急者悉罷之科率之出無名者悉除
省禁中奢侈之僭節上下浮枉之費當承平
之代建長安之策願　陛下留神省察畢命
宰執條此數事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皇祐三年
上時以戶部副使知諫院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一　終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二

財賦門

理財中

論理財三事乞置總計使　司馬光

臣聞昔楚莊王以無災爲懼曰天豈棄不穀
乎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然則歲小
不登邊鄙有警未必非國家之福也伏見
春天久不雨　陛下憂勞於內公卿惶恐於
外豈不以公私之積素不充實若遇飢饉將

無以相恤乎一朝京師得雨遠方未徧則右
臣釋然相慶不復以民食爲念 陛下安知
來歲之旱不甚於今歲乎蓋天降災沴饑
猾夏寇賊姦宄此堯舜所不能免也即不幸
有大水大旱方二千里戎狄乘間而窺邊細
民窮困而爲盜軍旅數起久未有功府庫之
蓄積已竭百姓之生業已盡 陛下當此之
時將以何道救之乎臣不知 陛下與公卿
大臣以此爲必無而不足憂乎將以爲有之

而不爲之備俟事至然後憂之雖以陛下
之聖明得益稷太公以爲輔佐臣以爲不及
矣何則聖賢之治皆積以歲月然後有功欲
天下之家給人足固不可一日具也周易既
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思患而豫
防之此其時矣失之愈遠救之愈難柰何曰
復一日取過目前而已矣晉武帝時何曾亡
其子孫曰吾每見主上所說皆平生常語未
嘗及經遠大計吾子孫其及於亂乎其後五

胡爭亂中州覆之生民塗炭幾三百年由是觀之上下偷安不爲遠謀此最國家之大患也詩曰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方今之政何以異此此臣之夙夜所爲痛心疾首者也古之王者藏之於民降而不能乃藏於倉廩府庫故上不足則取之於下下不足則資之於上此上下所以相保也今民既困矣而倉廩府庫又虛

陛下儻不深以爲之謀臣恐國家異日之患不在於他在於財力屈竭而已矣今朝廷不循其本而救其末特置寬恤民力之官分命使者旁午四出爭言便宜以變更舊制米鹽之事皆非朝廷所當預者張設科條不可勝紀或不如其舊益爲民患或朝三暮四移左於右其間果能利民者不過放散縣官之以予民耳是誠損上益下王者之仁政乎然臣聞古之聖人　之有道用之有節上有餘

財然後推以予之是以上下交足而頌聲作
矣今入者日寡出者日滋其竭可立待也公
家既竭不取諸民將焉取之是徒有利民之
名而無利民之實果有益哉夫寬恤民力在
於擇人不在於立法若守令得人則民力雖
欲毋寬其可得乎守令非其人徒立苛法適
所以擾民耳自置此官以來於今累年臣訪
之民間未聞其困弊小瘳於前也然則爲今
之術柰何曰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

本原而徐取之在減損浮冗而省用之何謂
隨材用人而任之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雖
周孔之材不能徧爲人之所爲況其下乎固
當就其所長而用之今朝廷用人則不然顧
其出身資叙何如耳不復問其材之所堪也
故在兩禁則欲其爲嚴助司馬相如任將帥
則欲其爲衛青霍去病典州郡則欲其爲龔
遂黃霸尹京治縣邑則欲其爲張敞趙廣漢
言財利則欲其爲孔僅桑洪羊世豈有此人

哉故財用之匱乏者由朝廷不擇專曉穀錢之人也　國初三司使或以諸衛將軍諸司使爲之判官則朝士曉錢穀者皆得之不必用文辭之士也　先朝以數路用人文辭之士寘之舘閣曉錢穀者爲三司判官曉刑獄者爲開封府推判官三者職業不同趣舍各異莫相涉也然後人主以時引對訪問以察之使令以試之積久以觀之覈其眞僞辨其臧否考其功効然後遷之[illegible]未

必歷其職者皆須進用不可復退也故羣臣各宣其用而萬事交舉矣夫官久於其業而後明功久於其事而後成是以古者世官相承以爲氏姓　先朝陳恕在三司十餘年至今稱能治財賦者以恕爲首豈恕之材智獨異於人哉蓋得久從事於其職故也至於副使判官堪其事者亦未數亦也是以先帝屢行大禮東封西祀廣修宮觀而財用有餘者用人專而任之故也近歲三司使副使判

官大率多用　　舉之士爲之以爲進用之塗
不復問其習與不習於錢穀也彼文辭之士
習錢穀者固有之矣然不能專也於是乎
以簿書爲煩而不省以錢穀爲鄙而不問者
矣又居官者出入遷徙有如郵舍或未能盡
識吏人之面知職業之所主已捨去矣臣頃
判度支計院甫二年耳上自三司使下至檢
法官改易皆徧甚者或更歷數人雖有恪勤
之人夙夜盡心以治其職人情稍通綱紀粗

立則捨之而去後來者意見各殊則鄉之所
爲一皆廢壞況怠惰之人因循苟且唯思便
身不顧公家者乎如此而望太倉有紅腐之
粟水衡有貫朽之錢臣未知其期也凡百官
莫不欲久於其任而食貨爲甚何則二十七
年耕然後有九年之食今居官者不滿三歲
安得有二十七年之効乎臣愚以爲朝廷
精選朝士之曉練錢穀者不問其始所以進
或進士或諸　門蔭先使之治錢穀小事

有功則使之遣三司判官事及三年而
察之實効顯著然後得權三司判官事又三
年更有實効然後得爲正三司判官其無
効者退歸常調勿復收用其諸路轉運使不
復以路分相壓使之久於其任有實効者或
自權爲正自轉運副使爲轉運使無實効者
亦退歸常調勿復收用每三司副使闕則選
三司判官及諸路轉運使功効尤著者以補
之三司使闕亦選於副使以補之三司使久
於其任能使用度豐衍公私富實者增其秩
使與兩府同而勿改其職如此則異日財用
之豐耗不離於已不得諉之他人必務爲永
久之規矣其文辭之士則自有資望不必使
爲錢穀之吏以輕之也何謂養其本源而徐
取之善治財者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
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不善治財者
此夫農工商賈者財之所自來也農盡力則
田倍收而租[illegible]矣工盡巧則器斯堅而用

有餘矣商賈通之則有無交易而貨有餘矣彼有餘而我取之雖多不病矣今之有司自謂能治財者臣見之矣凍餒其民而豐積者也掃土以市祿位而不恤後人者也括麻麥而喪丘山者也保惜一錢而費萬金者也不操白刃而爲寇攘者也奸巧簿書而罔君上者也必曰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則聞者以爲笑矣夫使稼穡者饒樂而惰游者困苦則農盡力矣堅實便用者獲利浮僞

侈靡者不售則功盡巧矣公家之利捨其細而取其大散諸近而收諸遠則商賈流通矣農工商賈皆樂其業而安其生則公家何求而不獲乎夫農天下之首務也古人之所重而今人之所輕豈獨輕之又困苦莫先焉何以言之彼農者苦身勞力衣麤食糲官之百賦出焉百役歸焉歲豐則賤貿其穀以應司之求歲凶則流離凍餒先衆人塡溝壑如此而望浮食轉而緣南畝難矣彼直生

而不知勸井　耳苟或知之則去而不返
矣故以今天下之民度之農者不過二三而
浮食者常七八矣欲倉廩之實其可得乎
愚以爲凡農民租稅之外宜無有所預衙前
當募人爲之以優重相補不足則以坊郭之
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石農民常
費八九何則儇利戇愚之性不同故也其餘
輕役則以農民爲之歲豐則官爲平糴使穀
有所歸歲凶則先按籍賙贍農民而後及浮

食者民有能自耕種積穀多者不籍以爲家
貲之數如此則穀重而農勸矣彼百工者以
時俗爲心者也時俗貴用物而賤浮僞則百
工變而從之矣時俗者以在上之人爲心者
也在上好樸素而惡浮侈則時俗變而從之
矣其百工在官者亦當擇人而監之以工致
爲上華靡爲下物備工名謹考其良苦而[illegible]
賞之取其數則器用無不精矣彼商賈者志
於利而已矣　[illegible]官數以一切之計變法更

今棄信而奪之後無利則棄業而從他縣官安能止之哉是以鹽茶棄稍征稅耗損凡以此也然則縣官之利果何得哉善治財者不然將取之必予之將斂之必散之故曰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此乃白圭倚頓之所知豈國家選賢擇能以治財用其智顧不如白圭倚頓耶患在國家任之不久責近効而遺遠謀故也夫伐薪者惜其條枝養其本根則薪不絕矣若并本根而伐之其得薪豈不多哉後無繼矣是非難知之道也然有司不爲者彼其心曰吾居官不日而遷不立効於目前以自顯顧養材以遺後之人使爲功吾何賴焉是非特有司之罪也亦　朝廷用人之法驅之使然也何謂減損浮冗而省用之

昔　太祖初得天下之時止有一百一十一州耳江南兩浙西川富饒之地皆爲異域承五代荒亂之餘府庫空竭豪傑棊布於海内戎狄窺覦才邊境戎車歲駕四方多虞當

是之時內給百官外奉軍旅誅除僭偽賞賜
鉅萬未嘗聞財用不足如今日之汲汲也
陛下承　祖宗之業奄有四百餘州天下
統戎狄欵塞富饒之土貢賦相屬承平積久
百姓阜安是宜財用羨溢百倍於前代竭
府庫之所蓄罄率土之所有當天下無事之
時遑遑焉專救經費而不足萬一有不可期
之災患將何以待之乎夫以　國初之狹隘
艱難財用宜不足而有餘今日之廣大安寧
財用宜有餘而不足　陛下亦嘗熟思其所
以然之理乎得非　太祖所養者皆有功可
用之人　陛下所養者未必盡有功可用乎
臣切見　陛下天性恭儉不好侈靡宮室苑
囿皆因　祖宗之舊無所更造或曠頹荒翳
不加修治飲饍衣食器皿帷帳適足供用不
極精華或苦弊綻亦不更易雖唐虞之
階三尺茅茨不翦殆無以過然左右侍御之
人宗戚貴臣之家第宅園圃服食器用往往

窮天下之珍怪時時鮮明唯意所欲無復分
限以豪華相尚以儉陋相訾厭舊而好新月
異而歲殊是以費用不足則請求無厭句當
不止甚者或依憑詔令以發府庫之財假託
供奉以糜縣官之物眞僞莫辨多少不會
陛下聖度寛仁不欲拒塞惡聞人過不加案
詰至於頒賜外廷之臣亦皆踰溢常數不循
舊規曏者皇女初生所散包子之類費用不
可勝紀臣嘗聞耆舊之人言　先朝公主在

宮中俸錢不過月五千其餘後宮月給大抵
倣此非時未嘗輕有賜予亦不甚豐切聞近
日俸給賜予比於　先朝何啻數十倍矣漢
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夫等猶不
可又況過之是以　祖宗之積窮於賜予困
於浮費臣不能知其詳以外望度之十耗七
八矣內藏已虛而浸淫於左藏矣夫府庫者
聚天下之財以爲民也非以奉一人之私也
祖宗所爲置內藏者以　饑饉兵革非常之

費非以供　陛下奉養賜予之具也今內藏
庫專以內臣掌之不領於三司其出納之多
少積蓄之虛費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
也若皆以奉養賜予而盡之一旦有饑饉兵
革之事三司經費自不能周內藏又無所仰
歛之於民則民已困竭得無狼狽而不支乎
此臣夙夜所懔懔也今　陛下所以有唐虞
之德而無唐虞之治者其失在於不忍而好
予不忍則不誅有罪好予則不待有功不誅
有罪則奸邪欺罔而不忌不待有功則貪佞
徼倖而無厭治道之所以不格于上下者凡
以此也昔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
亦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
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為嚬笑有為笑今袴豈
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彼小國諸侯猶惜
重賞如是而國以富強況以四海之主不
無功徼倖之賞杜塞甘言悲辭之請則唐虞
之治何遠之有哉夫府庫金帛皆生民之膏

血州縣之吏鞭撻其丁壯凍餒其老弱銖銖寸寸而誅之今以富大之州終歲之積輸之京師適足以供 陛下一朝恩澤之賜費一日飲宴之費 陛下何獨不忍於目前之羣臣而忍之於天下之百姓乎夫以 陛下恭儉之德擬乎唐虞而百姓困窮之弊均於秦漢秦漢竭天下之力以奉一身 陛下竭天下之力以資衆人其用心雖殊其病民一也此臣之所以尤慼慼者也又宮掖者風俗

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法也故宮掖之所尚則外必爲之貴近之所好則下必効之自然之勢也是以内自京師士大夫外及遠方之人下及軍中仕伍畎畝農民其服食器用比於數十年之前皆華靡而不實矣鄉之所有今人見之皆以爲鄙陋而笑之矣夫地之生有常而人類日繁耕者寖寡而游手日衆然無極而風俗日奢欲財力之無屈得乎哉又府史胥徒之屬居無廩祿進無榮望皆以

啗民爲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諸路監司州
縣鄉村倉場庫務之吏詞訟追呼租稅徭役
出納會計凡有毫氂之事關其手者非賂遺
則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壞產者非縣官賦役
獨能使之然也太半盡於吏家矣此民之
所以重困也又國家比來政令寬弛百職隳
廢在上者簡倨而不加省察在下者侵盜而
恣爲姦利是以每有營造貿置其所費財物
十倍於前而所收功利曾不一二此國用之

所以尤不足者也又自古百官皆有常員而
國家用磨勘之法滿歲則遷日滋月益無復
限極是以一官至數百人則俸祿有增而無
損矣又近歲養兵務多不務精夫兵多而不
精則力用寡而衣糧費衣糧費則府庫耗府
庫耗則賜賚稀是以不足者豈唯民哉兵亦
貧矣筭之失者無甚於此也凡此數事皆[illegible]
竭民財者　陛下安得熟視而無所變更耶
臣愚伏願　陛下觀今日之弊思將來之患

深自抑損先由近始凡宗室外戚後宮内臣
以至外廷之臣俸給賜予皆循　祖宗舊規
勿復得援用逾歲僥倖之例其踰越常分
有干求者一皆塞絕分毫勿許若祈請不已
者宜嚴加懲譴以警其餘凡文思院後苑作
所爲奇巧珍玩之物不急而無用者一皆罷
省内自妃嬪外及宗戚下至臣庶之家敢以
奢麗之物夸眩相高及貢獻賂遺以求悅媚
者亦明治其罪而焚毀其物於四達之衢專

用樸素以率先天下矯正風俗然後登用廉
良誅退貪殘保祐公直消除奸蠹澄清庶官
選練戰士不祿無功不食無用如此行之久
而不懈臣見御府之財將朽蠹而無所容貯
太倉之粟將彌漫而不可蓋藏農夫棄糧於
畎畝商賈遜財於道路矣孰與今日汲汲以
應目前之求懔懔以憂將來之困乎夫食
者天下之急務今窮乏如是而宰相不以爲
憂意者以爲非己之職故也臣願　陛下復

置總計使之官使宰相領之凡天下金帛錢穀隸於三司如內藏庫奉宸庫之類總計使皆統之小事則官長專達大事則謀於總使而行之歲終則上其出入之數於總計使量入以為出若入寡而出多則總計使察其所以然之理求其費用之可省者以奏而省之必使歲餘三分之一以為儲蓄備禦不虞凡三司使副使判官轉運使及掌內藏庫奉宸庫之官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若總計使久試無効則乞陛下罷退其人更置之議者必以為宰相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不當領錢穀之職是皆愚人不知治體者之言昔舜舉八愷使主后土奏庶艱食懋遷有無地平天成九功惟叙周禮冢宰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之法治財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　國初亦宰相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職也今譯經潤文猶以

宰相領之豈有食貨國之大政而謂之非宰相之事乎必若府庫空竭閭閻愁困四方之民流轉死亡而曰我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非愚臣之所知也臣不勝狂愚犯忌諱惟陛下裁察 嘉祐六年上時同知諫院

## 論國計 張方平

臣切惟天之生民以衣食爲命聖人因是而爲之均節立君臣貴賤等衰之分以止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防禁此者也凡所謂賞罰法令仁義廉耻皆緣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何禮刑之有哉內無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其夷狄國非其國矣故食貨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談虛辭之可致者也今京師砥平衝會之地連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則是國依兵而立兵待食而後可聚此今日天下之勢也臣在 仁宗朝慶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領邦計嘗爲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理究其

本原宂兵最爲大患略計中等禁軍一卒歲
給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臣前在
三司勘會慶曆五年禁軍之數比景祐以前
增置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增常
費二千萬緡也 太宗皇帝制折支法免其
徒初置壯城備諸役使謂之廂軍後乃展轉
增創軍額今遂與禁軍數目幾等此其歲增
衣粮幾何是皆出於民力則天下安得不困
臣慶曆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比景德

計錄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稅四
百五十餘萬貫慶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
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
曆中收一千七百十萬餘貫景德中收鹽稅
課二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曆中收七百二十
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多尓天下和買
紬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本路軍需
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景祐中諸路
所買不及二百萬匹慶曆中乃至三百萬匹

自尔時及今又二十年但聞比校督責不聞
有寬減也如此峻取天下豈復有遺利自古
有國者貨利之大無若是之多其費用亦未
若是之廣也昔唐室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
國力大窘禁軍之餉畿甸百姓至捋穗以供
兵食營都城門以望四方貢奉之至可謂危
蹙矣然患難既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
力紓矣今中外諸軍坐而衣食無有解期天
下困敝已如此而上下恬然不圖營救寶元

康定中夏戎阻命西師在野既聚軍馬即須
入中粮草在京支還交鈔錢銀物帛一歲約
支一千萬以上三司無以討置即須內帑供
給慶曆二年三年連年支撥內庫銀紬絹只
此兩次六百萬匹兩三司以補不足尋即支
盡西事已定二紀于茲中間亦不聞有所儲
置者邦家大不幸變故仍臻調發之餘府庫
虛匱宿藏舊積蓋無餘幾萬一因之以饑饉
加之以[illegible]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矣夫尚

言茲慮者陛下家國之
陛下所憂無先於此財計
[illegible]之職曰生煩務常程計度籌書
期會則在有司至于議有繫於軍國之体
有關於安危之機其根本在於中書樞密院
非有司可得預也今夫賦斂必降當是
祖宗規模二府共司邦計之出入也今欲保
大豐財安民固本當自中書樞密院同心協
力脩明　真宗已前舊典先由兵籍減省以

次舉其爲斂之大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諸
生事造端非簡便者裁而正之至於微末細
故於國計盈虛不足爲損益屬之有司可矣
提其綱則衆目張澄其源則下流清易曰窮
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
節卦之辭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故寫
[illegible]當爲制度以節之尔若但遵宗
[illegible]遵循嫌顧形迹恤浮議而廢
[illegible]之幸曰月逝矣歲不我與

臣職在近列荷恩
上以迫急不勝憂憤輒罄狂
瞽神省察治平四年閏三月上時爲翰林學士承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二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4

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u921559 v.14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

財賦門

理財下

乞去三冗

臣聞善爲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
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爲
先後並廢書曰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
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
然世之人嘗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爲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莠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德不足則心勞而不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治矣欲求遠人則必自其近近者旣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得苟不由其道雖強求而不獲也臣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

之萬一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爲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爲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爲國

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溢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歲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為國之命 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邊備之計以為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粮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 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幾盧失衆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荐飢尚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緣邊無數月之粮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 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為

臣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
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
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惟
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至於廢黜謀臣
而講和好夫 陛下謀之於朞年之前而罷
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
無財以繼其後尔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
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
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

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今者
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秘府之財徙内郡之租
賦督漕運之吏備沿邊三歲之蓄臣以此疑
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向者秘
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内郡之民不可重困可
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
所以求効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蓋善爲國
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
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

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足，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願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

縣出以為守令入以為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塡塞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偽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紓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為窘則濫亂濫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遂侵偟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歐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險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　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

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安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脩潔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度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

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　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制乎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滅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奇蓋將

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勌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者也則其爲政無所頼矣今有人蓄牛羊而求牧旣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喜其壯而已取其老者曰吾其憐老而已如憐其老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



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老仕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首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苟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

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

相鉤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司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絶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

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怨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 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 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 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義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義其爲怨也不直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 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均之爲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屈竭

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
故臣願 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曰增之吏
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
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
曰自今以來未有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
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酌其輕重而裁之已
而以他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
也夫以私罪至其贓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
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

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之任
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
身而無過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
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
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
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
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況任之以
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
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

於我而徒以為怨云尒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不問　陛下誠能擇奉公之臣而使行之　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致其贓罪正入己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茍逐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

冗兵之說曰臣聞　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不加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輙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為兵而沿邊所屯至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為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

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 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切惟 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 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

道路者不問其商税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
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
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
深入敵國伺其陰計而効之至於飲食動靜
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
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
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
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之兵足爲
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不敢

擅用謂之自盗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
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繩之以
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
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
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
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戸苟
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果能知敵
之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
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

足由此故也　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　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熟矣故臣願　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彊敵而不敢輒近則雖寢處之兵

可以足用於今世　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彊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目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

人而常耗三萬人之蓄邊郡之儲比於內郡
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
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 陛下誠
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
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
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
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
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 陛下
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蓋

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
昔者 太祖 太宗輯睦九族以先天下方
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
久而不別世歷 五聖而太平百年宗室之
盛未見有過此時者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
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疎之差無貴賤
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
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
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

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
三昭二穆與　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
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
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
无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
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廟之外非有功德
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
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
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

公族有以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
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
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
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
今宗室宜以親疎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
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
秩禄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
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
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

者有以自効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丘
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
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祿尊之以
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
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
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
上皆爵郡王 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
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
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爵爲公夫
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
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
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
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
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爲不然
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
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
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與司馬
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

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
者惟 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
如漢唐之政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莫
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饋
運之勞不至於太甚 祖宗受命懲其大患
而略其細故歛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
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
今東南之米每歲泝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
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

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
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
者率非全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且以其
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也臣願更爲
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
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
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
免其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
失者以今三班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

之民以其船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給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及於賤賤必以貴致

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之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恤者富之端也不足恤者貧之原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

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師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之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費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茍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故爲是三說以獻伏惟　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也然臣愚以爲茍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　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

官汎汎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官踰
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
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㳂邊
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
將責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
其謀者不見其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
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
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
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宂之弊乃可

去也然而爲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
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已
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譟之借如今使按
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
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
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
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
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
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

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 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宂之弊可去也三宂既去矣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 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寬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 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息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熙寧二年三月上時爲大名府留守推官

乞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　曾鞏

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杪蓋量入而爲出

國之所不可儉祭祀是也然不過用數之仂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而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其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 宋興承五代之弊六聖相繼與民休息致生齒既

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十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於

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郊之數不同
如此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
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
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
考而知然後合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
之使天下如皇祐治平之盛天下之用官之
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
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
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
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約者必本其所以約
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
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
馴致不已至於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
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
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 國家之富未
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
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也今臣之所陳亦約
而言之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

遠也前世於彫敝之時猶能易貧而為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 陛下仰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庭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為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至誠惻怛格于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 陛下之所難也臣誠不自

者一切罷去時有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寮支賜即許會問入內內侍省等處施行及慶曆元年又詔入內內侍省等處取先帝時帳籍比較近年內中用度之數以聞是時所損浮費數目極多為益不細臣等欲乞 陛下推廣前日減省恩澤已行之心仰法寶元慶曆 祖宗已試之効使天下明知陛下節用裕民自宮禁始則凡有裁損誰不

心服臣等不勝區區干犯鈇鉞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上時爲戶部尚書同蘇轍劄宗道上

進國用須知　陳瓘

臣伏見　仁祖之時臣僚上言曰周制冢宰制國用唐宰相兼鹽鐵轉運使或判戶部或判度支然則宰相制國用從古然也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院減兵

揆敢獻其區區之忠惟　陛下裁擇元豐元年十一月上時判三班院

一　乞裁減冗費　韓忠彥等

臣等近奉勅裁減冗費上自宗室貴戚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宮禁器械凡無益過多之用皆得量事裁減唯獨宮掖內中冗件不少有司不得盡見未敢輒議竊見近降詔書以方將裁損入流以清取士之路遂命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

合得恩澤並四分減一欲以身先天下詔書既出中外臣庶皆知聖朝以私徇公至有感激流涕者臣等仰測聖意克己爲人無所不可有欲裁損宮掖浮費與裁損私門恩澤可異然而至今未見施行者蓋有司失於建明則臣等之罪也謹按寶元二年嘗命近臣詳定裁損冗費時諫官韓琦建言請令三司取入内内侍省并御藥院内東門司 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賞之目比附酌中減省其無名

三司減財以救民困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故也臣謂當 仁祖之時官制未立自元豐以來制國用之職在三省矣戶部右曹之所掌乃天下財用之根本也 神考理財之政所以法先王而慮萬世元祐之臣雖有紛更然天下所積財物朝廷亦不盡取今則一年之間連下五勑凡提舉司所積錢取之殆盡竭天下根本之財壞 神考理財之政繼志述事豈宜然哉今具五次朝旨下項

一元符三年九月八日敕府界諸路見管
諸場錢除本路一年合支數外將剩數
更留一半准備支用餘一半特令起發
上京應副朝廷支用
一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敕府界諸路
見管常平役錢除本路一年合支數外
將剩數更留一半准備支用餘一半特
令起發上京應副朝廷支用
一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十三日敕諸路
提舉司將見在抵當息錢並起發上京
應副朝廷支用
一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初一日敕諸路提
舉司將見在量添酒錢依抵當息錢已
得旨揮施行今後支使不盡錢數並封
樁准備朝廷支用
一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初二日敕府界諸
路提舉司所管錢物除依旨揮起發及
除留出本年合支散外餘剩更留一半

錢數不多深屬闕少糴本今於元祐年
中所納助役錢内撥一半充常平糴本
餘一半許椎貨務召人入便或計置起
發上京兊那往三路添助常平糴本
臣切惟　神考立法之意取民之財還以助
民故天下諸路州縣各有蓄積將以待
非常之用不使有偏多之處故右曹錢物不
得與別司交雜違條輒用者徒二年自元豐
七年以常平等積剩財物補助邊費歲取二
百萬緡爲額只以三年爲期蓋不欲多費天
下民財以資邊用　神考愛民之慮可謂深
矣遠矣今當紹述此意豈宜取三十年間根
本蓄藏之物一切大違成憲而偏用之於一
方乎且上件五項所取之類以天下計之萬
數不少於此類内河東陝西京西三路之撥
與提刑司者其數幾何河北路交撥與措置
糴買司者其數幾何川陝西路見權管數目
闕鄰路召人入便及與茶馬司對數交兊等

其數幾何臣謂凡此八路那移兌撥皆主充邊費而已自餘路分起發入京西飛于塞下者又不知其幾何然則天下蓄積之物皆運之于邊矣若使一勞而久佚暫費而永寧則三十年積之而一日用之猶足以濟一時之權成不得已之計今則不然但剗割諸路以補一方之瘡痍而已臣恐一方瘡痍補之未合而天下乏財之患有不可深言者矣臣生長南方不能周知四境之事且爲東南之西邊財用匱竭則供億調度必取諸東南東南積剩之物今於無事之時既巧取而偏用之矣或有東南意外不庭之患又將取之於何地乎臣切考唐武德以後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置都督列州縣開元中置節度以統之軍城戍邏萬里相望然而當此之時糇粮出於屯田馬牛出於監牧戍卒繒布取足於山東而已未嘗罄天下之積以從事於一方也今五穀之所取非歲歲常有之數　主議臣丶

位之時賴此紓目前之急爲廊堂久遠之計當如之何制國用者既不卹此議棄擲者又執偏見不詢衆庶之論不盡邊臣之說各以私意自復其言因循相仍馴致大患縱以乏爲憂不過請行鬻爵之類耳 神考創法比隆於三代彼中世之陋法如鬻爵之類乃熈寧初議之所不取也當時條例司臣寮參議論者今爲輔相忍不爲
又況 神考自有爲之初以至法度之成憂

勤不倦非一日之積也所以建子孫萬世之業爲四海無疆之慮何意今日繼述先緒乃復遽取中世之陋法而行之者也使財用有餘則朝廷議論自不至此然則 神考十九年焦勞之慮特爲今日目前之費爾豈不痛哉又聞獻議之臣欲㦸損州郡兵給減削吏人請受以佐國用樞密院減罷陝西諸路壯備官員數以節宂費此不得已之計非無窮髮之助也然使 神考理財之文不爲朝

所壞則臣寮議論亦不至此以等不得已
事不免漸漸爲之則筭間架除錢陌貸富人
錢穀賣御史告身之類安保其不漸爲也去
議大臣既去之後設有此事則其歛謗欲使
何人當之故凡戸部不得已之下策皆非
神考大有爲之初意也漸用不得已之策矣
改大有爲之意名曰建中而偏爲過甚之舉
名曰繼述而大違 神考之緒甚矣其可痛
也 陛下嗣位之初肆赦天下大弛逋欠此

廼 眞宗之所嘗行而 神考之所欲爲也
紹聖役法有一倍三料之文 神考素意欲
候歳久積多則時一弛之所以遠繼成周馭
民之法而俯取漢文弛租之政以悅斯民六
召和氣以爲後嗣之式也夫上之所弛者其
數既多則下之所獲者不爲僥倖周官八則
所謂予以馭其幸者雖非日行之常事是乃
馭民之美意 陛下式 祖宗而行之可謂
得繼述之義而人臣之所宜身頌者也伏

國用匱乏之時而所弛之物
謂傾天下之財而使無孑遺者言者之所嘗
慮也然赦敕之所放　陛下所以廣恩惠五
敕之所取大臣所以備邊乏廣恩惠以收人
心有益之事也因邊費而壞成法無益之舉
也又赦敕所放其數止於二千餘萬五敕
取其數不知其幾萬萬也　陛下為有益之
事以法　祖宗其數又少方乏之財之時尚不
可以不言大臣為無益之舉以壞先憲其數

甚多方乏財之時安可以不慮乎切惟　一
神考承　祖宗久安之緒熙寧之初國用匱
乏而理財之政未脩也王安石曰有天下者
豈以乏財為患哉於是講理財之法立天下
之政緝熙增損十有餘年至於元豐之間法
度成就然後州州縣縣皆有蓄積天下無偏
乏之處將以待非常之用則所謂有天下者
不以乏財為患信不誣矣今則不然耗根本
之財壞已成之法雖西

天〻匱乏之患將由此而作〻 不可不
子孫萬世之慮故政事既立而天下無乏財
之患今日壞 神考之法則天下之患必自
乏財而生此必然之理也且自 祖宗以來
天下諸路轉運司或有非常之用必須干告
朝廷既在經費之外於理自合應副然自熙
寧以前常患無可應副者以理財之政未脩
故也由元豐以來根本蓄積之財州州縣縣
聚如江海法防堅固內外充溢轉運司經費

之外設有干求以此應副不患不足然而
神考愛惜民財謹守交雜之法轉運司雖有
干求亦不輕與故當時轉運使劉攽之徒安
有乞貸者皆被謫罰今則邊方用度百倍於
昔轉運司匱乏迫窘異於平時雖有乞貸理
合應副然 朝廷於其所請例皆峻拒朝廷
豈爲愛惜民財謹交雜之法乎良以乏財而
已矣諸路誤以乏財廢事爲轉運〻者安〻
受無名之謫乎夫州州縣縣

之內皆以五敕取之而尚
慮哉臣頗 陛下詔宰臣制國用
曹之政明提舉官覆奏之法委官選吏會
五敕所起都數若干已到若干未到若干自
餘八路所移兌撥以充邊用者若干陝西河
東邊費除繫本路錢物及朝廷以錢應副外
已用五敕所及外應支五敕所起者其數各
若干除已用應支外所餘之數尚有若干凡
已往之費不可追究未來之費所宜會也前

朝廷遣使會計邊費已用之數所得者簿
曆盈車不可覆考重有煩費無補於事今
所論者右曹根本之財而已不知五敕所
可以爲西邊幾年之用否困天下之
神考之政而數年之後未免闕絕嗚
令不可以覺 惟 陛下執十

會[illegible]錄校正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4460 v.15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

財賦門

稅賦

論江南二稅外沿征錢物　陸

臣聞為國之本重乎烝黎致理之先存乎教
化烝黎泰而國祚永教化行而理道昌
哲王光宅天下未有不由是而能君
宗祧享奕世綿綿無疆之休也然則
所以泰者必在衣給食足

其居樂得其業無非害而陷法無
主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也求
以行者必在刑簡政廉德廣信爲使禮
說樂有所施無密法以害人無違分而取予
故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是也今國家奄有
萬國垂五十年聲教所及遐邇必至然臣學
非博物材不逮人罔能周知四方是非休戚
唯敢極言本職利病根源伏願 聖慈子細
詳覽而留意焉臣今年正月內准勅差充淮

南轉運副使兼同發運事於二月四日到任
方欲求民疾苦報國寵光計未遂心治且移
所自受江南轉運使僅踰半年俗病民疵十
得七八其小者乃當官而行固不避事其大
者實干邦計非可自專然或隱不言誠恐得
罪且江南偽命日於夏稅正稅外有元征之
物曰鹽博紬絹加耗絲綿戶口鹽錢耕
面鹽博斛斗醞酒麴錢率分紙筆錢
戶錢甲料絲鹽博綿公用錢米鋪

麴脚錢等凡一十四件悉與諸路
父子僭竊江淮糜費爵禄尋納朝廷
又失淮海之土田物力不充征斂苛暴
太祖恭行天罰誠欲弔民而自克復之初
弊不去者蓋樊知古始怨僞朝不與名第稽
燈去國獻策復仇屬天運之有歸遂甘心於
故土然小人之見無大略於既任轉輸罔思
鼎革而輒思怒其土流毒其民使我 皇朝
只得伐罪之名未見弔民之實因仍舊貫以

至于今又其沿征數内醞酒麴錢鹽博紬絹
鹽博斛斗者江南舊日許人私下造酒等第
科納麴錢及嘗散與官鹽博換紬絹斛斗歸
復之後酒則禁斷鹽則不支上件沿征准前
輸納其次耗脚斗面加耗絲綿詰其所由亦
皆類此前後巡撫採訪制置茶鹽承受體量
發賑貸等皆承委寄不察疲羸不唯不
羸而復益之瘡痏遂使貨家鬻產償
征科去土離鄉入逋亡之簿籍目毀

高莫聞加以累年荐饑甚不堪命今歲
亦罕寧居實病本之轉滋致仁化而未
夫否極則泰感而遂通通泰之期計在今日
伏惟 陛下膺圖受籙繼業承祧念 太祖
丕變之實難省 太宗治平之不易恭默思
道期庶績以咸熙惕厲為懷畏一物之失所
故臣得以有犯無隱者誠謂 陛下必能澄
流於源也又臣嘗觀周書兼之漢史見文王
高祖開國創業勞苦艱辛無所不至武王孝

惠纘功述德而猶天下多故域中未寧洎乎
周成漢文治定刑措者非文王武王不及成
王之英睿高祖孝惠不及文帝之智略蓋開
國創業之際定霸爭雄也纘功述德之時去
愚取賢也誠雄霸之未分賢愚之相半果斷
靡暇舉置惟艱故顯忠遂良然後治定刑措
萃於成王文帝之世也我 皇朝太祖東征
江浙西克巴岷南平越裳北掃澤潞非
爭雄歟 太宗殄三晉之昏迷斥兩河

虜黜羣邪於荒服採多士於草萊非去
賢歟夫如是　太祖則文王高祖之時
太宗則武王孝惠之日　陛下則成王文帝
之世　太祖　太宗已無愧文武高惠於前
陛下必超邁成王文帝於後也今江南州郡
民物凋殘　太祖太宗未果安輯非獨二聖
遺善以貽　嗣君抑亦周漢治平悉在三世
噫周祚八百載漢祚四百年歷代延洪無出
於是　陛下得不動心哉臣所貢芻蕘蓋當

職任　陛下尚允愚計確賜主張則顯忠遂
良治定刑措起於此而成於彼亦將不遠矣
陛下果賜主張無令沮難則臣願竭忠亦復
得爲　陛下剖析而別白也矧江南歸命二
十有七載賦斂關市山澤榷酤至於百貨之
珍奇庶物之巨細每歲所入有增無虧執事
于外者得以叙爲勞能坐邀恩爵會計于
者得以資爲績用國保隆崇只謂財與
食貨之富足以實國足以供軍殊不知

悖取人民之受弊人民受弊盜賊之端
賊必興干戈之不戢干戈不戢郡邑多
邑罔寧農桑之失業農桑失業則國食無
所出貨帛無所求然然後欲圖濶昌不唯不究
全有抑亦庶幾于亂則蜀川尋商鑒未遠也
臣雖甚狂瞽亦識便宜輓粟飛芻誠爲本務
聚財積穀敢不用心然或踐彼常途昧於至
理不過每到州府長索毫分接問刑獄之清
濫拘檢錢穀之盈虛降次小大之務場籍者

出納之文簿孜孜點筭一一看詳有欺罔則
尋究元由有錯誤則責撻胥吏遇羨剩之額
錄爲已功堪㩲易之財奪其民利苟且隨時
之譽希求進秩之榮待至官滿歸朝動不失
所如此亦爲稱職亦可安身其或有暗君親
無益政教臣所不忍也臣今所陳前項沿行
一十四件者並偽朝舊弊也其順歸之後亦
更有甚於此者臣未敢輒言 陛下睿々
明孜孜求理苟或審其子細必是大惻

臣終俟他時盡亦愚欵又上件沿征數目
有可求且仍舊亦消可易而從新亦有
作區恩亦可就爲民便若微臣專擅擘畫料
朝廷必未施行何者供億尚煩儲蓄未備欲
人不知別有微旨或相排沮故也願 陛下
察此愚管且許留中然後密紬微臣赴闕質
問儻事可采擇則繫於否臧如理涉虛浮則
甘俟典憲復處 陛下以臣欲歸京闕別有
希求且臣自是遠人所得已踰始望崇階貴
秩非敢有心但恨天賦性靈不能苟徇時俗
致此喋喋煩瀆 聖明（大中祥符元年上 時爲江南轉運使）

論體量畿內減放　劉隨

臣伏覩去年十一月十九日赦書千里之畿
四方取則如聞賦租之式倍於郡國之名積
有歲年動成逋負豈外臺之俗久賜輕徭而
甸服之民仍供重歛求之於古詎若是乎將
救丞民所宜寬卹開封諸縣人戶夏秋沿
及沿納錢物選差清強官與本縣令佐目

縣稅數闊奏當議體量減放者伏自
開基因仍五代建都汴水是爲東京當時
浙淮南荊湖交廣川陝四路幷汾一隅各擅
土疆不稟正朔國家弔民伐罪二十餘年輓
粟飛芻幾內居首但是降國盡去煩苛惟有
王畿旋增賦歛昨者德音濬發歡聲四馳朝
廷務在均平將欲絕其僥倖遂令逐戶自供
地盤嚴切旨揮不令隱漏罪及鄰保非不丁
寧然自降敕以來頗聞疑懼以爲校定此畝



必是增添稅租蚩蚩之民多不曉會縣胥誑
惑竊圖貨財緣而爲姦無以禁止然則本欲
䘏而安之翻成勞而擾之前史云事有招禍
法有起姦奸事難行居常如此況畿內之民
去秋不熟重遭饑擾益成困窮伏望聖慈體
念愚民且令停罷候一二年間大段豐熟民
間盡信却乞施行其已畫敕書不必[illegible]榜任即
乞更不檢責田段只令爲見管夏稅額一
普減分數如此則必然不興春農無廢司

能作弊鄉村亦自安寧時雨所霑民乃

天聖九年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 論兩稅折納見錢　余靖

臣切聞三司計度預於淮南江淮浙荊湖等路今年夏秋稅內折納見錢四百貫傳聞道路不知信否臣聞治國之要安民為本地有常產不外其求民有定賦不盡其力男耕於野女蠶於家各輸所有以待國用自堯舜以來守為彝制先期而輸古無此法況累年之

間科率頻併當今天下錢貨至少江淮之地名為錢荒謂宜改制泉刀以救其弊而乃令百姓盡委田野蠶絲之利一之於錢必將倍貨其物以就所售百貨既輕兆人嗸嗸力屈財盡散為盜賊雖有噬臍之悔將無及矣豈又聞竭澤而漁明年無魚百姓不足君孰於何取伏乞　聖慈特賜矜允裁減其半今納本色其第四第五等貧下人戶願納本色並仍各依每年夏秋期限送納於　國家所

亦無所損而江淮之民不至流散則之大惠也右慶曆三年上時爲正言諫院供職

論析變當隨土地之宜　劉敞

臣聞聖王之處民也順其性是故居山者不使居川居渚者不使居中原其或民也任其宜是故山虞不以魚鼈爲賦川衡以材木為貢蓋順其性者知天者也任其宜者知地者也聖王之功不變天地是以其養易足其敎易成求易供其取不匱今之時善言政者莫不欲富民欲富民而常患奪其財者由有司取之反其性而戾其宜於是或以穀爲金或以芻爲帛粺非精也而求之不舍民是以困窮是以流亡是以盜爭朝廷豈不恤哉蓋不得已也臣以謂方今用度不足之時欲盡如古蓋亦未可且敕有司毋責魚鼈於山毋索材木於川則百姓亦庶幾矣臣非敢慮言也臣所治州十縣其五皆種穜稑而有司乃令以穤秈粳爲賦一不如約吏當坐之若此

上則不順於天下則不因於地中則不從於
人去聖王之功遠矣惟　陛下哀憐之臣等
備執事以治民爲職詔書問可以寬民者臣
切以爲莫先於此夫賦稅因自古有之臣願敕
諸路轉運使必不得已而折變變其所有毋
變其所無變其所可得毋變其所不可得則
民疾不困矣（慶曆七年上時爲通判蔡州）

論江西重折苗錢　　呂公著

臣切聞江南西路去年米價每斗四十五以
來轉運司和糴每斗五十以來所有人戶合
納苗米却令納一色見錢每斗九十以來比
市價增及一倍比和糴價亦增四十有餘臣
切以米者地之所生而錢非農人所蓄捨其
所有責其所無則固已非義況復於常計之
外取增倍之人竭澤而漁何以過此伏惟
陛下秉公私交匱之際奮然興起求所以足
國裕民之術固非欲掊民自利也然而小大
之臣未必能盡知　陛下仁民愛物之意

有巧　不仁之吏求爲小忠近効以規一時
之寵利刻薄苟且無所不至及乎害及於民
而怨歸上則上下相蒙恬不爲慮　陛下爲
民父母民爲　陛下赤子然而所任之吏貪
法害民至敢如此若復不加譴責則雖有仁
民愛物之意何以取信於天下兼聞本路轉
運司並是受旨揮尚亦有此處置伏乞
朝廷特賜訪察施行熙寧三年上時爲御史中丞
寬恤

## 乞因明堂赦書大施曠蕩之澤

包拯

臣伏聞　先帝時冬十二月雷震司天監奏
主國家發恩布澤未及黎庶上召輔臣謂之
曰此上天所以警朕也且河北關西戍兵未
息民人勞止又三司轉運使恣擾之事名類
實繁大者宜即減省小者悉蠲除之將來改
元赦書鄉等宜盡采民弊著爲條目務舉及
黎庶也大哉　先帝愛民之心如是之至以

陛下求治之心亦 先帝之心也臣切聞陜西用兵之後朝廷急於饋運多所經畫丁夫征賦有常數矣若踰之則盡爲無名之率其他酒稅錢穀之類亦有定額矣而貪於寵利者唯務聚斂掊克於下前後務以相勝前者增幾十萬以圖厚賜後者則又增幾十萬以圖優賞日甚一日何窮之有而民力困且竭矣所以瘡痍天下于今未息用是觀之其實豈爲國乎若果爲國豈不以愛民爲念哉

禮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則先王顧生民何如哉今雖用度微窘而諸州旱澇相繼亦當寛養黎庶固其大本大本不固則國家從何而安哉况 朝廷比下詔令未嘗不以寛民卹物爲先而有司往往不即遵行是陛下有憂民之心而民無繇知使王澤壅於上民情鬱於下此皆向者有司之失恐非所以流布愷悌慰安元元之深旨也臣欲乞應自西事以來一切權宜之事因循未釐革

將來明堂赦書盡采餘弊著之條目悉與改正爲定制若民間夏秋二稅除依例輸納外不得非横支移折變茶鹽酒稅課利一切依舊額趂辦勿許擅有增減諸色欠負自來每遇恩貸不以存亡必根究本末但務追攝罕得除放乞令今後於理合該蠲免者更不縲繫逮捕重爲煩擾並令疾速檢會除放若有司稽違必嚴行黜責如此則上可以遵

先帝之意下可以救當世之患俾四方之人知

陛下曠蕩之澤實及於下則海內幸甚

皇祐二年上　時知諫院

## 乞面釋逋欠人　包拯

臣伏覩明堂赦書應今日以前天下欠負官物并於干繫保人名下催納元非侵欺盜用或雖是侵盜見令本家并干繫保人内委無抵當者並令屬及轉運司保明聞奏其累經官吏保明三司未與除放者限赦到一月内令本處先具自來保明度數申本路轉運司

疾速保明繳連聞奏當議並與除放此誠
陛下憂卹元元如是之至也然臣歷覩前後
赦文凡有恩貸無不周悉而有司往往廢格
不即遵行臣切聞眞宗咸平年中親御便殿
放三司所引諸色違欠凡四千一百六人計
物八萬三千數蓋 先帝以恩詔每宥逋責
有司必究問本末或纍係追逮益爲煩擾故
命以籍引對而面釋之大哉 先帝憂民彰
物之心唯恐不及伏望 陛下特降旨揮委
三司將應係諸色逋欠人各具因依一一類
聚備錄申奏並令引見詳酌除放如此則恩
出於上弊絕於下矣 皇祐二年上時知諫院

乞除放倚閣稅賦　梁燾

臣伏見去冬苦寒今秋大旱被災之民如卧
焦灼日望眷澤滌濯瘡痏 陛下恐懼天戒
惻怛民隱誠意內修政事外飾末損靜治顧
覽聖憂但當采用公言講求仁術坐致明恩
實惠徧及四海則降監昭昭還受嘉福矣臣

以謂人已久附歲復存飢今來殍餓已足深憂向去流離尤爲大患正在朝廷衣食拊循固結其以父母妻子爲愛以墳墓閭井爲戀相扶而不貳相死而不去不貳則盜賊不起不去則田野不曠固本寧邦其要在此臣聞天下倚閣稅賦編敕以限年催理雖催理之令行於豐年而多值災傷間獲小稔官曹執法督迫期會縱得十分豐熟亦隨百色分張故民間愁怨紛紜常以欠負爲苦官中所入

既有限數之內往往不足至有嚴刑峻令僅獲無遺官帑小補而民室大空矣三年一遇大禮竟用赦恩蠲免在公徒有理欠之名在私乃有刻剝之弊是存空名於公家而行實斂於私門也爲害如此何益治體臣欲乞

聖慈特降旨揮勘會災傷路分自元祐二年以前有見在倚閣稅賦一切除放以救百姓今日目前之急如此則明恩實惠下及幽遠感激懽忻咸歸聖德若郡縣得人欽體詔旨

更求勞徠安集之方免凍餒流離之苦前歲
麥熟終保安全和氣既充陰陽自順四時協
序百穀用成數年之間稅賦之入可以加倍
倚閣之數矣　陛下必欲救全百姓此事最
爲切當伏望斷自　宸衷無容回奪使中外
明知非常之恩出自　兩宮則天下幸甚

貼黃切以明年大禮自有恩霈合以赦
書除放倚閣若今來便行除放只是早
得一年況大禮恩霈乃是常事民間人
人指望今來惠澤乘此災傷救得百姓
目前難急非民間冀幸所可及也與其
使蒙惠於指望之中不若使受賜於冀
幸之外其爲感激德施萬萬過於尋常
矣乃是以尋常之事爲非常之恩銷百
姓愁怨之氣收四方歡忻之心在於政
道誠是機會不可失也伏乞　睿慈深
留　聖念

貼黃臣恭謂法座之前不踰尋尺當

四海萬里之外歡欣依戴之心常集此
地不可使匹夫愁怨之意乘之也此前
代聖帝明王所以得人而有天下之要
道也伏望　聖慈念茲在茲夙夜兢而
不忘也臣不勝大願（元祐二年上時知潞州）

乞不限人數收養貧民　范祖禹

臣伏見　陛下以今冬大寒異於常年聖心
憂軫救恤小民無所不至近又出禁中錢十
萬貫以賜貧民此誠博施濟衆堯舜之仁也



禮記曰財聚則人散財散則人聚臣謂此財
一散而人心皆聚於朝廷矣古聖人未有不
矜恤孤窮者堯命舜舜命禹皆以四海困窮
爲記書稱不虐無告不廢困窮爲帝堯能之
蓋置而不恤則是虐之矣棄而不養則是廢
之矣伊尹稱湯曰先王子惠困窮周公曰文
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孟子曰文王發政施
仁必先鰥寡孤獨夫聖人養天下之民使貧
者不至失所則不貧者自安是故古者爲政

必先恤困窮之民 國朝祖宗以來惠恤仁政非一每遇大雨雪則放公私房錢以至糶米賣炭散錢死者則賜錢瘞埋惠及存没近日朝廷無不舉行而又發内帑之錢降非常之恩德澤之厚無以加矣 陛下勤恤小民如此而臣忝在左右切思有可以少補聖政之萬一者獨忍默而不言哉古者鰥寡孤獨廢疾皆有養既養之則不至於凍餒而死朝廷自嘉祐已前諸路有廣惠倉以救恤孤



貧京師有東西福田院以收養老幼廢疾至嘉祐八年十二月又增置城南北福田共爲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然每院止以三百人爲額臣切以爲京師之衆孤窮者不止千二百人又朝廷每遇大冬盛寒則臨時降旨救恤雖仁恩溥然民已凍餒死損者衆夫救飢於未飢之時先爲之法則人不至於飢死救寒於未寒之前預爲之備則人不至於凍死今每歲收養與臨時救濟二者等爲費用不

若多養之爲善也臣愚以爲四福田院增蓋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並依舊法收養委左右廂提舉使臣每至冬月多設方畧救濟或給米豆設糜粥不必專散見錢其使臣存活到人數書爲課績量與酬奬死損多者亦立殿罰如四廂使臣提舉難遍即委吏部臨時更選差使臣四員相兼提舉量與添給仍理爲重難差使存活死損殿最亦依四廂使臣法其天下廣惠倉切慮州縣不以爲急乞

更申明成法每歲以時舉行委逐路監司丁寧行下所屬州縣及因巡歷按視或於逐州別差官點檢使知朝廷街意令官吏用心賑恤須要實惠及貧民不得輕易以爲末事畿内諸縣亦乞令擘劃官屋依京師收養無令遠者聚於都下重立條禁以絶主掌支散之人減刻之弊如此則物不虛費而所活益多矣

國家富有四海每歲用錢一二萬緡於租賦之入無異海水之一勺而飢窮之

人日得十錢之費升合之米則不死矣此乃
爲國者所當用王政之所先也况朝廷不
惜費唯更增修舊法推廣 祖宗仁政以副
陛下惨怛愛民之意夫何難哉臣切惟
陛下近日所行萬萬於此而臣之所陳事乃
至微然古之聖人莫不以此爲先務所以拯
生民之性命其法不可不備也臣言稍有可
采伏乞詳酌施行
貼黃臣切見四福田院條制逐院每年
特與僧一名紫衣行者三人剃度推恩
至厚而所養人數不多今若增添人數
其恩澤亦乞詳酌立定分數每存活若
千人即與剃度一名如死損及若千人
即減剃度一名所貴各務存養[illegible]人命

元祐二年十二月
上時爲著作郎

## 論積欠

蘇軾

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
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

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
于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
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
而無善人之效臣切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
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
他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
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
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戶者皆
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已上

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
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
亦化為篳門圭竇矣自　祖宗以來每有赦
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
而本家保伍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　祖宗
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
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
為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
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

不思亂此所謂掯虛名而收實利也自
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爲先務登極
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旨揮皆從寬厚凡今
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
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
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
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
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
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求誰

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緣
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蚕食者則胥教令
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
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攝自
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出空身到
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
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
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
陛下赤子而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高

買販賣例無見錢若用見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筭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旨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積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

了無所益而民被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旨揮餘皆並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覔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旣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致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

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每屛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老父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旣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者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切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猛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　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爲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旨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且令本州權住理聽候旨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住催伏望特留　聖意明詔大臣

旱賜與決行下元祐七年五月上時爲龍圖閣學士知揚州軾所

校文不係

館通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中華民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329261 v.16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五

財賦門

勸課

聚人議　陳靖

臣伏以天生烝民爲國之本地生百穀爲民之財國非民罔興民非財罔聚故書有本固邦寧之旨易有聚人曰財之文考斯格言誠爲要道夫先王之聚民也豈能耕與之食織與之衣蓋開其貨殖之門示以農桑之本俾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夫養生送死力服田疇而無輕家離鄉之心是知理國之道聚人爲先人聚則野無閑田家無乏用義夫節婦由是而生內則恭睦於親姻外則協和於鄉黨爭訟無所作邪僞無所安欲其教化不行不可得也苟不然者則官無定籍世有浮民逆黨凶徒由是而起小則干陵於閭里大則侵軼於州縣禮遜無所興仁信無所設欲其刑罰不用不亦難乎是故王者察逆順之端究存亡之理設職官以

持國本立井田以節民財貧弱者不使之飢寒富豪者不使之兼幷小大畢濟遐邇同歸然後賦調上均而國無苛斂衣食下給而人無他求倉廩充盈時俗康阜既庶且富近悅遠來盡令四海之民咸若一家之子縱有風雨不節螟螣爲災但可以小虞未足以大害也而自秦壞周制立阡陌而尚戰功漢因秦規益算緡而取民利故使國內咸怨天下亾聊至有劉項之爭莽卓之亂也逮夫晉魏迄

于隋唐且闇明主昏君治亂相繼或增之以掊剋或施之以寛平或用於國而資於民或利當時而弊後世消盈之理史籍具存然則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必在人君審時以測地察倦以因人使其力出無窮財生不匱則聚人之要在於茲矣今 國家富有萬國治勝三王塞邪路於漢劉剗訛根於晉石馨域中之黎庶孰匪王民窮宇內之舟車咸輸貢賦用衆庶則方今特出擬豐盈則遂古難差而且游力尚多曠土不少饑凍之色十五其民得非版籍之所未精勸課之所未備臣愚以謂精版籍莫若導閭伍之法備勸課莫若申嚴最之科如是則游力必除曠土盡闢管子曰欲治其國先知其人欲知其人先明其地蓋黄帝有鄉井之制周人置三隧之官使其什伍相司里鄰相保有無得以相貸巧拙得以相謀生產得以相均死病得以相救危難得以相助婚嫁得以相媒人顧其

家家守其口奔亡者無所匿遷移者無所從欲蓋而彰不救而得故民有安土之意官無漏人之慶主政可行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衆寡之額老幼具存故周禮每至孟冬司徒獻其人數王拜而受冢宰貳之乃命有司登于天府其重民籍也如是及東晉以土斷其民比齊之間俗便其制陳亡隋亂紀紊綱頹洎乎李唐大革斯弊乃有村正掌其田野坊正司其邑居大約科條與令相類然以彼時村正坊正皆選彊幹廉平州官縣官悉知丁口存歿三年一造戶籍三本一本供省司一本在縣主將一本納州照對隱一戶則罰加守宰漏一丁則罪連鄉隣故得上盡其心下竭其力互相檢謹無敢罔欺加以糾擿姦訛督課租賦隨其等級並有勸懲今則州額不登天府未聞其必罰縣數有漏州司亦因而無言存亡只任於里胥增減悉由於田畯地有姦惡至彰露以方知戶有死亡遇差徭而始

報夫如是得不掩藏其疾而使復本歸農者
哉故曰版籍之所未精也又地者穀之所生
穀者人之司命地不耕無以取其穀穀不熟
無以養其人是以古者宅不毛田不闢皆有
里布之率屋粟之征蓋勉其勤勞而罰其怠
惰也漢詔曰洪範八政以食爲先斯誠家給
之源刑措之本是宜厚農薄賦令與孝悌同
科者其重農也如是及孝平元始之初有大
農部丞之制分管勸課逐處耕桑未踰二三

載中墾田九百萬頃戶足人給流亡漸還又
晉司徒石苞奏郡縣農桑未有殿最宜增官
屬有所巡檢帝俞其言民獲其利洎後或弛
不可備論逮乎李唐開元則立口分永業各
定頃畝隨其等級於事雖涉太煩亦可體爲
常式但臣切見先有敕命遍下諸州俾置農
師猶謂勸人復本然雖有其詔誥而且無其
主張坊村得以因循郡邑不慮其殿最遂使
耕耘之力尚遺畎畝之間故曰勸課之所未

備也臣所議上件事由兼有前古制度儻若
陛下不遺芻菲特賜施行即乞據令村坊加
之保伍隨其土斷不問僑居應是浮浪之徒
悉歸版籍所管然後按其人數授以土田五
家為鄰五鄰為保遞相檢察責以農桑勿容
游食之徒勿縱惰耕之子仍更示其殿最勵
彼屬官或土不曠功則隆之以爵賞人有游
力則降之以典刑自然上下相承小大無隱
良疇委而再闢游民蕩而復歸太古之風於

今為遠故曰精版籍莫若遵閭伍之制備勸
課莫若申殿最之科其有子細事宜更在臨
時條貫退循並昧無補盛明（淳化二年上時為將作監丞）
乞從京東西起首勸課　陳靖
臣伏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足則民
天協和民安則國本正固是以國非民罔立
民非食罔生夫先王之欲生其民豐其食者
莫大於積穀而勸農也農田之興教化攸重
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

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以旱
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抑所
謂湯之流金鑠石堯之懷山襄陵而國無捐
瘠者率由是道也臣往歲輒進淳化中議五
卷其一曰驟人乃遠自黃帝已還歷叙鄉井
農田之損益近自　聖朝而上備論勸課圖
籍之是非續主判三司開拆及提點百司庫
務日前後二拜封章皆議耕桑利害又前年
曲蒙　聖造許歸住處寧親前曾累取旨揮

尋到古本版籍去歲伏奉敕命差往荆湖復
自許州附奏劄子兼乞容臣迴日別具條件
請行區區之心勤勤不忘於農事者誠以
陛下御宇以來二十餘祀躬臨庶政日總萬
機以至宵旰忘疲夙夜不寐　陛下之欲萬
邦咸寧而四岳十二牧之任未能遂堯舜之
心　陛下之欲九功惟叙而六府三事之官
未能致商周之理抑又臣先居省職日嘗奏
公事次伏覩金口宣示曰稼穡農桑政教之

大本設有人爲官家力行勸課康濟黎元則
鹽鐵榷酤是何末事并前歲中宣令尚方製
造農器散給諸郡使教民耕此又見 陛下
用意愈於前代哲王遠矣臣由是晝村夜度
採古諭今或得之於方策之間或取之衆多
之議其可損而益用於聖世者敢此布露而
俟詳臣擇焉謹按方今天下土田除淮海江
浙荆湖隴蜀河東已外郡邑各在遠地或廢
或開假使勸課必行即日未見其利又古者

強幹弱枝之法必先富實於內敢請指以京
畿之地南北東西環遶三二十州連接三數
千里其田之耕稼者十纔二三又其耕稼之
田所入租稅者十無五六既有坐家破逃之
戶又有惰農廢業之夫坐家破逃者則姦偽
日生賦額歲減賦額減則國用不豐國用不
豐則配率科斂無所不行矣惰農廢業者則
游手日衆地利斯寡地利寡則民食不足民
食不足則爭盜殺傷無所不至矣又安得人

康俗阜地平天成使萬乘端拱穆清百官靖恭厥位凡欲革其弊鼎其利非遇明朝昭代孰敢議於斯乎臣切見漢武帝之日曾封丞相田千秋爲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執事於外能爲代田勠力教人人獲其利又孝平元始中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課農桑不二年内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家給戸足國用充盈且以孝武孝平漢之中主也尚能選官擇吏藏事

於當時矧 陛下濬哲文明超邁舜禹若當才遴柬責成其功即前代帝王將何以擬陛下之清光休烈者也臣愚不佞欲乞於大臣中采其高識遠見誠能爲國家立功立事者一人比田千秋只在中書兼判大司農事又於朝行郎吏中取其才幹精通能撫民役衆者一人爲副司農比之趙過執事於外且從京東京西兩路良田美利之所起首勸課仍兼轉運之名所貴事歸一家别無矛盾或

殿最屬吏或部領使臣分頭用心教民力穡又臣常由銜命出入所見拋荒田疇或倚枕溝渠或比鄰城郭可以致國家紅腐之粟可以致民室巨萬之資而皆卒是汙萊極目無際者臣亦嘗詢問備得緣由皆謂朝廷累下詔書許民復業雖官中放其賦稅限以歲時然鄉縣之間行用非細且每一戶歸業即須申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科之籍追呼責問繼踵到村其免稅之名已受朝廷之賜而逐時之費踰於租賦之資況民戶所致逋亡始因貧困或閃私下之債負或避官中之征徭蓋不獲已而逃固非樂爲其事尋爲鄉里知覺即便檢責資財或只元住室廬家事兼之種木計其所直至甚微從鄉官即取以了納稅租債家則爭以平折欠負不計遺下之物固是蕩然無餘及至他日却來乃稱復業居止既失動用亦無雖欲歸耕農具何取雖欲久住生計莫營以此逃亡不還者

遂逐食於他鄉歸復田里者亦無門而力擔
且夫小人困急必思其姦姦心一萌何事不
作若非　聖朝設法良吏盡心遏流蕩於隄
防化災殃於福祐者則蚩蚩之類擾擾何知
臣性顓蒙志甚堅確臣子事無巨細動必期
成儻　陛下果納愚言庶集其事更或朝行
之內采擇未有其人則臣之幽孱得以待罪
願備趨過之用以贊千秋之謀又若　陛下
不棄非才果授斯任則臣願就官中借逐處

之閑田曠土招逐處之末作游民誘以
未論租賦官中亦譬如自來荒廢且令不係
省司許臣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人戶之等
第測田土之境肥分配必務其得中課督必
使其無倦仍據逐戶歸業逐處授田至於細
碎事宜並取大農擬議除卻耕桑之外復教
植木種蔬或養蓄牛羊或孳蕃雞彘或給受
田土之際潛擬井田或營造室廬之時便立
保伍應是養生送死之物追風立社之資並

令收積經營防備支用至纖至悉必躬必親使其黎庶樂於官吏勸勸待至三五年後生計已成有室家物産以可懷有桑土園林而可戀官中即量與收税計戶定征以農司新附之人田合計府舊存之戶税共成圖籍置之司存爲萬古之定規乃一勞而永逸或慮新歸民戶多是貧困艱窮心雖欲耕力所不及者若官中許於逐處預借和糴價錢並管在農司斟酌擘劃或以充合造耕稼之具或

以爲買糴粮種之資便須逐事計錢明收貫陌於東作之日貸於逐人於西成之時取其償直據官中合要斛斗依逐處時估分文折納入倉分明係帳且在農司收管逐旋牒報三司看三司如要收支即隨處差人交割仍點勘預借錢數准折勾銷有剩則計數潤官有欠則農司催促此亦應用之良策有速成之要期臣合貢此言一繫上旨又慮舊存税戶見管催科覩新戶蒙此優饒棄舊業却來

歸附既失計省之賦額又誤國家之軍須臣固不敢辛此非功以爲勸績抑其間有兼并豪富之族自來廣占田土及坐家破逃亡之人承前得其慣便見官中行此勸課輙便用意無端或農司配田之時或人戶請田之際紛拏競訟煩紊典刑乃須定在爭先塞其姦安必使舊戶甘心於條貫新戶得地以安寧正家給刑措之源國富人康之本降次淮南江北諸道州軍候此地事如有成即彼處亦

令勸課且臣又聞昔者周公之理也一年而變三年而成五年而定鄭子産爲政一年而人謗三年而人須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今臣以究賤孤陋之跡欲爲　國家立長久遠大之規誠恐忿嫉臣者多而成就臣者少或興沮謗誑紊聰明伏願　陛下垂白日而照丹心保元龜而體前事容臣辛勤勉勵盡瘁於斯倘三年無成五年不定則　國家自有典憲微臣亦能揣量或流于幽州或殛

于羽山皆臣之所甘心固無恨也然或五年以來事稍成就況臣此際必已衰羸兼慮前程隕蹪無日亦願　陛下不加爵賞只乞賜臣優閑於百越之間假貳車之職庶得狐死有期於丘首鳥巢不遠於南枝如此即是陛下之知臣至矣而臣誓報　陛下之心極矣其他給受田疇最官吏創新戶之屬籍塞舊戶之姦訛定差徭賦稅之等差約儲積輦運之利害有法度可以經久有行用且合權宜百事千端無巨無細臣悉請預大農之可否采羣議之是非與衆士竭公共之心助陛下敷神明之教顯有刑墨幽有鬼神苟違斯言寧逃自孽至道二年七月上時為太常博士直史館

乞授陳靖勸農使諭民耕田曠土　盛梁

臣昨因行點檢本州戶口尋究簿書即令公私荒田已及六千一百七十餘項秋身正稅全虧一十萬四千八百貫石有餘初諸州縣

之官不能綏撫致鄉村之俗各皆流亡前後
繼降明敕不住招呼其如舊降敕書只許歸
業人戶容放一料苗稅蓋緣逃移之日家貟
牛畜悉已破除洎歸復之時屋木田園倒壞
毀伐墾土未艱於稼穡巡門已聽於征催乏
牛羊雞犬之可陪無屋舍園林之可戀故有
春歸夏去秋復冬逃以今遍年州縣虛降版
簿書都額則空邁千萬收實利則全無二三
臣伏見江南轉運使陳靖昔在　先朝曾陳
農事觀其舉措頗諳淺深臣欲望特降敕書
委自陳靖先取江南兩浙公私都大荒田逐
處須畝數目并訟征簿籍逃移人戶姓名且
於昇州都置勸農一司俾於階銜之中授以
勸農使額仍抽諳會田農人吏攢成都大簿
書況逐處田土高下不同內有久來逃移壠
畝全成榛莽亦有近年流散界址半已荒涼
復有白地平田全作林菁之利亦有被山緣
水頗露柴木之資以此品量須分等級仍乞

逐州縣明掛敕牓曉示諸色人戶及吏委東
靖揀選三五人循良官吏散往諸州親諭鄉
民或有大段荒逃軍州即委陳靖親自往彼
召耆年宿德之輩與親民守土之官同就鄉
園少陳酒饌達君父勸課之意示　朝廷寬
大之恩如人戶有元舊莊田久難歸復或是
他人物業素失開耕者除已有人戶占射爲
主外不問有稅無稅人戶在公在私之家以
至事力僧人宮觀道侶並許量其事力請佃

計地耕耘明與減絕舊日稅名剗去當時苗
數變茲曠土悉作租田仍許取便耕修特免
三年輸送貴使修營住舍蓄養猪牛待其竹
木有成田疇見利顧室閭而全備覩稼穡以
豐饒即自窮苦兩忘飢寒並去疇肯更思游
惰再樂逋逃然後每畒秋夏之中都收二㪷
租利更免諸般配率雷例差徭臣所陳勸農
之課程益之則內外有成損之則公私無害
況江浙所獲之財自與諸路不同有航舟可

以運輸有物帛可以變易待其事成之後有
利歸官之時即令逐處州軍每納租課悉令
別倉收受遇凶歲則糴充民食當豐年則具
作軍須有餘粮足以濟民有羨財足以助戰
如江浙成其厚利則淮甸荆渚河北關西亦
可依此施行其有施行節目條貫事宜約束
之重輕勸誘之法式候諸處取到田段人戶
都大數目齊整亦乞降敕與陳靖與臣討理
商量別作畫一逐旋條奏 咸平五年十一月上時以屯田員外

論盛梁所奏 陳靖

郎知宣州奉聖旨令陳靖詳盛梁所奏只據江南轄下州軍躬親子細相度擘劃聞奏即不得行遣文字散下州縣別致騷擾

臣竊以民惟邦本食乃民天童子婦人皆知
此理今盛梁所陳農事頗合臣之素心實王
化之大端 聖朝之急務然臣再三忖度未
敢預聞其事者蓋中書劄子所降旨揮令據
轄下州軍躬親子細相度不得行遣文字意
者慮擾民戶耳況江南農田久失制度公私

弊病根柢滋深今　朝廷若欲剗除必須明
行檢責若是處有勞擾無若却且因循事既
因循豈須擘劃臣嘗觀史載粗究興亡見前
代之哲人御遠方之妙術不使俗甚富庶亦
不使民至困窮俗富庶則侈僭之心生民困
窮則怨亂之心起欲其侈僭怨亂之不作富
庶困窮而得中莫若周知田地之磽肥遍測
租賦之輕重民戶丁稚之多少物產貨殖之
豐約紀綱正於手舒慘繫乎時然後四海一

家如指其掌也儻或覩深弊而不除忽後患
而不慮唯務姑息尚或推延臣恐民之蓄怨
慣便於此日　國家行事沮扼於他時臣到
任已來不敢廢職其諸處逃戶物產及官莊
屯田臣先已取得荒熟頃畝數目見在自去
年七月已來後逐旋差人幹當於當年之內
其租課除舊額外頗有出剩以至逃戶物產
官莊荒田頃畝甚多並可勸誘倚相次或有
良便上奏凝旒庶使利害顯然　朝廷信察

今所奉指揮據盛梁起請農事今臣相度擘劃闕奏者以臣愚慮若不先取進止固難容易披陳乞候將來臣或到闕即子細分析以俟朝廷可否咸平六年上時爲江南轉運使聖旨宜依咸平五年十一月四日所降劄子指揮擘畫利害聞奏

乞置勸農司　錢彥遠

臣伏以農桑者生民大事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民禦水旱制蠻夷之原本也　本朝自祖宗以來留意尤切故諸路轉運司提點刑獄臣寮知州通判皆帶勸農職名授敕結銜政在督課而近歲徒有虛文初無勸導之實汙萊不闢事出因循今欲乞應天府請州軍於長吏廳各置勸農司以知州爲長官通判爲佐官於部內各舉清強官一員兼充判官量抽吏人先將部內諸縣今日已前見管墾田畝戶口數目陂塘山澤桑棗溝洫都[illegible]大之數著爲帳籍仍開析見有若干逃移人戶賦稅荒廢田畝古之水利後來殘毀者委自

勸農官司多方設法勸課招誘安其生業去其乆害興其長利候至年終農隙之際轉運司遍行比較委是增得墾田戶口數目或流人自占或逃移復業陂塘灌溉有利桑棗廣植溝洫開闢賦稅增多丁口蕃息明著版籍不至煩擾者保明舉奏朝廷特與就賜章服增其秩祿如一任終始悉有顯効令轉運司批上曆子到闕委所司磨勘即乞超擢任使其判官亦特與磨勘引見其轉運使提點刑獄臣寮每巡歷州軍先須點檢勸農司訖方得點檢諸事如長吏等因循違慢職業無聞人戶逃移至多墾田之數日削並乞除授散官監當其判官亦同降黜所貴天下本農生民富給爲萬世之基望詔三司檢舉舊貫賞罰施行

貼黄唐開元有戶八百九十餘萬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 國家有戶七百三十餘萬而定墾田二百一十五

萬餘頃其間逃廢之田不下三十餘萬頃是田疇不闢而游手多矣（皇祐元年四月上時為右司諫）

論勸農莫如重穀　司馬光

臣聞食者生民之本爲政之首務也飢饉之世珠玉金銀等於糞土唯穀之爲寶不可一日無也今國家每下詔書必以勸農爲先然而農夫日寡游手日繁豈非爲利害所驅耶今農夫苦身勞力惡衣糲食以殖百穀賦斂萃焉徭役出焉歲豐則賤糴以應公上之須給債家之求歲凶則流離異鄉轉死溝壑如是而欲使夫商賈末作之人坐漁厚利鮮衣美食者轉而服南畝斯亦難矣然則勸農者言也害農者政也天下生之者益少食之者益多欲穀之無匱得乎哉爲今之術勸農莫如重穀重穀莫如平糴使諸路轉運使及州軍長吏遇豐歲能廣謀糴入官滿之日倉廩之實比於始至增羨多者賞之其無水旱之

災益兵之費而蓄積耗減者黜之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不以爲家貲數如是則穀重而勸農雖有飢饉常無流亡盜賊之患矣今歲河北河東公邊穀糴至賤此亦　國家所宜留意者也嘉祐六年上時同知諫院

乞留意農政　范祖禹

臣近蒙賜誥暫至許昌切見畿内已苦雨澇詢之村民皆云鄉村安靜公私少事無呼召煩擾唯是年歲未得豐熟不旱則水民常艱食夏麥既薄或全不收秋苗雖茂唯憂澇損臣切惟　陛下哀矜百姓賑恤鰥寡德之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陰陽隔并欲脩政事以應之願　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之人君愛民者在知其勞苦而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

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

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唯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恭儉節用無所營爲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　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飢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

祥使百姓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于鈎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爲耕夫蚕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 國朝 祖宗以來尤重農穡 太宗甞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憫春蚕既登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蔬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 眞宗於內殿植稻麥臨觀刈獲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爲先則天下幸甚元祐元年六月日上

營屯田

論塘泊屯田之利　何承矩

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原之勢若於順安寨西開易河蒲口引水東注至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滋其陂澤可以築隄貯水爲屯田以助要害免蕃騎

奔軼俟春歲間塘注關南諸泊淀水稽作稻
田其緣邊州軍地臨塘水者止留壯城軍士
不煩發兵廣戍收水田以實邊設險固以防
寒春夏課農秋冬備寇縱贍師旅不失耕耘
不費國用不勞民力如此則虜弱我強彼勞
我逸以強禦弱以逸待勞制匈奴之術也順
安已西至西山道路百里以來無水田處亦
望遣兵戍以練其精鋭擇將領以去其冗繆
夫邊兵不患寡患驕慢不肅而不精邊將不

患怯患偏見自賢而无謀邊備不患寇患慢
防而未嘗若禦得其力制得其要何慮乎邊
塵不息邊患不除且有國有家以兵以足食
爲本水田之盛誠可以限戎馬而省轉粟之
費實萬世之利也端拱元年上時爲滄州刺史兼知滄州事

乞河北緣邊營置屯田　柴成務

臣近以河北緣邊州郡乞置屯田事宜具狀
聞奏於今月二十六日長春殿召對面奉
聖旨令具營置屯田利害子細擘劃封進者

切以戎虜騷邊古今常事逐之則獸驚而鳥散守之則師老而費殫是知帝王歷代置之度外止於列亭障以遏奔衝之患營耕戰以圖經久之功果啓天心是恢遠略謹按古者井田之制以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頃是一夫之田夫九爲井井方一里井開四道而分八家鑿井於中八家共用是一井之法一井之法當計九頃之地室廬溝洫畢在其中先王所以定邦賦而足食也三代致理何莫由斯今之屯田取法於是大率地方四里置爲一屯一屯之田開十六井闔井之戸當一百二十八家家立垣墻井分區域屯落之外界以長溝四四相從多多益辦是以地方四十里置屯一百區若東西長二百里之長南北止四十里之闊可以置屯五百列井八千居六萬四千之家侔一國三軍之衆以之耕則力均而功簡以之守則食足而心齊保衆備邊無易茲道稽古人之明効立聖代之

宏規事若果行虜則無患其有招納勞徠之
戶維持佃守之方俟允施行別爲條制淳化二年上時知制誥

論募耕河東緣邊之地　歐陽脩

臣昨奉使河東相度緣邊經久利害臣切見河東之患患在盡禁緣邊之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斛㪷以爲邊儲其大害有四以臣相度今若募人耕植禁地則去四大害有四大利河東地形山險輦運不通邊地既禁則緣邊之食每歲傾河東一路稅賦和糴入中斛斗支往緣邊人戶既阻險遠不能輦運遂齎金銀紬絹銅錢等物就緣邊貴價私糴北界斛斗北界禁民以粟馬南入我境其法至死今邊民冒禁私相交易時引爭鬬輒相斫射萬一興訟遂起事端其引惹之患一也今吾有地不自耕植而偷糴鄰界之物以仰給若敵常歲豐及緩法不察而米過吾界則尚有可望萬一虜歲不豐或其與我有隙頓嚴邊

界禁約而閉糴不通則我軍遂至乏食是我師飢飽繫在敵人其患二也代州岢嵐寧化火山四州軍緣邊地既不耕荒無定主虜人得以侵占往時代州陽武寨爲蘇直等爭界訟久未決卒侵却二三十里見今寧化軍天池之側杜思榮等又來爭侵經年未決岢嵐軍爭掘界濠賴米先濬多方力拒而定是自空其地引惹北人歲歲爭界其害三也禁膏腴之地不耕而困民之力以遠輸其害四也

臣謂禁地若耕則一二歲間北界斛斗可以不糴則邊民無爭糴引惹之害我軍無飢飽在敵之害緣邊界有定主無爭界之害邊州自有粟則内地之民無遠輸之害是謂去四大害有四大利令四州軍地可一二萬頃若盡耕之則其利歲可得三五百萬石伏望聖慈特下兩府商議如可施行則召募耕種税入之法各有事目容臣續具條陳慶曆五年上時知諫院

乞撥河北逃田為屯田　富弼

臣竊聞河朔軍儲每歲不減六七百萬斛自來本路賦入外須更令客旅入中方得充足今水災之後農民大半流徙從來沃壤盡為閑田又河朔所占地土至多無由耕稼臣切計見入之賦不過三分之一別路支撥增添亦不過十萬斛穀價踴貴必無入中之助則是河北每歲軍儲頓虧一半已上雖朝廷極力救濟臣知無以出辦況別路所撥之物已是那輟應副若更減輟兩科則彼自虛竭必是難為支撥民力不得不困國用不得不窘臣兼體量得河朔流民東走登萊濰密南奔淮楚荊襄西至并代關陝北投幽燕及山後諸鎮睽離四散無所不之三二年間唯上等有力或可歸業自餘流浪忘反卒無還期河朔逃田尽成廢棄河朔軍須無以供億若不早為擘劃恐朝廷財用殫耗遂至不支甚非為國之計也臣嘗覽載籍歷代備邊守戍

多用屯田趙充國守先零曹瞞守西城諸葛亮守魏羊祜守吴當時皆爲戍邊頗多軍食不足盡取營田之利遂立破敵之功況今陜西河北緣邊甚有置屯田之處法制多在增修不難臣欲乞　朝廷指揮河北州縣去年逃田隨所在撥爲屯田諸處抽差廂軍給使如不足即募流民日得數千人不必比招軍人例物支破衣粮但量給口食粗令飽足既免凍餒必樂服田況本是農家不勞教勸或

貼黄此事不必立望十分濟事但略有所得已勝却盡爲閑田年歲間必大有收入如相度稍便須是早降指揮 慶曆七年上時知鄧州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五十終

毛詩考卷百五 補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版權所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Centimetres
Inches

17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294562 v.17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稱　陛下憂勞之心也　陛下爲民父
百姓飢死乃是　陛下孤負百姓也宰相
燮陰陽啓導聖德而惠澤不下流王道未
明是宰相孤負　陛下也今　陛下何
參如禹湯罪已略降德音下飢餓殺人
府民心知饑陛下憂恤然後振廪給貧
其死若倉廪虛而饋運邊備未足即日
給貧則是執政素不用心所致昔伊尹
恥一夫不獲人餓殺人如此所謂

陛下可將此事以理道略而
下觀其何辭以對視其有無作色有無
待三日而後或旬浹以來不上表待罪一
章求退是忍人也何良相之爲乎既非
而猶用之則是　陛下不以百姓心爲心
若不別進用賢臣恐危亂之萌將來滋蔓難
圖也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　皇
寓有萬國豈無人焉可於常參官自來五
二轉對中觀其所上之言有遠大謀略

才業有可非次擢用若有其言而無其[illegible]之以禮亦合理體不然則臣恐國家未能早致太平也豈唯太平之未能致其憂患不獨在邊防而叛亂在內地也此是 陛下纘嗣先帝萬世基業之急務也所急之務莫先於此惟 聖聰睿鑒詳微臣之言陸贄云貪因循者終有大患今若因循不早爲謀則慮大患至矣今臣所奏且可先降德音以禹湯[illegible]躬之意以謝天以堯舜至仁之心以[illegible]

饑地分知 陛下憂恤之心也臣職在日有聞見不敢不奏（咸平三年正月上集賢院權管幹通進臺司兼門下封駁）

乞專責守宰捕蝗　何郯

臣伏聞近日累差內臣往諸路監督州郡官吏捕蝗緣內臣是出入宮掖親信之人以事勢量之州縣必過有迎奉往來衙[illegible]亦須要人州郡猶有兵士給使至於縣邑即須差貧下人戶蝻蝗未能除去人民被此勞役

起一害矣如去歲遣內臣入蜀祈雨祈
百姓五七十人擔擎行李蓋外方不知
朝廷恤民本意苟見貴近之臣即嚮風承迎
不顧勞費并必使人自要如此也況捕蝗除
害本繫民事乃郡縣守宰之職令捨守宰
任而朝廷爲之遣人監捕即是容官司之
而不責其職業也伏乞特降敕命應有蝗蟲
生長處專責知州通判督促屬縣官吏專
打捕委本路轉運司嚴切提舉部內州郡促
畢除盡日具實以聞如經奏報後却致
爲害其知州通判知縣主簿並行停廢轉
使黜降差遣如此嚴行督責官司必自能究
心除害　聖意如何即乞速降指揮其見在
逐處內臣仍乞抽回皇祐四年上時爲集賢殿修撰知梓州

乞寬租賦防盜賊　余靖

臣伏覩春夏以來旱勢至廣　陛下憂勞勤
恤躬行祈禱雖獲佳應而夏田先已損矣臣
以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

三年之蓄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故
水湯旱民无菜色者有備災之術也方今官
多冗費民无私蓄一歲不登逃亡滿道蓋上
下皆无儲積故也臣切謂當今備災之術最
急者寬租賦防盜賊而已誠知國家邊甲
解經費日廣不宜更減民賦自當財用其如
農收有限當量民力而取之雖或差減尚有
數分之入今若同取一旦不堪其求必致
亡之患則永失常賦矣今天府之民尤

法其訴旱者尚或半得申明半遭抑退歲終
方之人其无告必矣陝關已西尤須撫之
望　朝廷特降詔命應遭旱州軍委清强官
體量實旱損夏苗去處特與量減夏稅分數
不得容有僥倖此乃惠民之實效也若待人
逃亡然後賑救將無及矣臣又聞衣食不足
雖堯舜在上不能使民不為盜賊若水旱之
後盜賊滋長勢之常也近聞解州鄧州羣賊
入城劫掠人戶此乃都監押巡檢不得

致也似此階漸不宜滋蔓伏乞
明捕捉之科嚴賞罰之典其不獲强盗賊人
不得將竊盗比折特行勒停替降之法庶其
戮力同心以折盗賊之勢慶曆三年五月上時為右正言諫院供職

論災傷除盗　司馬光

臣切聞降敕下京西災傷州郡如人戶委是
家貧偷盗斛斗因而為盗賊者與減等斷
奏知虛的若果如此深為不便臣竊周[illegible]
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
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盗賊愈更
急所以然者蓋以飢饉之歲盗賊必多殘害
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
知治體務為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刼盗斛斗
者小加寬縱則盗賊公行更相刼奪鄉村大
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
削定今若　朝廷明降敕文豫言偷盗斛斗
因而為盗賊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為

百姓乏食官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給
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劫奪也今歳府界京東
西水旱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
之交飢民嘯聚不可禁禦又況降敕以勸之
臣恐國家始於寛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
而殺人更多也凡號令之出不可不謹其權
之失爲害實多若纔知其失隨即更張猶勝
於有害及民迷而不復者也伏望　陛下
令檢舉此敕嚴責京東西轉運司令

殺傷之處多方擘劃斛㪷救濟飢民
人敢劫奪人斛㪷者立加擒捕依法施行
此則衆知所畏不敢輕犯所以安全良民減
省刑獄之道也治平元年十月上時知諫院

乞遣使救濟飢民　韓維

臣切聞去年開封府并陳蔡許潁州例各不
熟今春以來民困尤甚　朝廷雖發倉廩轉
米穀以加賑救死者不可勝數其甚至於道
棄幼稚號哭道路骨肉之間自相噉食

暴骸所在狼籍聞之可爲傷痛臣日夜
蓋賑救之道有所未盡以及於此州縣米穀
之不積一也官吏無恤民之心二也飼養失
處置之宜三也朝廷雖發倉廩而　陛下未
嘗諭惻怛之意遣使臨視四也羣議籍籍切
怪　陛下勤政愛民日旰不倦至於細務莫
不曲加處分而此事未聞德音有所矜恤意
者　陛下未知其詳歟臣聞羣議且又每
上聞以越職爲懼而止今前去二麥尚有

日焉死者日廣臣誠不忍　陛下赤子無
仁聖之君不得蒙被其澤而無告以死臣雖
越職得罪猶不能避也伏望　聖慈特詔執
政擇愛民幹事之吏十數輩召見便坐諭以
憂勞惻傷之意令分使州縣察視流民先問
見在及死亡之數與即今救濟之狀以聞然
後與轉運提刑知州通判等同共疾速商量
如何處置救養可以全活民命比至麥熟
用米糧幾何如何營救不至乏絕不

所在宮爲掩瘞毋得暴露凡此諸事乞
馬鋪馳奏　陛下與二府大臣朝夕圖議若
國之力可及之者無不爲也如此則庶幾期
民莩有生路不然三四十萬之衆亡四五月
之間皆塡溝壑矣臣聞天之所以佑命人君
者將以牧民也君之所以享尊極者以有民
爲之下也民之所以欣戴其上者以能保安
其巳也　陛下即位之初宜有以固結天下
之心如有固結天下之心而副天之所以
命者無急於此也臣願　陛下力行之
上時爲修起居注

乞選河北監司賑濟飢民　司馬光

臣竊見朝廷差官支撥粳米於永泰等門過
有河北路流民逐熟經過即大人每人支與
米一斗小人支與米五升仰子細告諭在京
難以住泊令速往近便豐熟州軍存活者臣
切思之如此處置欲以爲恤民之名權人耳
目則可矣其實恐有損無益何以言之

或聞河北有人訛傳京師散米者民遂
南來今若更差官散米恐河北飢民聞之來
流移者因茲誘引皆來入京京師之米有限
而河北流民無窮既而無米可給則不免聚
而餓死如前年許潁二州是也今來苗既傷
於旱蝗日益滋生秋田豐歉殊未可知一斛
五升之米止可延數日之命豈能濟其飢饉
之厄哉凡民之情見利則趨之見害則避之
若京師可以住泊雖驅之亦不肯去若外州

不可以存活雖留之亦不肯止固非數人口
舌所能告諭故臣以為有損無益也臣聞民
之本性懷土重遷豈樂去鄉里捨其親戚弃
其丘壠流離道路乞丐於人哉但以豐稔之
歲粒食狼戾公家既不肯收糴私家又不敢
積蓄所收之穀隨手糜散春指夏熟夏望秋
成上下偷安姑為苟計是以稍遇水旱螽螟
則糇糧已絕公私索然無以相救仰食縣官
既不能周假貸富室又無所得此乃失

無事之時不在於凶荒之年也加之臨
宰多不得人視民之窮曾無矜憫增無名之
賦興不急之役吏緣爲奸蠹弊百出民將其
計窮無以爲生則不免有四方之志大意謂
他處必有饒樂之鄉仁惠之政可以安居遂
伐其桑棗撤其廬舍殺其耕牛委其良田累
世之業一朝破之相攜就道若所詣之處復
無所依使之進退失望彼老弱不轉死溝壑
壯者不起爲盜賊將安歸乎是以聖王之政

臣昨在汝州切聞河北流民來許汝唐鄧州
界逐熟者甚多臣以朝廷前許請射係官田
土後却不令請射盡須發遣歸還本貫臣訪
知流民必難發遣得回既已流移至此又却
不得田土徒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逐熟
本州通判張商立便往州界諸縣流民聚處
一一相度口數給與田土或自令樵漁採捕
或計口支散官粟諸般救濟庶幾稍可存活
內只有給田一頃違着朝廷後來指揮

奏候朝旨及爲流民來者日益多深恐
稍遲轉有死損遂且用上項條件施行去後
方具奏聞尋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一依奏
陳事理其後來者即教不得給田候春暖勸
諭令歸上路後方知其餘州軍所到流民不
拘新舊並只用元降朝旨盡不許給與田土
臣其時以急於赴召不及再有奏陳自襄城
縣至南薰門共六程臣見沿路流民大小車
乘及驢馬馳載以至檐仗等相繼不絕臣每



逢見逐隊老小一一問當及令逐旋抄劄戶
路上所逢者約共六百餘戶四千餘口其逐
州逐縣鎮以至道店中已安下臣不見者并
臣於許州驛中住卻一日路上之人臣亦不
見者比臣曾見之數恐又不下一二百戶三
二千口都約及八九百戶七八千口其前後
已過并今未來及有住唐鄧蔡州等處臣所
不見者又不知其數多少扶老攜幼纍纍滿
道寒飢之色所不忍見亦有病而死者

埋於道傍骨肉相聚號泣而去臣親見
得者多是鉅趙邢洺磁相等州下等州下等
人戶以十分為率約四五分並是鎮人其餘
五六分即共是趙州與邢洺磁相之人又十
中約六七分是第五等人三四分是第四等
人及不濟戶與無土浮客即絕無第三等已
上之家臣逐隊徧問因甚如此離鄉土遠來
他州其間甚有垂泣告者曰本不忍拋離墳
墓骨肉及破壞家產只為災傷物貴存濟不

得憂慮餓殺老小所以須至趂斛㪷賤處趂
命又問得其全家起離來更不歸者亦有減
人口暫來逐熟後彼中無災傷斛㪷稍賤即
却歸者亦有去年先令人來請射或買置田
土亦有無准備望空來者大約稍有准備然
一二餘皆茫然並未有所歸只是路上逐旋
問人斛㪷賤處便去臣切聞有人聞朝廷須
令發遣却歸本貫此說蓋是其人只以傳聞
為詞不曾親見親問但只却有車乘行李

第頗多便稱是上等之人臣每親見有七八量大車者約及四五十家二百餘口四五量大車者約及三四十家一百餘口一兩量大車者約及五七家五七十人其小車子及驢馬檐仗之類大底皆似大車並是彼中鄉村相近鄰里或出車乘或出驢牛或出繩索或出苫蓋之物遞相併合各作一隊起來所以行李次第如上等人戶也今既是貧窘之家決意離去鄉土逃命逐熟而朝廷須令發遣却回必恐有傷和氣臣亦子細說諭云朝夕恐你拋離鄉井欲擬發遣却歸河北不知如何其丈夫婦人皆向前對曰便是死在此處必更難歸兼一路盤纏已有次第如何歸得除是將來彼中有可看望方有歸者也此已上事並是臣親見親問所得最爲詳悉與夫外面所差體量之人灋尉幕職官畏懼州府州府畏懼提轉提轉畏懼朝省而不敢盡理而陳述或心存諂妄不肯説盡從息之事或

不切用心自作函奔中不實若萬一不倖也伏望聖慈早賜指揮京西一路如流民到處且將係官荒閑田土及見佃人剩占無稅地土差有心力徇公官員四散分俵各令往佃更不得逼逐發遣却歸河北其餘或與人家作客或自能樵漁採捕或支官粟計口養之之類更令中書檢詳前後條約疾速嚴行指揮約束所貴就此日月尚淺未有大段死損之人可卹救得及熙寧二年上時守汝州名趙鼎

乞預備來年救饑之術　蘇軾

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糴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飢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爲一困而已飢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

閭但立賞閉糴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後　朝廷知之始敕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然門倚米欄街散粥終不能救飢餓既而繼之以疫疾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三百餘萬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

此無他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　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㪷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終寛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㪷斛米三分之一為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既住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糴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場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

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餓殍者無他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其禍福相絕如此洪惟　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匍匐救之本不計較費多少而臣愚魯無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莊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粮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而况有

天下子萬姓而不計其後乎臣自去歲以來區區獻言屢瀆　天聽者實恐　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歲杭州米價每㪷至八九十自今年正月以來日漸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七月初㪷及百錢足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糶災傷之勢恐如去年何者去年之災如人初病今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

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豐歲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下本已重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困實倍去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披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爲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爲害又多大風駕起潮浪堤堰圩埠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璹自常潤還所言略同云吳江平望八尺間有舉

田苗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栰撈摝半猶堪炒喫青穟且以餵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况止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杭州管常州米二十三萬石今來已糶過十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糶賣未已又緣去年災傷故稅及和糴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了兌撥充軍粮更無見在惟糴米錢近八萬貫而錢非救飢之物若來歲米

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無所用熙寧中
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
米不可得故曳羅綺帶金玉橫尸道上者不
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糶過常平米見在
數絶少熙寧之憂凜凜在人眼中矣臣材力
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
既深不敢別乞閑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飢
之術別无長策惟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
糴常平以備浙來年出糶今浙東西數州米既

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㪷一百
十餘萬石兩司爭糴米必大貴飢饉愈速和
糴不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
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
盜賊結集或生意外之患則雖誅殛臣等何
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伏望　聖慈詳
録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
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斛
㪷出糶救飢如合準備即具逐州合用數目

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具逐司劃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踴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飢殍流亡結罪聞奏緣今來已是立秋去和糴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指揮

貼黃臣聞之道路閩中災傷尤甚盜賊頗衆或云邵武軍有強賊人數不少是廖恩餘黨轉運司見令衢州官吏近体訪雖未知虛實然萬一有之不可不預慮也

貼黃臣謹按唐史憲宗謂宰臣曰卿等累言吳越去年水旱昨[illegible]御史自江淮按察回言不至爲災此事信否李絳對曰臣見淮南浙江東西道狀皆云水旱且方隅受任皆朝廷倚重之臣苟非事實豈敢上陳此固非虛說也御史官卑

選擇非其人奏報之間或容希媚况推
誠之道君人大本苟一方不稔當即日
救濟其飢育况可疑之耶帝曰向者不
思而有此問朕言過矣絳等稽首再拜
帝曰今後諸道被水旱飢荒之處速宜
蠲貸之又按本朝會要太宗嘗語
宰臣曰國家儲蓄最是急務蓋以備凶
年救人命昨者江南數州微有災旱朕
聞之急遣使往彼分路賑貸粟糧不

流亡兼無餓殍亦無盜賊之患苟無
粟何以拯救飢民臣近者每觀邸報諸
路監司多是於三四月間先奏雨水調
匀苗稼豐茂及至災傷須待餓莩載塗
然後奏知此有司之常態古今之通患
也豐熟不須先知人人爭奏災傷正合
預備相顧不言若非朝廷廣加採察則
遠方之民何所告訴時元祐五年七月上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

論浙西賑濟事　范祖禹

臣謹按唐代宗大曆中霖雨損稼渭南縣令獨稱縣境不損遣御史按實損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何不仁如是乎貶渭南令爲南浦尉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賑恤帝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即侈其言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常病於斯又

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用乃遣使宣撫水災憲宗元和年南方旱飢遣使賑恤將行帝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計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　當體此意七年又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果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蓋御史欲爲

奸誣以誑上惑耳願得見主名而致於法帝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其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耶朕適不思而言耳命速蠲其租賦古之人君聞有災害唯責人不言甘救災唯恐人惜費又恐不及於事陸贄李絳賢相也亦專信守臣奏報惡言者之小其事以緩君心之憂也今 國家建都于汴實就漕輓東南之利京師億萬之口所食贍爲民皆出於二浙此乃國之根本豈可不卹

其所從來今 陛下一方之赤子嗷嗷然也倒垂之急如嬰兒之絶乳其死可立而待也方呼天赴訴開口待哺以延朝夕之命爲之父母者忍惜力而不救乎臣切詳臣寮所言朝廷已賜米百萬錢二十餘萬州縣亦自依條發倉廩作粥飯救濟人行將少蘇矣臣切以作粥救飢最出下策夫民已至相聚食粥則疾疫將起飢困愈甚死者必衆此乃災傷之極正當憂念豈得便爲少蘇又言細民習

為驕虛以少為多其弊已久臣切謂常年小
有旱澇披訴災傷僥倖之民或容有此今浙
西災害甚大民已流散乞食道路死亡方且
疑其習為驕虛而不之信何其忍哉又言乞
詔監司州縣詳具災傷分數賑貸行遣次第
各行申奏而懲責其尤甚者臣切謂 朝廷
以侍從之臣為一路鈐轄又選差監司以往
行未及境未及設施 朝廷既不憑信鈐轄
監司之言又戒約監司州縣如此臣恐官吏

袖手不能有所施為上下觀望各求苟免大
奏少傷分數過實賑濟用物稍廣此乃過之
小者正當闊略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懲責
一人則自今官司必以為戒坐視百姓之死
而不救矣又臣寮言異同不可不察乞下鈐
轄提轉及蘇湖等五州各令開具逐州水災
所及凡幾縣幾村或無漂蕩廬舍溺死人口
及高田無水[illegible]可耕之地各約若干並
令詣實申[illegible]之[illegible]歸稍涉謬妄乞重行降

浙西申奏自今年正月大雨
又溢蘇湖秀等州城市並遭水
占飄蕩民棄田賣牛散走乞
此當今官司如救焚拯溺猶
此指揮逐縣逐村須遣抄劄
土數目飢荒之際此等行遣必
事不實即夏及罰闔境皆死未必
此則賑濟却爲閑慢百姓愈無救矣
口別遣使者支撥斛㪷百萬見錢

歲約二十萬不爲不多若見今未穫今秋
穫則向去賑濟之期甚遠所差去官與特遣
使不同若向去賑濟期日長遠此乃本司職
事在彼自當以措置不須約束免有疑惑觀
望臣切以今水潦方降秋田殊未有望當如
臣寮所言今秋無穫本路必更奏請朝廷亦
當接續應副則前日所賜未足爲多況斛㪷
只令出糶官不損直常平倉本無給散之法
唯廣惠倉許賑濟不足方許通支常平放稅

及五分處仍不得過所限之數兩浙西路轉司近方奏乞不限石斛尚未降朝旨又奏夏田元未放稅以此觀之官司守法止有賑救不及之事必無過當之理臣條又言乞令賑濟官司措置稍大事件並申取 朝廷指揮其急切不可待報者雖許一面施行亦須便具畫一奏知所責 朝廷察其中否緩急未便可以救正臣伏見 英宗時臣叔祖鎮出知陳州辭日英宗宣諭陳州累年災傷如到彼悉心賑撫臣鎮至州方值春耕即發常平倉貸民種粮提刑司奏劾官吏詔釋不問陳州至京不數日可以往返然猶不先奏而行恐不及於事也 神宗時西京大水遣郎官一人御藥院內侍一人賑恤多方救濟比策亦然未嘗爲條約以防之也今兩浙在二千里外事稍寬大者若須申奏比及得報即已後時雖急切許一面施行若官司畏避事無大小一一皆請不敢專行則亡去豈不爲

害臣伏覩浙西鈐轄運司前後申奏累年災
傷今歲大水至結罪保明奏乞斛㪷度牒又
云父老言四十年無此水災近奏蘇州飢民
死者日有五七百人飢疫更甚於熈寧又湖
州奏貧人入城死者相繼遺弃男女官爲收
養據此則災傷輕重亦可知以今詳臣察所
言大意唯以　朝廷所賜錢斛不少恐災傷
不至如所奏故欲考察虛實懲責謬妄然臣
愚慮切謂　朝廷已賜錢斛百二十萬使

浙澤厚又遣監司以往免更濫遣專使今監
司方出國門錢斛纔至本路即降此指揮約
束百姓必謂　朝廷重惜錢斛輕弃人命百
二十萬已厭其多將來乏食日遠復何所望
所吝者財物所失者人心況本路有鈐轄司
轉運提刑司互相監臨而轉運司主財不欲
多費故　祖宗以來賑濟委提刑司蓋恐轉
運惜物也監司州縣有凶年飢饉皆不得已
而上聞亦豈肯於無災之地賑不飢之民哉

散倉廩坐失糶糴以取不辦之責昔令此
戒飭官司多為方略存活人命責其約束責
以成効庶幾饑民早獲安者唯給散無法枉
耗官廩拯救不及貧弱出糴反利豪并措置
乖方所宜約束然此乃監司使者之事
朝廷亦難遙為處畫也若監司得人此弊自
少誠使有之則人言相傳亦豈可掩臺諫足
以風聞彈奏　朝廷足以考察按劾未為晚
也今先降此指揮徒能牽制攪亂其所爲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2094367 v.18

乎皇内人者緣内藏庫祖宗所置以[illegible]

費陛下宜察守吏猶當執吝豈有私取宗

人圖悅姦利府庫之中不謹如此貿易偷盜

何所不至況漏洩有條爲罪不細物籍常處

自有刑名以祭世寧付所司根究情理盡法

施行庶幾敕戒後來不至失陷官物嘉祐六年十月

上特爲監察御史裏行

乞今後奏寘諸庫宜謹出入

呂誨

臣恭以　聖朝承五代凋弊之餘　祖宗削平諸國珠寶委積皆歸於內府非國有大事旌賞勳勞未嘗有一毫輕費其籍秘嚴雖大臣及主計者莫得知其詳實有以知神武英謀所存之深遠也　先帝恭儉節用聞于天下　陛下自至和中服藥而後府庫不嚴管官專務用之一分而擴取百倍中外聞之莫不驚憤臣近聞外議內臣任守忠以奉宸庫珍珠三萬兩黃金一萬兩奉於　中宮守忠自白

酬獎仍固恩寵果如是　陛下得不念　祖宗艱難貯積之意哉矧亮陰中玩好後靡有損而無益議論如此甚玷　中宮之盛德足見宦者之姦計姦惡斯露衆所不容矣設使小人得計窺伺　陛下之間隙動為容悅則何所不至臣欲乞今後奉宸諸庫宜謹其出入不使小人窺覘將備國家緩急是以濟大事惟　聖留念　治平二年八月上　時為侍御史

乞會計內庫出入裁損過當

呂誨

臣竊以　祖宗之有天下也削平諸國所聚
財貨皆歸於内府數十年中區宇乂寧誠國
富兵強之致也所謂内藏奉宸諸庫非有司
關掌故外臣莫得知其登耗但慮歲月久支
費寖廣不復當時之盛比來　先帝樁留之
物賜及小臣過越乾興之例拜賜者于今裦
恐蓋知　祖宗艱難收聚之意非所以容其
虛受爾如闈禁中取用尚亦無節加之近倖
因緣侵漁以有限之積供無窮之費一旦四
方有事何以枝梧　陛下踐祚之初當謹持
守修葺府庫謹嚴出納茲其時也臣欲乞今
後内庫非旌賞功勞資助經費一切浮用無
俾得給出入之籍亦行會計應禁中取索財
寶不限内外庫所降合同須具支使者名目
俾歲中會計知其過當則可以裁損及後苑
所造服玩器用並付文思院所造之物工畢
別差朝官點檢則官物無由枉破侵欺之路

可以杜絶是亦節儉愛民之一端也唯
聖神留意天下幸甚紹聖元年上

乞罷額外封樁　陳次升

臣竊以民財有限取之不可以過多邦賦有常用之不可以無節熙寧以前上供錢物無額外之求州縣無非法之斂自後獻利之臣不原此意唯務刻削以爲己功若減一事一件則據其所減色額責令轉運封樁上供別有增置合用之物又合自辦上供各件歲額加多有司財用日惟不足既無家資之可助又無鄰粟之可貸必至多方以取於民非法之征其來乃自乎是且人主莫不有惻隱之心豈無愛民之意比年監司多以掊取相高者蓋迫於歲計不足其勢不得已而然也伏自　陛下臨御以來輕徭役薄賦斂澄汰濫刻崇尚忠厚天下之人莫不咸被德澤歡欣鼓舞屬心內附栻目以觀太平之極致然而額外上供之數未除切恐異日供應不辦官

司則有失職之責苟欲避免侵漁之患復怨而生未足以副　陛下仁厚之德臣欲乞
聖慈特降指揮勘會熙寧以來於舊上供額外刱行封樁錢物並與放罷庶使官吏不至過有誅求而民無騷擾之害（元祐元年六月上時爲監察御史）

乞以封樁錢賜戶部及諸路轉運司

范祖禹

臣伏見近差戶部郎官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數目來諸路每苦之　朝廷詳酌應副其餘則責辦於外計今既遣郎官會計必見闕少實數若其數不多則朝廷可以應副若其數浩大不知朝廷能盡應副邪或止如常歲量事與之也若量事與之則朝廷既見其闕少之實而不盡與無以爲說若盡數與之則恐他路援而爲例朝廷示天下如一無有厚薄欲悉應副則力或有所不逮不悉應副則轉運司無以爲計不刻剝百姓何所取之

如此則　陛下赤子必受其弊不可不深慮
也又朝廷既委轉運使副以一路財計而不
信其所言虛實必遣郎官然後可信是使諸
路使者人人有不自信之心每遇闕少則倚
望朝廷遣官會計愈不任責臣以爲此不可
爲後法欲乞自今諸路凡有告乏只委轉運
司官會計保明聞奏如有不實即重行黜罰
其誰敢妄臣切謂今諸路經費所以不足者
由提刑司封樁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㪷

數不少此乃戶部轉運司本分財計　先帝
特令封樁以待邊用蓋恐倉卒調發不行徵
有此權宜之制今朝廷方務安邊息民則封
樁之法宜悉蠲除欲乞自熙寧十年初封樁
以來已起發上京及今日已前未起發上京
數目盡以賜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
費令天下諸路例多窮乏而蓄其財於無用
之所祗困竭而不爲救濟非均通有無足用
裕民之政也緣自封樁至今已十餘年一日

撥遣諸路必稍紓緩其利害較然無疑伏乞
早降指揮施行
貼黃臣恐議者或謂 先帝以此備邊
今不當變改臣恭聞 先帝嘗有弛張
之議蓋自古權宜之法多不可久行時
異事殊則後人必有更張三代以來無
不如此若張而不弛不唯無以濟
國家之急亦非 先帝聖意元祐四年七月上時爲諫議大夫

## 同前

范祖禹

臣近上奏乞以熙寧十年以來諸路提刑司
封樁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㪷悉歸之尚書
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以紓困急臣切
以當今之患在於天下空虛朝廷不可不爲
之計封樁之與經費均出於民皆 陛下一
家之財也苟可以利國何所愛焉譬如移之
於東而還之於西出之於內而歸之於外以

若唐之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太府四
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至代宗之時
租賦悉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天子以
緩急爲便遂不復出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
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能計其贏縮
殆二十年及德宗即位宰相楊炎頓首於上
前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
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之
猶懼不集往往覆敗大計一失則天下搖動

先朝權以中人領其職豐儉盈虛雖大臣不
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請出之以歸有司
如此然後可以議政德宗乃詔凡財賦皆歸
左藏庫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美之以炎
知爲相之體德宗知爲國之務也今封椿之
法未至如唐之大盈　陛下聽言納諫遠過
於唐之德宗若大臣有楊炎之請　陛下豈
有不從之者乎昔　先帝有經略四夷之志
是故別貯以待用今　陛下垂拱守成志於

無爲蓄聚於此將安用之昔漢高祖之創業老於兵間日不暇給文帝躬修節儉勸課農桑則高祖之政文帝有所不用也武帝驅攘戎狄無歲不征昭帝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逐罷鹽鐵議榷酤宣帝總核名實選用郡守則武帝之法昭帝宣帝有所不用也臣前所謂時異事變則後人必有更張自三代以來無不如此非獨漢唐也今諸路窘乏不可不救若其計窮豈免掊克是奪之於此而取之於民也惟陛下無疑於改先帝權宜之制則天下之民幸甚元祐四年七月上

同前　　王覿

臣伏見東南諸路曩歲財用最爲充足故自祖宗以來軍國之費多出於東南大中祥符三年九月江淮發運使李溥言今春運米六百七十九萬石諸路各留三年支用更留準備上供及賑濟等米麤數至多天禧元年下

月赦江淮等路上供米特罷今年春運一次
臣竊思祥符中諸路上供之外既有三年之
蓄矣至天禧赦書又特罷春運一次者又有
以見　眞宗皇帝深思遠慮不惟閔漕運之
勞而亦欲東南諸路蓄積常多也今東南財
用窘耗日近水災本路轉運司及常平之物
不足以充賑濟近取於江淮遠糴於荊湖然
後僅能稍蘇三州之民則無備可謂甚矣淮
南去歲今歲皆無大災傷而轉運司以軍儲

急闕訴於朝廷每歲冬借發運司米二十萬
石以充軍粮不幸有方數千里之水旱則何
以為謀臣近者備員發運使在職歲餘所領
六路上供錢粮不應期限而轉運司官吏該
勸劾者凡四路非獨今歲也前此逐路欠數
亦多彼轉運司官吏豈不以失期冒法為懼
哉蓋力既不足雖重得罪無所避也緣此諸
路但務為逃責淺近之計而不暇及生財長
久之道深可嘆惜臣所見者雖止於東南江

路臣聞其他路分亦多類此臣亦嘗詢訪轉
運司財用消耗之因雖不盡能究其本末然
有灼然易見者逐路用度浸廣而朝廷封樁
浸多也且以數事言之選人添倅逐路添將
兵諸路指使場務監官添員外置准備差遣
大使臣凡此雖政事所係適時之宜不得不
爾然若計其費則皆　祖宗時所未有也而
寮浸廣既如此又所謂封樁者浸多若賣鹽
寬剩錢闕額禁軍請受減省造船錢之類名
目甚多本皆轉運司之物而一切封樁歸於
朝廷者浸多多則轉運司安得不窘乎臣固知
封樁之物非以奉遊宴廣宮室飾苑囿侈輿
馬也不過欲蓄積稍多而有以待軍國緩急
之用而已然所謂蓄積者經費之外有餘然
後可以爲蓄積豈可輟有司之經費使不足
用而名之蓄積乎今所爲封樁者有司不得
輒用經常既闕反致歲額上供之物公然負
欠而不可給又借貸於朝廷者雖然違限物

劾而竟亦不能償此豈長久之計耶臣伏望
朝廷熟講而深圖之凡上供封樁之物前
祖宗所取者皆付之轉運司稍得自足乃天
下之幸也元祐六年九月上時爲刑部侍郎

常平義倉

乞詳定常平制度　杜衍

臣聞農者國之本不可不勸其業穀者民之
命不可不爲之儲蓄歲有豐凶穀有貴賤計
本量委欲及其時散滯取贏宜究其術前爲
曰欲人務農人有所利粟有所歸謂官以法
收之也今豪民富家乘時賤收拙業之人旋
致罄竭及穡事不興小有水旱則稽貸不出
須其翔踴以謀厚利農民貴糴纔充口腹往
復受弊無復窮已雖勸課之官家至日見亦
奚益於事哉管子曰今有緩急物有輕重人
君不治則蓄賈游市乘人不給百倍其利矣
又曰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千
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由此言之

則平糴常平之制其來久矣非始於漢宣之世也　國家列郡置常平倉所以利農民備飢歲也然而有名無實者制度不立耳臣以謂立制度在乎量州郡之遠邇計戶口之衆寡取賤出貴差別其飢熟信賞必罰責課於官吏出納無壅增減有制本息之數勿假以供軍歛導之時禁其爭利（六斛四斗曰鍾萬望之邑萬鍾則今萬戶郡常平倉可收六萬四千斛已上也俟本息增羨即加其元額歲有大中小飢亦有大中小熟常謹察以出入之節令欲立制度而无賞罰則法不得行以其外計諸州縣官吏宜量功過之差以示必行每趁時收糴應急出糶无令所可壅遏則利可及人也歲豐則增市價而糴所增錢每斛不得過一十文飢則減市價而糶到數三分支一分與告貧大糴畢則不禁）至於蜀漢狹境交廣寬鄉或通川易地之殊或邊郡巖邑之異各立條教以節之虛限回易之歲時虞其損敗制主典之侵劫督以嚴科則瘠瘦可充飢饉有備也今則不然九穀散於穰歲而不能儲峙兆民困於凶年而無以振業饒贍之道固若斯乎誠嚴敕州郡據本處有無見管常平倉錢斛今後漸

令隨戶口趂額收糴轉運司等不得以運軍須爲名奏乞假借其逐處合備貫石數目若有缺少令多方計度供給儻有全然少本無可圓融之處伏乞霈然下詔出府庫乳香犀象眞珠之類相度隨處減價出賣添備本（凡此珍異之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今時則曠日可以漸次出賣速賣則雖減價數倍人亦不取也宜及平歲當之以爲豐國惠下之本）上以章去奢崇儉之仁下以成敦本惠民之道俟州郡有本息增羡之處令外計遠近均融各足其額除邊遠

之郡及山險之地糴貯不得過定額外沿路州府亦許就賤多糴仍先乞指揮有司將見行常平倉條貫幷臣此劄子重別詳定具爲條件務令精密經久爲例幷立定逐州軍合糴額數畫一開坐聞奏朝廷更爲裁酌頒行此法之設蓋以抑兼幷惠貧弱尚行之必信守之必堅本息漸增則公私獲利矣比夫義社之制別生賦斂官吏侵削急速假借害大利小創於隋時而唐戴冑者猶請復之頗得

其利矧兼惠農末振塞利孔之術可忽其名而不務乎識者若云 聖朝不當以出息爲名此又不稽其實者也周公制民貸者以國服爲之息又貸萬泉者入息五百亦取之以其道耳必也倉儲充羨國用富強雖有凶荒不至捐瘠則仁聖域民之道莫大於此也臣以狂瞽輒効涓埃冒瀆 威顏伏深殞越（景祐二年上時爲御史中丞）

## 論借支常平本錢　余靖

臣聞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歲由是古先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儻有緩急不可無備伏覩 眞宗皇帝景德中詔天下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係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兩熟準市價加錢收糴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主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每遇災傷賑貸使國有儲蓄民免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令

春以來於京東等處借支司農常平倉以給
和買雖然借支官錢以充官用循常視之似
無妨礙若於經遠之謀深所未便臣竊惟
眞宗皇帝聖慮深遠臣敢梗槩言之留令天
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外悉亦上供
及別路經費見在倉庫更無餘羨所留常平
本錢及斛㪷等若以賑濟飢荒此固常所及
矣萬一不幸方隅小有緩急常給資糧倉卒
可備豈非 先皇暗以數百萬之資儲於四
方者乎今若先爲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
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支常平本錢去
處並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支撥並依景
德元降敕命施行（慶曆二年上時爲右正言供諫職）

乞立民社義倉　賈黯

臣伏以天下無事年穀豐熟則人民安樂父
子相保一遇水旱則流離死亡捐棄道路發
倉廩以賑之則糴不給誅粟富之則力不贍
轉輸千里則不及事移民就穀則遠近交困

朝廷之臣郡縣之吏倉卒不知所出則民飢而死者已過半矣夫水旱之災雖堯湯所不能免今不思所以備災之術而歲幸年穀之熟則是求出於堯湯之所不可必者也臣嘗讀隋史見所謂立民社義倉者取之以時而藏之於民下足以備凶災而上實無利焉願倣隋制詔天下州軍遇年穀豐熟立法勸課蓄積以備災此孟子所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者也况取之以爲民耶皇祐五年

上時爲左司諫上下其說司農寺且命李允與蒙合議以聞乃下諸路度可否而以爲可行者纔四路餘或謂稅賦之外兩重供輸或言恐招盜賊或謂已有常平以贍給或謂置倉煩擾於是黜復上奏言之議卒不行

## 乞天下置社倉　錢顗

臣聞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國無九年之儲不謂之有備家無三年之蓄必謂之不給有國有家者未始不先於儲蓄也故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此之謂矣臣竊見諸處農

民雖力田疇不務蓄積一有水旱遂至狼狽深可惻憫臣謹按隋文帝開皇中曾令天下之人節儉輸粟名爲社倉行於當時民無飢饉此實濟衆之良策也以臣愚欲乞於天下州縣逐鄉村各令依舊置社倉當豐年秋成之時只於上三等有田人戶量出斛㪷以備賑濟第一等不過三石第二等不過二石第三等不過一石或以鄉或以村爲額仍令逐人選擇有物力一戶充社倉甲頭一年一替

以所聚斛㪷藏置其家即具衆戶實數申報所屬官司判押爲據或有損失亦逐甲頭塡貴免侵欺之弊若遇荒歉即盡數俵借於下等貧民聽將來歲稔日官爲索還依前入社倉收貯候聚及三年或無水旱即具存留所貴常有三年之備或無水旱一方之民且穀有貴賤歲有凶豐所斂至輕所濟甚博歲月稍久蓄積亦多縱值水旱之災免致流亡之患伏乞指揮下諸路轉運詳酌施行熙寧年

上時爲殿中侍御史裏行始詔州縣推行其
倉之法是時朝廷方行新法州郡急於聚
斂二年七月詔乃言齊州科配義倉未及數
太多曾齊州諸縣又令耆長代納官遂罷義
倉其已納者並給還至
十年九月始復立之

乞趣時收糴常平斛斗　司馬光

臣勘會舊常平倉法以豐歲穀賤傷農故官
中比在市添價收糴使蓄積之家無由抑塞
農夫須令賤糴凶歲穀貴傷民故官中比在
市減價出糶使蓄積之家無由邀勒貧民須
令貴糴物價常平公私兩利此乃三代之良
法也鄉者有因州縣缺常平本錢雖遇豐歲
無錢收糴又有官吏怠慢厭糴糴之煩雖遇
豐歲不肯收糴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
斗實價只信憑行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
收成之初農夫要錢急糶之時故意小估價
例令官中收糴不得盡入蓄積之家直至過
時蓄積之家倉廩盈滿方始頓添價例中糴
入官是以農夫糶穀止得賤價官中糴穀常
用貴價厚利皆歸蓄積之家又有官吏雖欲

趂時收糴而縣申州州申提點刑獄司提點
刑獄司申司農寺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
累月已是失時穀價倍貴是致州縣常平倉
斛㪷有經隔多年在市價例終不及元糴之
價出糶不行堆積腐爛者此乃法因人壞非
法之不善也熈寧之初執政以舊常平法爲
不善更將糴本作青苗錢與人戸令出息二
分置提舉官以督之豐歳則農夫糶穀十不
得四五之價凶年則屠牛賣肉伐桑賣薪以

輸錢於官錢貨愈重穀直愈輕　朝廷深知
其弊故罷提舉官令將累年蓄積錢穀財物
盡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
依舊常平倉法施行令歳諸路除有水災州
軍外其餘豐熟處多今欲特賜指揮下諸路
提點刑獄司乘有此糴本之時委豐熟州縣
官各體察在市斛㪷實價多添錢數廣行收
糴如闕少倉敖之處以常平倉錢添蓋仍令
少糴麥豆多糴穀米其南方及川界卑溼之

地有斛㪷難以久貯者即委提點刑獄相度逐州縣合銷數目抛降收糴纔候將來在市物貨價比元糴價稍增即行出糶不得令積壓損壞仍令州縣各勸行人將十年以來在市斛㪷價例比較立定貴賤酌中價例然後將逐色價分爲三等自幾錢至幾錢爲中令價幾錢以上爲上等價幾錢以下爲下等價令逐路臨時斟酌加減務在合宜既約定三等價仰自今後州縣每遇豐歲斛㪷價賤至

下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添錢開場收糴凶年斛㪷價貴至上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減錢開場出糶若在市見價只在中等之內即不糶糴更不申取本州及上司指揮免有積滯失時之患仍委提點刑獄常提點覺察若州縣斛㪷及上等而不糴價及下等而不出糶及收貯不如法變轉不以時致有損壞并監官不逐日入場致壅滯糶糴人戸並取勘施行若州縣長吏及監官能用心及時糴

糴至得替時酌中價錢與斛㪷通行比析與
初到任時增剩及十分中一分以上許批書
上曆子候到吏部日與升半名次及二分以
上許指射家便差遣一次所貴官吏各各用
心州縣皆有儲蓄雖遇荐飢民無菜色又得
官中所積之錢稍稍散在民間可使物貨流
通其河北州縣有糴便司斛㪷見多沿路州
縣轉運司見糴軍粮處不糴常平倉斛㪷右
令來指揮內有未盡未便事件委提點刑獄

司逐旋擘劃申奏施行元祐元年八月上時爲尚書左僕射

乞常平不分立三等　王巖叟

臣伏覩昨降　朝旨文雖詳而未通四方來
者更言其未便臣按常平舊法但遇年豐物
賤即與市價上添錢收糴如年儉物貴即度
在市實直價例特減錢出糶此所以爲常平
今既限以價錢至下等方許收糴價貴至上
等方得出糶乃是必待[illegible]穀十分而後行法
稍下、下等即官司拘文束手坐視而不敢糴

糴臣恐久之天下救災之備寡而傷農之患
多失常平本意速身[illegible]乞依舊法不分立三
等仍更不中取本州及上司指揮外餘約新
降 朝旨別行修定頒降
貼黃稱 朝廷近遣官淮南賑濟已降
[redacted]指揮雖係十分中價或比常年價稍
高亦權收糴即見三等之法未便兼訪
聞諸路州縣自被旨後來往往不敢施
行伏望詳酌速賜指揮元祐元年八月上時爲侍御史

乞取常平敕令刪爲一書　劉安世

臣聞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
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蓋先王之制三
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
有十年之備故堯湯之水旱至於累歲而无
捐瘠之民者用此道也三代而下井田廢缺
利民之法無善於常平由漢迄今莫能變易
唯自近世有名無實凡所以養民之具月計
不足豈議三年之蓄哉是以歲或不登民輙

菜色強者轉而為盜賊弱者不免於餓殍保
民之術如此其疎臣等竊謂自罷青苗錢後
來天下州縣皆有積錢　朝廷雖更立常平
之制條目甚詳而上下因循未嘗留意既無
統屬以察其乖謬又無賞罰以為之勸沮加
之轉運司苟紓目前之急多端借貸日朘月
削殊無贍足之期非有懲革將不勝弊臣伏
望　聖慈特降睿旨取今日已前應干常平
敕令嚴責近限專委戶部刪為一書付之有

司悉備遵守仍乞行下指揮將天下見在常
平錢乘今秋豐稔之時令五路糴粟一色其
餘路分並相度逐處可以久留斛𣂷廣行收
糴仍以本司錢修蓋合用倉廒一路所有錢
穀同應副一路之中不得偏聚一州一州之
境不得偏聚一縣各隨戶口之多寡以置糴
入之大數每遇凶歉依法出糶糴糶之法當
以市價增減如此則官本常存而物價不能
翔踊或遇旱乾水溢之災則民有所濟不至

流散朝廷之恵澤可繼而無乏絶之患相因
日久漸致九年之蓄太平之策莫大於此伏
惟
陛下推至誠惻怛之意明詔執政恊力
施行所有官吏殿最亦乞參酌修定將來須
降之後或有違犯州縣委監司監司令戶部
御史臺覺察奏劾庶使　二聖卹民之仁心
不爲徒善之政傳之萬世天下幸甚元祐四年九月
上時爲左司諫

乞出內庫金帛爲常平糴本

范祖禹

臣竊以當今天下之患在於公私俱無蓄積
無以待水旱凶歉一時不雨則民皆飢饉流
亡昨春夏旱京西陝西艱食尤甚唐鄧人民
相食遺棄男女流離道路其存者食犬彘之
食飢民群行劫米坐法配流者係繫相屬牽
而得麥民復有望故盜賊不作耳然轉於溝
壑與配隸遠方者已不可勝數仁聖在上豈
不哀憫而爲之計慮哉夫以數月不雨適當

青黃不接之際民已如此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將何以救之自中夏以來雨水不至過多秋成可望諸郡雖有被水災之處然約計之收熟之處必多年穀稍豐則公私逋負督迫民間速於得錢無由貯積必至甚賤此農民所以豐凶皆困也自非 朝廷廣謀收糴以時發斂則無以平糴濟民今詔路提刑司積常平錢猶多竊恐自罷散青苗錢以來常平之法尚未修復如舊臣愚欲乞



速降指揮諸路提刑司乘今秋豐稔穀賤之時盡以所有之錢增價收糴使不至於甚賤傷農來春穀貴則減價出糶使不至於甚貴傷民若止以常平錢收糴恐亦未廣 陛下誠能出內庫金帛數十萬以爲糴本專以備水旱凶荒發斂以時則官本常存而民被惠澤無窮濟民之術無大於此 祖宗置內藏庫本以備軍旅非常之用 仁宗嘗出錢一百萬緡以助常平糴本此仁恩所以深結於

民心也夫財出於民復以濟民但使民存不至流亡則今春散之明年復有何患乎無財也前年冬大寒 陛下出十萬緡散之窮民民苦於寒 陛下不忍坐視其死指以與之誠知民爲國本不可不愛惜也況糴本常不動而可以利民止是以內庫之錢借之外路又有 先朝故事何憚而不爲乎如以臣言爲然乞早賜施行元祐四年九月上時爲右諫議大夫

乞復義倉　上官

臣聞賊盜之多常起於凶歲凶歲不足常生於無備備災卹患常平義倉之設最爲良法熙寧十年始講隋唐之舊興置義倉令人戶於正稅斛斗一石別納五升準備災傷賑濟不得移用法頗周密蓋所斂至少所聚至多蓄之郡縣而散之於民斂之少則民易以輸聚之多則上足以施予蓄之郡縣則凶歲有備散之於民則人情無怨此隋文皇唐太宗嘗行於治平之世已試之效也元豐八年指

揮諸路義倉一切廢罷議者至今惜之若以爲擾民則所出纔二十分之一若患他用則當時已有養令又況水旱不常飢饉間有發倉廩每苦不足行勸誘則不免強取與其施之於倉卒不若備之於無事今平糴之法既已修復唯義倉之制尚未興舉臣以爲義倉貯積在近民居則飢歲賑濟無道路奔馳之勞費而人受實惠隋開皇中就社置倉蓋以此也臣欲乞興復義倉之法令於村所

檢辭舍處建立倉廩以便斂散其餘條仍有司更加修整以備飢歲誠非小補元祐五年上時爲殿中侍御史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七 終

劍詩卷百七　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版權所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94564 v.19

治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卅六

邊防門

遼夏八

論西北議和有大害者三大利者三 韓琦

一伏見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丹以西

告和此之時若便為太平無事則

者三若以前日之患慮又

利者一一請略言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CENTRAL LIBRARY ROC

七年小入大至未嘗生事
而與朝廷講和者得非凡軍與之也
其國人所獲不償所費又以絡在
下困之暫就稱臣之虛名而欲邀二
之厚賂非爲得計邪且契丹勢素強而丁
人尚敢與之抗衡若使其歲享金繒及和市
之利國內充實一旦我之邊備稍弛則必有
窺圖關輔之心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
也契丹昨以羌人誘致邊民遂往討伐

懷柔利害易見矣及元昊背恩國家發兵
調賦以供役關中饑渴延及四方東自海
岱南踰江淮占籍之民無不蕭然苦於科斂
自其始叛以至納款纔五年耳天下困弊至
今未復　仁宗屈己賜以誓詔冊爲國主歲
與之物凡二十五萬豈以其罪不足誅
賞哉計不得已也向者諒祚雖時有
犯邊不備或誘掠熟戶驚擾邊民
貢未敢自然自絕也

□使誘□詐作之言
之妄言之猶□恥也況其成敗未可
恐邊事之興生民之苦由此而始也王□之
於諸侯叛則討之服則撫之是以諸侯
興討莫不率從去歲諒詐攻大順城殺掠吏
民今春朝貢之使不以時至當是時不能討
也今朝廷既赦其罪與其賜物受其使者納
其貢獻又從而誘其叛臣激其忿心是常欲
叛而不欲其服也信義賞罰將安在乎議

之或以為彼誘我民我誘彼臣何為不可是
特閭閻小人之語非知國家大體者也彼僻
陋小羌切誘我民以益其衆仍欲以天子億
兆之富而効其所為邪譬如鄰人切己之財
己以正議責之可也豈可復切彼之財以相
報邪臣聞諒祚陰蓄姦謀為日久招納
不逞之人以為謀主誘脅熟戶以撤中国
藩籬常有據關中窺河曲之心雖
若縱其毒鋒亦足以為

種之羌羸弱之人待之
詔帑藏空虛關中之民自經西事以來
鐵錢財力凋弊熟戶屢經殺掠亡失太半
其在者亦懷二心非復得如景祐寶元之
也當此際 陛下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史崇信誓保分界
嚴守備明斥堠以待之猶懼諒祚狼子野心
不識恩義乘我釁隙侵噬疆場又況彼不動
而擾之不來而召之乎臣又聞虜中間諜所
言甚多中國動靜毫髮皆知其曩側自程[illegible]

不得志而還見朝廷封冊曩霄其心必固不
樂近諜者傳契丹國人語云往河西趂沙決
中所得者唯牛羊耳若議南牧則子女玉帛
不勝其有臣恐契丹異日或更有邀求或請
絕西人之和以隳盟誓且河北兵驕不練
亦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所謂後必
憂者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力以得天下
遺繒帛三十萬今朝廷歲遺契丹五
國二十五萬是二虜自以富

殘民日以朘削不幸數年才
腹心不獨在虜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
也昨契丹自恃強盛意欲并吞夏人
師反成敗衄犬羊之性切於復讎必恐
寧兵未已且夷狄相攻者中國之利此誠
蓄養謀待釁之時也若能內葺紀綱外練將
卒休息民力蓄斂財用以坐待三虜之弊則
幽薊靈夏之地一舉而可圖振耀威靈彈壓
夷夏豈不休哉此臣所謂後必有大利者一

也臣願　陛下深思去大憂而取大利則爲
天下之福今范仲淹富弼往河東河北經制
邊事必有所陳然臣久在陝西敢復陳陝西
措置事宜且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雖能
招討使而邊備不可弛請仍選有才望近
爲之主帥特降手詔委之久任使宜經
方以備羌人翻覆之變又四路所駐
中宜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還二[illegible]
寰州軍其鄜延路屯河[illegible]守

屯邠州永興軍秦鳳路之原
一員駐泊都監二員與逐路知州同行
而本路仍領之并有事宜不得輙抽之
屯兵馬處知州才望輕者請選人代之
路所抽就粮土兵請委逐路帥臣相度歲
兩番一番在邊一番放歸本處不唯減節邊
上粮草兼使無久戍之勞又陝西州軍經南
郊賞給之後官帑例皆空虛今范仲淹若過
陝西宣撫則又有軍閫特支徒益所費若臣

策可行陝西亦別無處置不必仲淹更往也
復見諸路昨招置宣毅兵近十一萬然朝廷
物力未充何以贍給况閭里切發自有巡檢
縣尉可以捕擊若防群盜只當各屯一路都
會之地不必每州盡要防守其宣毅兵欲
除河北河東外其京東京西淮南兩浙
荊湖福建等路每旨揮可減以五百
後有闕即招塡之舍天下兵冗
用陝西河東河北京東

其餘路亦乞選近上內臣
食祿猶而經費可給也上慶曆時為樞密副
上論河北及嶺南事宜
臣竊聞用兵者不幸蹶之亂而欲已之方
亂不是彼之侵而患所以來其侵也今閩事
將興端造隙欲敗和好誓外倚虛驕撫勝近邊
不顧曲直唯利是視是謂貪兵貪兵者亂此
可乘而取之然 陛下無良將邊陲之臣類
皆才下又甲冑不堅密弓弩不射隊行無狀

幕出無營壘馬乏之精突士習驕惰將不能扞
患內能為患此 陛下未有可襲藏之不能
亂而邕溪之蠻最脆弱者今乃離去巢窟略
地千里弄兵安行無一能拒蟲飛蠅營擎而
不散此官濫吏庸招其所以侵也事弊及
不振而張之不可謂謀謀之不臧使將
不可謂國臣伏見 陛下諸臣急則人
則偷安天下無事時見利害之小
以為不足事及大利害

曰據今日之安未及于久小
之遠者䕶之於是天下之事日損一日
二歳經制不立綱紀頹陵頹　陛下
海晏然無事而治不可以恃今幸二邊
朝廷上下留心士爭獻謀人意必向臣請
舉二方言之今河北既分部管等路各屬州
是唐諸節度兵也然而未有都統以節進退
臣請因建大帥以一之使部分各得其人則
金鼓旗幟卒伍號令使當一稟於帥緩鐵麾

兵益養馬閱師而討之講求法度朝廷密詔
以虜入某處以某部當之某路以師援某
所以濟糧資大帥而聽命焉擊首尾應擊尾
首應犄角屈伸包裹彌縫明立賞罰閫外之
務不從中制此所謂衆可亂也不亂則
陛下可用而勝彼之亂也嶺南外區瘴
然北方戍人負秋往者九死一在多
糧甚少則難以集急責功鬨變起兰
緩則復來寇入是宜有

兵踰萬人戍嶺外下瀨
蠻勢不少已擊之必散臣謂不如選一
將歲饒留北兵五千人分屯要害處
并數人分治諸州募土人爲鄉軍復其
視州大小戶多少爲之數統以部伍教以
退皆以彼所長使與相追逐率百人給北兵
三十以勁弩利兵佐之冬春則使深入擣其
居夏秋則使謹守防其路彼雖能誘納中國
亡命要之食盡必出因掠若其來也一大捷

獲則終身創矣我威已立然後可議招來與
之盟則因許之臣則久遠期五年近止三年
南方無事矣至切惡有司苟且偷仍舊弊多
留客兵自取死亡又不先以威而務招懷不
爲遠圖而求近效故雖盟必違雖臣必叛
前日之失已不可追自今之便利當審
諸將功成之後議者泰然遂便因循
并務防不爲　陛下議長久計惟一旦
賊至故臣曰彼侵不足

臣愚陋不識禁忌惟

上時知成德軍

一 論河北根本在鎮定

臣伏念行年五十有六素自衰怯不達
內治一郡習刀筆簿領計校米鹽與俗吏
課最以報萬分不意 陛下過聽乃使守邊
居真定不半年徙定武任過所能早夜震惶
然嘗聞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
以其犯賊衝爲國門戶且契丹據之五十年

習不畏人狠態獝心不能無動今舐齧垂涎
欲肆齧者唯定與鎮二軍不戰則進搏深趙
邢洺窄脆擣虛血吻斐斐有其患矣臣所以
日夜深計者以爲欲兵之彊莫如多穀與財
欲士訓練莫如善擇將欲人歆艷樂鬬莫
賞重而罰嚴欲賊顧望不敢前莫如使
而定彊夫恥怯尚勇好論事甘鬬而
北之人殆天性然 陛下少勵之
以欲戰之士不得善將

雖鎮金[illegible]定湯壕勢必[illegible]
制財賦糧運以陝西河東爲先河北[illegible]
計也夫西戎兵銳士寡能略邊不能
東天險虜憚爲寇唯河北不然失長城
自薊而南直視千里賊鼓而前如席捲上[illegible]
故曰謀契丹必先河北謀河北捨定與鎮無
可議矣故臣願先入穀[illegible]鎮定已充可入
穀餘州列將在陝西河東有功狀者得遷鎮
定則鎮定重天下久之馬益少臣請多屯步

兵夫虜然聚忽然散雲奔飇馳抄後掠前此
馬之長也彊弩巨梃長槍利刀什什相聯伍
伍相維大呼薄戰此步之長也臣料朝廷
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追毆而去之及境則
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而
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鬭健我能用
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夫鎮定一路
不可離令判爲二恐謀之未詳[illegible]
一道帥專而師不分故[illegible]

脅勢自然耳今其顯顯大宜
之地裂而有之平時號令文移不肯一
叩壘則彼此不相謀誰肯任責與臣欲
定為一路須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
為治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諸將權一而守
有歸士無苟且竟策之上也惟　陛下與中
書樞密院當安提危孰計所長必待事至而
後圖之殆矣河東馬彊士習善馳突與鎮定
若表裏然東下井陘不百里入鎮定矣賊若

深走以河東健馬佐鎮定兵掩契丹之惰而
歸者萬出萬全此一奇也臣聞事切於用者
不可以文陳所論增兵及入殺分兵隸裨
將等諸條件目繁碎要待刀筆吏委曲可曉
臣已便俗言之輒別對上至擇吾將多著
乞委樞密院三司條具以聞臣一諸生
軍旅事偶有所見不敢隱將以受大
報並恐議涉迂闊有司疑詰者乞十
意條陳然後施行

論城古渭州有□□□

臣今月二十五日垂拱殿臣得預上殿□
德音以擇古渭州存之則爲害棄之□
兩者未決詢及左右指意懇惻臣誠獨□
陛下聰明謙遜好謀□窮也臣雖不聞公卿
之議然臣之愚以爲棄之便何者朝廷與羌
戎約和久矣今一旦舉其地而城之棄明信
規小利使夷狄有以窺中國不可一也羌戎
種落非一族也自見稍侵必人人懷疑交謀
間諜以新城爲比或能相率大爲邊患不可
二也自始築城到今半年耳所費已鉅萬計
秦州爲之空竭而調給饋運不可勝紀設復
屯兵守之日引月長財盡力竭則關中皆可
憂不可三也向者虜出爭利多殺官軍數
人後雖擊破其衆足以相當而虜怨□
志復得故地而已兵若不解憂患方□
四也假令新城足以蔽秦州□□□
雖傾國守之可也不然□□

以窺邊圉雖傾國爭之[illegible]也
糜國財用困民力損士卒之命以貪尺
之地計功則可辱言利則可恥慮患則
昭昭甚明而議者不忍決之謂爲傷威[illegible]
不諭也昔者舜伐三苗三苗不服益贊于[illegible]
班師振旅而有苗來格由此觀之帝王之威
在使物畏之不在使物惡之故動以義順於
理則物畏之矣動以利逆於理則物惡之矣
畏之則服惡之則悔自然之道也武帝黷於

相御史之請而止不因車師輪臺則天下復
平元帝用賈捐之之策而罷朱崖則中國復
安故以德言之則不過舜禹以疆言之則不
過漢武帝馭夷狄也患枉於義不患力不足
也患逆於理不患威之損也惟　陛下察
此兩者以觀利害之熟在謀之貴多斷
獨明鑑所以見容畢古所以知今臣下
直之至（皇祐五年上時爲直集賢院）

論邊備弛廢

臣切以戎虜講好積有
不振因循玩寇豈居安慮危之長言
知兵者偶累任陝西官總關四路之事
陛下厲精求治臣嘗言兵防宜為之備
略舉邊郵數事以聞尋聽臣以謂今邊備
可憂者陝西民財匱乏仍歲不稔不比寶元
康定間事力萬一小有警急必無彊勝之勢
斷可知矣自西戎通好以來儒臣樂為邊
若特以寄任事權為意何嘗經略庶務留意兵

防久遠之計哉臣伏見近年生戶入自漢界
居住者亦有土田如蕃部無人之境所屬堡寨
都不禁止州縣亦無由得知雖知亦不行遣
處恐生事風塵忽起為賊內應皆此類也熟
戶自慶曆中經歷戰鬬消折人數甚多後
雖有折生增口未嘗籍其姓名緩急要
何點集兼自來威彊之族往往為西人
皆有背心藩籬不固將來禦敵無所
可不憂也弓箭手自西

塡多爲堡寨官員私役
以致教閱廢今沿邊堡寨使臣多不
唯利在轉官酬賞磨勘俸祿乘時射利
營私至有家不畜馬弓弩不牽挽者責
敵之効其可得乎至如土兵最是得力實
中籍民充弓手尋剌爲保捷等軍當時公私
損費不知紀極既而分配指揮訓練已成倫
序西事既平逃亡死損更不添塡今所存無
幾少者皆五十餘歲即日揀擇殆盡則二十

餘年蓄養訓練之功一旦廢棄良可惜也至
如四路帥臣且以涇原一路言之地路最平
衍賊馬出入正當奔衝控守尤難康定中累
戰大敗皆在此路施昌言昏老且病當此重
寄如倚長城得爲之安乎因恩遷之曾
鄙無事正是可爲之際宜早擇帥亦有
待寇之備臣欲乞朝廷選差諳邊帥
陝貪別作名目密與轉運使
四路如果有宿弊無憚

入漢界住者並依熟戶人者
授置簿拘管分立頭項俾人自條[illegible]
來熟戶亦將元人點檢內或有生戶[illegible]
居令來不以新舊人並編排等級增置
立寨帳籍所貴應急可以點集其弓箭手
數撿元籍闕額人數令逐旋招收補填所有
備邊堡寨使臣盡令閱試弓馬相度人才不
至怯懦可以被驅使者俾之久任若不稱職
者委所差官於近裏州軍使臣內選揀對換

應是土兵只擇其子弟驍勇有武藝者不以
等級爲限許壯者得以代其老弱其利相萬
也四路帥臣乞選揀才略公忠之人或文或
武不限官職如得其人使之久任此數事臣
愚自謂之便又非創新擘劃並是　祖宗
規但爲惜其隳廢敢覬　陛下留神省
大臣確論以臣言是當遂施行不宜然
臣言非亦乞寢來記録異日當愈所人
官體量者緣久隳之事

年間更替而去養成深
廷闊知若只降詔命令逐處備飭
實事與不行均矣惟　聖聰採納上嘉祐時

中侍御史

乞戒邊城闊略細故　　司馬光

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慮終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切見　國家所以禦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校末節爭競細故其及桀傲暴橫之

在鄜延時已有聲聞云欲歸降自是至今已經數年朝廷屢召邊臣與之謀議外人往往知之亦有即吏傳報四方安有虜中獨不覺察寂然無事曾無誅討之意乎臣切疑其內挾詐謀未可信也或者諒祚久懷逆計以朝廷待之恩禮優厚無因而發故遣其部
降以卜之若朝廷受之則將歸曲而責直待
以為背叛之名或者使其部將作
微不能禦制諒祚乞朝

陰役伏兵以徼大利此萬一有之則令日受之正墮其計中多矣嚷側實有降心蓋亦私有忿恨或別有負[illegible]反側不安欲倚大國之威以逼其上其[illegible]之民未必肯盡從也雖其自言權勢之彊甲兵之盛有謀善戰爲民所附蓋欲自誇以求售耳未必然也借令實能舉兵以與諒祚爲敵戰而勝之則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也若其不勝必引其餘衆南奔中國諒祚悉其境

内之兵以追之怒氣直衝長驅入塞當是之時非口舌文移所能解也臣恐朝廷不惟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嚷側也若嚷側餘衆無幾猶可以縛而送之以緩諒祚之兵然形迹已露諒祚必叛無疑也若嚷側餘衆多而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不肯過束手就死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illegible]國之患未有涯也

臣聞羽翼未成不可以[illegible]

陛下審思[illegible]

以來遠自堯舜禹湯文
文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內而後治外
故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
曰以不教民戰是謂弃之今　陛下新
位尚未逾年朝廷之政未盡脩也封域之中
未盡治也內郡無一年之蓄左帑無累月之
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旱即化為流
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乏人士卒驕惰
陛下姑息有同兒戲教閱稍頻則慍懟怨戾

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深討是使戎狄益有
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為背叛近者
西戎之禍生於高宣北狄之隙起於趙滋而
朝廷至今終未省悟尤以二人所為為是而
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
於生事或以開展荒弃之地十數里為
功或以殺略老弱之虜三五人為勇敢朝
其才能驟加擢用既而虜心益很邊
屠剪熟戶鈔劫邊民所

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illegible]
追寇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豈
賓伏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illegible]
沸也臣愚切惟　眞宗皇帝親與契丹
兄弟　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冊[illegible]
國主歲捐百萬之財分遺二虜豈樂此而爲
之哉誠以屈己之愧小愛民之仁大也今
陛下嗣已成之業守已安之基而聽[illegible]之臣
數以爭桑之忿心不畏灌瓜之大計使邊鄙

之患紛紛不息切爲　陛下惜之近者聞契
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剪伐
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
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爲不才別選州
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爲戒而
以趙滋爲法妄殺虜民戰鬭之端往來
矣況今民力凋弊倉庫虛竭將帥乏人
不練夏國既有憤怨屢來侵寇倘[illegible]
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illegible]

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其[illegible]
相侵如魚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
理曉諭使官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小[illegible]
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雖專[illegible]
臣至其王廷與之卞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
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德政俟公私富
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䮄穹廬
於漠北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
不亦遠哉 治平元年六月上時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乞留意邊事　司馬光

臣切見近年以來趙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
奉貢而内蓄姦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
招誘中國不逞之人熟戶蕃部聞其亡命叛
去及與潛交通者已爲不少而朝廷不能一
一盡知也其熟戶蕃部有違拒不從者[illegible]
輒發兵馬公行殺掠弓箭手有住在沿[illegible]
諒祚皆逼逐使入界將帥之臣[illegible]
能救援遂使其餘熟戶[illegible]

國人人各有離叛之心京
問諒祚拒而不納縱有所答皆傲慢其
辭朝廷亦隱忍含容不復致詰諒祚又
虛聲以驚動邊鄙而將帥之臣率多懦
無才謀以折衝禦侮只多聚兵馬以自衛其
身一路有警三路皆督盡抽腹內州軍下番
兵士置在麾下使之虛食糧草數月之後寂
無影響然後遣還未及休息忽聞有警又復
抽去如此往還疲於道路訖無一事曾有施

為臣雖愚騖不習邊事切以私意料之諒祚
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每歲所賜
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販易三則欲
朝廷不為之備也其所以招誘不逞之人者
欲以采訪中國虛實之事平居則用為謀主
入寇則用為鄉導也其所誘脅熟戶迫
箭手者其意以為東方客軍皆不足畏
戶弓箭手生長極邊勇悍苦戰曾已
則邊人失其所恃入寇

以數揚虛聲驚動邊鄙
於奔命耗散諸蓄公私貧困餓而遺
爲常不復設備然後乘虛入寇也凡此
不早爲之處使爲謀得成切恐其爲國
患不可量也臣謂朝廷宜宵衣旰食以爲深
憂而但見其遣使奉貢即以爲臣節未虧得
其侮玩之語以爲恭順得其欺慢之語以爲
誠實蓋朝廷非不知其本心欲其未發止求
目前之暫安不顧異時之深患臣日夜思之

文勝憤慨何戎狄爲謀之深而中國處事之
淺也臣愚伏望陛下於邊鄙之事常留
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應文武臣僚有久
歷邊任或曾經戰陣知軍中利害及戎狄情
僞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官職
之疏賤及文辭之鄙惡一一略加省覽
道理稍長者皆賜召對從容訪問以御
兵禦戎之策何得何失如何處置
若其言有可取者即爲

置於左右然後選其中
帥若能稱職有功則勸之以爵賞
則威之以刑誅加以選練士卒留精去
明階級之法抑揚驕惰之氣誠能如此
不憚數年之後俟將帥得人士卒用命然後
惟陛下之所為雖北取幽薊西取銀夏恢
復漢唐之疆土亦不足為難況但守今日之
封略制戎狄之侵侮豈不沛然有餘裕哉治平
元年十一月上時為龍圖閣直學士

論[illegible]可攻四事　歐陽脩

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illegible]不越歲必為邊患
臣本庸愚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
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
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可
之可言謹具條[illegible]裨萬一臣所謂外
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叡以來
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遷
為邊患其後繼遷陷靈

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
招懷適會繼遷爲潘羅支所殺其子□
議歸欵而我推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
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
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
死地大兵強元昊遂復背叛 國家自寶元
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弊如
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
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爲國主□□

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
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
所爲蓋繼遷一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爲
國主今君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
抗衡中國以爲鼎峙之勢爾此臣切料諒祚
在此也夫所謂内量事勢者蓋以慶曆
之特禍方今邊備較彼我之虛實以
敗之形也自 眞宗景德二年□七□
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欵

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
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
識干戈兵驕不知戰器械朽腐城郭
而元昊勇鷙桀黠之虜也其蓄奸謀
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爲慮待其
謀成兵具一日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
措中外震駭擧動蒼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
而無勝也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
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虜國戰陣稍稍而

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梧
矣然天下已困所以屈意忍恥復與之和此
慶曆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
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修繕不若往
年之憊頹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
寡弱之驕怠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
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曾經
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
事熟矣不若往年大臣

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臣
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猾黠善與之虜
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
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
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苟其不叛則已
若其果叛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
時雪前恥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爾若上憑
陛下神威睿算係纍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
策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

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
絕邊患此臣內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
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
請言其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
以為誘我我貪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為其
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於束手此前日
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
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
輔臣視慶曆御集邊之

地長二千餘里分爲路
者三十有四而軍州分爲寨爲堡者
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
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
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
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
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而
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
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

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
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
攻退不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
驗之失也臣所謂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
計謂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
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
處處爲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佚
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
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

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今言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則我當先為出攻之計使疲於守禦則得志凡出攻之兵勿為大舉我每一出彼必争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其使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

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為謀不審蓋欲攻黠虜方強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為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果故能動而有成攻也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可先言者臣願 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徧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定大計凡□□□番遞步騎出入所宜可□

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
敵制勝至於譎詐之所爲宜乎臨時
曲就之旣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
爲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以
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
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
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
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
捷之威使其知中國之强則方肯來附也由

是言之亦以爲攻守利矣凡臣之言者大略
如此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
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
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
芻蕘之一說耳 治平二年正月上 時爲[illegible]

論納橫山非便　司馬[illegible]

臣聞王者之於夷狄或懷之以德或震
威要在使之不犯邊境中國獲安[illegible]
以踰葱嶺誅大宛絕[illegible]

也竊聞有邊臣言措置
以橫山之衆攻取諒祚歸命聖德許
旨揮許令招納臣祈者雖曾論列以爲
尚慊語言疎略未盡本末不敢不再爲
陛下陳之今進謀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臣
請試言其害雖逆成意願陛下勿遽加弃
置略賜省覽與進謀者參校其是非臣聞戎
狄之俗自爲兒童則習騎射父子兄弟相與
群處未嘗講仁義禮樂之言也唯以詐謀攻

戰相尚而已故其民習於用兵善忍饑渴能
受辛苦樂鬬死而恥病終此中國之民所不
能爲也是以聖王與之校德則有天地之殊
與之校力則未能保其必勝也以舜禹之明
征三苗而三旬逆命商高宗之賢伐鬼方而
三年乃克漢高祖之雄傑爲冒頓所圍
不火食國朝以 太宗之英武北舉河
取閩浙若拾地芥加之猛將如雲其
天下新平民未忘戰嘗

太宗以鄭文寶爲陝西
嚴權以討之十有餘年卒不能克
之民飛芻輓粟以饋靈州及清遠軍爲
抄掠及經沙磧饑渴死者什七八白骨
號哭滿道長老至今言之猶歔欷酸鼻及
眞宗即位會繼遷爲潘羅支所殺眞宗因
洗滌眞罪弔撫其孤賜節鉞使長不毛之地
訖于天聖明道四十餘年爲不侵不叛之臣
關中戶口滋息農桑豐富由是觀之征伐之

賜與不時則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嘯
吁不進遇鄭邑小盜則望塵奔潰此乃衆人
所共知非臣敢爲欺罔兵法曰知彼知己百
戰不殆不知彼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
己每戰必殆　陛下視今天下如此而欲謀
境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隣國之處釁
之功此臣所爲寒心者也爲今日之計莫如
收拔賢俊隨才受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
罪必罰以脩庶政謹擇

百姓辟絶洴書沙汰宂
略審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節參等
以立軍法料簡驍銳能去羸老以練士卒修
整犀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職既冊
政既修百姓既安倉庫既實將帥既選軍法
既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惟　陛下之
所欲爲復靈夏取瓜沙平幽薊收蔚朔無不
可也今入寇未有其一而欲納邊吏之狂謀
信黠虜之詭辭臣恐不能得其降者數百而

虜騎大至覆軍殺將邊城晝閉朝廷乃爲之
宵衣旰食焦心勞思興兵運財以救其急使
天下愁困如康定慶曆之時已而卒無可柰
何然後忍恥以招之卑辭以諭之尊其名以
悅之增其賂以來之其爲損也不亦多乎斯
乃國之大事安危所係非特邊境之憂
願　陛下深留聖思勿爲後悔乃天下之幸
也彼進謀者皆非實爲國家計
開邊建衛霍甘陳之功

辭大言一將詿惑聖聽[illegible]
耳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illegible]
境有事則將帥邊官士卒受賞無事則亡
寂寂無因徼幸此乃人臣之利非國之[illegible]
陛下不可不察也治平四年九月上時權御史中丞先是六月知青澗城种諤奏諒祚累年用兵人心攜貳[illegible]山首[illegible]嵬名山結綏銀州人數萬共謀歸順乞[illegible]廷早今向化陝西轉運使薛向主之時高遵裕使夏州還亦言招納之利上召經略司掌機宜文字張穆之問穆之為薛向所諜參諤謀必可成七月詔下諤奏付知延州陸詵及向諤密議措置以聞詵等共畫三策使名山自仰諒祚不能取則守其地以經之最下

乃退保兩界不耕地詔使高遵裕宣密旨欲諤依詵等所上策未嘗許其發兵深入誘于遂意諜者與名山約日會綏城不復告詵十月諤遂發所部兵與折繼世會于保寧寨庚申諤入綏州遂與版築壬戌繼世入銀州嵬名山部其族帳悉降陸詵得諤狀大驚即劾諤擅興而薛向力主諤具奏云實遵諤為比州既城議者以為孤城深寄賊境難守不如弃之諤獨謂此厄三大川口虜人號曰李主心古曰上郡言其地形高下示諸郡也不[illegible]弃請乘勢大舉盡復河南陳五可取之策朝廷後用韓琦議卒存綏州也

## 論种諤擅入西界

鄭獬

臣伏見十月二十四日召兩府大臣入[illegible]
言[illegible]皆傳种諤已提兵

挈族內附審如是是豈
日築將安出事雖隱祕不漏鈞旨然遣賈
賈舜卿就道以毋流落轉運使發京師絹
銀數十萬兩備犒餉出錦袍銀帶賜降人
此則殆將兩持首尾未有決然判安危之至
策也臣前言不可納橫山及見手詔以諒祚
順向深戒邊臣無得生事臣以為信令乃知
朝廷外示綏靜內包陰計茲豈帝王之大略
哉尊用變詐之士務為掩襲之謀乃戰國強

暴之君所為也況 陛下初纂天位猶處諒
闇宜念祖宗家成太平之業以綏靜鎮海內
仁澤結民心不及處此而過聽一二邪臣之
說欲以奇謫幸邊功此天下盡知其不可而
陛下獨以為可冒而行之覽者莫不寒心焉
种諤之奪綏州若不奉 陛下之風指也
一日不俟上報徑驅數千卒直搆虜境乎不
然則擅興有罪 陛下何為而不
國[illegible]以信義撫西夷雖

詔邏來乾而奪其地□將僥辭以請罪則朝廷何以辭之□□順從邇褻而犯邊我不得已而起應之則士卒雖肝腦塗野而不辭蓋與天下之怨之也今無故而先擾之彼將率其犬羊之衆而來爭事則士卒有旅拒躊躇而不行者矣蓋與天下之怨在我也豈唯士卒之不樂哉府庫之空乏此四海所共患千金之費不給則必賦諸民則將見騷產壞家弃父母鬻子孫以

供軍期者矣萬一有姦雄之徒窺隙而乘之嘯爲盜賊小則剽屋廬大則踰郡縣於此之時潰爛而不救則於社稷生靈得無有負乎事有謀小而妨大者正爲此也而种諤不顧國家始末之大計乃欲以一螻蟻之命以天下爲兒戲苟貪微功以邀富貴此正天下姦賊不誅之□□無以厲其餘臣以爲附必繳遂折禍亂之機才使不當其□□令莫若下詔聲諤之罪誅

裕揚定嚴穆以寧書
然後遣一介之使齎手詔還諒祚以約束
橫山之降民悉明告以諤等生事已次第伏
罪則彼又將何求於我如此則顯示中
信之美而復收夷狄向化之心無遺鏃折戟
之費而事立解矣如有言者希望尤以為不
然此皆非忠臣豈敢以犬馬之餘生徼天
下之幸乎臣以為太白經天四方地震皆爲
兵象切恐兵禍起於橫山之議今見其端矣

無使臣言之驗則朝廷之福也伏望　陛下
上觀天戒下察人事以　宗廟社稷爲念以
四海生靈爲意無令天下無罪之民爲姦臣
所誤今誅一姦臣而天下定其利害較然可
見　陛下決意行之無疑臣不勝區區之懇

治平四年十一月
上時爲翰林學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4565 v.20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三十七

邊防門

遼夏九

論种諤擅入西界　劉述

臣昨以种諤不稟朝命擅興兵馬城西界綏州有違誓詔爲國生事曾具奏聞乞并[illegible]人枷送下獄從朝廷差官制勘依軍法施行續又奏薛向楊定張穆之高遵裕[illegible]表裏相結誑惑聖聰妄[illegibl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正典憲未蒙朝廷盡理
陛下新紹大統方在亮陰之中[illegible]
大臣協心畢力脩輔庶政以安民心以固根
本至於疆埸之事尤宜戒飭帥臣講信修
撫寧遐荒而乃輕用姦臣之言邊議用兵之
策失信於外國結怨於邊民而況關陝之西
比年饑饉民力凋弊國帑空虛自寶元康定
以來人間瘡痍尚未全復今又使之奉期會
之役供倉卒之求彼獨何以勝其苦哉故臣

處有不[illegible]者也又風聞每於中書南廳
會議其間多鎮避形迹不務昌言或各持已
見靡從正論至有累日而不能決者夫軍國
之事常有緩急若機會一失則如奔川逸驥
弗可禁止今兩府大臣依違如是使之適變
而應猝豈不殆哉昔唐太宗謂黃門侍[illegible]
珪曰近日中書所行詔勅頗有意見不同互
相是非或有簡避私隙相惜顏面
遂即施行惜違一官之

[illegible]此實亡國之道也隋
而致禍亂茲誠人主獨見事機秀伯言府
先務也臣愚欲乞陛下面戒兩府令後並
須戮力一心堅守正道凡所議事皆當戶
要終不可偷為一切以貽久遠之患詔旨有
所未便亦須據理執奏毋得循嘿仍乞密加
聖鑑辨其邪正其辨邪正術如唐李絳所言
試取惡者假以上意為善而聞之或取善
事假以上意為惡而聞之其人不顧事

實好惡便隨聖心而言則忠信傾邪立可識
矣此得其要也其間或有無所裨益唯務阿
附之人宜加罷出以儆在位則賢否分而職
業修矣臣以戇愚動觸忌諱忠憤所激豈敢
愛身惟陛下念之治平四年十二月上時為知雜御史

論种諤擅入西界　楊人

臣聞帝王之道唯信為大仲尼以為兵食可
去信不可去晉文霸國之君尔猶可守乎
信何以庇民今為國家

數十年無烽燧之警生
豈專仗金帛而然乎亦恃乎信誓之言而
矣比者西戎新納信款切聞高遵裕許專聖
旨與种諤等納西夏叛人首領近三十人
深入虜界地名緩州築城以居之臣切謂朝
廷若遂從其計則失信於戎狄生起邊事無
窮極矣爲今計者莫若貶謫其矯制擅興之
罪以正典刑仍差使告諭西夏示非 朝廷
之命如此則大信不失與功生事之徒少有

懲矣臣又聞西戎有僭逆之狀已五七年擅
置官司輙更年號而但倔強於巢穴中終不
敢顯然出兵爲邊鄙之患者何哉彼雖戎狄
亦不欲無名而舉矣今既納其逃叛者則彼
之作過有名矣以中國而失信於外夷一不
可也既失信於西則北戎亦從而疑信於
不實是一舉而兩失之二不可也興師有曲
直直者奮而曲者怠左傳所謂
也今若生起邊患則差

功生事高遵裕种諤實
出生入死則使吾徒爲之有不[illegible]之人而
懈怠焉則難以必勝三不可也有此三不可
之大患則朝廷何恤於二子而不惜於邊[illegible]
大患乎方今公私帑藏近已空竭糧運不繼
當取於民民將不堪則患起於內矣臣切料
扶其議者必曰若貶二子歸其逃者則西虜
亦未必息兵不若因而成功臣切謂朝廷自
不失信而虜作過則直在我矣我直彼曲雖

興軍擾民實由向辭以怨乎外人議者咸曰
茲事蓋起於薛向鹽馬之法行之六七年今
將弊矣薛向欲求脫去乎使他人乘其弊故
與楊定高遵裕种諤等建爲此謀欲求邊任
而罷轉運使之職致陝西之民從夏秋以來
寫言朝廷欲收復横山而不恤陝西之民[illegible]
有怨咨近外人又傳惑 陛下之聽於外者
楊定亦惑 陛下之聽於內[illegible]
陛下銳於横山之議者[illegible]

豈不知此事之非實但□□
則外人浮議自弭矣臣忝諫諍身不容□
四年十二月上時知諫院□□元
年月种諤奪四官隨州安置

論种諤薛向　　劉述

臣切聞趙瞻勘到种諤詐稱得密旨擅發兵
馬城綏州公案止斷追官安置而已案內亦
不一就勘到薛向張穆之高遵裕王中正等
人外議喧然皆謂未得公當夫矯制發兵人
臣之罪無大焉欺罔上國家之法不容一則

見不忠於主茲實叛亂之漸爲天下者不可
不深懲也昔漢馮奉世矯制斬莎車王傳首
京師威震西域宣帝欲加爵土蕭望之以爲
不可恐後使者爲國生事武帝時王恢用馬
邑豪聶壹計欲擧兵攻匈奴與韓安國論難
往復數四武帝從恢議後無成功下恢廷□
廷尉以爲當斬太后以田蚡之言謂武帝曰
恢爲馬邑事今無成而誅恢是□□□□
也武帝曰首爲馬邑事者□

十萬今不誅恢無以謝天
當時稟命於朝廷而舉事不成[illegible]
誅無以謝天下蓋慮來狂易之人妄興邊事
殺傷士卒疲弊中國故以爲戒爾今种諤[illegible]
稱密旨擅發兵馬以致邊境騷然公私勞費
此而不誅孰爲可誅者所幸賴者　陛下仁
聖之心充格天地天地神靈擁佑聖德故致
諤祚死不然兵連過結百姓受弊於今已不
淺矣伏望　陛下深思宗社之計早絕禍亂

之源發於聖斷斬諤以謝邊民以誡後來專
輒興事以遺　國家之患者天下幸甚天下
幸甚其次辭向臣採諸衆論其人本爲擘畫
用鹽博馬事今來鹽鈔布滿中外賣之折錢
論復不顧其法已弊矣向切欲擺脫未有緣
由故於上前妄陳橫山可取之議欲作邊
以邀已利耳非忠於朝廷也洎過本路遂將
公敘并手書與諸將稱得密[illegible]
數种諤狂發貪功恐爲[illegible]

迹其所由首惡者乃向止
安置而已向乃猶不失爲州[illegible]
輕重之宜縱使　陛下當時曾許向經[illegible]
事乃爲向以甘言厚利眩惑之故所[illegible]
罔上者非向而誰漢武帝所以不赦王恢者
正爲此尔中外皆謂向憸巧之人善結權貴
致位至此悉用此道　陛下既爲此人面欺
當須覺悟而怒之不當曲爲主張掩蓋其罪
[illegible]臣恐今後姦邪之人窺見此意別生事端

誑誤　陛下以爲朝廷招天下之患　陛下
又將主張掩蓋之邪將不然邪臣聞聖人無
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言從衆也　仁宗皇帝
未嘗私意喜怒天下之人謂之善則用之天
下之人謂之惡則弃之是以天下稱其聖此
陛下所宜法而行之者也今薛向之罪與
外切齒關陜之人恨不食其肉而寢其皮而
陛下獨未悟臣所未諭也其[illegible]
得种諤辭連薛向等人[illegible]

再取朝廷旨揮顯見黨庇

請選一公正強明臣僚并趙瞻一處[illegible]

正邦憲以厭人心臣前已具奏乞不差趙瞻

作勘官恐因與薛向鄉里之舊曲爲黨庇

乃果然臣恐兩府大臣中亦有黨庇薛向如

趙瞻者 陛下不可不察也臣職在糾繆故

敢觸冒忌諱昧死陳誠惟 陛下念之熙寧元年二月上時爲知雜御史

## 論不可伐喪 劉述

臣伏覩夏國諒祚死亡遣使人來告哀朝議

損其恩禮以其納款之後曾犯大順城及擅

殺傷楊定等所以貶之也今風聞欲遣使責

問其國不脩賀登極并正旦等事及聞邊臣

建議欲乘其喪禍饑困之際以重兵深入討

虜不知果然否以臣愚思之恐非所以哀

恤災綏懷夷狄之道也夫夷狄者豈可以禮

議責之哉弱則畏服彊則侵叛從古以來

今諒祚既死將責何人

策也　眞廟景德初繼遷[illegible]
因邊臣奏報即降詔慰諭由此德明遣[illegible]
誓書歸順尓後邊事寧敉垂三十年關右之
人無科率轉餉之勞安耕織生養之業公
富實朝野懽娛當是時　眞宗皇帝非不知
乘其喪禍微弱之際用兵窮討蓋以金革之
事勝敗不常匪唯耗蠹貨財亦復殺傷士卒
於是推天地父母之心務以德懷不以力伏
是以終德明之身不敢有負　朝廷乃前事

之明驗也以當時之事方視今日之虛實萬
相遠矣當時尤不欲為而今日復欲為之豈
不誖哉臣伏願　陛下追鑑前世用兵和戎
之利害深察今日兵威財力之彊弱愛惜生
靈之命保固　祖宗之業丁寧二府檢詳景
德年趙德明故事仍先遣一介之使慰撫其
國人存問其嗣子仍諭之云如朝廷推封爵
之恩即須別納誓欵方可乞行冊命[illegible]
弱且貪賜予則欣然聞令[illegible]

种諤擅興之失使知非[illegible]我矣若用邊臣之言以重兵壓境乃[illegible]之事欲彼懼而速盟可也若作深入之計則為無策矣今諒祚之斃不在先後而適在[illegible]日乃上天之靈擁佑聖德俾於斯時除去邊患昭然可識矣　陛下可不順承天意撫柔夷狄以安中國乎事之機會正在此時一失其宜蕩不可救惟　陛下留神省覽天下幸甚

熙寧元年二月上時為知雜御史

論自治以勝夷狄之意　孫覺

臣切見　陛下去年經營西事議不素定邊臣二三至今偏裨輕易出師深入營建城壘轉輸饋運數道為之騷然終之楊定見誘喪元於敵今又或傳交阯爭立內相誅夷為吏易廣帥以至閩越諸蠻大抵改置牧守矣而北戎亦輒為誓約爭刺兩地邊民中國西陲[illegible]三方皆驚此蓋[illegible]陛下新即大位[illegible]以見威德故敢或為侵侮以

戒備選置任使未爲失計

書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

服夫以堯舜之時聖賢相會宜長榮成算以

獻伏四夷然其言專以難任人爲本蓋任

處內則主聽眩主聽眩則任使不明忠邪雜

進雖有智勇安所設施或任人放遠則智者

竭其智勇者獻其力大如是則何蠻夷之足

患哉臣又聞六月詩之序曰小雅盡廢則四

夷交侵中國微矣蓋雅[illegible]王道之序凡其所

言皆綱紀人倫惠養萬物君臣相遇以誠而

知羣下之勞苦遣使勞還因意愈篤反復以

自治爲先故能周道中興夷狄遠迹臣愚切

以夷狄之患雖盛王所不免唯知自治者爲

能勝之伏望　陛下雖講邊備選師臣而深

以詩書爲監日新盛德使任人不能眩聽而

次序以興小雅之廢則臣將見四夷畢來

陛下深拱以享太平之報熙寧元年五月

供職

論治邊之略

臣伏見　陛下深以戎狄爲念而[illegible]

軍實臨朝慨然思古之將帥至親撰文以祭

前朝大將之有功者垂老降虜賜之服章

見訪遠以此見[redacted]陛下之於夷狄懷

不平之憤而欲上爲列聖攄之於無窮也臣

切不自料謹上治邊之略伏惟留神采擇

國家與虜和好六七十年雖時有邀求或小

侵擾然未嘗敢頓棄信誓深入大擾邊民白

首不見兵革朝廷雖歲捐金繒厚禮重弊以

結其懽心然吾之元元得以父子相保以養其

家不至于暴露流離肝腦塗地者　列聖之

賜也其賄益厚其勢益驕其弊終至於用武

何也與者倦而取者無厭約既久則其終必

弊則其至於用武也豈得已哉老子曰兵者

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苟不得已則軍備不可以不[illegible]

不修將不可以不擇卒不[illegible]

械既已備足戎人守信若[illegible]
之如初若大有所求違約要作[illegible]
臨境上恃吾有以待之則以戰以守惟上所
令臣雖未嘗至邊州以臣之所聞見切恐[illegible]
日之將卒器械糧廩未可以與虜角也臣聞
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享士
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李
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騎萬二千
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

澹襤西抑強秦南支韓魏委任邊將必若趙
之於李牧可也　太祖皇帝神武聖謨獨知
邊事故關南用李漢超瀛州用馬仁瑀常山
用韓令坤易州用賀惟忠棣州用何繼筠延
州用趙贊慶州用姚內斌環州用董遵誨原
州用王彥昇靈州用馮繼業遠者至二十年
近者亦不減十餘歲其家留京師者撫恤之
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illegible]
所過征稅令募驍勇以[illegible]

對賜坐飲食之其還也厚
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通知蕃人情[illegible]
入寇我已先知設伏掩擊多能以寡勝衆以
至平蜀取荊下嶺表收江南二十年間用
四方而不以西北爲慮者諸將守邊之力也
臣以謂才能策略若此十數人者不乏於世
顧所以委任責成之道何如耳誠能講求擇
將之方於諸州要處試而用之其才果可任
也則付之一州以便宜從事地可墾闢聽招

士兵卒可選用聽其廢置財可聚散聽其出
入間諜往來聽其自便率歲來朝燕見加禮
使君臣之際洞見心腑則將輸其忠士盡其
力是被邊諸州皆得李牧以守之也如此則
勇之進退常在中國至於無厭之邀求無故
之侵侮彼將望風而自沮矣孰敢赴湯蹈火
以取糜爛者哉夫以衰周之諸侯唐室之藩
鎮皆以一國或數州之地然抗[illegible]
子盡用志不分者能以

能以寡勝衆也今以天下
總總然嘗有夷狄之患用人才專而言
衆不假人以權而朝廷自任責故也臣聞治
天下者譬之養身身之血氣不可偏有所養
養血以勝氣養氣以勝血皆以致疾而害其
身文武之爲用亦何以異此國家自西師講
和以來天下以兵爲諱武事之不講也久矣
陛下天錫勇智兼用文武方將大極天下之
弊以爲　宗廟無窮計慮則夫備邊選將之

方特其小小者耳伏望
陛下日新盛德聽
用賢俊收采衆策以期成功天下幸甚熈寧元年

上　六月

論小人妄陳邊事　范純仁

臣聞舜難任人而蠻夷率服詩譏人罔極交
亂四國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有以見小
人用之則交亂邦國遠之則能伏蠻夷皆前
世之明效而聖人之深戒也
陛下求治之初延訪之

惑　聖聰聞之似若可采
其天性憸邪智識淺狹効小忠而希方冒令
近利而昧遠圖急於營身不思害國皆以己
之所好便為致主之謀行於其身尚為衆人
所惡采而治國豈能有補大猷如昨來薛向
等起橫山之謀西陲至今受弊及河北王臨
始奏邊事亦多細瑣不實自謂朝廷委信帥
臣難為節制并諸路走馬承受亦有不遵條
約輕妄奏論搖動邊臣過當生事朝廷每有

升黜適足助其威勢若不早加禁約實恐滋
蠹紀綱伏望　陛下法宣尼遠佞之言體虞
舜疾讒之道凡是憸人近習其言不可輕信
及乞宣諭二府如有妄奏邊事及曾引惹生
事之人不得令在邊任候有急難方得用之
及委轉運使提點刑獄等體量諸路走馬承
受不得於元降條約外妄奏邊事及言人長
短其所奏文字亦乞降樞院公行知悉
人道消太平可致上熙寧二年同

論中國當守信義

臣向任御史中丞日聞國家招納夏國降民曾上言方今百職未舉庶政未脩百姓未安倉庫未實將帥未選軍法未立士卒未練器械未精人事不全不可興兵智慮迂疎不合聖心俄而种諤等起綏州之役楊定爲夏虜所殺陝西騷然困於餽餉朝廷悔前之失故謫降种諤以謝夏虜再三招撫方能得塞稱臣奉表復遵舊約朝廷特遣使者以誓詔策命及今帛雜物賜之尚未返命金切聞陛下復詔种諤等詣闕引對不知陛下何名所爲聞者無不寒心夫布衣不守信義尤見輕於鄉黨況王者臨御四夷當叛則威之伏則懷之使信義之明皎如日月若戎狄幸而臣伏無故擾之及其背誕則從而恐之得其臣服又從而擾之其於信義或實有中國家以信義臣畜戎狄古

等舉而弄之與兵掩其[illegible]不食之地百餘里飢虜萬餘人[illegible]之虜庭民則逃散略盡朝廷有何所得而發兵守衛轉粟饋餉公私之費以巨萬計其為失策豈不昭然今瘡痍未復憂患未弭臣前所言八事一無所修虜疑忌中國警備已嚴怨毒之心蓄而未發諤等乃欲復為前日所為臣見其無復綏州之功而必有大敗覆沒之事兵連禍結不可救解公私困竭盜賊將生此乃社稷之憂非獨邊鄙之患也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　陛下留神深念至于再至于三當先修內政未可輕議用兵天下幸甚（熙寧二年六月上時為翰林學士兼侍讀上批付樞密院召蔡延慶等八人赴闕）

## 諫西師　　富弼

臣切知陝西用武諸路入討至今已是數月調發輸斂不無勞費　陛下[illegible]訪逮臣所恨未能一効[illegible]

顧之憂且念靈夏數州自
幾百年所存者唯是空壘而已今所得城砦
切恐未償所費既已克下又須守禦自此勞
費卒無已時伏緣西夏與北虜常爲掎角之
勢蓋北虜山前後十八州每恐朝廷有復取
之意慶曆初因元昊叛 仁宗不免討伐而
北虜遂有嫚書與割地之隙其書大意自謂
我與西夏是甥舅之國南朝不合加兵臣不
能盡記其辭惟記一句云殊無忌器之嫌此

大可見其意也因其時兩使虜廷每見元昊
遣人在彼密令詢問云來借兵此皆臣始末
親經目覩不是剽聞以昔校今不敢謂必無
此事今北虜亦須疑朝廷既平西夏即移兵
北伐必有借助西夏之謀不可不過慮及此
設或二虜相結兩邊起事即國用人力如
何枝梧其閭閻民心須常加防察不可使
至於此極也況今天威已[illegible]
令退[illegible]

圖後舉以爲萬全之計
陛下特賜詳擇而審處之慶曆元年特爲武寧軍節
度使檢校少師左僕射判亳州先是八月夏
人侵鄜延安綏平德思水等寨判延州郭遵
擊却之壬申復舉國入寇攻圍大順城等還
慶路都監高敏等禦戰殁陝右大震九月
參知政事韓絳出宣撫陝西呂大防
爲判官自是西鄙用兵數年乃息

同前　　司馬光

臣不才誤承朝廷委用待罪長安兼領一
十州兵民大柄朝辭之日蒙陛下面諭以
邊防事機及朝廷得失有所聞見令奏一
奏聞臣受命以來且愧且懼所愧者恩知深
厚責任至重所懼者智識淺短無以塞稱夙
夜疚心不敢寧居臣入境以來見流移之民
道路相望詢訪閭里皆云今夏大旱禾苗枯
瘁河渭以北絕無所收獨南山之下稍有所
存而入秋霖雨經月不霽禾雖有穗往往無
實雖有實而往往無米雖有米率皆細黑一
斗之粟舂簸之後不過得米三四升
貴民間累年困於科調耒

以此須至分房減口就食
州庸賃客作或燒炭採薪或乞[illegible]
朝夕當此之際國家惟宜鎮之以靜省息諸
事減節用度則租稅自輕徭役自少逋負自
寬科率自止四患既除民力自足民財自饒
閭里自安流亡自還固不待　陛下憂勤於
中宰相劬勞於外然後人人得其所也苟或
不然國家雖欲輕租稅寬逋負其所費之財
何由可得雖欲少徭役止科率其所營之事
何由可成四患不除雖日下恩澤之詔民猶
不免於流移轉死也蓋欲止沸者莫若絕薪
欲安民者莫若省事此目前之驗也非難知
也臣到官以來伏見朝廷及宣撫等司指揮
分義勇作四番欲令以次於沿邊戍守選諸
軍驍銳及募閭里惡少以為奇兵造乾糧糗
飯布囊力軍以備饋運悉取歲賜秉常之物
散給沿邊諸路又竭內地府庫甲[illegible]
助之且以永興一軍言之

副錢六萬貫銀二萬三千
餘細瑣不可勝數動皆以軍興上下相驅急
於星火官吏狼狽下民驚疑皆云國家將令
春大舉六師長驅深入以討秉常之罪臣以
疎賤不得預聞廟堂之議未知茲事虛實昨
者親承德音以爲方今邊計惟宜謹嚴守備
俟其入寇則堅壁清野使之來無所得兵疲
食盡可以坐收其弊臣退而思念聖謀高遠
深得王者禦戎狄之道實天下之福及到闕
中乃見凡百處置皆爲出征調度臣不知有
司在外不諭聖意以至有此張皇將 陛下
默運神筭不令愚賤之臣得聞其實也臣不
勝皇惑晝則忘食夜則廢寢心寒股慄切爲
陛下危之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自古以來國家富强將良卒精因人主好戰
以致危亂者多矣況今公私困竭將愚卒懦
乃欲驅之塞外以捕狡悍之虜[illegible]
豈惟無功兼後患甚多又

初無止征之意則何爲坐
民之力設無分毫之事萬一將來虜[illegible]入[illegible]
府庫已竭民力已困將何以禦之臣先任御
史中丞日朝廷將與綏州之役臣曾上言國
家先當與百職脩庶政安百姓實府庫選將
帥立軍法練士卒精器械八事皆備然後可
以征伐四夷今此八事未有一者勝於曩時
而況關中饑饉十室九空爲盜賊者紛紛已
多縣官倉庫之積所餘無幾乃欲輕動大衆

吏同加按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伏今横
使復至意在必得朕以 祖宗盟好之重固
將優容虜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
待之古人大政必詢故老卿夙懷忠義歷相
三朝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其所以
待遇之要禦備之方密具以聞臣晩年多病
心力耗殫日欲再乞殘骸保此頹暮不意
陛下以此虜生事深思預防記及[illegible]
詢逮敢不勉竭以塞聖問

國抗衡蓋一百七十餘年
有漢疆外兼諸戎益自驕大在祖宗朝屢
嘗南牧極肆凶暴當是時豈不欲悉天下之
力必與虜角哉終以愛惜生靈屈就和好疆
場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惹為戒以是七十
年間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於老死不知兵
革戰鬭之事至仁大惠不可加也臣觀近年
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為恤虜人素
以久強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旦見形生疑

横挑猛敵此臣之所大懼也或者又云國家
未討秉常先欲試兵誅一小族若果如此尤
為不可何則今者竭關中之財力大興師衆
乃捨有罪之強寇誅無辜之小種勝之不武
不勝為笑將無以復號令夷狄矣此二策皆
為不可伏望　陛下深鑒安危之機消之於
未萌救之於未形速下明詔撫諭關中之民
以朝廷不為出征之計且義勇更不[illegible]
沿[illegible]以守亦不選募[illegible]

之具□考今傳寫□旨內
春深賜救饑窮之人如此豈惟生民之幸亦
社稷之福也不勝□迫直輸赤誠惟 陛下
裁察 熈寧三年十二月上時爲 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答詔問北邊事宜 韓琦

臣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
幹當內東門司裴昱齎賜臣手詔以朝廷通
好北虜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
地素有定封而輒開釁端妄來祈理□□□

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虜主孱而佞佛
豈無強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
之說造此釁端故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爲名
觀我應之之實如何耳所以致虜之疑者臣
試陳其大略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
貢向漸路遣人招諭所來且高麗小邦豈能
當契丹之盛來與不來國家無所損益而契
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
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

耕牧言足未嘗爲邊鄙之
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少以數萬計所費不□
而河州或云地屬董氈即契丹所措也既恐關
地未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
我此又契丹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漸高
仰不可爲塘泊之處向聞差官領兵偏植榆
柳冀其成長以制虜騎然興於界首無不知
者昔慶曆熳書所謂創立提防陷塞要路無
以異矣然此豈足恃以爲固哉但使契丹之

疑也河朔義勇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
校甚衆教習亦精而忽團保甲一道紛然義
勇舊人十去其七或撥入保甲或放而歸農
得增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使契
丹之疑也自傍人辨理疆界河朔沿邊□
冀州郡一例差官檢計脩築城壘開淘壕塹
冀北京校者尤衆敵樓戰棚之類悉加增置
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備足逐處□□□□或
次第□□□非排垛張盤□

戰車此皆衆目所覩諜者易窺且虜必來
動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已費財殫力先自
困弊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近復置立河北
三十七將各專軍政縣不得關防雄州地控
極邊亦設將屯兵其旗幟衣物者令兵士自
辦者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官造給付者以
至預籍上戶車馬騾驢准備隨行明作出征
次第不可蓋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夫北

虜素為敵國設如此則積疑起事不得不然
亦其善自為謀者也今權使再至初示偃蹇
以探朝廷況代北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
而與之恐虜情無厭浸淫不已誠如聖詔所
諭固不可與或因其不許虜遂持此以為已
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難聚好蓋事
有因緣而致此者乃煩明詔訪以待遇備禦
之要自顧老朽夙夜思之其將何以
[illegible]而言謂之

謂之隱民青苗散青苗
鞭肆厚誣非　陛下之明幾及大[illegible]此
法之下雖其間有未協人情者實避嫌疑不
敢更有論列令親被詔問事繫國家安危言
及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臣嘗切計始
為　陛下謀者必曰自　祖宗以來紀綱法
度率多因循苟簡非變之不可也治國之本
當先有富彊之術聚財積穀寓兵於民則可
以鞭笞四夷復故唐之遂疆然後制作禮樂

以文太平故始散青苗錢規取大利所得之
利復以為本但務多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
又為免役之法自上等以至下戶皆令次第
出錢募人應役從來上戶輪當衙前重難故
其間時有破敗者令上戶一歲出錢不過三
十餘緡安然無事而令下戶素無役者歲歲
出錢此則損下戶而益上戶雖百端補救終
非善法又役錢之內每歲更納寬剩[illegible]
徒用此[illegible]國之術[illegible]

稅賦一年兩次納不前者
納青苗與役錢已是加賦有過限之可依
稅法科校則是一戶一歲之中常負六次科
校民不勝駭矣稍遇水旱則逋負官錢流移
失業是已著見孰敢言者又內外置市易務
盡籠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主以得利為
功主力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措手加以新
制日下吏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記
稍有違者坐以徒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

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簿法之苛過於告緡
故州縣之間官吏惴惴然日苟一日皆以得
罪爲幸夫農者國之本也商者能爲國致財
者也官吏者助朝廷之教化者也今農者則
怨於畎畝商者則歎於道路官吏則所在不
安其職恐 陛下不能盡知也夫欲攘捍四
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振
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功者也此則[illegible]
議者之[illegible] 陛下[illegible]

所謂能□□□聖人之□
人不顧國家之利害但謂邊事將□官□
圖僥倖以干　陛下者必云虜勢已衰特外
示驕慢耳以　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
大兵深入虜境則幽薊之地一舉可復此又
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沿邊
次邊州郡芻糧不充新選將官例皆麤勇保甲
新點未經訓練若遽起兵頓于堅城之下糧
道不給虜人四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退不可

其將奈何　太宗時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
猶以致岐溝之敗也臣愚今　爲陛下計謂
宜遣使來報優致禮幣開示大信達以至誠
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常與北朝通
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它意恐爲諜者所誤
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
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欲榮　祖宗累世
之好永篤信約兩絕嫌疑望　陛下□□□
所疑之萌如將官之類因

置一縣代貝可遠延歲月
力選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鯁俾久□
服邊備日脩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羨財俟虜
果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舊疆快
忠義不平之心雪 祖宗累朝之憤 陛下
功德赫然如日照耀無窮矣如其不伏決欲
背約則河北諸州深溝高壘足以自守虜人
果來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大將特
重以全取勝自此彼來我往一勝一負兵家

之常不可前料即未知何時復遂休息也至
於清野之法則難盡行倉卒之際不可率一
境之民比戶將牛馬餱糧盡入城郭蓋至時
或有往保生寨者或有挈家渡河者或有留
人看守莊舍者或有就近入居城郭者當使
人得自便方保安全國家可按圖先定必令
城郭□居雖有嚴令必不從也在 祖宗朝
邊經北虜之擾鄉民避寇率亦如□□
不須一一與□臣歷事三

極品歸榮故鄉萬事無不
稱在身每思告老而去庶全始終此紀耳□
之及因敢一貢藎言非嫉善也非求進也臣
是只以自信今天下之人漸不敢以直言爲
獻臣實不忍負累朝眷遇之恩猶覬愚誓一
悟聖心爲社稷之盛福惟　陛下加察賜以
不疑非獨老臣幸甚天下幸甚熙寧八年四月上時以侍
中判相州

答詔問北邊事宜　　富弼

臣素乏才業忝塵二府昔在壯時精力尚不
及人今老且病氣志衰耗何足備大政之問
然臣實非已見今但舉衆人所得聞者錄以
上奏惟聖明裁擇臣五六年來切聞綏州囉
兀熙河辰錦戎瀘交趾咸議用兵唯交趾中
輟其餘諸路皆有攻討或尅獲或喪失即傳
播天下而綏州囉兀熙河始初興舉便傳聞
云朝廷必復靈夏平賀蘭旣又大言[illegible]
平燕之策比[illegible]尤盛比當

復聞朝廷修整器甲簡練
聚芻糧加之招致高麗爲牽制之
置河北三十六將按閱愈急喧布漸久事幾
參合此虜人所以先期啟釁以發代北侵境
之端而不肯已也其平賀蘭平燕之策虛實
固不可知然傳者既多且久萬口一詞誰敢
辨白設有辨者遼夷何以取信今釁端已成
代北各屯兵馬境上爭議逾年未決橫使再
至事歸朝廷此邊城之職而朝廷自當之興

怨理難欵緩便要可否違之則兵立起而患
速順之則河東斥堠窄狹爲患雖遲而久遠
深便臣謂不若一委邊臣令其堅持久來圖
籍疆界爲據使其盡力交相詰難然北虜非
不自知理曲蓋故欲生事遂興干戈以氣吞
我以勢陵我是欲奪我累年所作之事彼非
敢無故驟興此端實有以致其來也惟
陛下深省熟慮不可獨謂虜人結釁
彼若萬一入寇事不得已

來則禦之去則備守此自
也若朝廷乘忿便欲深入討擊臣[illegible]
差跌其害非細更或與西夏爲掎角之勢則
朝廷宵旰矣事既至此邊奏警急兵糧皆缺
窘於應用須防四方凶徒必有覬望者謂
國家方事外虞其力不能制我遂相嘯聚蜂
蝟而起事將奈何臣願　陛下以宗社爲憂
生民爲念納汙含垢且求安靜更俟歲時豐
稔窮困稍蘇流移漸歸民粗安業稅賦有[illegible]矣

倉廩不虛然後信宣布人心固結然後別圖萬
全之舉貴免一跌之失此天下之願也亦臣
之志也向又喧傳　陛下決爲親征之謀中
外益更憂懼心殞膽落　陛下決睿天縱必
有成算然大平天子與創業之君事體絕異
尤不可驟然輕舉又恐朝廷且作聲勢無
懷[illegible]事若如此乃是我以虛聲而邀[illegible]來
也且虛聲者必有踈略之[illegible]作實[illegible]
周[illegible]以踈略之[illegible]

敢豈不[illegible]然耶假令入[illegible]
一種事力自大況又有國喃廝囉亭[illegible]黑
女眞達靼等諸蕃爲之寰援其勢必難殄滅
使無噍類即由此結成邊患卒無已時大非
長變遠馭之道也臣切謂因橫使之來且可
選人以其疑我者數事開懷喻之云朝廷凡
所爲武備乃中國常事非願外興征伐向者
用武之地皆小蕃有過者朝廷須合問罪去
吾二大邦通好已是七十餘年無故安肯[illegible]

欲破壞恐是姦人造作妄興鬪諜或是彼間
我整肅邊事所疑我有所興作我既知之豈
免大爲準擬蓋因此互相疑貳養成釁隙遂
有今日爭理朝廷更有可說諸事但盡說之
須令釋然無惑乃一助也當使始不納即道
報聘者於戎主前具道此意庶幾一聽必有
所益緣彼大藉朝廷歲與方成國計既有豢
藉之心豈無安靜之欲以疑情[illegible]家
僥倖[illegible]若與開解明白必[illegible]

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舫略尚互相[illegible]日深必成後悔臣竊見春秋洎戰國[illegible][illegible]迭相征伐兩兵已合飛矢在上行人[illegible]下[illegible]說解釋遂各交綏而退却復盟好若此比[illegible]是[illegible]今[illegible]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未合且可多方以理解釋或能有濟與其用征戰而決勝負萬萬不侔也彼此致疑及[illegible][illegible]二事臣並得之羣[illegible]非出胷臆是皆目前衆所共知所共見必然之理非[illegible]外別生奇異之策也臣實更望

陛下兼求博訪不宜專聽一偏之說恐有迎合聖意及畏避用事之人不敢盡以實事上奏有誤 國家大計臣今所以及比者切聞去春以久旱 陛下特降手詔許人極陳朝政得失中外歡忭咸謂聖情已大開悟尋聞上章論列者甚多隨而或遭貶降 陛下殊不以手詔召人極諫為意而優容之反令得罪士大夫自此皆務鉗結忠藎之[illegible]出[illegible][illegible]謂下情不能上

七石　陛下深思杞
賜及朝廷無事不勝大幸此奏出之遽之
且欲事理明白不敢加飾及援据古事但直
書利害而已昔楚相子反謂區區之宋尚有
不欺人之臣況中原大國已與北虜結隙今
若更不推誠以待之則恐不能解疑釋惑也
伏乞聖造特加裁恕熙寧八年四月上時以復相韓國公致仕自蕭
禧等再來議地界神宗特出手詔問計琦
等琦等答詔皆主不與之論會王安石再入
相獨言將欲取之必故與之以筆畫地圖授
韓縝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實縝承

安石屬旨行之其後元祐初諫官蘇轍論縝
棄地之罪其言云自古西夷外侮久於辭故
叟代之際主少國疑之時故孝惠高后之世
匈奴桀驁唐太宗初卽位突厥致奄至渭北令
二虜蓄謀安危未分折衝禦侮事在輸幣去
歲虜使入朝見縝在位使副相顧反脣微笑
此何意也處誠見稱無狀舉宗亡百里
之地無敢與之令莫爲我之利故喜而
窺笑耳啓處脣以治於是北虜始界之謀
出於耶律用正今以爲祈虜以闢國七百里
南相用正怪固會不而朝廷以況國七百里
而柜縝臣愚所未論也臣竊之河東又老亡
韓琦爲太原欲置范家東堡范家西堡及
從勝三百擇弓箭手恐虜以爲言乃召弓箭
手節級高年使辭其事正棄其走於邏
之南北候問虜人於探者輒取傳
言則向北漢界也移文來
向斷邏臺以南今

戶其尺及韓綏
如一个五百餘戶客戶
衝哭所不忍聞遂以犬池嶺為界天池出
從罷墓蓋舍及所耗笛古皆委之
耳選基尚二十五六里異時虜欲祈福備
池廟必牒安撫司而後敢入以明廟之靈
今切亦無虜者高正若土豪也有威名於
方番漢目之為高大主而大池廟神亦曰
方土廟方割屬虜將正術膚大觀謂其徒曰
我兒嫂令日陷番百姓數千人皆大哭綫為
侍從伏節出使而賣國黨寇曾不如一弓手
節綴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正數年前為太皇
平巡檢年七十敍每見入論鎮與燕復之玄
即欲食其肉復火山軍三界首唐遙鎮一商
人也入粟其司戶參軍韓綠為宣撫始奏從
武邊人錢其細竹而領鉅之交私拜寵無所
不至呼為燕仁亦謂二哥割地之謂皆出勝
復虜使梁之穗本以橫山下大川為界巫

七蕃嶺下乃斗入漢地圍裏此嶺凡二十八
里意欲自此直至分水嶺為界邊民大怒有
焦家弓箭手三百人歐擊壯使奪下梁末等
柱斧交倚虜不敵復南仍自七蕃嶺北轉而
西以大川為界虜復至厲門寨亦為弓箭手
所歐甯蜀入寨附門僅免由比觀之邊民皆
建懷不伏而而此虜亦自知理由無門使縝
稍有臣子忠孝不負本朝之心則亡生之
地必不至陷千寇仇之境也火山寧間
山林饒富財用之數也自廬者平荷閻
山一帶直走亙塞塢南比百於里東
十里林木薪炭足以俱一路麋鹿雄
數州今皆失之雪山有麻戶東寃
走今亦為夷鬼矣神其怨皆路
從來桉柁卑望形地六
蕃鄉黃嵬山令皆文
馬可數異時兵烏
策莽

其江ア
能復諸仁
則有而一陛下
入深心遠之至人
尊禍下二日內社議一續之
有不如臣言甘伏論上一罪痛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

陛下疾作天意警　陛下之深自初議樂時臣嘗論新樂非是其間畫一一通最爲詳悉今再具進呈乞下執政大臣參詳臣畫有如可采伏乞且用　祖宗舊樂以俟異時別加制作嘉祐元年八月上時知諫院先是朝廷令胡瑗等詳定大樂最後宋祁薦益州進士房庶曉音律且進其書三卷鎭主其議今據樂已成罷之鎭上書言臣竊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之生生於無形故古人懼後人不能知也乃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參考而是然後無形聲音得而和氣可道形者何所黍也律也也命也聽也解也算數也權衡也鍾也聲是卜者而不相戾然後爲得也人

相房□□□合則爲非是矣有形之物北
而欲求無形之聲者和□可得哉臣謹條
者非是之驗列于左惟上陸下數擇焉臣
詩誕降嘉種維秬維秬誕降者天降之也□
註云秬一稃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後漢任城
縣產秬黍三斛八斗實皆二米史官截之以
爲嘉瑞蓋古人以秬黍爲酉者謂之秬晉宗
廟降神惟用一樽諸侯有功惟賜一卣以里
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貴重之也令秬黍歎
之民間者動至數斛徑皆一米河東之人潰
之黑黍設有眞黍以爲取數至多不教遣官
此秬黍爲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律言徑
二分圜九分長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
百一十分令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圜十分
三釐八毫是圜九分外其大一分三釐八毫
而后容千二百黍除其圜廣則其長止七十
分二釐矣說者謂四釐六毫爲方分古者以
竹爲律竹形本圜而令以方分置筭此律之

爲非是二也又按漢□分寸尺丈引本起黃
鍾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鍾之長黃鍾之長者
據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之施於量則
曰黃鍾之龠施於權衡則曰黃鍾之重施於
尺則曰黃鍾之長令遺千二百之數而以百
黍爲尺又不起於黃鍾此尺之爲非是三也
又按漢書言龠其狀以爵爵謂爵錢其體正
圜故龠當負徑九分深七分容千二百黍積
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令龠乃方一寸深
八分一釐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等也
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觚法方尺負其
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
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好以知尺有八十十寸之
別按周禮璧羨度尺好寸三以爲度璧羨之
制長十寸黃八寸同謂之度尺以爲度則八
寸十寸俱爲天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
尺爲步令以周尺六四寸爲步八尺者
寸之尺□□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

周尺考角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以
寸尺爲鬲之方十寸尺爲鬴之深而容八
四升千二百八十命也積實一百三萬六
八百分令鬴方尺籥千寸此鬴之非是五少
又按漢官斛去方尺圓其外容十卜旁有
焉當隋漢斛尚在故隋書載其銘曰律
量斛方尺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冥百六十
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
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算負分謂之徑
圓方分謂之方斛所謂徑三圓九方五斛七
是也今圓分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是七
也又按權衡者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
鬴其重一鈞聲中黃鐘鬴斛之制有容受有
尺寸又取其輕重者欲見厚薄之法以考其
聲也今黍之輕重未具此權衡然非是八也
又按鍾有大小有輕重有厚薄今無大小無
舝重無厚薄而以一黃鍾爲率鐘之非是
尢也磬一律謂之博二律謂之服三律謂之

未厭羣議若制命一出豈免門下之封駁臺
諫之章疏耶臣當此時雖欲自劾請罪亦無
及矣縱　陛下容恕不加誅責然臣復何面
目以處　陛下之左右耶以此須至先事建
言儻蒙聽察不唯在臣職業粗得所守亦於
朝廷萬分裨益臣不勝兢惶隕越待罪之至
其李定除官制未敢具草伏望　聖慈更賜
詳酌　熙寧三年五月上

論不當復劄下舍人院須令草李定

弛之士亦征御之而已豈不信哉臣又聞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說詩者曰宣王與孝友之臣處內以文武之士征伐在人主左右而可處乎內者非孝友之臣不可也書曰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然則備從官而不得正人無乃非先王之意乎臣所謂近侍之官不可輕以與人者以此故望[illegible]次與太平以盡革天下之弊



## 詞頭

司馬光

臣竊見近者朝廷除秀州判官李定爲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李大臨蘇頌等累次封還詞頭數日來外間皆言朝廷已爲之寢罷今日復聞劄下舍人院須令草詞臣竊意朝廷知大臨等既累次封還詞頭今復草之則爲反覆必難奉詔因欲以違命之罪罪之使今後凡朝廷所行政令羣下無敢立異者若果如此則百執事之人自非偷合苟容者皆不

仁以[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人者多言口才
務行險以徼幸而不循常理孔子
周公曰繼自今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蓋佞人
者其言似忠信其行似方直然而規以售君
之寵而肆其志焉爲其甚似而非也非至明
莫之能察非至剛莫之能勝故雖若顏子者
孔子猶使遠之常人者奉法循理忠信而篤
實終不以亡爲有以虛爲盈隨其所用大小
各以見效至於無常之人雖巫醫之賤不得

國之人[illegible]是卹方私是圖坐玩歲月亦可
謂不仁矣况今　皇帝陛下以盛年居諒闇
太皇太后陛下以垂簾而稱制於斯時也而
輔弼不咸相勸激非獨政事壅積而已誠恐
疑貳漸[illegible]分曾固黨使傾險之士煽於其間
下乖戾何事不生此又臣之所爲深憂也
聖慈深察事幾防微杜漸持詔輔臣
[illegible]以信[illegible]

陛下猶[illegible]名位寵
以榮之國[illegible]者[illegible]歷事任幸著聲迹帥
府靈囊[illegible]生甚壯國家得人足備書録今乃
於筋力衰朽之時當內外將相之任未即引
退豈無虛曠使天下士大夫之論不以爲是
本欲榮之終爲陷辱是 陛下待賢者之意
未浹而爲老成之患非至也今之臣僚上書
求去或亦聊塞物議未能盡是本心士論之
疑誰可曉也然則 陛下獨有推恩之云云

下幸甚 元祐四年正月上 特爲右正言

論不當因孟享游宴　陳公輔

臣竊惟 陛下以孟享景靈東西二宮遂幸
陽德佑神觀臣誠淺陋不熟 本朝故事不
知享親之後退而游幸 祖宗有是例邪但
近世爲之若近世爲之自不可爲法設或
祖宗之例亦有可議焉夫誠心齋戒以薦
祖廟仰瞻英靈如在其上退而思之不忘乎
心豈容[illegible]日羅[illegible]御具聲樂肆游幸之樂

王文章天子翰墨眞圖書之秘寶宸奎之
能事今夫輔弼左右之臣官官近戚之[illegible]
石挽詞佛榜僧號或上求御製或仰覬宸
咸出非望多遂其請臣愚以謂非所以重
威之道也伏望惜堂陛之崇秘奎璧之彩謹
重命賜杜絕倖望上下之理從而益之朝
中外莫大之幸也二者惟　陛下留神察

嘉祐五年上　爲右司諫

[illegible]年[illegible]不可以寒暑爲辭

司馬光

臣伏覩講筵所告報依乾興年故事講論語讀史記續奉　聖旨直候來春臣聞傳記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獲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然則學者帝王之首務不可忽也況今　陛下初臨大寶所朝夕延訪羣臣講求先王之道覽觀前世之成敗以輔益聖德緝熙大化不可但循近例以寒暑爲辭如此吏下情何以一丁[illegibl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